一个十四岁女孩与一个家庭的成长日记

Ginny Moon

金妮的幸福公式

幸福=蓝房子+我的娃娃

【美】本杰明·路德维格 著

刘玉静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金妮的幸福公式

作者：[美]本杰明·路德维格

译者：刘玉静

ISBN：9787508682631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致我的夫人，心胸开阔的恩贝尔

致艾丽安，我们永远的女儿

9月7日，星期二，晚6:54

那个塑料电子娃娃哭个不停。

我的永远父母告诉我，它应该和真正的宝宝一样，可是它一点儿也不像。我没办法哄它开心。就连我轻轻摇晃它，给它换尿布，给它喂奶，它都不开心。每当我说乖、乖、乖，让它吮吸我的手指时，它只是表情呆滞地哭喊、哭喊、再哭喊。

我再次抱紧它，脑海里不断提醒自己，轻手轻脚，轻手轻脚。然后我尝试了每次胡闹时格洛丽亚对付我的所有方法。我用手轻轻地托着它的小脑袋，踮着脚尖身体上下轻轻晃动。“宝宝乖，宝宝乖。”我说，声调从高到低宛如一首歌，然后说，“很抱歉。”

但是它依然无休无止。

哭声变得更加响亮，我把它放在我的床上，开始寻找我的娃娃。那个真正的宝宝。虽然我知道她不在这里。我把她留在了格洛丽亚的公寓里，但是那个大哭不止的娃娃让我非常非常焦虑，我必须要找一找。这就像是我脑子里的一条规定。我拉开抽屉。我打开衣橱。我翻箱倒柜找遍了所有可能放娃娃的地方。

我甚至连行李箱也翻遍了。行李箱又大又黑，形状像一个盒子。我从床底下把它拖出来，拉开四周的拉链。但是我的娃娃不在里面。

我深吸一口气。我必须要让这哭声停止。如果把它放进行李箱，周围塞满毛毯和毛绒动物玩具，再推回床底下，也许我就不会再听到这烦人的声音了。这就像是我把大脑中的声音清除掉一样。

大脑在脑袋里。那是一处很黑很黑的地方，除了我，没有人能看到。

所以我就这么做。我把塑料电子娃娃放进行李箱，拽过毛毯，然后蒙在它的脸上，接着又塞进一个枕头和几只毛绒动物玩具。我猜几分钟之后声音就会停止。

因为哭喊需要呼吸。

9月7日，星期二，晚7:33，洗完澡之后

我洗完澡，但是塑料电子娃娃还在哭。它本应该安静下来了，但却没有。

我的永远父母正坐在沙发上看电影。我的永远妈妈的双脚泡在水桶里。她说最近脚一直浮肿。我走进客厅，站在她面前，等着。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我和女人在一起比和男人在一起感觉舒服得多。

“嘿，金妮，”我的永远妈妈说，这时我的永远爸爸按下播放暂停键。“怎么了？你好像有话要说。”

“金妮，”永远爸爸说，“你是不是又抠手了？都出血了。”

这是两个问题，所以我没有说话。

接着永远妈妈问：“金妮，怎么了？”

“我再也不想要那个塑料电子娃娃了。”我说。

她拨开前额上的头发。我非常喜欢她的头发。今年夏天，她还让我给她编了辫子。“你洗澡洗了快四十分钟。”她说，“你刚刚有没有尝试让它停下来？给，先拿着这个，我们给你找点儿创可贴。”

她递给我一张纸巾。

“我给它喂奶，替它换了三次尿布，”我说，“我轻轻摇晃了它，可它仍然不停地哭，所以我……”然后我没有继续说下去。

“现在它的声音变了，”永远爸爸说，“我不知道它的声音能这么

大。”

“能不能让它停下来？”我对永远妈妈说。然后又说：“求你了。”

“听到你寻求帮助真高兴，”永远妈妈说，“帕特莉斯一定会很骄傲的。”

哭声从走廊的尽头远远传来，我开始找地方想躲起来。因为我记得如果我不能让我的娃娃安静下来，格洛丽亚常常会从卧室冲出来，尤其是她留男性朋友过夜的时候。有时娃娃在哭，我听到她过来，就会抱着娃娃爬到窗户外面。

我紧紧攥着纸巾，闭上了眼睛。“如果你能让它停下来，我会经常求助的。”我说，然后再次睁开双眼。

“我去看看。”永远爸爸说。

他站起来。当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退缩了一下。然后我发现他不是格洛丽亚。他奇怪地看着我，然后穿过走廊。我听见他打开我的房门。哭声也随之变大。

“我不知道这个办法是否奏效，”永远妈妈说，“我们原本是想让你了解如果家里有一个真正的宝宝是什么样子，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

我的房间里，哭声震耳欲聋。永远爸爸又走回来，一只手挠着头。“她把它装进行李箱里了。”他说。

“什么？”

“我一开始到处都没看到，循着声音才找到它。她把它和一堆毯子还有毛绒玩具塞在里面，拉上拉链，然后推回到床底下。”他说。

“金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永远妈妈说。

“它一直哭个不停。”我说。

“是，但是——”

永远爸爸打断她：“听着，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它会把我们都逼疯。我试着把哭声关掉，但是也做不到。我觉得已经无计可施了。给温克曼夫人打电话吧。”

温克曼夫人是健康辅导老师。

“她说今天早上把紧急联系方式给了金妮，”永远妈妈说，“在一张纸上。在她的书包里找一下。”

他再次穿过门厅打开我的房门。我捂着耳朵。他拎着我的背包走出来。永远妈妈翻出纸条，拿出手机。“温克曼夫人吗？”我听到她说，“是的，我是金妮的妈妈。很抱歉这么晚给您打电话，但是这个娃娃恐怕出了点故障。”

“别担心，我的永远女儿，”永远爸爸对我说，“一会儿就没事了，然后你可以安心睡觉了。实在抱歉，这个哭声吵得人精神崩溃。我们还以为——”

永远妈妈挂掉电话。“她说娃娃的脖子后面有一个小孔。用一根回形针插进去按到里面的一个按钮，就可以把它关掉。”

他去了趟书房，然后又走出来，穿过门厅，走入我的房间。我开始在心里默数。当我数到12的时候，哭声停止了。

现在我又能呼吸了。

9月8日，星期三，下午2:27

我在上第四节社会活动课时，洛莫丝夫人走进教室跟我说了几句话。她是我的辅导员，戴着大圆耳环，浓妆艳抹。“你父母要来学校开家长会，”她告诉我，“然后他们带你回家，所以下午广播和响铃之后，你要和达纳女士留在第五教室里，可以写一会儿作业。他们会叫你进去，希望让你参与其中。”

所以现在我在第五教室里，这里是我和其他特殊孩子一起上语言艺术课的地方。因为我有自闭症和发育性障碍。昨天没人告诉我今天有家长会。我推测是关于那个塑料电子娃娃的事情。

达纳女士正在指挥校车。透过窗户，我看到她身穿橘黄色马甲。她站在74号校车旁边，那正是我乘坐的校车。这辆车前面和后面是其他校车。孩子们排成一队一队地正在上车。走廊里，所有参加体育活动的孩子们都在准备训练。艾莉森·希尔和凯拉·扎达比奇已经走了。她们是和我还有拉里一起来到第五教室的两个孩子。

校车通常2:30发车，但是三分钟的时间不够我上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找机会悄悄一个人上网，但是没有老师陪同我不可以上网。有一次跟卡拉和麦克在一起，我把卡拉的笔记本电脑藏在毛衣里然后放进橱柜。我正在谷歌上输入格洛丽亚·勒布……，门就被推开，卡拉找到了我。她拿走电脑，等我站起来的时候，打了我一巴掌，对着我大喊大叫。

这让我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所以有一次在学校写关于大型猫科动物的报告时，我通过谷歌搜

索“格洛丽亚主要出售缅因猫”，因为这就是格洛丽亚挣钱的途径，但是我被老师发现了。当我来到新学校，搬到新的永远家庭，我的新任永远父母告诉我不能上网，任何时候都不行，因为他们需要保证我的安全。莫拉说她和布莱恩非常爱我，而互联网不安全。“之所以不安全是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寻找格洛丽亚”，这才是她真正想说的，虽然她并没有说出口。

永远妈妈说得没错，因为格洛丽亚和我的娃娃就在那个公寓里。我不知道公寓在哪个城区。我需要知道她有没有找到我的娃娃，又或者时间过去这么久，现在我是不是来不及了。如果来得及，我会立刻把她从行李箱中拿出来，再次好好照顾她，因为格洛丽亚会有时一连好几天都不在家。而且她有很多男性朋友造访。她一生气就会打人。还有唐纳德，他在城里的时候也会这样。“我真希望可以经常来这里，但是不行。”听我说过格洛丽亚的所作所为之后，C克丽丝特尔这样对我说，“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娃娃，就像你妈妈说的那样。无论如何，她永远都是你的小宝宝。”

我不再回忆，开始抠弄手指。

拉里走了进来。他把背包放在课桌上，把他的手臂矫正器靠在墙上，然后坐下来。手臂矫正器就像拐杖，不过它们需要装在身体上。这让拉里看起来像只蚂蚱。拉里有着棕色的头发和棕色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绿色的。他总是唱歌，而且他不像我那样喜欢数学。“嗨，宝贝。”他说。

于是我说：“拉里，我不是小宝宝，我13岁了。你不知道吗？这很无聊。”

无聊的意思就是当你一遍一遍反复地说一件事情，别人会觉得很烦。就好像帕特莉斯一直说，我和格洛丽亚一起住在公寓时，我自己就有点像个娃娃。这番话是我告诉她我需要看一看娃娃时她对我说的。她根本

不明白。

拉里伸展胳膊打了哈欠。“嘿，我累了。真是好长好长的一天，”他说，“我要等妈妈来接我去参加妹妹的排球训练。”

“你在等的时候应该写作业。”我说，因为洛莫斯夫人告诉我要这样做。我拿出语言艺术课本翻到第57页，上面是一首埃德加·爱伦·坡的诗。

“不，”拉里说，“我要看看我的facebook。我昨天刚刚注册。”

他站起来，又把手臂矫正器戴上，朝电脑走过去。我紧盯着他。

“你有facebook吗？”拉里走到电脑边上问我。他头也不回，敲击着键盘。

我低头看着双手。“没有。”我说。

“那你需要申请一个，宝贝。”他看了看我，“过来，我教你。所有小酷孩都有facebook，懂吗？”拉里总是说“你懂吗？”。我认为“懂吗？”主要就是一种表达方式。

“他们不让我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时候上网。”我说。

“对了，我想起来了，”拉里说，“为什么你父母不让你上网？”

“因为格洛丽亚在网上。”

“谁是格洛丽亚？”

“格洛丽亚是我的生母，我曾经和她住在一起。”

然后我不再说了。

“她好找吗？”拉里问。

我摇摇头。“不好找，”我说，“在不同的寄养家庭时，我尝试过三次上网找她，但总有人打断我。”

“她叫什么来着？”拉里问。

“格洛丽亚。”我说。我感觉自己站了起来。我心潮澎湃，蓄势待发，因为我知道拉里会帮助我。

“格洛丽亚什么？”

我探身向前，从眼镜上面斜着眼睛看着他。我撩开脸上的头发，但它们又散落下来。真希望我有一根发带。“格洛丽亚·勒布朗。”我说。已经很久没有从我嘴里说出勒布朗这个姓了。因为那是我的旧姓。和新的永远父母住在一起，我好像把原本的我留在了过去。他们叫作布莱恩和莫拉·穆恩。我现在叫作金妮·穆恩，但是我的身上还保留着一部分过去的我。

我好像变成了原来的金妮·勒布朗。

“拼一下。”拉里说，我照做。拉里输入之后走到一边，指了指椅子。我坐下来。

然后我看到了她。

格洛丽亚，打了我之后会抱着我哭泣。格洛丽亚，经常把我一个人留在公寓，但是我们坐在沙发上看怪兽电影时会给我好喝的饮料，曾经说过“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是一个聪明人”，因为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普通教育水平测试，这让我的脑海中浮现一队穿着漂亮裙子的女孩，挥舞带着飘带的指挥棒，欢呼喝彩。

格洛丽亚，我认识的第二可怕的人。

格洛丽亚，我的生母。

格洛丽亚的衬衫和头发总是与众不同，但是至少整个页面都是缅因猫的照片。格洛丽亚还戴着眼镜，而且像我一样骨瘦如柴。自从九岁之后，我再没有见过她，也没有和她说过话。那还是警察来的时候，她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金妮！”我现在十三岁，但是到九月十八日我就满十四岁了，那是今天之后再过九天，因为

9月 18日
−9月 9日
———————
9

另外，九岁正是我开始第一次永远之旅的年纪。基本上，在两个月里，我们就退出了彼此的生命。

“宝贝？”拉里说。

他在对我说话。我回过神来。“什么？”我说。

“你想看一下她是否在线，和她聊聊天吗？”

我很兴奋。因为聊天意味着说话。

拉里指着屏幕。“这里，”他说，“就点这里。”

于是我点了一下，然后看到一个可以打字的地方。

“输入你想对她说的话，”拉里说，“就说‘你好’，然后问她个问题。”

我不想说“你好”，而是输入了那个我一直在询问每个人，而永远，永远，永远没人理解的问题：

你找到我的娃娃了吗？

然后我就等着。

“你得点发送。”拉里说。

但是我其实根本没听见他说话，因为警察、格洛丽亚和厨房的画面飞速闪现，我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我又陷入脑海深处。我看到格洛丽亚的脸贴在墙上，警察按着她。我看到被撞开的门，光线从外面照进来，两只猫跑了出去。我不记得是哪两只。

“这里，”我听到拉里说，“我帮你点。”

我看到眼前的鼠标箭头在屏幕上移动。它点击发送键之后我开始数数，因为当有事情要发生时我需要知道数到多少才会真正发生，尤其是我等待整整四年的答案。

六秒过去了。然后屏幕上在我输入的内容下面出现一句话。内容是：

金妮是你吗？

但那不是我问题的答案。我想抠弄手指，但是我不能那样，因为屏

幕上有一个问题，现在轮到我打字了。我输入：是的，我是金妮。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按照拉里教我那样点了发送键。

接着，屏幕上又出现一个词，它全是由大写字母拼成的，似乎在尖叫。这个词是：

太好了！

然后：

是的我们找到了你的娃娃你到底在哪？！

我想写“你有没有好好照顾她？”，但是我的双手剧烈地颤抖，无法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另外格洛丽亚问了一个问题。我反复三次张开又攥紧双手，把手放在膝盖之间又拿出来，然后输入：和拉里在五号教室。

然后她写：

拉里是谁你的地址是什么？

现在我抠弄着手指。我不得不如此，因为我既不想谈拉里，也不想谈我的地址。我只想聊聊我的娃娃。因为即使格洛丽亚说了“太好了！”和“我们找到了你的娃娃！”，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说实话，也不知道我的娃娃是否安然无恙。因为格洛丽亚言不可信，反复无常，她是会撒谎的人。于是我又反复两次张开攥紧双手，还不忘喘了口气，然后输入：拉里是我的朋友。雪松街57号——

我停下打字，因为听到达纳女士在走廊里。我听到她在跟别人说话。我猜，是另一位老师。

这意味着我立刻就会被发现。

“宝贝？”拉里说。他站在我身后。他的声音很焦虑。

于是我输入，我得走了，但是刚点了发送键，我就想再加一句，“可不可以请你把娃娃给我？拜托，拜托，拜托。”但是我错过了机会，达纳女士现在随时会进来。

我迅速站起来离开电脑。然后有人按住我的肩膀，我又闪躲了一下。

我差点跌倒。当我意识到那只是拉里，并没有人会伤害我时，我放下胳膊又看着屏幕，上面出现一个词。写的是：

MANICOON.COM

然后：

这是我的地址以防万一。

然后：

该死我在路上明天就到。

我移开目光。我没有看到格洛丽亚或者公寓又或是我的娃娃。我看到的只是拉里把一只胳膊伸出矫正器，他的手举在空中。“嘿，伙计，”他说，“你没事吧？快点。我们要坐下来，把书本拿出来。”然后他咬着嘴唇说：“我要关上电脑。不要吓我，好吗？”他伸出一只手放在鼠标上，点击退出然后点击屏幕角落里的×号。他走回自己的书桌边坐下来。我向后推开椅子站起来，擦掉手上的污渍，看着埃德加·爱伦·坡的照片。

达纳女士走进来。“金妮，你父母过来看你，”她说，“在洛莫斯夫人的办公室。”

我站起来，拿着背包离开教室。走到走廊上，我跑了起来，边跑边用手指触摸着墙壁。我感觉如果不扶着东西就会摔倒，于是我跑啊，跑啊，跑啊。我还在兴奋不已，但是也感到害怕。

因为格洛丽亚要来了，来我的学校。

9月8日，星期三，下午2:50

我的永远父母在洛莫斯夫人的小办公室门外。“我们去会议室，金妮。”洛莫斯夫人说。

我们走了五步，来到走廊另一边的会议室。我的永远父母坐在桌边，所以我也坐了下来。

“嗨，金妮。”永远妈妈说。

“嗨。”我回应她。她坐着，双手放在她又大又圆像篮球一样大的肚子上。永远爸爸的肚子也很大，他的脸很圆，但是他没有白胡子也没有像樱桃一样的鼻子。

“金妮，你父母过来说起昨晚电子娃娃的事情。”洛莫斯夫人说。

我坐在那里，等着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并没有继续。

“他们告诉我你把它放进行李箱。”洛莫斯夫人说，“是真的吗？”

“你是说那个塑料电子娃娃吗？”我说。

她奇怪地看着我。“是的，当然。”她说。

“那么是的。”我说。

“你为什么把它放在那里？”

我确定自己的嘴巴紧闭着，这样就没人可以窥视我的大脑。然后我透过眼镜上方看着她。“因为它在尖叫。”我说。

“所以你决定把它藏在你所有的毯子下面，并且把箱子的拉链拉上？”

“不是。”我说，“我把被子留在了外面。”因为我的被子是唯一从公寓带出来的东西。这是格洛丽亚的法国妈妈帮她做的，当时她害我住院，之后又带我逃到加拿大。她们一起为我做了这条被子，只是为我。我用它包裹着我的娃娃。

“好吧，但是你为什么不哄哄那个娃娃呢？”洛莫斯夫人说。

“我的确试着哄了那个塑料电子娃娃，”我说，“我按照你们的要求说乖，乖，而且把我的手指喂给它，但是它不肯张嘴。我还给了它一个奶瓶。”

“没有用吗？”

我摇头否定。

“你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让它安静下来？”永远爸爸说。

我再次确保闭着嘴巴没人可以看到里面。我又摇摇头。

因为说谎要用嘴。谎言就是你说出的话。

“你确定吗？”他说，“认真想想。”

我认真回想，想着一定要闭紧嘴巴。

“金妮，电子娃娃里面有一个电脑，”洛莫斯夫人说，“记录着娃娃被喂过几次，换过几次尿布，哭了多久。甚至记下击打和被摇晃的次数。”

每个人都在看着我。所有人。桌子另一边，我的永远妈妈坐在永远

爸爸旁边，把手放在大圆肚子上。我不知道击打和摇晃是什么，但是没有人提问，所以我紧紧闭着嘴巴。

永远爸爸拿出一张纸。“电脑显示，娃娃被打八十三下，被摇晃四下。”他说，然后把纸放下。“金妮，你有没有打过娃娃？”

“塑料电子娃娃。”我说。虽然不要咬文嚼字是规定。

“不管这个娃娃是真是假，”他说，“我们让你好好照顾娃娃。不可以……”

“布莱恩，”我的永远妈妈出声。然后她对我说：“金妮，打或者摇晃娃娃都是不对的。即使娃娃不是真人也不可以。你明白吗？”

我非常喜欢永远妈妈。每天晚饭过后，她会辅导我完成作业，给我解释不合理的事物。而且放学回家之后我们玩中国跳棋。所以我说：“当我在公寓和格洛……”

“我们知道那所公寓发生的事情。”她打断我，“她伤害你，我们感到非常、非常难过。但是不可以伤害娃娃，绝不可以。我们必须让你再去看看帕特莉斯。她会帮你做好成为一名大姐姐的准备。”

帕特莉斯是一名治疗师，一名情感依恋治疗师。自从六月份被收养之后我就没见过她。在那之前我和我的永远父母在蓝房子里住了整整一年。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在新学校上学。

这又让我想起，格洛丽亚现在就在路上。我不知道她需要多久才会到这里。我不知道我去看帕特莉斯之前她能不能赶到。这很重要，因为我需要知道事情发生的时间，这样我就可以数着数，看着表，确保一切如期发生。

我用力抠着手指。

“什么时候去看帕特莉斯？”我问。

“今天我们会给她打电话，确定她什么时间有空。”永远妈妈说，“如果她可以抽空，可能下周早些时候。我相信她会找出时间的，为了你。”

9月9日，星期四，下午2:45

格洛丽亚今天没有来学校。我等了又等，直到手表和所有教室的时钟都显示2:15，我们开始下午的广播。然后铃声响起，我走出去和所有小朋友一起乘坐校车。

我很困惑。

但是现在让我困惑的是*更加紧迫*的事情。帕特莉斯说*更加紧迫的意思是有些事情比另外一些事情更加重要*。*更加紧迫*的事情是蓝房子里有人生气了。我要弄清楚是谁。

这就是为什么我站在纱窗门廊前的台阶上。我背着书包，拿着长笛，一动不动。我看到邮箱被撞倒，地上有轮胎痕迹，这意味着有人在这里*突然加速*。*突然加速*是人们在车里非常愤怒时的举动。我站在那里，想知道是谁留下的痕迹，当我抬起头，我看到私家车道上永远爸爸的车停在永远妈妈的车旁边。一般情况下，他现在应该在上班。他是高中的辅导员。

我用一根手指扶正眼镜，又看了看轮胎印。我记得两点四十四分，就在校车马上要停在蓝房子前的时候，有两辆警车迎面而来。他们行驶缓慢，我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一直到他们经过我们之后。

我不喜欢警察。他们的脑袋都一样。

我下车之后看到了邮箱和轮胎印。

我打开门廊的大门，立刻闻到一股烟草味。蓝房子里没有人吸烟。这股味道让我想起格洛丽亚的公寓。

我走进去。永远妈妈站在厨房水池前面，一只手端着杯水，另一只手摸着肚子。她的头发看上去没有梳理，她的眼睛下面有很黑很黑的眼圈。她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说："嗨，金妮。进来把东西放下。我们需要和你在客厅谈一谈。"她的声音很平静。

我把背包和长笛盒子放在我的房间，然后走出来。

"你好，永远女儿。"永远爸爸说，他站在窗边，"今天学校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没有，"我说，"但是我想知道你们谁生气了。"

他们对视一眼。

"生气？"永远爸爸说。

我点点头。

"为什么我们其中有一个人生气？"

"因为前门草坪上有轮胎印。你们哪个人突然开车加速了？"

"等等，"他说，"因为草坪上有轮胎印，所以你认为我们有人生气了？"

我又点点头。

永远妈妈微微一笑，然后长舒一口气。"好了，我想事情比我们想得要简单。"她说，"金妮，那些轮胎印不是我们留下的。"

我很困惑，站在那里思考着。

"让我们首先回到第一个问题，"永远爸爸说，"学校里发生了有趣

的事情吗？”

“没有。”我又说一遍。

“你打过电话吗？”

“没有。”

“有人去看你吗？”

“没有。”

“有人问过你的地址吗？”

“你是说今天吗？”

永远爸爸迅速看了一眼永远妈妈，然后又看着我。“是的。我们当然是说今天。”

“那就是没有。”

“那就是没有？”永远爸爸说，“那昨天呢？昨天有人问过你的地址吗？”

但那是连续两个问题，我不知道回答哪一个。另外我一次只能回答一个问题，这是规定。因为我只有一张嘴，而且不知道哪个问题更加紧迫。我摇摇头，把嘴巴闭紧，闭紧，再闭紧。以防万一。

永远妈妈看了看永远爸爸。她把手放在下巴上。“那她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她说。

我说：“到底是谁在找我们？”

“在前门草坪上加速的那个人。”永远爸爸说，“但是不用担心，她

已经走了。警察已经让她离开。”

“所以你们不再因为塑料电子娃娃的事情生我的气了？”

他又奇怪地看着我。“生气这个词不对，”永远爸爸说，“我们很担心，仅此而已。”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说谎。格洛丽亚总是说谎。然后我开始好奇他们是否也许已经发现格洛丽亚在来的路上，因为如果任何人知道都会很生气。我把手指抠了又抠，闭上眼睛说：“你们哪位生气了？拜托、拜托、拜托告诉我。”因为在生气的人身边要十分小心。他们会发疯，会打人。

然后永远妈妈说：“金妮，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了。这里没有人生气。你很安全。我们其他时间再聊轮胎印。这皱着眉头的小脸是怎么回事？现在去洗一下然后换件衣服。下周你会去苹果汁农场，你的生日就要到了！周三你要去见帕特莉斯！我们已经和她谈妥并且约好了时间。也许你应该在你的日历上标记出来。”

但是那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另外关于苹果汁农场她说得不对。我在那里的课程时间是九月二十一日，不是下周。现在我不记得自己在担心什么，但是抬起头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永远父母在看着我微笑。我回应一个微笑。

“金妮，想要拥抱一下吗？”永远妈妈说。

我想要拥抱，所以让她抱了我一下。她不得不探身向前，因为她的肚子太大了。

“现在去换衣服。”她说。

我走进房间，放下背包，换上游戏服。我望着窗外的院子，再次看

着轮胎痕迹。

我想起来了。

有时我很难把事情想清楚。我思想不集中，忘记关注应该关注的重点。或者我会陷入脑海深处，忘记应该知道的事情。但是现在我知道蓝房子里没有人生气。没有人大喊大叫，没有人会打我。有人制造出轮胎印，但她已经离开，所以我可以准备迎接格洛丽亚了。她一来到学校，我就冲出去，到绿色汽车里确认我的娃娃是否和她在一起。如果不是，那么我必须坐车回到公寓。虽然我不想那样。虽然我知道会面临怎样的状况。因为我必须要看一看我的娃娃是否还在行李箱里。如果是那样我就不算太晚，然后我把她带出来好好照顾。我可以断定格洛丽亚丝毫没有改变。我记得一切，毒品，猫咪，以及夜晚的陌生男人。我记得当我发出很大声音的时候格洛丽亚对我的所作所为。但是最可怕的是唐纳德。他发现我的行为之后真的真的会发疯。他会把我弄死。格洛丽亚这么说。

我相信她，虽然她谎话连篇。

每当格洛丽亚离开去找缅因猫或者去见毒贩的时候，我都会让娃娃陪着我，但是现在我的娃娃在那里，孤孤单单地一个人。我不知道你被紧紧锁在行李箱里能否听见声音。你只能默默等待。

所以我必须回去。

也许当我冲进绿色汽车里，格洛丽亚会状态很好。也许她会下车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说："该死，金妮！你真的长大了。你的眼睛还是绿色的吗？即使你被收养改变了姓名，你还是有一双绿色眼睛，就像我们一样！"

我希望她说得没错。

9月10日，星期五，早6:45

六点四十五分意味着该去上学了。我背上书包，背上长笛盒，戴着手表。除了洗澡我随时随地戴着手表。

永远爸爸带着我。通常我出门上车时他站在纱窗门廊那里，但是今天他想陪着我一起走。我们穿过草坪，走向校车的停车点，就在车道尽头。我们经过轮胎印。我看到地面上一条轮胎印旁边有一个白色塑料盒子就捡了起来。这是一个Tic Tac糖盒，里面还装着五颗白色薄荷糖。我拿起盒子又数了两遍。我摇了摇。糖果咯咯作响。

“那是什么？”永远爸爸问。

我没有回答。格洛丽亚总是带着Tic Tac。她总是散发着Tic Tac和烟草的味道。白色是她的最爱。

我想起门廊上的帘子也有一股烟草味。

我看着永远爸爸，摇了摇薄荷糖，指着它们。“这是格洛丽亚的。”我说。

永远爸爸用嘴发出一声喘息。他点点头。“是的，也许是。”他说。

然后他把薄荷糖拿过去，因为他说那些可能都脏了，虽然我保证不会吃掉。

“它们怎么会在这里？”我问。

“嗯……”他说，但是并没有接着再说别的。

这表示格洛丽亚来过蓝房子。就在昨天。这就是轮胎印的由来。她是那个生气的人。我在学校的时候她来过，然后迅速离开。这意味着她来错了地方。这意味着我不能冲进停车场确认娃娃是不是在绿色汽车里和她在一起。我不能回到公寓检查行李箱。

为了确认，我问："格洛丽亚昨天来过蓝房子吗？"

"是的，"永远爸爸说，"格洛丽亚昨天来过蓝房子。"

"她带我的娃娃了吗？"

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没有，她没有带你的娃娃。金妮，我知道你不愿意让我们说，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新的娃娃，我们会买给你。今天下午你想去玩具店吗？"

"不，谢谢，我不想去玩具店。"我用我的友善语气说，虽然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时让我非常愤怒。"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不会回来了。她把你妈妈吓坏了，引起轩然大波。她甚至撞倒了邮箱。"

我不知道轩然大波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格洛丽亚生气的时候大喊大叫张牙舞爪。她会摔东西，会打人。

我看着邮箱。它躺在地上，表面都已经扭曲，邮箱门敞开着，就像一张嘴，一动不动。

"金妮？"

我回过神。"什么？"我说。

"我说她不会回来。警察说不允许她再来探望。"

但是我知道格洛丽亚绝不会按照警方的要求去做。她非常狡诈。我知道她想回来，而我得帮助她。我必须要知道我是不是来得及。虽然我很害怕。虽然格洛丽亚非常暴力，而且完全不可信赖，这是一位社工说的。我需要知道娃娃的处境。

我听到校车从街角驶来。

“我们可以放学之后再多聊一聊，”永远爸爸说，“好吗？”

我看到校车，于是开始数数。

“金妮？”

“我看到校车了。”我说。

“是的，我也看到了。”永远爸爸说，“如果你愿意，我们放学之后再聊。”

校车用时十三秒才停在路边。永远爸爸紧紧捏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没有闪躲，因为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曾经问过我是否可以给我一个拥抱，我说不行，所以他问我是否可以捏一下肩膀，我说这样可以。永远妈妈如果提出要求，就可以拥抱我，但是永远爸爸是个男人，所以只能捏肩膀。

我的大脑飞速转动。脑海中的画面就像在我面前挥舞的双手。

“金妮？”他说。

“再见。”我说。然后我上了车。

9月10日，星期五，早7:04

当我到达学校，洛莫斯夫人正在车旁边的人行道上等待。今天她的耳环就像银色的梨。“早上好，金妮。”她一边说，我一边走下最后一级台阶。

“早上好。”我说，因为别人对你说早上好的时候你也要这样回复。有时我也喜欢说完早上好之后说，你今天好吗？但是我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再次让拉里上网，我就可以告诉格洛丽亚到哪里来见我。因为她不能如愿来到学校，所以我需要帮她找到机会。我想图书馆是我上网的好地方，因为有时那里没有老师。

“我想让你见一下韦克夫人。”洛莫斯夫人说。

我的视线离开双手，抬起头看到一位女士站在洛莫斯夫人身边。她是一位戴着眼镜穿着白色毛衣的老太太。她没有穿着迈克尔·杰克逊同款的衬衫。我很喜欢迈克尔·杰克逊，因为他与众不同。他不浮夸不招摇。他不会让人感到害怕。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听着他的音乐，我感觉自己仿佛穿着小白鞋站在圆圈里，这种感觉让我想要高高跳起再做一个回旋踢，落地之后高高耸起肩膀说：“嗷！”

但是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帕特莉斯说这是我能力障碍的表现。

“韦克夫人会陪你参加所有课程。”洛莫斯夫人说。

“她会跟我一起去图书馆吗？”我问。

洛莫斯夫人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今天你的课程不用去图书馆，金妮。你要去图书馆做什么？”

“图书馆里有书。”我说，虽然那里还有电脑。

“是的，有书。也许韦克夫人可以帮你挑选一本。”

韦克夫人对我微笑。我没有微笑。“你好，金妮，”她说，“见到你很高兴。”

第一节课又是语言艺术。韦克夫人一直坐在我身边，帮我解答关于纳撒尼尔·霍桑的问题。第二节课结束时我跟拉里和凯拉·扎达比奇还有艾莉森·希尔去往五号教室。当我走到桌边坐下来，韦克夫人终于离开去厕所，我说：“好了，拉里。我需要上网。”

他说：“伙计，电脑就在那里。”然后用手指着电脑，开始唱歌，内容是如果我想用，它就在这里，我只要过去就行。“但是你不会惹上麻烦吗？”他唱完歌说。

我本想说他可以替我上网，但是达纳女士走了进来。她坐在桌边提醒我们如何使用日程本。我决定现在不告诉拉里，如果他代替我上网就不会有麻烦。之后我会告诉他，我可以在他浏览facebook或者Manicoon.com网站时越过他的肩膀看着电脑。但是达纳女士一直在说啊说，然后韦克夫人回来了，我把新的秘密计划藏在大脑里，闭上嘴巴，这样就没有人能看到。

九点四十二分，我走进指导教室休息。韦克夫人跟我一起。

九点五十五分，我参加乐队排练。韦克夫人跟我一起。

我走进乐队练习室，她坐在门口的位置。我走到乐谱架旁边，拿出长笛。乐队老师巴恩斯先生说，丰收音乐会将在十月十八日星期一举行。他说我们将表演两首关于秋的歌曲，一首关于万圣节，一首关于满月。

十一点，社会学开始上课。韦克夫人跟着我穿过走廊，路过餐厅和储物柜。她一路跟着我来到社会学教室，然后坐在我左边。

我确保嘴巴紧闭，没人可以看到我的想法。

社会学老师默顿女士正在黑板上写笔记。她每天如此。我们应该在笔记本上把笔记抄写下来。

我看着韦克夫人。“我没有笔记本。”我说。这是真的，因为我没有带着科学笔记本。

“它在哪呢？”她问。

“在五号教室。”

韦克夫人看着黑板。默顿女士已经写下三句话。所有其他学生都在抄写。

“你一定要把笔记写在笔记本上吗？”

“是的。”我说。

“好吧，”她说，“我跑回五号教室去拿。现在，先把笔记抄在一张白纸上。等我回来之后我们可以把它钉在笔记本上。你能告诉我笔记本的颜色吗？”

我又认真想了想。“绿色，”我说，“在我的书架上。”

韦克夫人离开了。她一走我就举起手。默顿女士看到我，说：“怎么了，金妮？”

“我可以去厕所吗？”我说。

“去吧，记得登记。”默顿女士说。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在签到表上登记离开。我沿着走廊走向图书馆。那边距此只有三间教室之隔。我几乎快要走到的时候，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金妮？”

我转过身。是默顿女士。

“八年级的厕所在反方向。”她说，“我们不能使用图书馆旁边的厕所，因为那是老师用的。”

我想说真讨厌！因为我不能上网和格洛丽亚聊天了。老师和我的永远父母整整四年都禁止我上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不再指望，打算逃走，并且翻看了电话簿，但是全部失败。我要做一个聪明人，让这条路行得通。我愤怒得想要发出嘶嘶声。

但是我没有。相反，我沿着走廊走回去，经过默顿女士身边，然后经过从第五教室出来的韦克夫人。

“金妮，你要去哪里？”她问。

“默顿女士说我可以去厕所。”我说。

“好吧，”她说，“走快点，这样还可以回来上社会课。哦，我找到了你的笔记本。”她举起来让我看到，“不过，上面好像只有科学笔记。让我们翻一下你的书包，看看另一个在不在里面。”

9月11日，星期六，上午9:08

周末我早上九点起床，只需要两到三分钟来伸伸懒腰，戴上眼镜和手表，再喝点儿水，然后我从房间出来去卫生间。接着我走进厨房，我站在冰箱前聆听，悄然无声。冰箱里有葡萄和奶。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是我只需要葡萄和奶。我需要先吃九颗葡萄作为开始，然后喝一杯奶，但是有一条规定是不能打开冰箱。还有饿的时候提出吃东西的请求。

我站在那里等待着。如果我的永远父母在这里，他们会说我在“徘徊”，意思就是我距离某些东西站得非常非常近，然后静静等待。

永远妈妈走进来。她的头发还是湿答答的，脸上化着妆。她早上从不化妆，除非要出门。“早上好，金妮。”她说，“今天有客人。”

或者说如果有客人。

我说：“我不喜欢惊喜。”

“哦，这不是惊喜，”她说，“是帕特莉斯。”

帕特莉斯基本上可以明白我告诉她的所有事情。她甚至明白我没有说的事情。我非常喜欢她，但是她知道如何看穿我的大脑。我在她身边必须要小心，不说话的时候要闭紧嘴巴。

“她什么时候来？”我问。

“大约一小时之后。”永远妈妈回答，“大概十点。她计划了一个特别的周末旅行，以和你共度一小段时光。”

帕特莉斯从没来过蓝房子。我经常去她的办公室，但是我更想带她看一看我的房间以及所有迈克尔·杰克逊的东西，我想告诉她关于格洛丽亚和轮胎印还有Tic Tac的事情。我不会告诉她在学校登录facebook和Manicoon.com的秘密计划，因为她也许会告诉我的永远父母。

十点的时候，帕特莉斯的汽车停进私家车道。帕特莉斯走下车。她穿着毛茸茸的紫色毛衣，头发又剪成了短发。我跑向她的车，给她一个拥抱，我们都没有躲闪。

“我爱冒险的朋友，你好吗？”她问。

她说的是我。她把我称作我爱冒险的朋友，因为她每次看到我，都是在我逃跑、经历和格洛丽亚在公寓的遭遇以及从其他寄养家庭逃跑之后。她说我有许多冒险经历。

我说：“我很好，谢谢。”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

然后帕特莉斯说：“你为什么不带我进去呢？我们可以和你的永远妈妈聊一聊？然后你带我看看你的房间。我听说你明天要去看高桅帆船？”

我带着帕特莉斯进屋，她和永远妈妈打了招呼。她们聊了聊永远妈妈肚子里的宝宝。帕特莉斯对我说：“金妮，温迪宝贝出生后你会和妈妈一起照顾她吗？”

我不知道温迪宝贝的模样，但是我猜她一定穿着小小的连体服。我的娃娃没有连体服，但是我想给她找几件。格洛丽亚说我们买不起。迈克尔·杰克逊有一只名叫泡泡的猩猩，穿着连体服就像一个真正的宝宝。因为在他小时候非常想要一只猩猩，一遍又一遍地求他妈妈，终于我猜她说行，可以，好吧，迈克尔·杰克逊，你可以养一只猩猩。迈克尔·杰克

逊过去常常抱着泡泡，就像我常常抱着我的娃娃，直到泡泡变得很壮之后迈克尔·杰克逊不用再抱着他。他每晚给泡泡盖好被子，但是泡泡太大了，迈克尔·杰克逊不得不把他送走。因为泡泡可能会攻击别人。他把他送到一个动物园，现在泡泡住在一个大笼子里，不会伤害任何人。我在电视上见过他。

“金妮？”

“什么？”

“你觉得等温迪宝贝从医院回来之后你愿意帮助妈妈照顾她吗？”

“是的。”我说。

“太好了！”帕特莉斯说，“妈妈抱着她的时候你可以帮忙拿东西。宝宝大点了你们两个人可以学着一起玩。她就会想变得和你一样，知道吗？她想模仿姐姐的一举一动。做一个大姐姐是不是很有趣？”

“还行。”我说。

“很好。”帕特莉斯说，“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吗，金妮？”

“因为你想看一看我的房间？”我说。

“不完全是，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想和你谈一谈。我知道格洛丽亚前几天来过蓝房子。”

我说：“她九月九日星期四来过，我当时在学校。她完全不可信赖。”

我停止讲话，确保嘴巴闭紧。我大脑里有很多话不想让帕特莉斯看到。

帕特莉斯奇怪地看着我。“这种说话方式很有趣，”她说，“你见到

她了吗？”

我摇头否定。

“我在想她是如何找到你的。”帕特莉斯说，“你知道吗？”

我再次摇摇头，但是接着我张开嘴巴说：“她在院子里留下轮胎印，撞坏我们的邮箱，说明她要么非常愤怒，要么酩酊大醉。另外她引起轩然大波。我下了校车之后没有看到她，但是永远爸爸说她没有带来我的娃娃。”

帕特莉斯笑起来，但这是友善的笑。有时人们笑得很不友好。通常就像是嘲笑。我经常无法分辨。“哇。”帕特莉斯说，“听起来你经历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点点头，但是她没有发问，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永远妈妈发出一声喘息。“为什么不带帕特莉斯去你的房间参观一下呢？”她说。

我带着帕特莉斯来到我的房间，让她看我所有的东西。她看到梳妆台上的照片和记在日历上的所有生日和节日。然后她说：“你的永远父母有没有告诉你，格洛丽亚不会再来蓝房子了？”

“是的，”我说，“他们说警方命令她不能再来。”

帕特莉斯在房间中间转来转去，看着我所有的东西。我站在门口。“是的，”她说，“格洛丽亚来这里会惹祸上身。她想闯进房子，真的把你永远妈妈吓坏了。所以你妈妈打电话给你爸爸和警察，当警察赶到时，他们不得不强制格洛丽亚离开。你的永远爸爸立刻从学校回来。然后他们两个人打电话给社会服务机构，法官也参与其中，还有——嗯，再说一次，格洛丽亚不被允许来探望。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里和你

谈。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我记得法官。法官是一位女士，穿着一件黑色大披风，就像《哈利波特》里的老师。我是说电影，不是书。比起书我更喜欢电影，因为电影中画面可以移动。我在六月二十一日被收养时见过法官。你必须遵循法官的要求，这是规定。法官说我不可以回到格洛丽亚的公寓，格洛丽亚也不被允许来找我。但是法官不知道格洛丽亚有多狡猾。帕特莉斯也不知道。

“金妮？”

“什么？”

“对不起。我应该问得更清楚一些。那天格洛丽亚来，你感觉如何？”

帕特莉斯总是谈论感受。她也教会我如何去感受。我说：“我感觉非常糟糕。我的娃娃孤零零一个人。”然后我越过眼镜上方看着帕特莉斯，想知道她是否明白。

“我知道你的娃娃对你很重要。”帕特莉斯说，“你记得上次我们见面说过的话吗？我们说你在公寓的时候就有点像一个娃娃，总是孤单一个人待着。但是你现在很安全。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安全吗？”

“感觉到了。”我说，但是我不在乎安全。我不在乎格洛丽亚是否会伤害我，或者唐纳德会不会拿着枪。我必须要知道警察把我带走之后我的娃娃发生了什么。我需要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她在行李箱里，或者我现在问是不是太迟了。

“好吧。保持安全的最好方式就是，如果你见到格洛丽亚，保证永远绝不上她的车。无论她说什么。你能向我保证吗？”

我确保嘴巴紧闭，然后点头答应。

“我知道我之前说过这些，你能活着离开那间公寓很幸运。但是如果她来到这里然后把你带上车，这就是绑架。你知道绑架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所以摇头否定。

“绑架就是有人偷走小孩。如果你跟着格洛丽亚走，就是格洛丽亚把你偷走了。偷是犯法的。这样说清楚吗？”

我明白了，于是点点头。我点了三次头，因为我认为被劫持是一个好主意。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回到公寓，冲进房间，检查我的行李箱。

“我得问问你学校发的那个玩具娃娃发生了什么。”

“你是说塑料电子娃娃。”我说。

“是的，就是那个。”帕特莉斯说，“我知道你打了它，然后把它放进行李箱。你为什么那么做？”

“因为它哭个不停。”

“但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安抚宝宝，不是吗？”

“哦是的，”我说，“可以给它喂奶或者抱着它轻轻摇晃。如果没有牛奶或者食物，可以让它吮吸你的手指。可以给它唱《小小蜘蛛》。可以给它换尿布或者洗澡。或者让它在你怀里休息。”

帕特莉斯奇怪地看着我。“你的确很了解宝宝。”她说，“你是从哪里学到的？”

我闭上双眼大喊：“从照顾娃娃上学到的！”

然后我看着她，看她有没有听懂。

“用不着大喊大叫。”她说，“但是要记住，你的娃娃不是真正的宝宝。你得从其他地方学习那些事情。也许，从电视上？”

我摇头否定。“我的娃娃是真正的宝宝。”我说。

“金妮，不是这样的。”帕特莉斯说，“格洛丽亚没有其他孩子。我无数遍查阅过你的档案，你是公寓里唯一的孩子。也许你有个表妹？我记得你的姨妈有时会去看望你。”

“C克丽丝特尔。”我说。

“对，C克丽丝特尔。C克丽丝特尔有宝宝吗？”

我摇头否定。我现在已经气得无法用嘴说出任何言语。

“不管怎样，”帕特莉斯说，“我需要让你知道，我和你父母制定了一条新规定。这是我们给你制定的最重要的规定：*温迪宝贝出生之后，不允许你碰她*。我们首先要保证你学会正确地对待宝宝。摔打玩具娃娃还把它放进行李箱这种事情很可怕。行李箱根本不是放宝宝的好地方，对吗？”

我使劲儿抠弄着手指，用力太大以至于一滴深色的血珠冒出来。我看着血滴越来越大，直到破碎，沿着我的大拇指流了下来。

“金妮？”

我抬起头，同时把手背在背后，我们谁都看不到。

9月12日，星期日，晚11:03

我躺在床上，呼吸急促，想要平静下来。今天我们去了波特兰看高桅帆船，还有烟花。永远妈妈告诉我，这是她准备生宝宝之前可以做的最后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把手表放在家里，因为昨天我的双手和手腕接触到有毒的常春藤。我觉得可以把手表放在家里，因为附近总会有时钟告诉我时间，但是我有些心烦意乱，因为烟花声音很大，还散发出许多烟雾，而且所有人看烟花时都在喊“哦！”就好像他们都是鬼一样。烟雾就像是烟花的鬼魂。然后我发现如果之后闭上眼睛就可以把烟花和烟雾保存在脑海里。这些场景一直在那里陪伴你。

我们回到车上之后我就这样做着。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立刻看时间。我闭着双眼坐在座位上，把头靠在玻璃上，在脑海中一直看着蓝色绿色红色和白色的烟花光束。只是音乐有所不同。烟花表演时有大喇叭播放着笛子和鼓曲。而在汽车里永远父母播放着收音机。有人在歌唱一个女孩，她的名字不是比利·吉恩或者肮脏的戴安娜，而是卡洛琳什么的。我睁开眼睛说：“我们不能听一些笛子和鼓曲吗？我试着看烟花呢。”

然后永远妈妈说：“亲爱的，烟花表演结束了。”

这时我看到时间是10:43。早已经过了九点。

我开始抠弄手指。“你看到几点了吗？”我问。

“10:44。”永远妈妈说。

我看了看，她说的没错。时间变了，不再是10:43，是10:44，我

说："讨厌！"

我开始咬嘴唇上的皮。"已经过了我睡觉的时间。"我说着，我在大脑里写下：

睡觉时间＝晚上9:00

"没关系，"永远爸爸说，"偶尔晚睡一次没关系，对吗？"

"但是已经超过九点了。"我说。

"是的。"永远妈妈说。听上去她有话要说，但她却什么都没说。她只是静静地坐在前排，此时收音机里有人唱着数字二十五和六二四。现在时钟上的数字是10:45。没有一个数字符合我头脑中存在的数字，依然是九零零。

"我得直接睡觉。"我说。

"你想熬夜看一会儿电视吗？缓解一下压力？"

缓解压力就像是逐步减轻的意思。它的含义是花点时间平静下来。我摇头否定。"我要现在就睡觉。"我说。因为九点是我的睡觉时间，而且早上喝奶时吃九颗葡萄。九岁是警察出现时我的年龄，是我开始永远之旅的年龄。

"刷牙怎么办？"永远爸爸说，"你不想先刷牙吗？"

睡觉之前要先刷牙，这是规定。"行，是的，好吧。"我说，"刷完牙之后。去卫生间洗完手之后。我在梳妆台上放上一杯水然后穿好睡衣之后。然后我直接睡觉。"

"今晚你穿哪件睡衣？"永远妈妈问，"有猫咪的那件，还是有袜子猴的那件？"

“有猫咪的那件。”我说，“有袜子猴的那件周一穿。”

我想到我的娃娃，决定唱一支摇篮曲。虽然她听不到。因为我在脑海里依然可以看到烟花，在那里，我还可以看到我的娃娃。我开始为她唱《我会在那里》。永远爸爸关掉二十五和六二四的歌曲，永远妈妈用手挡住时钟。当唱到回过头去这部分时，我喊道“哦！”就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这和鬼叫声不一样，但仍然如此。我回头，眼中看到年少的迈克尔·杰克逊在动物园隔着铁栅栏给泡泡一个大大的拥抱。

“你唱得很好，永远女儿。”永远爸爸说。他们现在可以这样称呼我，因为这还是事实。我想做他们永远的女儿，我会想念他们的，但是一切已经远远、远远、远远地超过我的数字九。超过了九点钟，超过了九岁。我不想回到那个恐怖的地方，但是我必须、必须、必须如此。

9月13日，星期一，上午11:32

科学课上我们学习飓风。我和艾莉森·希尔一起完成我们的项目。我们要制作一张海报，并写一份关于飓风如何形成的报告。我们还要打出一张事实列表。但我的任务是制作海报。韦克夫人帮我在一张白色大纸板上贴好胶点，让我可以把棉球粘上去。我不可以使用胶水，因为达纳女士告诉过她，去年我记住第五教室物品供应柜的暗码之后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急需胶水。这是我秘密计划的一部分。

“非常好，金妮。”韦克夫人说，“现在我们在飓风外围放一些云层。外层的风最具破坏力，我们一定要突出表现。”

我在海报板上又多放了两个棉球。艾莉森·希尔在窗边的一张长桌子上打字输入文字事实列表。艾莉森·希尔擅长打字。她比拉里和我完成得都快，但有时如果你让她更快的话，她会非常生气。

我放下手中的棉球。“艾莉森·希尔，你完成了吗？”我问。

“还没，金妮。”她说。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11:35。我把铅笔用力拍在桌子上，然后发出啪的一声响。接着我大声喘了一口气。

艾莉森·希尔继续打字。

我拿起剪刀，开始裁剪韦克夫人为我画好的曲折的箭头。我又发出一阵喘气声。“那些案例我几乎都准备好了。”我说。

艾莉森·希尔用力敲击着键盘。“金妮，不要打扰我！”

“金妮。”韦克夫人说。

但是她的语调没有上升，所以她不是在提问。

“我敢打赌如果是拉里打字，事实列表已经完成了。”我说。

艾莉森·希尔把铅笔和纸抛向空中，站了起来。我看着她。她的手指蜷缩起来，就像爪子一样。韦克夫人朝她走去，开始缓和局面。她们急速地高声说话。

我抓起胶水，把它全部挤在韦克夫人的椅子上。我挤，我挤，我挤。然后我把瓶子放在地上，用脚踢进桌子下面她完全看不到的地方。

韦克夫人让艾莉森·希尔平静下来之后，走回来继续帮助我。她坐下来。“我们让艾莉森把任务做完，”她说，“现在不要和她说话。她需要集中精神。”

我说：“我找不到胶水了。”

韦克夫人到处寻找。“刚才还在这里。”她说，“金妮，你把胶水吃了吗？达纳女士说——”

然后她的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把手放在屁股下面。

我确保嘴巴紧闭。

“是你做的吗？”她说，然后站了起来。她穿着一件漂亮的灰色裙子。她想看看自己的屁股，但是脖子不够长，只好把手放在那里。她看了看自己的手，看了看我。她睁大眼睛，双眼湿润。“金妮，我真是不敢相信！”她说。然后她跑出图书馆。

我走向艾莉森·希尔正在使用的电脑，随后想起艾莉森·希尔知道我没有老师的陪同不允许上网。

我停下脚步开始抠弄手指。

在图书馆另一边，我看到有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从电脑边站起来。我朝他坐着的地方走过去，坐在他的位置上。然后我在屏幕顶端空白处输入Manicoon.com，然后点击回车。

我在屏幕上看到缅因猫。我看到它们长长的耳朵和毛茸茸的尾巴。它们看着我，脸庞和名叫火焰还有可乐头的那两只猫长得一样。我看到它们上面有标签，写着信息、简介和联系方式。我看到“给我女儿的留言”这几个字。在“给我女儿的留言”下面，我读到：

我来到你给我的地址，那些混蛋报了警。但是他们无法打垮我。我告诉他们我也有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言论自由。四年前他们把你带走，从此我开始不断寻找你。感谢网络。可是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个博客。我不能再去你的住处，因为法官发布了一条禁令。金妮，我非常爱你。我希望你回来，这样我们又是一家人了。你知道没有你的日子有多难熬吗？我会竭尽所能把你找回来。你应该看一看我安装的新笼子。我们有了很多猫。我现在也焕然一新。完全康复，一切都很好。克丽丝特尔说我应该隐居起来平静生活。但是我无法平静。你离开之后她帮我走出困境，但是我必须要见到你。所以确定好时间和地点，我会去。请留言，阅后即删。哈。有点押韵。

我不知道留言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看到格洛丽亚的信下面有一个词“留言”。所以我点击这个词，然后看到可以打字的地方。我写下，你可以十月十八日丰收音乐会时过来。请带上我床下行李箱里的娃娃。不要把她独自留在那里。

接着我点击“提交”，我猜和“发送”的含义一样，然后点击×号关闭

了页面，我走回到桌边等着韦克夫人。

9月14日，星期二，准确时间早6:57

我出门上车之前数了数面包袋里剩下的五片面包，永远妈妈说大约这个词的意思是接近但不准确。那么面包大约快吃完了。如果今天是九月十四日，那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大约就是十五日。午夜才是十五日准确的开始时间。

当你看不到手表和时钟时，大约是个很好用的单词。如果你不能准确知道是否有人已经找到娃娃，或者不知道格洛丽亚带她来到丰收音乐会的准确时间，这个词也非常好。

但是我无法想象她出现的时间，因为校车正在驶入停车场时我看到一辆停着的车，和绿色汽车大约很像。我的手表显示的准确时间是6:59。我看到的这辆车和我记忆中的绿色一样，但是后车窗没有破碎之后格洛丽亚用胶布贴上的厚厚的塑料布。站在汽车前的人看上去大约像是格洛丽亚，但根本不是。她离我很远，但是真的真的很瘦，留着同样的头发，但是没有穿facebook照片上的衬衫。我透过窗户盯着她看了又看，直到我们停在学校门口。我下了车，想绕过校车去看看是不是她，但是韦克夫人正站在人行道上等着我。她带着我走进去。

另外，我昨天告诉格洛丽亚丰收音乐会的时候过来，所以那不可能是她。

昨天洛莫斯夫人打电话给我的永远父母，告诉他们胶水事件。我必须给韦克夫人写一封道歉信。我从背包里拿出信递给她。“给。”我说。

她拿过去。

我们去了指导教室，然后去上语言艺术课。现在的准确时间是7:45。韦克夫人坐下来看信。她只是说了“谢谢你，金妮”。她的嘴巴抿成一条细细的线，她没有像昨天说那么多话。我猜她很生气，但她没有喊叫，所以我不必特别小心。不过，她让我拿出作业的时候我依然没有争辩。我们在社会学和语言艺术课上都在研究飓风课题。

我的作业是制作一张飓风来临需要避难时随身携带物品的清单。我列出整整二十三件物品，五号和六号之间有一条直线。直线上面的东西是韦克夫人昨天帮我做的。直线下面的物品是我自己写的。

1. 一部手机（打给家人和朋友）

2. 一个手电筒（在黑暗中看到东西）

3. 食物（用来吃）

4. 一台收音机（收听有关飓风的新闻）

5. 电池（用于收音机和手电筒）

---

6. 一些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书（不听收音机的时候看）

7. 我的iPod（不听收音机不看书的时候听）

8. iPod的耳机（插在iPod上）

9. iPod充电器（给iPod充电）

10. 游戏，例如Uno牌（用来玩）

11. 我的梳子（用来梳头）

12. 头绳（用来绑起头发）

13. 我的牙刷（用来刷牙）

14. 牙膏（挤在牙刷上）

15. 除臭剂

16. 新的内衣裤（以防万一）

17. 袜子（如果脚弄湿了）

18. 人字拖（如果脚再次弄湿）

19. 一条毯子（每个人都可以坐在上面）

20. 饮料（供我们饮用）

21. 冷却器（保持饮料清凉）

22. 弯杆吸管（用来喝饮料）

23. 爆米花（搭配饮料）

“跟我来，金妮。”一个声音说。

我放下清单抬起头，是洛莫斯夫人。她在这里让我很意外。她的耳环也让我意外，是一对白色小面具。

“来我办公室一下。”她说。我告诉她我正在检查要交上去的作业。她说我现在就得跟她走。我只好照做。

准确时间7:52。我跟着洛莫斯夫人走近她小小的办公室。她让我坐下。她关上门说：“金妮，你最后一次见到格洛丽亚是什么时候？”

“四年前的4月18日，警察把我带走的时候。”我说，“她一直哭，说：‘对不——’”

“你确定那是最后一次看到她吗？”洛莫斯夫人说。

“你打断了我。”我说。

“对不起打断你说话。”洛莫斯夫人说，“只是你已经在许多不同的时候告诉过我格洛丽亚哭着说‘对不起，非常对不起’。但是现在重要的是，你要特别认真地想一想，告诉我你最近是否见过格洛丽亚。”

我不确定洛莫斯夫人是否在提问，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然后洛莫斯夫人说，“我们再试一次。你最后一次见到格洛丽亚是什么时候？”

我说：“你是说准确时间，还是大约时间？”

洛莫斯夫人看上去很吃惊。“准确时间。”她说。

但是我仍然不能确切肯定我在停车场看到的人就是格洛丽亚，因此我说：“我最后一次确切看到她是四年前的四月十八日。”

“在那之后你有没有大约看见过她？”她问。

“是的，”我说，“今天早上我大约看到了她。”

“你怎么能确定是她？”

“我说只是大——”

“金妮，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一个人站在一辆绿色的汽车旁边，她的头和格洛丽亚基本一样，但是她的衬衫不一样。”

“谢谢你，”洛莫斯夫人说，“现在，我得打个电话。在此期间，我要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希望你写下今天早上做过的所有事情。”

她给我一支铅笔和一叠白色的横格纸。这支笔不是我的史努比铅笔，那是我唯一喜欢用的笔。

“所有事情？”我说。

“所有。”洛莫斯夫人说，“从你起床之后发生的事情写起，到我们刚刚的对话结束。”

我看了看很尖很尖的铅笔头，接着准备写。然后我开始思考格洛丽亚如何来到蓝房子，我到学校看到有人看起来大约像是她，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思考着，我思考着，我思考着。

现在我看到时间是8:06，洛莫斯夫人又回到办公室和我在一起。她说：“嗨，又见面了，金妮。你的父亲和母亲马上到学校，我们可以一起谈一谈。警察会和他们一起过来。好了，我知道你不喜欢警察。”

有时我在电视或者照片中看到警察，这没有问题，但是当警察出现在我不想看到他们的地方时，我就觉得惊讶。比如有一个警察马上要过来，或者一个警察要到学校做特邀发言人却没有人告诉我。但是我什么也不说。我不说是因为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永远父母来学校和我谈话，为什么警察也会来，我主要想知道校车停车的时候我是否大约或者确切看到了格洛丽亚。因为如果我确实看到了她，那么我得走出去迅速跳上绿色汽车。赶在警察到来之前。

因为四年前我九岁的时候，一个警察站在格洛丽亚面前，而另一个警察把我带走。一个警察抱着我，另外那个警察把格洛丽亚推搡回去。格洛丽亚想要冲过他身边，却被他抓住胳膊把脸按在墙上，她的脸颊被压平，双眼圆睁，翻起白眼。她大喊着我的名字，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金妮！”我拳打脚踢，用力反抗，格洛丽亚大声喊叫：“那是我的女儿！那是我的女儿！”接着她说：“金妮，你是我的！”然后抱着我的那个警察带着我走向门口，于是我变得暴躁不安。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把我的娃娃藏在了哪里，我想告诉他们，而他们却充耳不闻。他们把我放在警车后座上，直接带我去医院。

我从洛莫斯夫人那间小办公室里又小又硬的椅子上站起来。我放下铅笔又拿起来。铅笔还是很尖。我还什么都没有写。我把门打开。

“金妮？”洛莫斯夫人在我身后说。

我没有听。我迈开脚步，听到裤子摩擦在一起的沙沙声，现在我要跑到图书馆，那里有窗户，可以看到停车场，我可以大约或者确切看到格洛丽亚靠在绿色汽车上。

我经过韦克夫人。她张开嘴想说话，但是我继续向前走。

我猛地推开图书馆大门，跑过电脑，冲到窗边。我看向窗外。

看到她了。她没有抱着我的娃娃。我使劲张望，想知道能不能看到车里。我跳起来，想看清后座，但是看不到汽车座椅和婴儿车以及其他东西。

警察站在格洛丽亚面前，指着绿色汽车。他摇摇头。格洛丽亚张开嘴，我知道她生气了。虽然我听不到。警察又指了指绿色汽车。然后又有两个警察迅速开着车来了，但是警灯没有点亮。透过玻璃，我听到他们的引擎声。又有两个警察走下警车。现在一共有五个。

格洛丽亚啐了口唾沫。

有一个警察走得距她非常非常近。她举起手，低下头，转身走到绿色汽车门边。

窗前有暖气片。我爬上去，举起胳膊抵在玻璃上。我把脸靠近玻璃，手不停地敲打着开始尖叫。

格洛丽亚抬起头。看向窗户。我身体向后仰，用尽全力撞向玻璃。然后一遍又一遍撞击着。一遍又一遍。我无法打破玻璃。

我跳下暖气片，抓过一把椅子高高举过头顶然后跑起来。

有人抓住我。椅子离开我的双手，我跌倒了。是校长还有达纳女士。我变得暴躁不安，因为我必须告诉格洛丽亚不要走。我必须告诉她，过来帮我逃跑，但是达纳女士把我拉下来按在地上。她在上方压制住我，让我不能站起来。我拳打脚踢地反抗。我咬她的胳膊。她大叫着放开手。

“金妮！”我听到有人说，“金妮！”

是洛莫斯夫人。我看到她的脚。

我站起来。“是——”我说，“那确——”但是话还没说出口，我被校长从身后抓住。我再次跌倒，但是倒下去的时候，我看了窗外，绿色汽车离开了。现在，我又倒在地板上，旁边是一座书架，上面放着《狼群中的朱莉》和《蓝色的海豚岛》。我的眼睛想要流泪，但却流不出来，因为我用力喘息着，喘息着，我无法呼吸。我看到达纳女士、洛莫斯夫人还有韦克夫人以及图书管理员，我感觉像是沉在水里，或是压在毯子下面，接着一切都黑了。

9月14日，星期二，准确时间下午3:31

我的永远父母在家，两个人都在。他们在客厅和一个没有穿制服的警察在说话。这不是来学校的那个警察。我知道他是警察，因为我的永远父母告诉过我。我站在我的房间里，他走之前我不会再坐下。

我很生气，因为格洛丽亚来到学校我却没能跟她走。我告诉她丰收音乐会的时候过来，但是她却今天过来了，在我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我的娃娃是否在后座上。她完全不可信赖。我真希望她像C克丽丝特尔一样。C克丽丝特尔知道我不喜欢过多的修辞。我会永远对你说实话，金妮，她曾经这样对我说，尽管实话并不中听。我百分之百相信她，而且也试着百分之百说实话。或者说我亦百分之百说实话，亦和也的含义基本相同，除了写法不同。

准确时间3:40的时候，警察和我的永远父母来到我的房间。

我发出嘶嘶声。

永远妈妈抬起手，好像要摸我的胳膊。

我咆哮起来。

我现在是一只缅因猫。我的毛全部竖起来。如果有人碰我——“金妮，”永远妈妈说，“警察不会伤害你。他来这里提供帮助。”

警察从来不会来这里提供帮助，即使永远妈妈不会说谎。如果他们是来这里提供帮助，就应该立刻带我去格洛丽亚家。警察说了又说但我充耳不闻。然后他说：“你明白吗？”还微微一笑。

他的名字是乔尔警官，但是无所谓，因为所有警察的名字都完全一样。

警察说，如果我再看到格洛丽亚，应该立刻告诉永远父母或者老师。立刻的含义是现在，无论如何。他说我要和永远家人待在蓝房子里，因为现在他们是我的家人。当我告诉他我想知道娃娃是否安好的时候，他说格洛丽亚是一个不安全的人。他说回到公寓很危险，因为她常常把我一个人独自留下，还会伤害我。而且还有那些陌生男人和毒品。你不记得那只猫的遭遇吗？警察说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们不希望那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小孩子身上，明白吗？”

我尖叫道：“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娃娃？！”

他摇摇头，继续说下去。他说起那里不卫生的环境，还有虐待，还有那只猫。雪球。他说错了猫咪的遭遇，而我非常沮丧，只能一遍一遍地在脑海里说错了，错了，错了，并且用手捂住耳朵，因为他不明白。他只知道大约发生了什么。

而我确切地了解。

9月15日，星期三，准确时间上午10:05

我在帕特莉斯的办公室。我没有去学校。帕特莉斯的办公室里有三把柔软的椅子。有一把上面布满花朵。她有一只瘦得皮包骨的黑白相间的猫，名叫阿伽门农，喜欢在你的大腿上*做面包*一样抓来抓去。*做面包*只是一种修辞，因为阿伽门农不知道如何烘焙。他*做面包*的时候不会弄伤你，因为他小的时候指甲就被摘掉了。他不记得那个手术，帕特莉斯说。但是现在我没有看到阿伽门农。每次我来到这里都会找他，因为我非常喜欢猫。我想养一只猫，但是永远父母不让。他们说这*不合适*。*不合适*的意思是某样东西不属于这里，即使我不这么认为。尤其是雪球的事情之后。

帕特莉斯在厨房。“金妮，你要不要帮我准备一下小吃？”她问。我停止寻找阿伽门农，过去帮助她。帕特莉斯说食物和饮料可以帮人们放松。今天的小吃是好时巧克力和牛奶。我把一整袋巧克力都倒进碗里，拿到有椅子的房间里。然后我坐下来开始吃。

“我所听说的这出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帕特莉斯问。

我不知道*戏*是什么意思，所以回答：“我不明白这个问题。”这是帕特莉斯教我的。当我想知道或者不明白某件事时，应该说，*我不明白*。帕特莉斯说请求帮助属于*自我主张*的一部分。

“*一出戏*意味着大量的感受和明显的行为。”帕特莉斯说，“当有人说这是一出戏，意味着有一些疯狂的事情发生了。”

“我没有看到任何疯狂的事情。”我说着，往嘴里放进一块好时巧克力。然后我抬起头，因为有一条规定是*和别人说话时要有眼神接触*。

“对不起，”帕特莉斯说，“我不应该那样说。这根本不是一出戏，真的。只是有太多事情同时发生。你能告诉我昨天格洛丽亚做了什么事情吗？你父母告诉我她去学校了。”

我把手指之间的银色包装纸捏成一团。“是的，”我说，“格洛丽亚来我的学校了。昨天我下车的时候看到她在停车场。她开着绿色汽车。”

“你第一眼看到她，想到什么？”

“我不确定是不是她。”

“为什么不确定？”

“因为她的脑袋不一样。”

“如果你确定是她，你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想让帕特莉斯知道我本来会做什么。我闭紧嘴巴开始数数。

然后帕特莉斯说：“没有人知道她是怎样想方设法找到了你的住处，但是她不应该来看你。这是不允许的，金妮。这样很不安全。她依然非常冲动。她根本没有任何改变。嗯，也许我不应该扯这么远，但是她仍然会失控。”

“她的汽车有没有突然加速？”我问。因为有人阻止格洛丽亚做事的时候她会变得非常非常愤怒。

“我不确定。”帕特莉斯说。

“她是不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据我所知，是的。她想进大楼。门锁着，她却不离开。她要求见你，但是因为学校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他们就报了警。然后她用石头试图把门砸开。警察把她押送回她的车里，就在那时你爬上了窗户。”

我坐着，思考着。我很高兴帕特莉斯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帕特莉斯总是会对我说实话。她把这称作*有话直说*，因为很多人把事情保密，不让我知道。

“金妮？”帕特莉斯说。

“什么？”

我又在抠弄着手指。

“你绝不能跟格洛丽亚走，这点极其重要。如果跟她走，你就会受到伤害。你的永远父母对她有限制令，所以她不能去蓝房子，现在他们要求再申请限制令，禁止她去学校。你知道限制令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否定。

“这就像一条规定，只是更加严格，像一条法律。针对一个人的法律。我认为可以这么说，格洛丽亚现在来看你就是*触犯法律*。这样很不安全。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想要再回去看她。这也让你的永远父母很困扰。你差点儿死在那里。你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吗？”

“我想去看看我的娃娃好不好？”我说。

“我的天啊，金妮，我*知道*你经历了很多——远比任何人应该经历的事情都多——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帕特莉斯说，“要记住，我们判断你想照顾娃娃的原因是，*你*在公寓时就像一个小宝宝。我们不希望看到塑料电子玩具娃娃的事情再次发生在你身上。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格洛丽亚严重地伤害了你，金妮。你还记得警察带你离开公寓时你

的模样吗？你知道你有多瘦吗？还有那些伤痕？你能活着非常幸运。我知道她是你的生母，但是格洛丽亚没有能力照顾小孩子。”

她一直在说，不断问格洛丽亚对我做的全部恶劣事情，每一次我都对她说是的，我知道，我明白，格洛丽亚是个不安全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回去找我的娃娃。但是帕特莉斯一直摇着头说，不，金妮，对不起，你的娃娃不是真正的宝宝，我查过档案。

终于我的双手紧紧地，紧紧地握成拳头，使劲儿闭上眼睛，大喊：“她不在档案里。她在行李箱里。”

她顿了一下。“金妮，我知道你认为没有人听你说话，但是我们检查了行李箱。警察把你送到医院之后回去看过。里面什么都没有。”

“里面什么都没有？”我说。

帕特莉斯摇了摇头。“什么都没有。床下有一个行李箱，但却是空的。在你被带出公寓之前，有社工探望过你几次。如果有宝宝，难道你认为他们会不知道？”

我眨了眨眼。如果行李箱是空的，那么我9月13日留言告诉格洛丽亚去查找的地方就是错的。但是我不知道正确的地方是哪里。我不知道该告诉她去哪里找到我的娃娃。

“金妮？”

警察带我离开公寓之后，一定有人把她从行李箱里拿出来了。但会是谁呢？

“金妮？”

“他们什么时候回去看的？”

“把你一送到医院之后。”

警车赶到医院的距离很短。当时我还没有手表，所以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但是一定不久。

这说明也许我还来得及。或者我的确太迟了，让别人——

“金妮？”帕特莉斯又说一遍。“你要喝点儿饮料吗？”

我看着她，但是看不到她的脸。我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我的大脑正在努力回想警察带我到医院之后发生的事情。

9月17日，星期五，精确时间早6:52

谁把我的娃娃从行李箱拿了出来？

我在校车上思考着那些我不愿意思考的事情。就在脑海深处。大多数时候，我把它们锁在黑暗中，但是现在我必须让它们浮出水面，因为警察在我住院的时候检查了行李箱，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想到了唐纳德。会是他吗？

唐纳德有裤子，但是通常夜里从格洛丽亚的房间出来见我的时候却不穿。通常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格洛丽亚房间里的男人是不是唐纳德，因为米勒在那里。米勒是一只猫的名字，他是唐纳德的猫。米勒常常跑到笼子面前对着所有缅因猫“喵呜”地叫。

米勒很喜欢我。也许是因为我们得名的方式一样。早上唐纳德离开的时候他不愿意走。我常常看着他把米勒抱起来放进猫咪便携箱。然后他把米勒带上车，开车离开，但是当他来格洛丽亚房间睡觉的时候总是把米勒带回来，他们在格洛丽亚房间玩一种叫作*藏奶油甜卷*的游戏。没有人在家的时候，我会花很长时间寻找奶油甜卷，但是从来没有找到过。我猜它在一个秘密的抽屉里，或者也许他们离开的时候带走了。

但是有一次我不想让米勒离开，所以抱起他放进一个行李箱里，还放进去许多毯子和枕头让他安静下来。我按着他的时候，他挠了我的胳膊和手，但是随后我在他头上蒙了一件运动衫，再把箱子盖上。

然后我把行李箱拉链拉上，放在我的床下。唐纳德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终于，他说：“我就把这只该死的猫留在这里。你不会介意，是吧？”格洛丽亚说：“没问题。你的两只小猫就在这里等着你。”然后他

拍了一下她的屁股，吻了她一下，就离开了。

我们看吸血鬼电影的时候，格洛丽亚找到一些钱，订了比萨。比萨上是培根和洋葱，这是我的最爱。我们有好喝的饮料。我喝一罐带弯吸管的苏打饮料，格洛丽亚喝金汤力。这就是为什么她给我取名金妮。因为金汤力是她的最爱。

我要留下米勒。我不能把他放出来，只是因为我不想让格洛丽亚知道我藏着他，也不想让唐纳德再把他带走。唐纳德离开了五天，他回来之后没有人发现那只猫。他们说，他一定已经跑出去了。唐纳德非常愤怒，对着格洛丽亚大喊大叫，但是后来他们出门去见和格洛丽亚交易的毒贩，一切安静下来。我把娃娃放在床上，用没受伤的那只胳膊拽出行李箱，打开之后，米勒死了。死的意思是你睡着了，但是不会再醒过来。而且你的味道非常，非常难闻。我带着娃娃来到客厅，一直待到天黑。后来格洛丽亚自己回到家，因为异味打开了我的房门。她看到米勒，说："我的天，金妮！你杀了米勒！"

我说，"我没有杀死米勒。我只是想让他从行李箱里出来。"

"你做了什么，闷死他？还是他饿死了？"

格洛丽亚用脚碰了碰他，可他一动不动。

"我们得做点儿什么。如果被唐纳德发现，他会杀了你。你懂的，弄死你。我没有开玩笑。"

我胆战心惊，因为唐纳德有枪。有一次他把格洛丽亚沿着走廊摔出去，还一直踢她。他喜欢伤害别人，我认为他多半也喜欢把别人弄死。

格洛丽亚拉出行李箱，把它翻过来，米勒掉在门廊上。然后她拿出枪说："我爱你，孩子。"并且把她的健怡樱桃可乐递给我。她对着米勒的脸开了一枪，他的头没有了。他只是一个毛茸茸的躯体，有四肢，还

有一个曾经是脑袋的黑洞。

格洛丽亚开枪之后说，“现在，唐纳德永远不会知道是你杀死了他。”

“他会知道是谁吗？”我问。

“哈！”格洛丽亚说，“他会认为是我。没有多少时间处理证据了。如果我把它扔进垃圾箱会发出臭味。如果我能找到东西挖个坑，也许可以把它埋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在我眼睛肿起来再也看不到你之前，让我看看我的小美女，唐纳德随时会回来。”

但是唐纳德没有回来。而是警察来了。一定是邻居听到枪声报了警，格洛丽亚告诉我，然后她上楼藏起来。我听到他们来了。我看到蓝色的灯。有人在敲门。声音很大。格洛丽亚跑得飞快。我拽过行李箱拖进屋里。虽然这让我的胳膊很疼。然后我从床上拿起娃娃放进行李箱。我把所有枕头和毯子放在她周围，尽管箱子里还是很难闻。我把被子盖在她上面，看到她绿色的眼睛一眨一眨地，变得像圆圈一样大。我把行李箱推回床下并且在周围放了更多毯子还有衣服。我爬进厨房洗水池下面的橱柜里。警察破门而入。

那是我开始第一次永远之旅的那天。

但是我准确地记得那一天。我知道我把娃娃放进了行李箱。如果警察没有找到，她能在哪里？

校车停下来。我快速走出自己的脑海，用鼻子深吸一口气。我们来到学校。我必须想办法让韦克夫人再次让我一个人待着，这样我就又可以上网了。我要问一问格洛丽亚发生了什么事。

“嘿，宝贝，”一个声音说。

我抬起头，是拉里。他背着书包站在过道。我们还在校车上。

“该下车了，但是女士优先。”他说着，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还伸出一只手。然后他脸红了，低下了头。我站起来走在他前面，匆忙向门口走去。

9月18日，星期六，准确时间上午10:33

我的永远父母此时在外面院子里散步。永远妈妈现在经常散步，因为她想让肚子里的宝宝往下走。这意味着她即将出生。

我在房间里抱着被子哭。因为我十四岁了，就在这一刻，就是现在。我不应该是这样。我应该是九岁，并且保护着我的娃娃安然无恙。我不应该在这里。我应该是九岁。

永远爸爸敲了敲我的房门，把门推开。

“金妮，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出来？我以为你喜欢玩传球游戏。”

“我不想去。”我说。

“好吧，”他说，“那篮球怎么样？我们可以投篮。”

“我想待在房间。”我说。

“金妮，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知道发生了很多事情，你感到困惑，但是现在你应该高兴才对。我们晚餐之后有礼物和蛋糕。”

他一直想让我走出房间，但是我没有。我现在需要一个人沉入思绪。即使今天是我生日，即使晚餐后有礼物和蛋糕。10:36的时候，他终于离开了。

Manicoon.com， Manicoon.com，我用嘴巴一遍一遍地重复着网址，轻声呢喃。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昨天我想上网，但是没有甩开韦克夫人。我需要再用一次电脑，去问一问格洛丽亚，我的娃娃去了哪里，并

且告诉她耐心等待。她必须按照我所说的，等到丰收音乐会。她不可以冲动地提前过来。她一定、一定、一定要耐心等待，否则就会被抓住，一切就完了。

9月20日，星期一，精确时间上午9:10

语言艺术课上，我们正在写关于摘苹果的诗。这是为我们明天去苹果汁农场做准备。为了帮助我们写诗，我们读了一首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那里面有苹果树和一把梯子。如果现在有一把梯子我就爬出教室。我必须逃出去，这样就可以去图书馆上网。

这就意味着我得找到新东西把韦克夫人粘住。

当你写诗时必须意有所指。梯子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中意指天堂，卡特夫人说。所以我在诗里写了一把梯子，暗指我从教室的窗户爬出去跟格洛丽亚一起走。我们需要给诗歌配图，我画了绿色汽车和蓝房子，还有正在顺着梯子从房间向外爬的我。接下来我会画娃娃在绿色汽车里，但是卡特夫人站在我书桌旁边，低头看着我的画。她说这张画不合适。

“是的，恐怕是不合适。”韦克夫人看到这幅画时说，“我想我们也许应该把这幅画让洛莫斯夫人看看。”

所以韦克夫人带我去洛莫斯夫人的办公室。我们绕过喷泉，路过卫生间，经过门卫室。我想把她推进去再锁上门。我跑上前晃动门把手。门锁着。

“你在做什么？”韦克夫人问。

“晃一晃门把手。”我说。

我想把她锁在其他地方，但是一定要非常非常安静。否则别人也许会听到她想撞门而出的声音。

洛莫斯夫人说卡特夫人说得没错，画中有格洛丽亚和绿色汽车很不合适，逃跑的我也是。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格洛丽亚不安全，而这幅画表明我想和她走。

此话有理。画出真正所想对我不利，因为这样会被别人发现。洛莫斯夫人对我说这些让我很意外，但是我很高兴，因为现在我可以更好地保守秘密。

“我们要保证你的安全，由不得你自己，姑娘。”韦克夫人说，我们沿着走廊回到教室。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所以问了出来。

“意思是我们知道你想做什么。”她回答，“我们终于识破了你的把戏。”

“我十四岁了。”我说。

“是的，”韦克夫人说，“两天前是你的生日，对吗？”

“是的。”我说。

9月21日，星期二，准确时间下午3:05

我在厨房的餐桌边吃着九颗葡萄作为下午茶。

“金妮，我们得说一说学校的电脑。”永远妈妈说，“我们知道格洛丽亚的facebook页面以及她的博客。她非常迅速地删除了你给她的留言，但是我们知道你们两个人一直在联系。”

我把第一颗葡萄放进嘴里，等着她继续说。

“警方不能让她关闭页面，但是我们一直在关注她发的帖子。警方也是如此。所以你不能再那样和她联络。”

我不知道她是否看到我的留言。我不知道格洛丽亚是否有机会把上一条阅后即删。我不知道永远妈妈是否知道我让格洛丽亚在丰收音乐会那天过来。

“金妮？”

“什么？”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是的。”

“那么，你怎么想？”

我用力思考并且闭着嘴巴。我想好好的并且告诉她，但是我不能。

“你觉得苹果汁农场怎么样？”她说，“你觉得留在一个安全的有很

多好吃的地方怎么样？知道没有人会打你感觉怎么样？成为大姐姐并且连续两年上同一所学校怎么样？一直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怎么样？”

她没有喊叫，但是声音越来越大。另外她一下问了五个问题。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又吃了两颗葡萄然后等她接着说。

接着她大叫起来。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金妮？你到底为什么一直要让格洛丽亚回来？她差点儿打死你！你的胳膊骨折还食不果腹！你差点儿死掉！我两周之后就要生宝宝了——我们不允许让新生宝宝在这间房子里遭遇这种疯狂的行为！金妮，你明白吗？这一切必须要了结！我们不能——”

她停下来。我紧闭双眼以防不测。然后我听到她走出厨房。我听到浴室的门关上。她号啕大哭。

这意味着我不会被打。

我深吸一口气把葡萄吃完，最后六颗葡萄。

9月22日，星期三，准确时间下午4:08

“是这样的，”帕特莉斯说，“一旦永远女孩被收养，这种关系就会永远持续，除非她给新的永远家庭带来危险。你明白吗？”

“是的。”我说。

“在过去的两周内你殴打了一个塑料电子娃娃，还两次策划让格洛丽亚试图绑架你。你想用椅子打破窗户，你还咬了一位老师。这种环境听起来有利于婴儿妹妹成长吗？”

“不。”我说。

“你知道如果你不停止的话会面临什么吗？”

“如果我不停止什么？”我说。

“如果你不停止联系格洛丽亚的话。”

“不知道。”我说。

“那么我告诉你。”帕特莉斯说，“你可能会让你自己被放弃收养。金妮，你父母很爱你，但是他们不允许你把蓝房子搞得让温迪宝贝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如果还不停止让格洛丽亚来看你的行为，你将必须离开蓝房子。永远。”

“那意味着我要去另一个收养家庭吗？”

“事实上，这意味着你可能最终要去不良少女管教机构。”

我用力思考。如果我去其他地方，格洛丽亚就不知道我在哪里。格洛丽亚就无法再次找到我。我猜她不知道不良少女管教机构的地址。我花费了四年时间才找到一台电脑告诉她蓝房子的地址。

这意味着我必须好好表现。我必须安分守己。我不能再次逃跑或者联系格洛丽亚。我需要等待丰收音乐会的到来。

“金妮，现在不是沉默的时候。我刚刚对你说的话你有什么想法？”

我看着帕特莉斯。“我想留在蓝房子。”我说。

帕特莉斯笑了。“这是很长时间以来我听到你说出的最好的事情。现在，让我们谈一谈你留下来必须要做什么。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你要保持一周见我三次，这样我们就能好好沟通。”

10月18日，星期一，准确时间5:29

现在是丰收音乐会当晚，但还不到深夜。太阳马上落山，但现在还是白天。

我在蓝房子和学校表现得游刃有余，没有让自己被放弃收养。尽管脑海中的想法一直把我拉进黑暗。我总是把手藏在大腿之间抠弄手指不让别人看到。我没有去接触电脑，也不让拉里帮我上网。我每周三次都会对帕特莉斯说我想成为一名好姐姐。这是实话。如果今晚丰收音乐会我没有被绑架，我就会在温迪宝贝出生后好好照顾她。

我在背包里装好我的长笛、被子和半加仑牛奶。我已经作好充分准备，一找到我的娃娃就好好照顾她。

韦克夫人带我去往练习室做准备并且和乐队其他成员排练。表演者必须在五点半之前到达练习室。音乐会七点开始。

我们穿过学校大厅，经过通往前面校车转盘和停车场的三扇玻璃门。我望着门外。外面光线太强，我什么也看不清。阳光恰好照射在我的脸上。我很想知道绿色汽车什么时间到。我眯起眼睛。

走过大厅之后，我们经过办公室。迎面走来几个合唱队的孩子。他们身穿白色衬衫黑色裤子，手里拿着水瓶和黑色文件夹。走在合唱队孩子们后面的是一位穿着蓝色大衣的男人。我觉得他是别人的爸爸。然后还有一位毛衣外面套着红色马甲的女士。她应该是别人的妈妈。

我转过头。有两位女士在我们身后边走边说。在她们身后我看到另一位女士。她头上紧紧地梳着马尾辫，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大夹克，敞

开拉链的夹克里面穿着一件紫色和棕色相间的法兰绒衬衫。她并不胖，但是不如格洛丽亚那么瘦。她停在大厅的第一扇门前，然后微笑着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她是C克丽丝特尔。

我不知道C克丽丝特尔为什么会在这里。本应该是格洛丽亚。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C克丽丝特尔来到这里而不是格洛丽亚这样太好了，因为格洛丽亚容易冲动而且不可信任。另外她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这发生过两次。我的永远妈妈说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在通过电脑联系她。

“金妮？”韦克夫人说。

“怎么了？”我说。

“走路的时候看前面，”韦克夫人说，“练习室走这边。”

我又回头看了一次。现在那两个女士已经不见了。C克丽丝特尔仍然站在大厅第一扇门前。我转过头继续向前走但是我听到她的脚步声。她正在跟着我们。

我们经过体育馆。那里面有卫生间，于是我停下来。“我要去卫生间。”我说。

韦克夫人朝门口看了看。里面除了一束光之外漆黑一片。韦克夫人又向里面看了一眼。“女生更衣室好像开着门，”她说，“你进去吧，但是要赶快出来。我就在这里等着你。”

我走进去之前回头看了一眼。C克丽丝特尔站在最近的一扇大厅玻璃门前。她笑了，指指我，又指指门。我看到她拿出一支烟走出门外。

我走进体育馆。女生更衣室入口就在里面。我走进去，经过所有的

储物柜和长凳，然后从体育馆的另一边走出去。我看到门上的出口标志。这里通向运动场。我推开大门。

我奔跑起来。

我跑着穿过学校后面。天色还没有黑，但是让人看不清楚。我飞奔过门卫的汽车和垃圾站。我跑过餐厅的后门，经过装卸区。然后我到达学校一角的教师停车区。我放慢脚步四处观望。这里也没有人。我匆忙穿过空旷的停车场来到学校前面。我看着通往大厅长长的人行道。我又朝停车场看了看，没有看见C克丽丝特尔。

我仔细地看着两个方向，然后横穿过校车转盘。我站在两辆空车之间四处观望。我沿着一排一排的汽车走下去，东张西望，直到看见一辆灰色汽车旁边的一个黑影。那是一个人。那个人嘴角有一颗红点。

“嗨，金妮。”她说，“准备去小小地旅行一下吗？”

我点点头，然后露出微笑。因为C克丽丝特尔是那个要把我带走的人，她是会说实话的人。她帮我打开车门，我上了车。

10月18日，星期一，准确时间晚5:43

C克丽丝特尔迅速坐上驾驶位，发动汽车。她的鼻翼一侧有一个之前没有的金属珠子。棱角尖锐的紫色眼镜也是新的。

我露齿而笑，肩膀耸起，碰到了耳垂。

“哇，多好的微笑！”她突然说，“我很想抱抱你，孩子，但是我们需要尽快离开这里。好吗？”轮胎发出轻声尖叫，她把车开出停车场。C克丽丝特尔龇牙咧嘴，就是当你听到巨大的声音或者要打人时的表情。她看了看后视镜，然后回头看路。

“你找到我的娃娃了吗？”我问，“格洛丽亚说她找到了，但是……”

C克丽丝特尔瞥了一眼后视镜。我从镜子里看到她的眼睛。

“我预感到你会这么问。你一点儿都没变。”她说，“是的，我们找到了你的娃娃。事实上，是我找到的。格洛丽亚从警察局给我打电话，所以我立刻翻遍了公寓。她不知道你把娃娃放在哪里，但是我从种种迹象中发现了行李箱。”

“她还活……？”我开口，却说不下去，“她现在还活……”

她看着我。“她现在还*活着*吗？”她说，“你是想说这个吗？废话，她当然还活着！你在想什么，以为你杀死了你的小妹妹？”

我想要回答她的问题。我想说*是的，谢谢你，谢谢你终于告诉了我*，但是我的喉咙很痛，我的嘴巴无法动弹，但是接着它却自己张开，我的胸膛快速地起伏。我没有发出声音，但是滚烫滚烫的泪水滑过脸颊落在裤子

上。我哭啊哭，浑身颤抖，C克丽丝特尔看了看我，接着回头看着路，然后说了几句话，又回过头看着我，但是我什么也听不到。

然后我停下来，喘息着。我好多了。

“……好吗？”我听到C克丽丝特尔说。

我不知道她问了什么，但不管是什么我都点头答应。

C克丽丝特尔发出一声喘息。“金妮，我真是无法相信。时间已经过去五年。该死的五年啊。我知道你妈妈是个极品，你要远离她，但是想到你的经历就让人难受，不知道妹妹的状况。但是现在我们得离开这里，好吗？你让我先开车。我猜在别人报警之前我们至多有十分钟时间。我得抄小路。我们不能走大路，因为警察会拉起警戒线。”

“警戒线是什么？”

“它是一种路障，就是警察把车横在公路上，谁都不能开过去。他们会到处找你。他们会启动安珀警报以及其他种种措施。”

“我的娃娃和格洛丽亚在一起吗？”

“是的，她和你的妈妈在一起。”

C克丽丝特尔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做了个笑脸。她的肩膀耸起碰到耳朵接着又落下去。然后她回头看路。“当我找到她的时候，她的状况很糟糕。我觉得你的担心是对的。我当时非常害怕，因为她在那里待了那么久。至少一个小时，这毫无疑问。开始我以为她……睡着了，但是她已经不省人事。我给她进行人工呼吸之后，她清醒过来。”

然后C克丽丝特尔沉默了。

“她从哪里过来？”我说。

“从——该死，我不知道。她很好，好吗？她真的很好。但是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么做，事情的结果也许会不一样。”

“她很好。”我说，以此让自己记住。

“是的。长话短说，我把她带回家，帮她收拾干净，喂她吃饭。她骨瘦如柴，但比你情况好一些。你还记得那时法官如何描述你的容貌吗，在判决书里？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事实上，你那时很小，应该没有看。他说你看上去就好像刚从集中营放出来，你皮包骨头，遍体鳞伤。时至今日我依然感到难过。格洛丽亚照顾你们两个人的第一年我不了解情况。但是法官说的那番话——他完全没错。”

C克丽丝特尔语速很快。我点头赞同，尽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管怎样，她营养不良。给她看病的医生说她可以支撑这么久让人很意外。你让她活了下来，金妮。你救了你妹妹一命。”

“因为我把她放进了行李箱？”我说。

“不是！天啊，不是！因为你喂她吃饭，保护她免受你们母亲的伤害。我爱我的姐姐，但是我知道她不是一个好妈妈。她太他妈的冲动了！我是说，她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尤其上完养育班之后，但是她仍然没法好好控制自己。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没法好好控制自己的含义，所以我问：“我的娃娃和格洛丽亚在一起安全吗？”

C克丽丝特尔笑起来。“很安全。一天不和她们俩相处一会儿我都不愿意。格洛丽亚有点儿依赖我帮她分析思考。我把她送去戒毒，让她去上那些课程。另外，我让她搬过来和我一起住，直到她能够重新自立。”

“她有没有给她提供充足的食物？”

克丽丝特尔发出一声喘息。“是的，她给她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她有没有记得给她洗澡？”

“洗……”

“她有没有记得换尿布？”我问，然后停下来开始抠弄手指。但是我非常焦虑，滔滔不绝，“她知道她呕吐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吗？她有没有给她的手戴上护套防止她抓伤脸？”

“金妮，你到底认为你的娃娃几岁了？”

“大约一岁，”我说，“她的生日是11月16日。”

“哇喔，”C克丽丝特尔说。接着，她又发出一声“哇喔”。“你是认真的吗？当然你是认真的。如果你的生活就是谎言，那么你就无法打破谎言。但是，姑娘，我们有许多话要说，但不是现在。我认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我需要边开车边想一想。我忘记了你大脑的思维方式。”

“大脑在脑袋里。”我说。

“我的妈呀。”C克丽丝特尔说。

10月19日，星期二，准确时间早5:27

我坐直身体，环顾四周。我独自一人在车里。太阳还没有升起，但是我看到窗外的大树上挂满黄叶。C克丽丝特尔不见了。

我打开车门走下去。外面正在刮风，虽然我穿着夹克，但依然感觉很冷。汽车后面有一幢小白房子，上面的烟囱冒着白烟。我听到房子里有音乐声。我把肩上的背包向上拉了拉，朝房子走去。

C克丽丝特尔在房子里。我走上前门廊的台阶，看到她从门口走过。我走到纱门前站在那里等待。

C克丽丝特尔又经过门口。她看到我，然后用手捂住胸口。“金妮！”她说，“我都没看到你。你站在这里多久了？”

“从5:28起。”我说。我的手表显示现在是五点三十分。

“那进来吧，好吗？”她说，“我们不能让你一直站在外面。我们现在距离大路很远，但还是会有人来到这条路的。我们到达这里时你正在熟睡，我不想叫醒你。你曾经有点儿起床气。你不想被人碰。不知道你有没有改变。”

我揉了揉胳膊，推开门走了进去。我闻到房间里培根和烤面包片的味道，还有一股柴火灶的烟味。我饿了。

C克丽丝特尔现在在厨房。我跟着她。她穿一件棕色和橙色相间的衬衫，上面有三条白色的波浪线。她把一盘食物放在桌上。“我准备等你睡醒之后给你做些吃的，但是你提前醒了。”她说着，指了指食物。

我坐下来，拿起一把叉子开始吃。

“我们需要谈谈。”她说，“到处都已经是关于你的新闻。就像我之前所说，安珀警报已经启动。我还没有联络上格洛丽亚。这样很不安全。警察可以看到你发布在网上的任何信息，他们也可以查到通话记录。所以我们要消失一段时间。几周之后我们就可以抵达加拿大。”

“我的娃娃在加拿大吗？”我说。

“娃娃，”C克丽丝特尔说，“你为什么不叫她的名字？”

“因为你说过，*无论如何，她永远都是我的小娃娃。*”我说，“她在加拿大吗？”

“你真的还记得我说过的话，是吗？”她说。

“是的。”我说。

“很好。但是你的问题的答案是，没有，还没有。等安顿下来之后，我会想办法给格洛丽亚传个信儿，让她们过来见我们。我们俩出生在那里，你知道的。我们有双重国籍。你也是。我还有你的护照——这是格洛丽亚终于带你到缅因州之后我从她那拿来的。但是你的娃娃出生在我的公寓。格洛丽亚不想去医院，因为她害怕他们会夺走她。那时候，警察对她了如指掌。我是说格洛丽亚。”

我不记得娃娃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我知道她的生日，但是不记得那一天的事情。“我的娃娃出生在你的公寓时我在哪里？”我问。

“你当时在家里，正在等待着。”她从吧台端起一杯咖啡，喝了一口，“你妈妈从来不是个好妈妈，但是她爱你，疯狂地爱着你。我是说，如疯，如痴，如狂。你明白的，对吗？”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明白，所以我确保嘴巴紧闭，然后点点头。

“她找了你好几年。通过网络，通过电话，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她更多的是关心怎么把你接回来，而不是自己的安危。当你在facebook上联系她时，她跳上车就去找你，然后她去了你的学校。我试图阻止她，但是她却不听劝。这种事情需要慢慢来，但是格洛丽亚不是那样的性格。终于我和她坐下来谈了谈——这是在警察威胁要把她关在监狱一晚之后——对她说：‘听着，如果你继续这样做，最终就会坐牢。然后你再也无法见到任何一个女儿。’那个时候她告诉了我前往加拿大的计划。”

她放下咖啡。“你现在几岁了？”她问。

“十四岁。”我说。

“你的娃娃还是一岁？”

我点头。

“你长大五岁，而你的娃娃根本没长大。你很擅长数学，是吗？就是数字根本不往上加的数学。”

“因为*她永远是我的小娃娃*，这是你说的。”我说。然后，我继续说道：“格洛丽亚想让我们什么时间去加拿大？”

C克丽丝特尔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我现在正在执行计划的第一步。至于格洛丽亚，她甚至都不知道我正在做这件事。如果她知道了，一定会参与进来，最终会被抓进监狱。但是加拿大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地方。我们有许多家人在那里。而且在魁北克销声匿迹非常容易。但是，格洛丽亚不会想到能见到我们。她认为现在我正在自己家里。”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我说。

“等事情平息下来之后。也许我们现在可以跑到边境上，但是格洛丽亚会被监视调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希望我们出境的那一天和你失踪的时间距离太近。”

“那么谁照顾我的娃娃？”我说。

“什么意思？”

“你不能每天和他们俩相处几个小时，而且格洛丽亚没法好好控制自己。”

C克丽丝特尔又发出一声喘息。“我姐姐自己能应付一段时间。我觉得她们没有问题。如此备受关注的情况下，格洛丽亚的行为不会太出格。除了因为毒品和男人而精神恍惚，此外她做事会把握分寸。嗯，很有分寸。我很抱歉，但是我得走了。我必须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去工作。哈！但是从这里开车出发车程遥远。十年前我买下这个地方。这算是远离家乡的另一个家。冰箱里有吃的——你知道怎么做饭，对吗？”

她问是否可以拥抱我一下，我说可以。她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离开了。

10月19日，星期二，准确时间早6:23

我站在原地等待着，直到听见C克丽丝特尔开车离开。然后我开始听到曾经独自一人在公寓里经常听到的空洞的声响。我几乎听到我的娃娃在我肩膀轻轻地、轻轻地呼吸。但是接着我听到外面风吹树叶的声音，然后我再次把手指伸直。

我走到前门廊，脚趾踩在门口边缘的一条裂缝上。门外见不到邻居，也没有街道，看不到任何建筑物。我只看到白色树干和黄黄的叶子。

我转身回到房子里，走进厨房。我站在冰箱前，想起不要打开冰箱的规矩。我的永远父母制定这条规矩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对食物有障碍。但是他们现在不在这里。而我现在不在蓝房子里。我在C克丽丝特尔的小白房子里。

我双手颤抖，打开冰箱。

在冰箱里，我看到一盒十二个装的鸡蛋、一盒九个装的鸡蛋、一些番茄酱、二十二片一袋的面包、七颗洋葱、一块八盎司的一级品质巴氏杀菌切达干酪，还有装在一个盒子里的四条黄油，两个未开封的半加仑牛奶。我还看到其他东西，但是我拿起干酪，还有番茄酱，因为番茄酱方便速食。

我开始吃东西。

干酪吃完之后，我拿出牛奶，因为我想喝点儿东西。有一盒半加仑牛奶是C克里斯特尔的，另外一盒是我从蓝房子里带过来的。我不记得

自己把它拿出来了，一定是C克里斯特尔拿的。我想知道永远父母是否因为我拿了牛奶而生气。我想知道永远妈妈是否需要给我未出生的永远妹妹喂奶，就是温迪宝贝。上周她说他们随时准备去医院。

随时。

我很高兴C克丽丝特尔在行李箱里找到了我的娃娃。我很高兴她能照顾她并且每天过去看望，但是格洛丽亚自己照顾她让我很担忧。我知道她不会给她喂饭洗澡。我知道她有时会让陌生男人留宿。另外还有唐纳德这个人。我相信C克丽丝特尔所说的每句话。我信任她，百分之百信任，但是有些事情她不知道，因为她没有一直住在那边。那些埋藏在我大脑深处，并且永远永远不会提起的事情。

这意味着我需要立刻找到格洛丽亚的公寓。我不能等了。

10月19日，星期二，准确时间早7:02

我走进客厅。我需要找到一台电脑，这样就可以找到格洛丽亚的地址，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她在哪里，我应该怎么去那里。

我看了看柴火灶，里面燃着火。我看了看沙发和椅子。这里没有电视。我到处寻找电脑，但是一无所获。我沿着过道走进去，找到了卫生间。我小便了一下。我在卧室梳妆台上发现C克丽丝特尔的东西。然后我发现另一间卧室里面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盏台灯，抽屉里空无一物。床上铺着床单，放着一条羊毛毯和一个枕头。

我看遍了所有壁橱和贮藏柜。房子里没有电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在哪个城市，也不知道格洛丽亚身在何方。我不知道她的地址。

所以，我要去找一个图书馆。

图书馆是可以上网查找信息的地方，或者是给格洛丽亚发送信息的地方。我猜格洛丽亚也许不能在Manicoon.com网站上给我发消息，因为警察正在监视，但是她也许会把地址留在网页上。我记得网页上有一个按钮写着“联系我”。

我从冰箱里拿出从蓝房子带来的半加仑牛奶为我的娃娃准备好。她很喜欢牛奶。所有婴儿都需要牛奶。我把半加仑牛奶装进背包，和我的长笛还有被子放在一起。然后我拉上夹克的拉链，又去了趟卫生间，背上背包，走出房门。

车道沿着树林而下。高高的草长满车道一侧，摩擦着我的裤子。风在我周围呼呼作响，空气寒冷。车道尽头通向一条公路，左右都可通

行。道路两侧都是树林，没有其他车辆和建筑物。

我站在那里，思考起来。一辆车经过，那是一辆从右向左开的红色汽车。我不知道它要进城还是出城。我猜如果我在车上的话，我会坐车去学校。学校就在城里。我开始走这条路。

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男人向我走来。

我开始抠弄手指。

男人沿着山坡走下来。他全身穿着绿色和棕色相间的衣服，上面布满十字线条。他脚穿棕色大靴子，头戴一顶帽子。他肩膀上扛着东西。那是一把枪。

我想逃跑躲起来。我不喜欢男人，尤其是警察，以及这个像警察的男人，虽然我认为他不是警察，因为他没有穿着制服。他的穿着是猎人的装扮。棕色和绿色的线条表明他善于隐藏和潜行。

“早上好。”这个男人走近之后用欢快的声音说。

他恰好停在我面前。我很高兴他什么也没有问，只是说：“你是要去搭车吗？校车两三分钟之前经过。”

我想说，讨厌！但是却说：“不是。”

他看着我：“那么，有人来接你？”

我摇了摇头。也许我不再用我的嘴巴回答问题，他就会停止用他的嘴巴发问。

“那么，上学的日子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

我不能告诉他我要去哪里。如果告诉他，我就会被抓住。

“我在散步。”我说。因为这是实话。我正在走路。

“散步？你要步行去上学？”

“不是。”我说。

“那你就只是在走路。”他说。

“我只是在走路，”我说。

“好吧。”他说。然后他又说：“你不会恰巧在夹克里穿着迈克尔·杰克逊款的衬衫，对吗？”他的手指伸向我。

我向后躲闪。

当我回头看他时，他正伸出双手，好像让我安静。“对不起，”他说，“我只是在收音机里听说他们在寻找一个女孩，她身穿迈克尔·杰克逊款的衬衫，背着长笛，年龄和你相仿。那，走路时小心麋鹿，好吗？我今天早上来猎鹿，但是麋鹿还在穿越公路。它们依然在丛林外出没。公麋鹿这个时节很疯狂。知道了吗？”

“知道了。”我说。然后我非常非常谨慎地绕开他，以防他再次想碰我。我继续走着，但是我没有听到他走开。我知道他还在看着我。

我开始数数。

数到五，我听到公路上响起脚步声，于是立刻回头看了一眼。他在倒着走，还依然看着我。我盯着他。他挥了挥手，转过身，然后开始正常走路。

但是现在我很焦虑，因为这个男人可能会报警。我停住脚步，数到二十，然后完全转过身。男人不见了。我沿着车道往回走。我想，如果现在去市区找图书馆，我就会被抓住。我明天再试试。

接着，我感到害怕，因为现在别人会发现我。也许会有另一辆车经过，或者我会在路上遇到其他人。我走进树林，穿行在树木和很高的杂草间，一直走回到私家车道尽头的小白房子。

10月19日，星期二，准确时间晚7:09

外面一片漆黑。我看到光线向房子投射过来。车道上传来轮胎声，关车门的声音，然后有人走上台阶。

我迅速跑到客厅。

C克丽丝特尔推开门走进来。“嗨，金妮。”她说。她经过我身边走进厨房，把两个塑料袋放在台子上。“今天怎么样？工作一切正常。甚至都没有人提到安珀警报的事情，除了休息室里那个新承包商。”我听到她打开冰箱：“哇。”

我依然在客厅里，站在纱门旁。

“金妮，鸡蛋还在，但是剩下的食物去哪了？”

我说：“我吃了。”

“你吃了？”

我点头。

C克丽丝特尔走进客厅。“金妮，你真的把冰箱里所有的食物都吃了？除了鸡蛋？”

我又点了点头，虽然面包和牛奶被我藏在橱柜里。她走到垃圾桶旁边往里看了看，捡起空番茄酱瓶和包过黄油的纸片，还有空的干酪包装纸。“你真的把所有东西都吃了？”

“是的。”

“你做饭了？”

“没有。”

她又翻了翻垃圾。她挑出布朗尼的空盒子。“这个，也吃光了？”

我点头。这个和牛奶很搭。

“没烤就吃了？你有没有觉得恶心？我是说，你吐了吗？”

但是这是连续三个问题。

C克丽丝特尔发出一声喘息。“我不知道应该让你吃泻药还是担心你拉肚子。听着，明天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我会写下来。你不可以把冰箱里的东西都吃掉，否则你的肚子会不舒服。你会便秘的。明白吗？”我不知道便秘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不明白。”

“只能吃我列在清单上的食物，好吗？”

“我喜欢清单。”我说。

“很好。那不如你帮我把这些新买的食品杂货收起来，我去换衣服。然后我们一起做晚饭。我教你怎么做炒鸡蛋。”

她把布朗尼盒子扔回垃圾桶。

“等一下。”我说。

她看着我。

“格洛丽亚和我的娃娃在哪个城市？”我问。

“她们还在哈灵顿福尔斯。现在去把那些杂货收起来。我需要换掉这身衣服。”

10月20日，星期三，准确时间晚6:50

我踮起脚尖，站在门口的裂缝上，想着如何离开小白房子而不被淋湿。因为雨下了一天，而我的雨衣落在蓝房子里。我不想被淋湿。我想一直保持干爽，除非在洗澡、淋浴或者游泳的时候。没有雨衣让我非常非常焦虑。我陷入困境。

C克丽丝特尔也没有雨衣。我已经找过了。

七点整，雨还在下，因此我去洗澡，因为C克丽丝特尔说过，如果她还没回家，这就是从现在起我要做的事情。当我关掉水走出浴缸，发现腿上有又黑又硬的东西。我擦不掉，也看不清，因为我没有戴着眼镜。然后我戴上眼镜，但是眼镜上蒙着水雾，视线不清。我听见门外的声音。我猜是C克丽丝特尔，所以我走出卫生间来到厨房，看到她在摆放餐具。“我腿上有东西。”我说。

她说：“金妮，拿条毛巾！”

我走回卫生间，拿了一条毛巾裹在身上。然后我走出来，又说，“我腿上有东西。”

“让我看看。”她说。她站起来看了看，然后说：“我需要镊子。跟我来浴室，好吗？”

我们走进浴室。她从药柜里找到镊子，取出我腿上的硬物。她动手的时候，我感觉很疼，所以我说：“哎哟！”然后她给我看了看。她说那是壁虱。

壁虱是一种黑色小虫。我知道，因为它有腿。

“好吧，”她说，“让我检查一下你身上还有没有。附近有很多壁虱。”

她拿掉毛巾，看看我的双腿、双臂和后背。她检查了我的肚子和身体两侧。她又发现三只壁虱，然后把它们都消灭掉。一只在我后背腰带的位置上。一只在膝盖附近。一只在我的脚踝处。

我问：“它们为什么贴在我身上？”

她说：“它们不是贴着。它们在咬你。壁虱会咬进人类的皮肤。”

“它们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吸血。”

然后我感觉非常非常害怕。

我问：“就像吸血鬼一样？”

她说：“是的，类似。”

我脑海中的画面开始迅速闪动。我想起格洛丽亚曾经在电视上看的吸血鬼电影。人被吸血鬼咬过之后就变成吸血鬼。于是我问：“我会变成一只壁虱吗？”

“当然不会。”她说，“但是你究竟怎么会被壁虱叮咬？金妮，你出去过吗？”

这是一连两个问题，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金妮，我问你是不是出去过。”

“天在下雨。”我说。

“是的，我知道在下雨，我知道你不喜欢被淋湿，除非洗澡的时候。但是这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出去过吗？”

“是的。”

“你去哪里了？”

“车道外面。”

“今天？”

“不是。”

“什么时候？”

“昨天。”

“金妮，你不能那样做。如果有人看到你，你就会被抓走，那么你就不能和我去加拿大了。你就看不到你的娃娃了。”

于是我说：“但是我要确保她的安全。格洛丽亚不能照顾她。”

“我的天啊！能，她能照顾！只是一小段时间！你的娃娃甚至都不……”

然后她停住了。“听着。我不是心理学家。我不知道哪些你能应付哪些不能。但是有些事情你只是还不明白，而我真的不敢去解释。我不想让你发脾气或者怎样。所以请你，请你相信我，现在你的娃娃和格洛丽亚在一起很安全。也许不是永远，但是现在很好。就待在这里，好吗？只待几周时间！”

10月21日，星期四，准确时间早6:22

雨停了。

在被收养之前，我曾三次从不同的永远家庭逃跑，但是警察总是找到我，然后把我送回去。还在九岁的时候，我从卡拉和迈克家逃跑，然后十一岁的时候，从萨曼莎和比尔家逃跑。但是这次情况不同，我不是要从C克丽丝特尔家逃跑。她绑架了我，所以她不能报警，就算她想那么做也不行。如果那样她就会自找麻烦。

我知道这是句俗话，但有时我的确是个聪明人。

C克丽丝特尔五分钟前去上班了。我穿着夹克，站在门前的裂缝上。我已经把未开封的牛奶和面包连同长笛和棉被一起装在背包里。我走出门。阳光明媚，但是树木和草地依然因为雨水而潮湿。天气很冷。

现在我知道格洛丽亚和我的娃娃在哈灵顿福尔斯。虽然我不知道那是哪里，但我可以找到它。等我找到人行道，就可以去图书馆，或者找一位女士问路。

在车道尽头，我看着通向两个方向的路。我观察了一下有没有猎人。我观察了一下有没有警察。我只看到空旷的公路，没有汽车，没有人，也没有这个时节狂躁的麋鹿。

我转向左边，开始步行。我猜如果我去城里，没有人会找我，因为自从碰到那个带着枪、有时忘记怎么走路的男人以来，已经过去两天了。路边的沙子被甩到我腿的后侧，掉进鞋里，但是我得忍着，因为我距离哈灵顿福尔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我知道如果走进树林，我

会沾上壁虱，被它吸血。

我听到身后有声音，是引擎声。我转过身，看到一辆灰色汽车驶来。我看到车窗里是C克丽丝特尔。

她开到我身边停下来。车玻璃被摇下来。我继续走，因为不想说话。车在我前面停下来。“金妮，停！”C克丽丝特尔大喊。她下了车。

于是我停下来听她要说什么。

“你到底要去哪里？”

“我要去哈灵顿福尔斯。”我说。

“我们已经谈过了。你必须回到房子里。如果你不回去就会被抓起来。”

“我不会被抓的。”我说。

“金妮，你真是会惹麻烦。你根本不会照顾自己，现在就是证明。你需要时时刻刻的照顾。但是，亲爱的，我需要去工作！我必须得去工作，否则别人会开始怀疑我究竟在哪里。”

我看着手指。

“现在你想徒步穿越整个国家，可你连路都不认识。你不知道如何和别人打交道。当需要和人交流，你就显得很不自然。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什么也没说。

“金妮，上车。”

“不。”

“就算你找到路千里迢迢赶到哈灵顿福尔斯，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这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你知道步行需要多久吗？即使你安全抵达，警察也会找到你。他们每天都跟格洛丽亚谈话。你还不明白吗？他们正在拼命地寻找你！如果你到了那里，他们就会把你带回蓝房子。而我就会他妈的蹲监狱！在别人看到我们之前立刻给我上车！”

我听到一个声音，是另一辆车。我抬起头，看到一辆黑色的汽车正在从我认为的市区方向行驶而来。汽车疾驰而过，没有停车。

“看到了吗？”C克丽丝特尔说，“这样不安全，金妮。我们必须立刻回家，否则整件事情就会功亏一篑。我在家陪你，好吗？我打电话给公司请病假。金妮，求你了！”

我确保闭着嘴巴，然后想了想。确实，如果我到达哈灵顿福尔斯找到格洛丽亚的公寓，警察就会找到我。我之前没有考虑过。另外他们已经知道我在水池下面的藏身处。他们会找到我，再把我带走。C克丽丝特尔说得对。

但是我的娃娃还和格洛丽亚单独在一起。

于是我说：“但是我的娃娃不安全。”

“不，她很安全。我发誓她安全。她比之前安全得多得多。我只是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会情绪激动！记得你问过是否有圣诞老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格洛丽亚一直说有，然后我告诉了你真相。记得你做了什么吗？”

我记得很清楚。我对格洛丽亚大发脾气，把她的毒品全部绑在缅因猫身上，然后把猫咪放出笼子。接着我把她所有的袜子冲进马桶。

我点点头。

“所以你得相信我，”C克丽丝特尔说，“因为我保证，金妮——我保证直到我们抵达加拿大，你的娃娃都会安然无恙。我只是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你还没有准备好倾听原因。”

当格洛丽亚说*我保证*的时候，她常常在说谎，但是C克丽丝特尔不一样。我知道她真的在尽力帮助我。而且我知道我可以信任她。

“金妮，求你了！你要相信我，她很安全！”

我绕车走了一圈然后上了车。

“谢谢你，”我关上车门的时候C克丽丝特尔说。她的双手在颤抖，她的脸颊湿润。“天啊，谢谢你。谢谢你！”接着她掉头行驶，沿着车道开回去。

10月21日，星期四，准确时间上午11:33

“金妮，你把全部牛奶都用了？”C克丽丝特尔问。

我在客厅听到冰箱关上的声音。牛奶还在我的背包里。当我们回到小白房子的时候，我忘记把牛奶拿出来。

C克丽丝特尔走进客厅。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炉火。“听着，”她说，“我不想把你自己留在这儿。该死。我是说，我真的不想把你自己留在这儿，但是我们需要用牛奶做面糊。而且我知道你早上喜欢喝牛奶。因此我得去趟商店，就在路边。如果你饿了，自己吃点零食。少吃一点，好吗？不要再把干酪和番茄酱全部吃掉。”

我点头答应。

“我只出去二十分钟。”她说，“金妮，留在房间里，好吗？发生任何事都不要出去。记住我之前说过的话——你的娃娃安然无恙，如果你要回到哈灵顿福尔斯，警察就会找到你。”

她看着我。我一直盯着柴火炉，因为她没有提问题。

“金妮，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我点点头。

“我真的希望你更……爱说话一些。”她说。

她离开之后我站起来。我要吃点零食。

10月21日，星期四，准确时间上午11:40

C克丽丝特尔说过，炒鸡蛋的时候，把鸡蛋打进碗里，然后搅拌倒进平底锅烹饪五分钟。她教过我如何打鸡蛋。这个环节已经完成。我连蛋壳都挑了出来。于是我开始搅拌。

我把鸡蛋倒进平底锅。我的手表显示11:42。我把洗碗布从肩膀上取下来，C克丽丝特尔做饭时就把洗碗布放在肩膀上。我把它放在炉灶旁边，然后打开炉子。

我走进客厅，坐下来等待。

11:44，我闻到烟味。

我走回厨房。洗碗布着火了。

在学校我们学会发生火灾要打911，身上起火要就地打滚，但是小白房子里没有电话，厨房真的很狭小。

火越来越大，噼啪作响。火焰爬到吧台的架子上。我想找人灭火，但是这里没有人。

接着烟雾报警器响起。警报声响亮而恐怖，我不喜欢很大的噪音，于是我用双手堵住耳朵向后退缩。噪音没有消失，整整七秒钟之后我睁开双眼，放下双臂，跑到水池边。

现在吧台上也着火了。我装满一杯水洒向火焰。火势变弱一些。到处都是黑烟。我又多洒了一些水，三杯水过后，火焰基本熄灭，但是现在洗碗布上有一个大黑洞。我拿起洗碗布时，它还冒着烟，味道很难

闻。洗碗布上还有余烬在燃烧，于是我把它扔进垃圾桶。我不想让C克丽丝特尔看到。而且不管怎样洗碗布已经被烧毁。我的炒鸡蛋里进了水，也被我扔掉。我把鸡蛋铲进垃圾桶，把平底锅放在吧台上。吧台上放洗碗布的地方留下一大块黑色痕迹。我在上面放了一碗苹果。

但是烟雾报警器还在响，厨房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不停咳嗽，于是跑到房子外面，站在车道上。我看着公路，开始数数。

当我数到537的时候，C克丽丝特尔回来了。她下车，看了看我，然后看了看小白房子。我也看了看。因为刚才我都没有看。滚滚黑烟从纱门冒出来。

C克丽丝特尔跑进去。

她出来时拿着垃圾桶。烟雾从里面涌出来。她把垃圾全部倒在地上。我看到火焰。她在火苗和垃圾上上蹦下跳。火熄灭了。

C克丽丝特尔的双手用力拍打车顶。“金妮！”她尖叫。她哭了。她号啕大哭，然后说：“警察在市区里见人就问，他们让每个人都看了你的照片。有人见过你，该死！你被发现了！现在我回到家却遇到这种状况！”

我没有说话。

“上车，”她说，“快上车！我去拿你的背包。我们必须离开！”

10月21日，星期四，准确时间下午2:48

我们开着车。

后座上堆满C克丽丝特尔的衣服。这些是我们离开小白房子的时候她扔上来的。我抱着背包放在腿上。我问我们要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说我们必须要搬家。

C克丽丝特尔开车的时候哭了三次。一次是在11:53，一次是在12:28，还有一次是在1:14。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我问她的时候，她说是因为她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还不能去加拿大，她说，我们也不能去她的另一处公寓。我们不能再住在小白房子里，因为警察会找到我们。

我们再次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这还是我们三天前离开学校走的那条高速路。我知道是因为我看到了路标。我们经过的路标上写着：格林斯伯勒33号出口距离一公里。因此我问："为什么我们走这条路？"

C克丽丝特尔说："因为我们必须朝来时的方向走。警方知道我们向西走，所以我们必须朝东走。这就意味着原路返回。你知道什么是原路返回，是吗？"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词从字面就可以理解，原路返回。于是我点点头。

"我们也得绕道而行。"她说。

"因为路障吗？"我问。

"是的，是因为路障。"她说，"我们必须要径直穿过城里。所以我

需要你趴下去，把自己蜷缩在玻璃窗以下，就现在。坐在车底盘上把自己蜷缩得越小越好，这样就没有人能看到你。我把夹克盖在你头上，那样我们经过警察身边时他们就看不到你。我需要你藏起来，金妮。”

“我很会躲藏。”我说。然后我坐在底盘上，C克丽丝特尔在我头上盖了一件大衣。我不再知道我们身处何方，但是没关系，因为我知道C克丽丝特尔会帮助我渡过难关。

我们转个弯，减速，又转个弯，然后行驶了一小会儿。漆黑一片，我看不到手表。接着我们再转了三次弯，向右，向左，向左。然后车停了。

我听到C克丽丝特尔的声音。“金妮，待在原地别动。我要下车一下。准备好。”

驾驶座车门打开又关上。七秒钟过去了。接着我这一侧的车门开了。“好了，金妮，下车！”C克丽丝特尔大声耳语，“我们换另一辆车！快点下车。低着头！”

我把大衣扔在身后，拽过背包，走下车。我埋头蹲伏着行走。在强烈的光线下我眨了眨眼睛。现在时间3:55，我感到害怕，害怕，很害怕。

“紧贴着车！别让任何人看到你！”C克丽丝特尔说。

于是我按要求行事。我团成一个紧紧的球紧贴着车。C克丽丝特尔关上我这侧的车门。她从我身边跑到车后。我瞥了一眼，看她去了哪里。

但是在我对面，人行道的另一侧，我看到一幢黄色大房子，这里我认识。

我一直抬着头。道路对面是个邮局，坎伯兰庄园。我们在格林斯伯勒中心，就在我学校旁边。沿着街道，我看见通向学校汽车总站的小路。

我听到咔嗒一声。这是车门锁上的声音。

C克丽丝特尔站在车的另外一侧。“金妮，我爱你。”她说，她的神情异样，“我尽力了。我发誓我尽力了，但是你太不像话，太麻烦了。现在直接回学校，告诉老师们你没事。但是，请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好吗？不要提起那幢房子，着火的事情，汽车的颜色，以及任何事情。你就说出去走走然后迷路了。过去三年你精通此道，对吧？”

我很困惑。“我怎么去加拿大？”

C克丽丝特尔发出一声喘息。“你不去加拿大了。无论如何不是今天。回学校去，金妮。回去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假装什么都不记得！”

但是假装如果用嘴说出来就和说谎一样。我想解释说我不能那样做，但是C克丽丝特尔上了车，发动引擎。车开走了。我想追上去，因为C克丽丝特尔是唯一一个可以帮我回到我的娃娃身边的人。其他车辆开过来，我知道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奔跑很不安全，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追赶上去。我必须这样做。我向前走了一步，然后听到一声鸣笛。

蓝色光线疾驰而来。他们的速度如此之快，让我觉得路面被划成两半。接着蓝色光线越来越多，一辆警车停靠在人行道边，挡在C克丽丝特尔车前。这声音比烟雾报警器还要大。我看到警察从警车上下来，人们脚步匆忙，更多警车和警察朝我跑过来。我转身逃跑，但是有人抓住我，于是我躲闪着，捂住脸，紧紧地，紧紧地，紧紧地蜷缩起身体。

10月23日，星期六，准确时间下午12:08

我新生的永远妹妹出生于十月十九日，就是丰收音乐会的第二天。昨天我看了她大约一分钟。新生的永远妹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小小的手，小小的脚丫。她通常就是睡觉和哭闹。永远妈妈抱着她的时候，我在客厅站着看着她整整13秒。然后她说：“欢迎回来，金妮。你可以向后退一点儿吗？”接着她说：“我们很高兴你出院回家。”

因为那里是我回到蓝房子之前去的地方。警察带我去医院，医生给我检查完之后，永远爸爸把我带回这里。医生都是女的。她们想检查我有没有受伤，因为她们知道C克丽丝特尔绑架了我。我不能假装这些没有发生。而且警察把C克丽丝特尔带走了。所以我猜测他们已经把一切调查清楚了。

我新生的永远妹妹名叫温迪宝贝。她很小，所以需要很多牛奶。牛奶在冰箱里，我知道牛奶来自奶牛。但是永远妈妈说她用母乳喂养。现在她就在楼上的卧室里喂奶。

我在客厅抠弄手指。永远爸爸在做午饭。他不明白。终于我走进厨房，抓住我的胸口向他示意。“这里没有牛奶。”我说。

他把一碗土豆放下，双手捂住额头。“不——是的——金妮，放松一点。”他说。

“我用毛巾给我的娃娃喂奶。每天如此。”

“毛巾？”

“用毛巾蘸牛奶，然后让宝宝吸。牛奶在冰箱的盒子里，不在这

里。”

他看着别处。“听起来格洛丽亚没有母乳喂养过你。”他说。他拿起土豆。“不过你记不得那些事情，你还太小。你想喝牛奶的时候真的用毛巾？公寓里没有杯子吗？”

但那是两个问题，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他继续说下去。“有的妈妈用胸部的母乳喂养宝宝，”他说，“有的妈妈用奶牛的牛奶喂养宝宝。事实上，这叫作*配方奶粉*。但这是个人选择问题。”

他不明白。“我刚出生的永远妹妹需要奶。”我说。

“没错。”他说。

“它需要喝很多真正的奶。”我说。

“说得也没错，”他说，“但是别用‘它’称呼你妹妹，好吗？记住，她现在喝的就是真正的奶，就在楼上和你妈妈在一起。”

“不，”我说，“那不是真正的奶。真正的奶在冰箱里。”

他打开冰箱，取出奶，然后倒了一杯，放在台子上。

“这个，”他说，“这个是真正的牛奶。真正*奶牛*的奶。”

“完全正确，”我说，因为“完全正确”这个词可以表达没错的含义。我拿起牛奶朝楼梯走去。

“金妮，你在做什么？”

“我把牛奶拿上楼去。”

“不用，”他说，“不用那么做。把牛奶放回台子。温迪宝贝喝母乳。”

我把那杯牛奶放下。

“我们再说一次，”他说，“你喝的奶来自奶牛，但是如果母亲决定母乳喂养，婴儿喝的奶来自母亲。明白吗？”

当人们说“明白吗？”的意思是“你懂了吗？”，但是永远爸爸根本不明白。“我知道人们喝的奶来自哪里。”我说。我拿起奶指着它，“这是人类的奶。你知道，*人*类的。”

“不管你想怎样读‘奶’这个词，但是它依然来自奶牛。”他说。

“那么为什么永远妈妈不给宝宝喂这个？为什么她不给它喂真正的奶？”

“她给它喂的*就是*真正的奶。”

我透过眼镜看着他，再次冲他摇晃胸部。“但是这里没有牛奶。”我说。我胸部已经发育大约一年，我知道牛奶不是来自这里。这里什么也没有。

“金妮，放轻松——看着——听我说，”他说，“我知道你经历了许多。如果这件事让你困惑我很抱歉，但是你必须相信我。温迪有很多真正的奶。你可以和帕特莉斯沟通这件事，我们午饭之后去见她。她同意今天的预约真是太好了——毕竟今天是周末。但是我敢肯定她也会跟你聊一聊星期四回学校那件事。你仍然认为自己状态没问题吗？”

他在转换话题，我必须把握重点。我不能分心。我的永远妹妹需要真正的人类所需的奶，但是她没有喝到，我知道格洛丽亚会忘记给我的娃娃喂奶，因为C克丽丝特尔在监狱，没人过去看望她们。一瞬间，我

在脑海中看到我的娃娃那小小的眼睛和脸庞。她总是在我抱起她的时候眨着眼睛。

我回过神来。那杯奶还放在我眼前的台子上。我的脑海中又闪现出我用毛巾或者自己的衬衫蘸上牛奶放进娃娃嘴里的画面。

“金妮？”

“什么？”我说。

“拜托，不要担心温迪。她什么都有。真的很抱歉现在宝宝的事是重中之重。你妈妈谨小慎微，一直待在楼上。她下楼之后如果你不在她身边徘徊，这样会让人感觉安心。就是……就是给她一些空间，好吗？你会明白的。我们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生活。下周四你回到学校，然后一切慢慢恢复正轨。每个人都安然无恙。你回到了家，宝宝很健康，你妈妈恢复良好。一切顺利。克丽丝特尔现在在监狱里，你的妹妹有许多奶水喝。”

“是C克丽丝特尔。”我说。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10月23日，星期六，准确时间下午2:08

“你已经回到蓝房子两天了，现在你有了一个小妹妹，”帕特莉斯说，“许多事情都变了。”

这不是提问，所以我没有说话。我只是坐在花朵椅子上，看着帕特莉斯。

“你的永远父母告诉我，你在家非常沉默。在你的脑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金妮，我想让你接通大脑的连线。我想知道你的感受。我想让你告诉我你回家的感受。现在，我知道克丽丝特尔没有伤害你，但是——”

“是C克丽丝特尔。”我说。

“好，C克丽丝特尔没有伤害你。医院的医生说你毫发无伤，但是我想知道C克丽丝特尔在她的住处是否对你说过什么，让你一直念念不忘。你还记得什么？能不能告诉我？”

“她说我的娃娃和格洛丽亚在一起几周没有问题，但是她愿意每天花几个小时陪着她们。但是现在C克丽丝特尔在监狱里。所以我得回公寓去。”

她写了几笔。“希望她不是为了迎合你才告诉你有关娃娃的事情。”她说，“记住，那个公寓里没有宝宝。警察已经搜索过。你告诉他们娃娃在行李箱之后，他们又再回去看了一遍。现在，对于C克丽丝特尔的事情你有什么感受？”

“生气。”我说。

“很好。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生气。你想念格洛丽亚的时候也可以愤怒。你知道当你失踪之后，你的永远父母非常想念你吗？”

“是的。”我说。因为他们告诉我了。

“大家都很想你，金妮。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州都是如此。所有人都在找你，为你祈祷，替你担心。他们想找到你，确保你的安全。”

问题就在这里。每个人都想保证我的安全，但是我的安全意味着娃娃的不安全。就像这样：

金妮（安全）=娃娃（一安全）

但是如果我逃跑到哈灵顿福尔斯，警察就会找到我。我需要制订一个新的秘密计划。

“你回来之后我们每天都见了面。”帕特莉斯说，“下个星期我们也会每天见面。你父母说你在家一直围着温迪宝贝转，你离她太近，让他们很担心。这让他们有些抓狂。他们说这样很吓人，尤其是你妈妈。他们说你一直想让宝宝吃喝不同的东西。他们还说你一直想偷偷溜进婴儿房。你能不能说说这件事？”

“他们不喂她。”我说。

帕特莉斯奇怪地看着我：“你为什么说他们不喂她？”

“因为他们不给她喝奶。”

“你的永远爸爸在电话里跟我提过，说这可能会让你很困扰。你知道你永远妈妈是母乳喂养温迪宝贝，对吗？”

我点点头。

“那么你为什么觉得她没有喂她？”

“因为奶不是来自胸部。”

“奶当然来自胸部。母乳喂养就是如此。没有人告诉过你母乳喂养是什么样吗？”

我摇头否定。

帕特莉斯笑了。“那么我要告诉你的这番话会让你非常高兴。不过在我解释之前，我想问问你是否记得最重要的规定。”

“温迪宝贝出生之后，不允许你碰她。”我说。

“没错。温迪宝贝已经出生了。她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你必须保证，绝对绝对不能自己喂宝宝。给你父母一点儿信任，好吗？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的永远妈妈把温迪宝贝喂养得很好。现在我们谈一谈她到底如何做的。”

10月25日，星期一，准确时间早6:44

我听不到门的另一侧传来任何动静。我把头和脸贴近门，很近很近。因为我在听。

我知道我新生的永远妹妹和永远妈妈在里面。我知道永远妈妈对她关怀备至，因为永远爸爸和帕特莉斯是这样告诉我的。但是，虽然我相信他们，我还是需要确认一下。我需要亲眼所见。

我闭上双眼，更加认真地听。现在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我的耳朵紧贴在门上，好像在聆听贝壳里的世界。

“金妮？”

我迅速回过神来。我的永远爸爸在说话，他就站在楼梯下面。

“下楼到这里来。就现在。如果你妈妈看到你——”

门紧贴着我的脸上打开了。

我向后一跳，差点撞上洗衣篮。我的永远妈妈站在门口。

“金妮，下楼。”她说。然后她对我的永远爸爸说：“没关系，我可以处理。”她又看着我。她的眼睛变成细细的缝，嘴巴抿成一条短短的线。“金妮，你不许再这样鬼鬼祟祟。不要再在我的门外转悠。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温迪很好。现在按照你爸爸说的做，下楼。”

“快点，永远女儿，”永远爸爸说，“我已经发动汽车，该走了。”

10月28日，星期四，准确时间早上11:28

三天后是万圣节。那是个星期天。我在五号教室跟拉里和凯拉·扎达比奇还有艾莉森·希尔一起吃午饭，因为老师们希望我可以平稳过渡，重返学校。而且今天早上永远妈妈下楼大约三分钟，说我被绑架成为媒体焦点，学校里所有的孩子都会问我。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过马戏团[注]，想去看一看，她说我不用去，因为我本身已经是一场好戏。我说我不明白，她说媒体焦点的意思是一群记者来到你的住处，搜集关于你的信息，电视和收音机里播报关于你的新闻报道。她说被绑架成为媒体焦点这可以理解，但是带着新生宝宝回家，记者们公然追踪拍摄，总是敲门造访，这让人非常烦躁。尤其被绑架的孩子自导自演整个事件之后并没有丝毫内疚。

说完她走上楼，关上门。永远爸爸带我去学校。

这周只有来五号教室的孩子能和我一起吃饭，另外还有卡萝尔女士。卡萝尔女士是一名新老师，她像韦克夫人那样跟着我。她不是老太太。她的头发很长，戴着的眼镜让她的眼睛看上去特别大。我问洛莫斯夫人韦克夫人在哪里，洛莫斯夫人说："校长认为让她离开更好。"

"万圣节你想变成什么？"拉里问艾莉森·希尔。

"我还没想好。"艾莉森·希尔说。她在一个橘色的南瓜上画出一张脸。

"还有两天就是万圣节了，艾莉森·希尔。"我说，"你最好尽快决定。"

“你要变成什么，金妮？”拉里问我。

我说：“我要扮成女巫。格洛丽亚总是把我打扮成女巫，她也是。我们一起变成女巫。我们常常在厨房给对方施魔咒，穿着袜子在地上转，衣服也飞起来。然后我们骑着扫帚在客厅飞，在门厅里来回转。”

“世界上根本没有女巫。”凯拉·扎达比奇说，“我要扮成皇后。”

凯拉·扎达比奇一头长发。她很漂亮，会成为一位美丽的皇后。于是我说：“你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丑陋的皇后，凯拉·扎达比奇。艾莉森·希尔，你应该变成珍妮·杰克逊。”

“金妮！”达纳女士说。

艾莉森·希尔露出奇怪的神色。“谁是珍妮·杰克逊？”

我放下玉米糖，把它们堆在一起，有橙色、黄色和白色。我用一种尖酸的语气说：“你到底怎么回事，艾莉森·希尔？珍妮·杰克逊是迈克尔·杰克逊的一个妹妹。”

达纳女士从桌子上抬起头。“金妮，注意用词！”她说。

拉里哼唱起一首关于方丹戈舞和车轮的歌。

艾莉森·希尔说：“也许我应该扮成狼人。”

“狼人很吓人。”我说。

“吸血鬼怎么样？”艾莉森·希尔说。

“不怎么样，”我说，“吸血鬼也很吓人。而且他们都吸血。”

“星球大战的人物怎么样？”

“你可以扮成阿米达拉女皇！”艾莉森·希尔说。

“或者你可以变成R2-D2机器人！那个小东西可是风靡一时！”拉里说。

然后我看着拉里说：“不行，拉里，R2-D2是一个机器人。你不明白吗？他是个该死的机器人。”我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

“金妮，我们走。”达纳女士说。她站起来指着门。卡萝尔女士镜片后的眼睛瞬间变大，然后又恢复正常。

“你怎么说话呢，宝贝？”拉里说。

“金妮，和我到走廊里谈一谈。”达纳女士说。

我站起来。我没有回答拉里的问题，因为我还很愤怒。因为我还没有想到新的秘密计划。我需要想办法回到哈灵顿福尔斯而且不被警察找到，搭车去加拿大然后让格洛丽亚过去见我，还有让C克丽丝特尔出狱再次绑架我。我坐在学校里，而我的娃娃却单独和格洛丽亚在公寓里，没有人，没有人可以保证她的安全。

---

1. 媒体焦点原文为media circus，circus本意为马戏团。——译者注

10月29日，星期五，准确时间下午4:14

“当你和C克丽丝特尔在一起时，你知道是谁帮忙找到了你吗？”帕特莉斯问。

“那个带枪的男人。”我说。

“不是。还有其他人。那个猎人看到了你，这非常幸运，他打电话的确帮了大忙。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

帕特莉斯用餐巾擦了擦嘴。我们在吃布朗尼。

“绑架发生时，我们毫无头绪。”她说，“全国各地许多人都以为在不同地方看到了你。当人们竭力寻找失踪人员时总会犯很多错。于是警方找规律。他们观察各个地区的目击次数，然后去那些次数多的地区搜寻。”

“谁是另外一个人？”我问。

“这就有意思了。那个帮我们找到你的人实际上并没有亲眼见到你。但是他曾经认识C克丽丝特尔，记得她有一处度假小屋。猎人就是从小屋所在的城市打来的电话，然后警方就去那里调查。”

“他是谁？”

“你的爸爸。”

“我的永远爸爸知道小屋在哪？”

“不。你的亲生父亲。”

“我没有亲生父亲。”

“不，你有。每个人都有。”

我什么也没说。即使每个人都有，我还是不知道我的亲生父亲是谁。也许是因为我不是*每个人*中的一员。

“金妮，你的亲生父亲帮我们找到了你。一开始，你的父母甚至都不想提起他，但是现在——不管怎样，你出生的时候格洛丽亚已经离开他，准确地说是她还在医院的时候。多年以来她和他保持电话和邮件联系，但是她不让他见你。他不知道你从公寓被带走之后去了哪里。调查期间他见到你的永远父母，现在他说想要认识一下你。”

我想了想，又想了想。“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是你的爸爸。直到上周，他还不知道你住在哪里。”

我想。我想了又想。

“金妮，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我说。

“情理之中，”帕特莉斯说，“事情发生得太快。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你的永远父母认为这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他们觉得你去见亲生父亲非常好。只要你准备好就可以去见他。”

“只要我准备好？”我说。

“是的，只要你准备好。”

“那是什么时候？”

帕特莉斯笑起来：“凭我对你的了解，我会说大概两秒就够了。”

10月31日，星期日，准确地说是万圣节——2:05

我们在学校的停车场，我穿着扮鬼的服装。这是条床单，上面有洞，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外面。我本来打算穿上我的新女巫装，但是我改变了想法。因为我不想再做自己。我希望可以隐形。我想变成（—金妮），因为我的娃娃和格洛丽亚单独在一起，而我愚蠢地想不到方法去找她。

但是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我把这个想法悄悄藏在脑海里。

当我改变服装的主意时，永远妈妈说：“老实说，金妮，如果我们上周就这么决定，我们本可以用买女巫服装的钱买两套新床单。你依然可以穿上你现在的这身衣服。”

但是这不是一个问题。

我站在汽车旁边，等着永远妈妈帮我穿好衣服。她从底部拉直衣摆，动了动顶部，这样我就可以透过我们一起剪开的洞口看到外面。“好了。”她说。

“呜呜呜！”我高声说。因为鬼都这样说话。

“很好，”永远妈妈说，“你扮得很像。”

我说，“呜呜呜！”因为我还穿着鬼装。而且我喜欢发出吓人的声音。这让我感觉自己很强大。

“好了，”永远妈妈说，“该进去了。”这是我的永远妹妹出生之后她

第一次陪我出来。我的永远爸爸在家照顾她。

停车场里有很多很多车，但是数到九之后我就停下来。走到大门口，永远妈妈帮我拉开大门。我们听到里面的音乐声。我们沿着走廊到达体育馆，全校的孩子都在这里，他们盛装打扮，追逐玩闹。到处都是橙色和黑色的装饰。许多孩子穿着蝴蝶装和南瓜装。有些装扮成火车和汽车。个头大一点的孩子扮成M&M豆、狼人还有僵尸。

我开始抠弄手指。

这里有女巫和公主。有人甚至打扮成奶牛。他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太嘈杂，我几乎无法承受。音乐声非常大。很多孩子都在尖叫，试图吓唬彼此。我看到吸血鬼和吉普赛人。我看到一只巨大的虫子和一只猫。我甚至看到一个孩子装扮成婴儿。似乎我脑海里的东西全部跳了出来。

于是我脱掉装扮。我把床单从头上拽下来，抱着它站在那里。

“金妮，你为什么这么做？”永远妈妈问。

我说：“我们现在得走了。”

然后她问：“为什么？”

“因为声音太吵。”

“金妮，”永远妈妈说，“我们刚刚到这里。我想宝宝不在的时候抽时间和你在一起。”她环顾左右，踮起脚尖又下来。“你不想四处走一走去找你的朋友们吗？”她说，“去找拉里和凯拉好吗？还有艾莉森？我打赌达纳女士也在这里。”

我觉得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但是我没有记住，所以什么也没说。一

个戴着绿色面具的小男孩跑过我身边。他的肩膀碰到我的衣服。“哎哟！”我大喊一声，向后退了一步。有人撞到我身上。我一退缩差点儿撞上一个打扮成足球运动员的男孩。他说“嘿！”然后露出愤怒的表情。我再次退缩。

永远妈妈的嘴撅了起来。“好吧，”她说，牙关紧咬，“我尽力了，我们走吧。”

她甩出手。我曾经喜欢拉着她的手，但是这次我没有。因为我不再是曾经那个自己，而且我认为永远妈妈并不喜欢我变成的这个人。我也不喜欢。

我们走出体育馆，穿过走廊，来到外面。空气寒冷，但是扑在脸上很舒服。万圣节和我跟格洛丽亚在一起时不一样了。一切和过去都不一样了。我不再是金妮。

我不是金妮。

我是（—金妮）。

这让我感觉害怕、恐惧、惊慌。因为我不认识那个女孩。

11月2日，星期二，准确时间下午2:52

永远爸爸发出一声喘息："金妮，拜托，不要再看手表了。我在和你说话。"

我们坐在厨房的餐桌边。我的永远妹妹正在哭闹。她总是这样。这声音让我想要冲上楼抱她，因为我完全知道如何安抚她。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时刻记得最重要的规定。

"我们需要讨论两件事。"他说。

我很开心。他使用了数字，数字让我高兴。

"第一件，你必须远离你妈妈的房间，我的意思是，远离我们的房间。她现在总是和宝宝在房间里，因为她需要私人空间。无论什么原因你都不可以再进去，也不能站在门外听动静。当你妈妈抱着宝宝下楼之后，你不要再对她说如何照顾她。关于她的饮食和需求不要再提建议。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不要再鬼鬼祟祟。给你妈妈一些空间，好吗？她不会把宝宝放下来，因为她知道你会弯腰盯着她。这让她很害怕，金妮，让我也很害怕。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刺耳，但是这是事实。"

"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我问。因为他说完了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我收到第一封来信。"他说着，把一张折叠的纸放在桌子上。他的脸看上去比之前红得多，而且他现在早晨吃的药片更多了，晚上也是。有时候他和我说完话之后会闭上眼睛躺在沙发上休息，伴着沉重缓慢的呼吸。"你亲生父亲的来信。你准备好读它了吗？"

我点点头。

“这种方式可以更容易地了解你的亲生父亲。”他说，“如果你们两个人给彼此写信交流一段时间，那么最终见面的时候会有更多话题。”

“我们最终什么时间见面？”

“我们还不确定。我们先观察一段时间，确定见面时间之前看一下事情的进展。”

楼上的哭声停了。我深吸一口气，放松手指。“我现在可以看这封信吗？”我问。

“当然可以。”

于是我打开信纸。

亲爱的金妮，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和你说话。这的确经过了很久的时间。现在你知道我是你的父亲。当时我的一个朋友想养猫，我就遇到了格洛丽亚。他想看看缅因猫，然后就约定时间过去，去你妈妈家里。我的朋友没有得到猫，但我却得到一场约会。你妈妈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我们约会一段时间之后，她说有了宝宝。我想要娶她。我们甚至筹备婚礼，但是你出生几天之后她就带着你离开了。那时我在上班，晚上回到医院发现她不见了。她显然去了加拿大。后来，我在缅因州找到了她，但是她说不想见我。我以为有其他男人插足，或者还涉及吸毒。不管怎样我们之间结束了，于是我离开了。爸爸没有任何权利。我和她通过电话保持联系，这是她允许的最大权利。几年以后，她换了电话号码，也不再回我的邮件，将我完全排除在外。

后来我听说绑架事件，于是我去警察局把我记得的一切都告诉了警

方。我说我认为格洛丽亚做不出这种事，因为她不会保持冷静，他们问我会是谁，于是我说是她的妹妹克丽丝特尔。随后我想起她买的度假别墅，剩下的事你都知道了。

但是那天我听说你不再和格洛丽亚生活在一起，而是被收养了。你的新家人看上去很友善。他们很乐意让我们了解彼此。我希望你也愿意。

说一说关于我的情况。我是卡车司机。我在沿海周边开大型卡车。我不经常在家，但是我有一个温馨的住处和一位女朋友，我不在家时她帮我打理一切。我们甚至还养了一条狗，是一只名叫萨米的比格犬。不过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那么你有什么要说？你会给我回信吗？我希望你会。

你的老爸，

里克

我说："等一下——他为什么那样写？"我指着最后一个词。

"你是说里克？"

我点点头。

"那是他的名字。"永远爸爸说。

"他的名字是里克？"

"这个名字以字母R开头，"他说，"你看，就像红色(注)。"

"哦。"我说，然后开始抠弄指甲周围的皮肤。

里克是昵称。它听起来就像离客或者提客或者滴客，这可不是什么好词。里克是一个圆滑的名字。它让你感觉好像嘴巴里吃了太多的樱桃果糖，或者红色塑料制成的小巧鲜艳的东西。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我觉得饿了，”我说，“我觉得我应该喝饮料。我应该在房间里一边看着我DVD播放的电影一边喝一点饮料。里克什么时候来？”

“他不来这里。”永远爸爸说，“但是他想知道你是否给他回信。你想给他写一封信吗？”

“应该会，”我说，“但不是今天。这不在我的计划列表里。”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列入你的计划。”他说，“我可以帮你写信。”

我摇头否定。“也许明天，”我说，“我可以看电影吗？”

“你不想聊一聊这封信吗？”

“不想。”

因为我不想。我已经看过信，知道里面写了什么。信里说我的爸爸开卡车，他想了解我。我猜卡车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装下我所有的东西。我需要时间在脑子里想一想。

“我现在要看电影。”我说着，站起身来。

“那么好吧，”永远爸爸说，“你可以去看电影。我们之后再聊。”

“我想要饮料。”

“我给你拿。”

1. 永远爸爸在解释里克（Rick）的名字时，列举了同样的“r”开头的单词red（红色），以及下文发音相似的“lick”，“tick”和“dick”。——译者注

11月2日，星期二，准确时间晚9:08

我躺在床上思考着。棉被盖在我的肚子和腿上。我平躺着。

我需要在脑子里把发生的事情对自己说一遍。我需要对自己完全重述一遍，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脑子里自言自语。这就像一本日记，只是我不擅长写作。我在公寓时曾经常常大声说出来，但是唐纳德说这让他抓狂。他还说我应该闭上嘴巴，不要张着嘴四处晃荡，因为我那样看起来就像一个穴居人。没有人能听见我在脑袋里说的那些话，因为我的大脑就在里面。这样我就可以在没人注意的时候独自行事。比如趁格洛丽亚和唐纳德或者她的其他男性朋友在楼上的时候，我经常在垃圾桶里翻找蛋黄酱和番茄酱还有食物。

但是现在我必须准备好给里克写一封信。我不能只把这些话留在脑子里。我要写下来，写在纸上。写字很难，但是我必须写下来，因为我得让里克送我去加拿大。我敢打赌，他跟格洛丽亚和C克丽丝特尔一样拥有双重国籍。我也一样。但是我需要让他告诉格洛丽亚去那里和我们会面。这就是我的新秘密计划。

今晚我要在大脑里把信说一遍，然后明天让永远爸爸帮我把信打出来。信的准确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里克，

我不喜欢里克这个名字。请勿见怪。我只是随便一说。也许我们可以叫你理查德或者凯文又或者博比。我们不能叫你迈克尔·杰克逊，因为他是全世界我最喜欢的歌手和舞者。我有一张他的照片，就贴在我卧室墙上的日历上面。我是他的超级粉丝。

我正在给你写信，因为这已经列入我的计划列表。我希望你开着卡车过来接我，然后带我去加拿大。请告诉格洛丽亚带着我的娃娃去那里见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一起生活，除非你想回去和你的女朋友还有萨米在一起。我对此没有意见。如果你不能立刻过来，请你去哈灵顿福尔斯看望一下我的娃娃是否安好。格洛丽亚需要有人帮助照顾她。不能让她像平时那样好几天不回家。像C克丽丝特尔那样帮帮她。教她怎么换尿布怎么喂饭。你要带上一些奶，因为冰箱里没有。另外，虽然她还小，还听不懂，但是请你帮我转告我的娃娃，行李箱的事情我很抱歉。我本想保证她的安全，但是警察来了之后我很害怕。

有件事你需要知道，有人要是食言我就会非常恼火。你要在这部分下面特别标注，把这张纸保存好放在口袋里，一定不要忘记。请速回信，这样我就知道你是否会帮助我。此外，我需要想办法让永远父母同意我跟你走。我觉得绑架行不通。

敬启，

金妮·穆恩

我一遍一遍地念着信，直至精确表达出我想说的话。明天我会找永远爸爸帮我把信写下来。

11月3日，星期三，准确时间4:17

今天早上我去上学的时候，透过车窗看着9月14日我看到绿色汽车的地方。我希望可以看到绿色汽车，但是却没有。我记得坐在行驶的绿色汽车里，靠着一扇破碎的车窗。遮挡的塑料膜经常来回飘动，格洛丽亚有时会停下车，在车窗上多贴一些胶带。有时候我们外出会睡在车上。格洛丽亚说这样就像露营但是更加有趣，因为露营需要睡在地上。而她经常说："我们不想睡在地上，对吧？"我并不回答，因为那时我还不会说话。我五岁的时候才学会说话。

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现在，一个叫里克的男人自称是我的亲生父亲。我想要认识他，但是首先我需要让他带我去加拿大。

我回过神来。我站在楼梯脚下，等着厨房里的永远妈妈转过身。我不想说话，因为我不想让她生气。我的永远妹妹正在睡觉，所以永远妈妈才会下楼。有时她以为我不在家或者关着门在房间里的时候就会下楼。我已经三天没有见过她了。

"你在盯着我吗，金妮？"她头也不回地说。

我刚要说话却又停下来。我开始忘记怎样和她说话了。我现在只记得怎样和永远爸爸说话。

"金妮，我问你是不是在盯着我。"

"我在等你转过身来。"我说。

“你等待的时候一直在盯着我吗？”

盯意味着眼睛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看着。有人觉着这样让人讨厌。

“是的。”我说，我低下头。“对不起。”我说。

永远妈妈转过身，拿起一个平底锅放在炉子上。“好吧，你想要什么？(注)”她问。

她不是天花板或者天空的意思，于是我尽量不去看那些地方。“我给里克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尽量把字迹写得很工整。”

当我说出里克的时候，这个名字听上去静默呆滞，好像地上的一坨屎，任人围观。屎看上去总是静默呆滞。有时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样。

“我知道，”永远妈妈说，“你爸爸告诉我了。你想让我听一听吗？”

“是的，我想。”我说，然后开始读信。

亲爱的里克，

我的名字是金妮，我十四岁了。我爱迈克尔·杰克逊。他死于2009年6月25日。他的舞步首屈一指。我也喜欢戴安娜·罗斯。你知道她做过什么吗？她和迈克尔·杰克逊有过合唱。

但是我很高兴我们可以通信。我从不知道自己有一个亲生父亲，虽然每个人都有。你能过来看望我吗？

谨启，

金妮·穆恩

因为今天我发现永远爸爸帮我打字的时候我不能说出真实意图。今

天我们用了整整二十三分钟来说话和打字。我按昨晚脑袋里的想法开始说，但是我随后意识到得改变想法。等他来看我的时候我再对他说需要说的话。我要在他耳边轻声说。它是我们的小秘密，这句话是我在一部电影里听到的。

永远妈妈问：“你真的觉得已经准备好跟他见面了？”

我点点头。

“你太轻信别人。你不想了解他是哪种人吗？我是说，通过他的来信。”

我不知道了解他是哪种人或者通过他的来信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没有说话。

“你不想知道能不能信任他吗？”她问。

“我怎么知道能不能信任他？”

她笑了。我很意外，但是非常喜欢这种笑声。“我想你是对的。”她说，“目前，我们还是先通信吧。把信放在桌上，我们会打出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他。我们还是不能让你接近电脑。所以全部由我们来打字发送，然后等里克回信之后看看他会说什么。如果一切没有问题，我们着手安排见面。也许约在公园。你知道的，见你的亲生父亲也许是对我们大家都好的一件事情。谁知道未来会怎样呢？”

我能想到许多也许知道未来会怎样的人，但是我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然后永远妈妈关上炉子，端起平底锅，把炒鸡蛋从锅里铲出来放进盘子里。我记得C克丽丝特尔如何让我吃鸡蛋。但是永远妈妈没有把盘子放在餐桌上让我吃。她从抽屉里拿了一把叉子，尝了一口鸡蛋。她嚼了几口咽下去。“你给他写完信觉得怎么样？”她问。

“我觉得我应该吃东西。”我说。

她用纸巾擦擦嘴。“我的意思是，对你写的内容你有什么感想？你满意吗？我们给里克发送之前你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我想补充嘶嘶声，”我说，虽然嘶嘶声和说话完全不一样。“就像我在学校那样。”缅因猫见到陌生人就会这样。这样让我感觉自己很强大。我的很多行为都和缅因猫一样。

“等一下——你在学校冲别人发出嘶嘶声？”

“是的。”我说。

“你什么时候对别人发出嘶嘶声？”

“吃午饭的时候、别人嘲笑我或者言语刻薄的时候。有时我会咆哮，但是发出嘶嘶声更简单。”

“为什么你之前从没有告诉我们？你经常冲别人发出嘶嘶声吗？”

那是两个问题，永远妈妈说话很快，她的声音越来越大。我开始抠弄手指。

“金妮，对别人发出嘶嘶声很不好，”她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做，绝不可以。这样违反规定。”

我看向别处，说：“讨厌！”

“‘讨厌！’，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像C克丽丝特尔那样把手高高举起，然后任由它们落下来。“我喜欢对人发出嘶嘶声！这能让他们哈哈大笑！然后他们会回应我发出嘶嘶声，老师听到之后，让他们不要和我在一起！”

“金妮，他们笑是因为他们在嘲笑你。对别人发出嘶嘶声很奇怪。只有猫才会那样做。”

“不是——我也那样做！”我说，这是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我很久之前就学会了。

“我的意思是这只有猫才做得出来。永远女儿不应该这样做。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如此。你不能像个野兽一样。”

“讨厌！”我又说。我揉了揉眼睛。“我要回房间了！不想玩跳棋了！在楼上待着吧！”

---

1. “what’s up?”意思是“怎么啦？”，表面意思也指“上面有什么？”所以金妮会联想到“天花板或天空”。——译者注

11月4日，星期四，准确时间早8:05

在指导教室，我的老师汉高夫人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于是我说：“我的亲生父亲昨晚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于是我给他回了一封。”

全班所有人都看着我，教室鸦雀无声。我从未看到过他们这么安静。然后汉高夫人说：“金妮，你说的不是你的永远爸爸吗？”

我说：“不是的，我是说里克。他是格洛丽亚在医院里离开的那个男人。他是开卡车的。”

“你是说，他开着一辆卡车。”

我摇摇头。“不是，萨拉，我不是这样说的。你觉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是我的亲生父亲，不是你的。”

“不可以直呼汉高夫人的名字。”卡萝尔女士悄声说。她眨着格外大的眼睛。

教室里的孩子依然鸦雀无声。我更喜欢他们这样。

“你和你的父亲谈过了吗？”她问。

“是的，已经谈过了。”我说。

“洛莫斯夫人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我又说道，然后看到卡萝尔女士对着汉高夫人点了点头。

正好10:08的时候，我在社会课上去上厕所。卡萝尔女士也跟过来。

我返回到教室，米歇尔·惠普尔问：“金妮，你开卡车吗？”

我说：“不，我不开卡车。我的亲生父亲开卡车。我不会开卡车，因为我还是个小孩子。”

米歇尔·惠普尔笑起来，于是我冲她发出嘶嘶声，虽然我不应该这样做。然后她说：“怎么着？你要挠我还是要干什么？”

“不是，我不会挠你。你觉得我是什么？一只猫？”

“你听上去很像！”米歇尔·惠普尔说。然后她看着我又笑了起来。我看到她笑的时候双眼看着我。我希望像独眼巨人一样用眼睛炸飞她，像金刚狼一样用爪子刺死她，或者用火焰点燃她，但是我没有超能力，也没有火柴，于是我发动攻击。

我不想让米歇尔·惠普尔再看着我，所以我要把她的眼睛抠出来。我抓住她的头发用力拉扯，试着把她按住，让她一动不动，因为如果她一直动，我的手指就不能靠近她的脸。我撞倒椅子，推开挡在前面的桌子。我发出咕噜声，龇出牙齿，像泡泡一样尖叫。米歇尔·惠普尔的头来回躲闪，她尖叫着，想用手推开我的手，但是我就像猩猩一样攻击着她，不出几秒钟我就可以抠到她的一只眼睛。

我还没有得逞，就被卡萝尔女士一把抓住。她把我从米歇尔·惠普尔身上拉开，制服我，让我无法动弹。我仍然非常生气，但是我没有生卡萝尔女士的气，所以我不再挣扎。但是米歇尔·惠普尔一直在尖叫：“你这个疯婆娘！疯婆娘！”她一遍一遍地喊叫，于是我对着她大叫：“你给我住口，米歇尔·惠普尔！你刺痛了我的耳朵！这很烦人！”

11月5日，星期五，准确时间3:31

我被勒令停学，所以今天留在家里。现在我正在和帕特莉斯聊天。“你的永远父母告诉我你在学校打架了。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米歇尔·惠普尔让我生气了。”我说。

“哦？”

“她说我听上去像一只猫。”

“那你听上去像一只猫吗？”帕特莉斯说，“我记得几年前你和卡拉和迈克在一起时常常发出猫的声音。”

卡拉和迈克是我第一任永远父母。我九岁的时候从他们家里逃走了。我告诉他们我要出去玩，出门前我拿了卡拉的钱包，因为钱包里有钱，还有一张借记卡。我在市区来回绕，想找到一张地图帮我返回格洛丽亚的公寓，但是我迷失在车水马龙中，而且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座城市。警察找到了我，把我送进医院，然后送我回到卡拉和迈克身边。现在我知道格洛丽亚住在哈灵顿福尔斯，但是我却去不了，因为警察会找到我。就像C克丽丝特尔说的一样。所以我需要让里克成为我秘密计划的一部分。

“金妮？”

“怎么了？”

“你说你曾经会发出猫的叫声？”

我点点头。

“似乎我们又要老生常谈了。稍后我们再好好谈一谈。现在，告诉我温迪宝贝发生了什么事。你经常看到她吗？”

我摇头否定。“我想看看她，但是她总是和永远妈妈待在楼上。”

“你想念永远妈妈吗？”

我点点头。

“她很担心，金妮。你妈妈担心你会伤害宝宝。”

我抠弄着手指。我想起塑料电子娃娃，想起我对它做的事情。我张开嘴说：“我不会伤害宝宝。”

“我知道。但是最开始你把自己的地址透露给格洛丽亚，让自己被绑架。在你失踪的时候，记者们给你的父母造成很严重的困扰。他们只是想带宝宝回家，学习如何初为父母，但是警察和新闻报道车——”

帕特莉斯不再继续说。我咬了一口巧克力碎片曲奇。接着我又迅速咬了两口，然后把剩下的塞进嘴里。

“听着，”帕特莉斯说，“如果你经常和永远妈妈吵架，在学校打架，还总偷偷溜到楼上给温迪宝贝喂东西——不要忘了即将到来的法庭诉讼，他们都是见证人。但是你的行为太过分了。考虑到你的经历，许多行为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她来说，这一切都太沉重了。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所以没有说话。

帕特莉斯垂下眼。她抬头看看我又垂下眼。“我们希望你真心喜欢里克，”她说，“我们真的真的希望如此。今天早上你带他给你写的信了吗？你父母有没有把信打印出来交给你？”

这是两个问题，但是我还是点头表示肯定。

“我们可以一起读读吗？”

我拿出信。信放在我的背包里，被我折叠出八个长方形的痕迹。我打开信递给帕特莉斯。她大声念了出来。

亲爱的金妮，

是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尽快见面就太好了。如果一切顺利，你可以来我这边玩几天，和老爸一起去外面逛一逛。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让所有人都暂时休息一阵。我住得并不太远。我现在在路上，直到下下周左右才会回去。然后我可以休息几天，周日还要出车。也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在公园里见面，就按照你的新爸爸说的。

话说你喜欢看足球赛吗？我猜你不喜欢，但是如果你喜欢，我想知道你最喜欢哪支球队。我知道你非常喜欢迈克尔·杰克逊。你有没有在学校参加体育运动？

老爸，

里克

“他住得不太远。”我说。

“是的。”帕特莉斯说。

“他回来之后，我可以去看看他，让所有人都休息一下。”

“我知道这让人很激动，”帕特莉斯说，“但是你去他家之前必须和他先见几次面。”

我低头看着地面。我在思考。

“金妮，你知道休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帕特莉斯问。

我摇摇头。

“它的意思是休息一下。我知道这一切太快了，但是就像我说过的——无论如何，你的父母都希望在你更加了解里克之后，可以和他休整一阵子。这样他们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单独陪伴温迪，你可以去了解你的亲生父亲。他非常非常高兴终于找到了你。之后——嗯，到时候一切都明了了。你觉得呢？”

我点头三次。“好的，”我说，“我觉着这是个好主意。”但是里克大约两周后才会到家。我不知道我的娃娃和格洛丽亚在一起到那个时候是否还安全。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一切发生得有些快，但是这比你爸妈想到的另一个办法好得多。那么下周六20号你就可以和里克见面。”

我坐直了身子。“我去哪里见他？”

“去公园，按他所说。大概是在午饭时间。20号周六你和永远父母一起去，你的奶奶过来照顾温迪。”

“我下周开始打篮球。”我对帕特莉斯说。

“是的，”她说，“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月开始筹备。你可以在下一封信里和里克说一说这件事。也许你可以邀请他来看你比赛。”

我在脑海里勾勒里克的模样。我的亲生父亲。他坐在学校的露天看台上看着我勾手投篮，跳起投篮，带球上篮。里克并不高大。他个头矮小，肩膀消瘦，头发又长又黑，鼻子很小。他一直微笑着，穿着白色的袜子黑色的鞋，还戴着大墨镜。

他会是我的超级粉丝。

“也许我们应该说一下警方问话的事情。”帕特莉斯说。

我走出思绪，确认自己的嘴巴紧紧闭着，然后抬起头看着天花板，装作没听见。因为我不想接受问话。一想到问话，我就想爬进行李箱把自己锁进去。因为问话的时候，我必须和一个警探谈话，告诉他C克丽丝特尔的所有言行，而我不需要出庭。但是我不想和警探说话，即使有一群社工在旁边。因为警探就是警察的另一种称呼。

“问话很快会进行。”帕特莉斯说，“但我们过一两天在电话里说吧，好吗？”

我迅速走出思绪。“好的。”我说。

11月8日，星期一，准确时间早8:24

学校办公室的秘书们对着我新生的永远妹妹微笑着。她在桌上的婴儿座椅里睡着了。永远妈妈站在桌边微笑着，秘书们把嘴巴嘟成圆圈说“哦！”“太Q了！”“粉嘟嘟——的！”，他们似乎只会说长元音的词。

我坐在长凳的一头，紧挨着一个垃圾桶。里面有许多揉成团的纸和一些卷笔刀里的碎屑。还有一张黄棕色的燕麦棒包装纸和一个棕色苹果核，我看到它有一边正好还可以再啃两口。

“你丈夫怎么样了？”一个秘书问，是年长的那位。我知道她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每次我去办公室和校长谈话之后她就会来这里，总是让我坐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走廊对面的玻璃墙前面的长木凳最最靠边的位置。似乎长凳边上的这个位置专属于我。

“我明白他们很难找到人替他在学校代课。他们说一直到年底他都有足够的病假时间。他这样做当然没有错。我的意思是，没有人对此质疑。只是整整一学年的时间太长了。你呢？你的同事可以接管你所有的患者吗？真高兴你带着宝宝来了！”

她瞥了我一眼，好像我就是一只咬鞋子的狗。我冲着她皱起眉。

“他还好，”永远妈妈说。“今天他去看医生了——因为高血压——这就是为什么我带金妮来报道。温医生接管我的病患。没有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接着另一个秘书说：“我想有人要醒了！”

永远妹妹的脚动了动。两个秘书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他们睁

大眼睛，张开嘴巴，一动不动。

我的永远妹妹又睡了过去。

然后秘书们又说起话来。“她现在吃米糊吗？她能一觉睡一夜吗？我曾经给我女儿喂一瓶米糊——”

我在脑海中想起我的娃娃。她从没吃过米糊，别人没有对她笑过。她也没有婴儿座椅，没有妈妈用漂亮的毯子包裹着她。

我开始用脚后跟踢着板凳腿。

“金妮，可不可以不要踢了？”永远妈妈说，她看都没看我一眼，因为她正看着我的永远妹妹，她睡着了，就像一个洋娃娃，一只死猫，一个连动也不动的塑料电子娃娃。他们不知道宝宝睡觉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找食物。找一些你能嚼碎的食物，这样我的娃娃吃起来才足够柔软，有助于吞咽。去找点儿吃的，这样我的胃就不会太难受。我得伸伸胳膊，活动肩膀，因为我一直抱着娃娃逗她开心，时间太久全身都很疼、很疼、很疼。

“金妮，够了！”永远妈妈说。

我用力踢了最后一下，晃动着的腿踢翻了垃圾桶，发出很大声响。我很开心。永远妹妹的小拳头伸出婴儿座椅边缘。秘书们和永远妈妈都深吸一口气看着她，然后看着我，面露怒色。

“金妮，”永远妈妈说，“你能不能耐心地在那坐一会儿？把垃圾桶扶起来。你差点儿把温迪吵醒。”

我站起来，弯腰捡起垃圾桶。我把纸团放进去。我捡起苹果核，刚才没看到的另一侧还可以再吃一大口。我想把苹果核藏在身后，但是却没那么做，因为所有人都在看着。帕特莉斯告诉我永远妈妈如何母乳喂

养温迪宝贝，但是我还是觉得要给她找食物，嚼碎了喂给她吃。

我看着手里的苹果核。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我让自己把苹果核扔回垃圾桶。

“第一次做姐姐感觉怎么样，金妮？”年轻的秘书问。

她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再次回到九岁那年，在永远之旅的那一边。我得把自己从这边减去才能回到那一边。

“金妮？”

“怎么了？”

“你喜欢做姐姐吗？”

我吐出一大口气，点头肯定。

11月10日，星期三，准确时间晚5:53

我坐在车里，在和永远爸爸去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路上。我穿着蓝色T恤，短一截的运动长裤正好把运动鞋和袜子露了出来。鞋带系得很紧而且很漂亮。我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开进学校的停车场，那里有很多车。天色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永远爸爸提醒我不要自己打开车门跳下去。我需要等他过来开门。在停车场里跑动很不明智，因为会被汽车和小货车甚至是摩托车撞到。如果不带头盔，摩托车会非常危险。

我边走边想起格洛丽亚。如果她知道我每周三六点进行训练，也许会来看。她可能甚至来绑架我。她很冲动，完全可以做得出来。然后她就会被警察逮捕。于是我环顾四周。我在停车场里没有看到绿色汽车，但是有一辆警车。我贴近永远爸爸。他对警察挥了挥手，警察挥手回应。

我皱起眉头，交叉双臂。

我们走向学校里的体育馆。我们走到那里之后，我看到布伦达·理查森和她的爸爸妈妈。布伦达·理查森是五号教室的新生。我看到拉里和凯拉·扎达比奇，还有许多其他的孩子。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本校生，有些人来自其他城市。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脑袋各不相同，他们走得很快，我根本数不清。拉里看到我，挥动着他的一个手臂矫正器。

达纳女士是教练之一。她教我们如何和搭档对齐来回传球。她教我们如何带球上篮和罚球。她教我们如何举起手臂拦挡对方传球。学习内

容有很多，但是我很善于学习，所以我很喜欢。

另一个教练是丹教练。他通常都很友善，但是他也是个男人，所以我不和他说话。我只和达纳女士说话。

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任何人发生失误都要给对方一个拥抱，但是我不喜欢拥抱，所以我用击掌代替。我热爱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感觉就像泡泡找到许多其他猩猩，小迈克尔·杰克逊找到了兄弟们，米歇尔·惠普尔找到一群名叫米歇尔·惠普尔的人，虽然米歇尔·惠普尔的确是个狗屁，这只是个修辞，因为没有人是真的狗屁。但是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最棒的。拉里说它是轰动的大事，我已经等不及下周三晚饭后六点整来参加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了。

艾莉森·希尔把球扔给我，球弹到球场远处。我只练习了一会儿，但是现在我需要喝水。

我看到永远爸爸，然后朝他走去。现在时间刚好6:13。他和其他父母们坐在露天看台上，与一个穿着爱国者队皮夹克戴着爱国者队皮帽子的男人说话。我找永远爸爸要我的水瓶。他递给我，我喝了一口。“在那边玩得开心吗？”他说。

“是的，开心。”我喝完水说道，因为如果你边说话边喝水，水就会从嘴里流出来。果汁也是如此。还有奶。如果奶从嘴里流出来，必须迅速用布擦拭，把奶吸干，然后再从布里吮吸出来。我在脑海中看到娃娃躺在我的被子上。

然后我想起来了。我记得我要做什么了。我要回到公寓照顾我的娃娃，或者去加拿大照顾她。我不应该在这里比赛。

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不知道是谁，我也不在乎。因为我深陷在脑海中。

“达纳女士今晚教给你们一种新的传球方式。”永远爸爸说。

我没有看他。“我得回去。”我说。

“好吧。”他说。

我转身走了两步。

“金妮？”

我回过神来，环顾四周。我看到身边的露天看台，灯光，还有体育馆。我感到迷惑。

“你忘记什么事情了吗？”永远爸爸说。

我看着双手。手里依然拿着我的水瓶。我把水瓶递给他。他笑起来。这笑声让我微微一笑。

接着我听到另一个声音。穿着爱国者队夹克的男人和我们一起笑起来，但是他的笑声超过了我能容忍的程度，超过了他应该把握的尺度。他的笑声并不卑鄙，但是太过度了。

我瞪着他。他收起笑容转开脸。

“哦，”永远爸爸说，“我差点儿忘记，我和爷爷奶奶聊了聊，他们问周六我和你妈妈不在的时候你想不想去他们家玩一会儿。你觉得怎么样？”

“我11月20日星期六不能在外留宿。”我说。穿着爱国者队夹克的男人抬头看着天花板。“11月19日星期五也不可以。因为星期六我要去公园见里克，星期五我需要准备一下。”

“记性真好，”永远爸爸说，“但是我说的是这周六，11月13日。既

然你说起来了，和里克见面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很棒。”我说。

“太好了。现在回到赛场上去吧！你的篮球动作超级棒。”

我回到球场上，达纳女士给我一个球，让我传给艾莉森·希尔。我回头看了看露天看台，永远爸爸和穿着爱国者队夹克的男人又在说话。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看着他时有种不一样的感觉。他让我想发出嘶嘶声。

11月12日，星期五，准确时间早6:44

我在蓝房子里，虽然此刻我应该在学校。我今天不去上课，要去接受问话，和永远爸爸一起去。我们吃完早饭就出发。

我去卫生间刷牙、尿尿，然后查看了一下白板。它挂在厨房通向餐厅的那面墙上。永远爸爸今年从学校停工回来照顾我之后挂起这个白板。他说白板可以帮助我规划日程，不必感到紧张。他每天写上我们要做的事情。今天白板上写着去马车山，然后去接受问话，然后在外面吃午饭，然后蹦蹦跳跳回家去，回家去。

这句话是一首儿歌里面的。

我们去马车山锻炼身体。运动让我们更健康，他经常这么说。“今天我需要你感觉舒适，这样我们才能顺利通过问话。”

我走到桌边，坐在我的位置上。我要喝的奶旁边有两片吐司，一些香草酸奶，还有一个小碗里装着九颗葡萄。“我们去马车山哪里？”我问。我不喜欢去马车山，因为我们总是在那里散步。那里有许多许多条路汇聚在一起，永远走不到头，直到有人说该回家了才停下来，但是我从来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时候。

“哦，就是散散步。不用着急——我们九点半回到车上，这样可以准时去接受问话，所以我们计划那时回到停车场。”

我很高兴永远爸爸让我知道我们行动的时间。他让我感觉平静而安全，几乎就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

抵达马车山之后，我们停好车，走出停车场。到处都是大片开阔的

田野，远处丛林中有一条小河，山顶有一辆老旧的四轮马车。田野上横贯着许多条小路。夏天田野里的野草长得很高，脚下的路如同迷宫。有人会开着大型割草机除草。

“你想不想走到小河边，还是去看看那辆四轮马车？”永远爸爸问。他穿着绿色的秋季夹克，因为我们在走路，他的呼吸声很沉重。

于是我问：“如果我们走到河边，可以游泳吗？”

“金妮，对于11月来说今天很暖和。”他说，“但是游泳还是太冷了。”

于是我问：“如果我们走到四轮马车那里，我们可以骑上去吗？”

他又说不可以，因为四轮马车太古老了，而且没有马。

于是我接着问：“如果哪里都没意思，我怎么知道我想去哪里？”

“今天不是为了玩，永远女儿，”他说，“是为了运动。”他停下脚步，靠在一块大石头上。“稍等一下。”

我看了看手表。他发出一声喘息。

“这真让人烦。”我说。

永远爸爸笑了笑，然后又站起来。“不，不会。”他说，“你知道，我喜欢和你在一起。自从夏天之后我们再没能真的做过这些。我们走到四轮马车那边吧，这段距离比较短。”

上山之后，风越来越大。我穿着红色的防风夹克，感觉很开心。然后我们走到四轮马车旁边。它涂着亮绿色的漆。那里还有三个人。他们的夹克都敞开着，我可以看到他们都穿着什么衣服。没有人穿着和迈克尔·杰克逊一样的衬衫。

永远爸爸坐在一张长凳上，向前探着身子，胳膊放在膝盖上。我问可不可以爬到马车上。他说可以。于是我爬到马车后面。马车的地板由六块长木板组成。这里就像迈克尔·杰克逊表演的舞台，于是我开始用垂在右腿边的右手打着响指。一，二，三，四。然后我弯曲左膝，开始来回晃动下巴。

我唱起了歌。

我用柔软低沉的声音唱着《比利·吉恩》（*Billie Jean*），唱到合唱部分，我的声音越来越大。风吹过来，头发吹到脑后。我望着田野，看着天空，像迈克尔·杰克逊那样唱着。我恰到好处地说出“呜！”和“啊！”。

然后我唱了《真棒》（*Bad*）。

接下来是《走开》（*Beat It*）。

我完成所有的旋转，踮着脚尖站立。当我唱完歌，我看到三个没有穿着迈克尔·杰克逊衬衫的人。他们站在我下面抬头看着我。他们张大嘴巴，表情怪异，但是紧接着其中一个人开始鼓掌，另外两个人也鼓起来。

我也看见了永远爸爸。他站在马车的一个轮子旁边。我不记得他走到了那边。“太棒了，金妮，但是该下来了。我们得走了。”他说。

我跺着脚，皱起眉。“我不想走，”我说，“我想再唱一首。”

“金妮，时间到了。下来，马上。”他说。

“我不！”我提高了音量。

我加剧了紧张局势。帕特莉斯说我这样做是因为这让我感觉一切尽

在掌控中。风吹在我的脸上，把头发又吹在脑后。我迎风举起手，就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然后向后梳理头发。

这三个人对永远爸爸笑了笑然后转身走开。我的观众都离开了，于是我把木板跺得砰砰响。一位女士回头看了看然后又转过身继续走开。

“金妮，拜托，”永远爸爸说。他把手放在胸口，把脸转开，深吸一口气。“我不能生气。我不能喊叫，也不能太激动。快下来，现在就下来。下来我们走一走。然后我们就要去接受问话，接着去吃午饭。你可以选地方。”

我爬下来。

我很喜欢永远爸爸，因为他人很好，但是不如迈克尔·杰克逊好，而且他完全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但是他还是很不错的。

11月16日，星期二，准确时间晚10:37

我在地毯上爬。我的娃娃在某个地方哭泣，但是我却找不到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我的房间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我的房间里。我醒了过来，外面漆黑一片，我的脑海里也漆黑一片。我陷入脑海深处，里面全部都一样。我曾经住过的房子仍然留在脑海中，所以我深夜醒来睁开双眼还会偶尔进入到那些房间里。

哭声越来越大。我不能开灯，因为格洛丽亚，或者唐纳德，会发现我。我必须要找到我的娃娃，在他们进来之前把她藏起来。我要用被子蒙住她，把她放进壁橱，或者窗外。

我找到一张床。我可以摸到床垫和床单。我检查了床后和床罩下面。我的手摸到一个通风口。我在整个房间里四处爬，到处看。到处都没有我的娃娃，但是我还是可以听到她的声音。我想打开灯，但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害怕。

我听到楼上的脚步声以及更大的哭声。我的娃娃在楼上吗？因为我觉得我上去找她一定会被抓住。脚步声靠近了。我想藏起来，但是无论她在哪里，我都不能不管她。我不可以自己爬到窗外，因为格洛丽亚和唐纳德就会发现她而找不到我。于是我爬到房间中央站起来。我准备大闹一场，这样我就会成为比哭闹声更大的麻烦。我必须让他们关注我，只有我，完全忽略我的娃娃。

我深吸一口气，闭着眼睛开始尖叫，用尽全力。

房门迅速打开。我感觉灯亮了。我一直在尖叫，闭紧双眼。我必须要大声——

“金妮！醒醒！你快醒醒！你很安全！”

我睁开双眼继续尖叫。我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但是却看到唐纳德。我叫得更大声，这样格洛丽亚也会下楼。

“金妮，醒醒。醒醒！没有人要伤害你！”

然后——

“不要再叫了！”

我现在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听上去很害怕。“金妮，醒醒！你吓到宝宝了！”

我停下来听着。

“宝宝在楼上要睡觉了。没事了。没事了。”

“我的娃娃在——”

我从脑海中走出来。我看到永远爸爸。他站在我面前。“不是，”他说，“是温迪宝贝。温迪宝贝在楼上准备睡觉了。”

这表示我在蓝房子里。我和永远父母在一起。我很安全。

我摸了摸膝盖和双腿。我倒了下去。在我跌到地毯上之前有人抓住了我。

“你能回到床上吗？”永远妈妈说。

我点点头。永远爸爸帮我爬上床。永远妈妈发出一声喘息，整理好我的毯子。她的嘴巴是一条直直的线。她站直身体，双臂交叉。然后永远爸爸拿来一条湿毛巾，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并没有躲闪，虽然他

是一个男人。我平躺着，让他擦拭着我的脸颊。“只是一个梦。”他说，“你想到客厅和我们一起坐坐吗？你想让我们陪着你吗？”

我摇头。

“好吧。”他说，“那么你想接着睡觉吗？”

我点头。

“好吧，”他又说，“如果有需要，过来找我们。我们会在客厅待一会儿，直到宝宝睡着。好吗？”

我闭上眼睛，点点头。我感觉灯关上了，他们离开了。

我听到他们在门外悄声说话。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你为什么这么好说话？”永远妈妈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了。只有我们的时候，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她很不安全！”

“我们已经作出承……”

“胡扯！”她说，“那都是胡扯！我们不——”

“嘘！不，她很安全！情况——”

“你现在说话就像是帕特莉斯！绑架之前的状况不同！宝宝出生前和绑架之前，之前所有——那时她还可以控制！这都可以控制！但是你难道忘记了她对玩具娃娃的所作所为了吗？然后她还把我们的地址给了她的精神病妈妈，她来这里威胁——还有那些记者和警察？你还要带她去接受该死的问话，和那些法官交涉！然后你还要出庭！考虑一下你的身体！你的医生说——我该怎么办，如果——你还做不做学校辅导员？你已经分身乏术！我知道你已经请了病假，但是我休假的时间太长了！我的患者在流失！听着，我们不能让宝宝置于这种状况中！我不允许！”

他们的声音安静下来。我知道他们走到别处去说话了。我知道永远妈妈说她不安全的时候说的不是我的娃娃。但是我的娃娃也不安全，只有我才能有办法解决。

11月17日，星期三，准确时间晚6:22

永远爸爸和穿着爱国者队夹克戴着帽子的男人坐在一起。我猜他多半喜欢蓝色和红色。他们聊了很多，就像是铁哥们一样。

有个女孩一直在提袜子。当她做完训练，参加比赛或者练习带球上篮之后，她就伸手向下拉起左脚的袜子，接是着右脚的，然后在轮到她训练或者参赛或者练习带球上篮的时候握起双拳说“太好了！”，她说她的名字是卡蒂·麦克杜格尔，不是卡蒂·麦杜格尔。她说，她从别的学校过来看望拉里。拉里是她的表兄弟。拉里也说是她的表兄弟。我没有问她拉里是表哥还是表弟，我没有问她住在哪里，她的生日是哪天，还有她喜欢什么颜色，但是我猜是黑色和灰色，因为她的袜子就是这个颜色。永远父母说遇到新认识的人不应该问对方的住址、生日以及养了几只猫，因为这样有点太突兀了。

在球场的另一边，卡蒂·麦克杜格尔又在提袜子。我也提了提我的。提袜子比系紧鞋带更让我蓄势待发。拉里戴着手臂矫正器来到我身边，他取下矫正器，这样他才能打篮球。卡蒂·麦克杜格尔朝我们走来。她微张着嘴，大声喘气。“卡蒂·麦克杜格尔，”她走过来时我说，“大约5:42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

“是啊。”她说。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生日吗？”

“我的生日是9月20日。”她说。

“9月20日，”我说，“比我的生日正好晚两天。没有人告诉我我比你

大！”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袜子。”卡蒂·麦克杜格尔说，然后把她的袜子往上提了提。

我抓着我的袜子，把它们提到最高处，比她的还要高。“是的，”我说，“它们很流行。”

我和卡蒂·麦克杜格尔开始来回传球。她扔球太用力，我接不住。球从我身边弹开，滚到看台上。穿着爱国者队皮夹克的男人接住了球。他站起来，我发现永远爸爸没有和他在一起。我的永远爸爸不见踪影。

那个男人抱着球站在我面前。我朝他走过去。“给你，金妮。”他说着，把球递给我，我接了过来。

“谢谢。”我说。我不知道他算不算陌生人，因为陌生人是完全不认识的人，但是我之前在这里见过他。

“今晚打得很好，”他说，“你真的很棒。”

于是我又说了一遍谢谢，虽然不能和陌生人说话。

他一直看着我，就好像我们已经聊了很久一样。“你爸爸很快就回来。”他说。

于是我说：“他一定是去卫生间了。”

穿着爱国者队夹克的男人应该坐下或者说，嗯，你最好回到球场上去。他应该和普通的陌生人一样，但是他没有。他就站在那里看着我，当我看着他的眼睛，他低头看着地面。就像那天一样。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但是没有看到有趣或者不同的东西。我一直盯着看。

我在体育馆里听到卡蒂·麦克杜格尔说想成为哈林篮球队的一员。

我看向旁边，看到永远爸爸从卫生间走出来，但是我想知道穿着爱国者队皮夹克的男人在看什么，于是我抬起头问他。

“你在看什么？”我问。

他咽了一下口水，没有抬头。“就是一个出落得很漂亮的女孩。”他说。

他双眼湿润，好像要哭了，这完全不合逻辑，因为他是一个男人。所以我猜想他眼睛里进了东西。我又低头看着地面。我看到我的球鞋和他的工作靴。当我再抬起头，永远爸爸正站在那里。

“不好意思，”他说，“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我说：“这个人眼睛湿了。”

穿皮夹克的男人擦了擦眼睛。“我们在聊天。”他说。

“不行，你不可以。”永远爸爸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生气，“我们之前不是这样说的。”

“球滚到看台这里，”穿着夹克的男人说，“我接住球，还给了她。”

永远爸爸看着我。我举起球，它在我手中如同全世界一样巨大。

“她不能和陌生人说话。”永远爸爸说。

“我是陌生人？”

“我们在培养她的好习惯。所以你一直到约定的时间进行自我介绍之前，完全就是一个陌生人。对吗，金妮？”

我点头同意。“完全正确。”我说。

身穿爱国者队皮夹克的男人向后退了一步，举起手。“好的，明白了。我的错。”他说。然后他对我说：“和你聊天很愉快，金妮。”然后走开了。

“过去再玩一会儿。”永远爸爸对我说。于是我继续打球。但是当我把球传给卡蒂·麦克杜格尔的时候，我看到永远爸爸和穿着爱国者队皮夹克的男人又在说话。永远爸爸摇着头，向前伸着下巴。他说话声音很大，指指点点，但是没有喊叫。我为穿着爱国者队皮夹克的男人感到难过。他似乎惹上了麻烦。

我很高兴上周没有对他发出嘶嘶声。

11月20日，星期六，准确时间早10:55

我们开车去公园见里克。永远父母全程都和我在一起，所以我不能直接说出我想说的话，也不能让他带我去加拿大见格洛丽亚和我的娃娃。我必须等待。

我们走出蓝房子的时候，我一共提了九次袜子。到达那里之后，我要再提一次祈求好运。虽然是十一月份，天气并不是特别寒冷，但是我依然穿着冬衣，戴着冬帽。

到达公园之后，我等着永远父母先下车。他们经常让我等着他们，因为我喜欢先下车。他们打开车门，我跳下车，又一次提了提袜子，然后开始寻找里克。我没有看到他。我只看到停车场、光秃秃的树木、单杠，还有在风中摇荡的秋千。

我看到一个男人站在跷跷板旁边。他穿着红蓝相间的爱国者队夹克，戴着一顶红蓝相间的爱国者队帽子。永远妈妈凑近我身边说："在那里。你看到他了吗？"

我说："这是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个男人。"

"事实上，他就是你的亲生父亲。"永远爸爸说，"他就是里克。"

于是我说："我猜他喜欢蓝色和红色。"

里克朝我们走来。他和永远爸爸握握手，然后对我伸出手。"你好，金妮。"他说。

我握了握他的手。我看不到他的眼睛，因为他戴着墨镜。但是我看

到反射在镜片上的两个自己。一个镜片上一个。

我没有说，“你好里克”，或者“嗨”，又或者其他什么。我只是和他握了握手，然后站在那里。

“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见到你很高兴。”他说。

这不是提问，所以我没说话。我不想说话，因为我在想为什么他之前不告诉我他是谁。

“我们想在你和里克见面之前先了解一下他。”永远爸爸说，“我们想让他看一看你如何与别人相处。”

“我听说了关于你的很多事情。”里克说，“说实话，不能如我所愿尽快和你见面我很难过。你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们只在医院相处过一天。去看你训练——真是太棒了。”

我还在思考，所以没有说话。我想了又想。

里克一直在说话。“你听得懂，对吗？”他说，“我不想只能远远地看着你。但是你的新家人希望一切按部就班，谨慎行事。我不是在埋怨他们。”

他说到“你的新家人”的时候微微低下头。

里克似乎是个友善温和的男人。我猜如果我提出要求，他一定会立刻带我去加拿大。他会竭尽所能地帮助我。我得找个办法支开永远父母，这样我就可以问他了。

“你的卡车在哪里？”我问。

“我没有。我开一辆老旧的小本田。”

“你在信里说开卡车。”

他笑了笑，摇摇头。“是这样的。”他说，“但是卡车不是我的。我替不同的公司开卡车。我还有一张特殊许可证，这样我就可以运送非常重要的货物。就是这样。”他说“就是这样”的时候微笑着，嘴巴微微歪向一边，双手拽了拽夹克。

“那么你的老旧小本田呢？”我看到他眼镜中的自己左摇右晃。我在想哪个人是金妮，哪个人是（—金妮）。我在想哪个是真正的自己。

他指着停车场。我看到那边有一辆灰色汽车。

“格洛丽亚有一辆绿色汽车。车窗被打碎了。”我说，“但是后来被修好了。”

“你记得你妈妈的车？见鬼，我也记得那辆车。”

“我9月14日在学校的停车场见过。”

“去荡秋千吧。”永远爸爸说。

“你们两个人可以去荡秋千，”我说，“我在这里和我的老爸里克聊天。”

永远妈妈笑起来：“对不起啊，但是我们得在一起。”

我指着秋千。“如果你们想，你们可以一起去那边。”我说，“我们一起在这里。”

“金妮，我们不能让你离开我们的视线。”永远爸爸说，“鉴于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说的是绑架事件。

“荡秋千听上去很不错，”里克说，“我很想荡秋千。”

我们走到秋千边上。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我很生气，因为永远父母不让我离开他们的视线。我在想他们是否也知道我的把戏。

我坐在一个秋千上荡了起来。里克坐在我旁边的秋千上。链子冰凉。永远父母站在我们前面看着。我认为现在不能问我想说的问题，于是我问：“你知道有没有人去找过我的娃娃吗？”

他说：“找你的娃娃？不知道，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我说：“我要找到她，因为她可能饿了。你觉得格洛丽亚行为有分寸吗？”

里克看了看我的永远父母。他们耸了耸肩看着他。里克向后退开始荡起秋千。“那么，我们说点什么呢？”他问。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见鬼，我不知道。”他说，“它就是一个玩具，对吗？你没有其他想说的吗？”

“没有。”我说。

“什么？”他说。

我看着永远父母，然后低下头。我知道他们可以听到我说话，所以我不可以问我真正想问的话。我转而问了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去格洛丽亚的公寓确认她在照顾她。”

里克的工作靴在沙子里来回拖拉。他看着我的永远父母。他们也看着他。“这其实是同一个话题，对吧？你的家人告诉我你一直在想着你过去的娃娃。”他说，“你一定非常想念它。”

我点点头。“是的。”我说。

“那么，我们可以买一个新的。”他说，“我从来没有送过你礼物，也许——”

“不，”我说，“我不要新的。我想让你去确认一下旧的是否安全。格洛丽亚不会照顾她。”

“好的，好的。”里克说。

然后永远妈妈说：“不，里克，不要说‘好的’。她会把你的话当真的。”

“什么？哦，明白了。”里克说。

“金妮，他的意思是，好的，他不会给你一个新的娃娃。不用着急。我们不会让任何人这么做的。”然后她对里克说：“这个我们之前沟通过了。她不会放弃这个想法。尝试也没有用。”

“我总是认为尝试没有坏处。”里克轻声说着，看着我，“你有没有最喜欢的颜色？”

我不让自己的注意力被分散，但是我必须回答问题。“我喜欢红色。”我说。

“我也喜欢红色。红色和蓝色。”

“那是爱国者队的颜色。”我说。

他笑起来。“我很喜欢爱国者队。”他说。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休整？”我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让所有人都休息一下？”

“这为时过早，”永远爸爸立刻说，“对不对，里克？”

里克沉默了三秒整。“对，”他说，“还太早。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商定下一次登门拜访的时间。”他转过头看着永远爸爸，“这样可以吗？”

永远爸爸的眉毛变成尖锐的V字形。

“当然可以，”永远妈妈说，“毕竟我们希望你们两个人有多一些时间相处。多多益善。”

“但是还不能休整。”里克说。

“对。还不能休整。”永远爸爸说。

11月22日，星期一，准确时间下午12:41

只有我和拉里坐在桌边。艾莉森·希尔、布伦达·理查德森和凯拉·扎达比奇在排队打饭。卡萝尔女士和另一个老师站在饮水机旁边聊天。她在看着我，但是距离太远听不到我说话。

“这周末和那个里克伙计相处得如何？他人好吗？”拉里问。

这是两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他说的是同一件事，于是我说：“他就是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那个男人。”

“你是说总是和你另一个爸爸说话的人？”

我点点头。拉里也点点头。

“哇，”他说，“有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我说，“只有我的永远爸爸知道。”

拉里露出奇怪的表情。“你为什么一直叫他永远爸爸？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是被收养的，但是你就不能叫他爸爸吗？我是说，你又不是要和别人一起生活。”

我想了想。“我要和里克休整，”我说，“永远父母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和自己的孩子分开的休息？真奇怪。”拉里说，“就是说，你没有想过和那个里克伙计一起生活，是吗？因为，宝贝，如果你离开……”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然后他开始用颤抖的声音唱起歌，内容是谁能

知道没有我他该怎么办。他时不时会停下唱歌转而从低到高地说哒哒，哒，哒。

“你懂吗？”他唱完之后问。

他的意思是你明白吗？于是我说：“不，拉里，我不懂。”

“你难道不想做我的——你难道不希望我们是男女朋友吗？早晚有一天，我是说。”

“不，拉里。”我又说一遍。

“朋友，这可真糟糕。”他说，然后扔掉一只手臂矫正器。那东西咔嗒嗒作响，在地上弹了几下。他绷紧脸颊，眼泪快要从眼角流了出来。然后他说：“我是说，我们是特殊儿童——我们需要团结一致，明白吗？我们似乎没有机会和正常的女孩相处。我是说，正常人。好吧，我明白了。你并不在意。我们只是朋友。但是我还是不希望你离开。你会一直留在格林斯伯勒这里，对吗？”

我没有说话，用叉子翻动着盘子里的意大利面。有问题我一定会回答，除非我用了太长时间思考，而拉里说了其他话题。

事实的确如此。

“无论如何，我希望你留下来。明年我们就要上高中了。高中有整整四年。那会是一次奇妙的经历。你不想去其他地方上中学，对吧？”

“不想。”我说。因为我根本不想上中学。我想去加拿大照顾我的娃娃，或者在其他地方陪着它。任何地方都可以。五年的时间很久，现在C克里斯特尔在监狱里，我必须让她远离格洛丽亚的伤害。

“嗯，很好。有时我觉得你无法忍受这里。你好像从来都不高兴。

这里有很多对你好的人，你知道吗？比如我。我会为你做任何事。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说。而且我会记住这句话。

11月26日，星期五，准确时间11:41

里克现在在我的房间里，和我以及我的永远父母一起。永远妈妈在门口，永远爸爸坐在我的床上。昨天是感恩节，于是他今天登门拜访。他会留下来吃午饭。我的永远父母说他们希望他看一看我在家的样子。他们想让他看一看我如何布置房间，以便于他为我们的休整做好准备。他们现在和我们在一起，但是他们一离开我就让他带我去加拿大，让他告诉格洛丽亚在那里和我见面。

“你早餐喜欢吃什么？”里克问，他看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海报和我的日历，“你真的很喜欢记录生日。”“通常是鸡蛋、麦片、薄煎饼和法式吐司。”我说，“抹上黄油夹着培根的吐司和燕麦粥。还有九颗葡萄。还要喝一杯人喝的奶。”

他弯下腰看着我书架上的书。然后他看了看我的照片。所有相框都是红色。“你会做饭吗？如果你不会也没有问题。”

我点头称是。“C克丽丝特尔教过我炒鸡蛋。”我说。

里克直起身。“你一直叫她C克丽丝特尔，”他说，“我想知道其他人到底怎么拼写克丽丝特尔。也许写成了CH吧？”

我摇头。“写成K。”我说。

“K？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拼写成K克丽丝特尔。”

“我的娃娃的名字就是那样拼的。”我说。

永远妈妈的眼睛变得和卡萝尔女士的一样大。

“金妮，你刚才是说你的娃娃还有名字吗？”永远爸爸说。我点点头。

“她的名字是K克丽丝特尔？”

我又点点头。

“谁给它起的名字？”

“格洛丽亚。”

“但是你总是说*我的娃娃*。”永远妈妈说。

“K克丽丝特尔是我的娃娃。”我听到自己这么说。

K*克丽丝特尔*。这几个词从我嘴里说出来很奇怪，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娃娃*永远是我的小宝宝*，就是C克丽丝特尔说的那样。格洛丽亚只会撒谎，而C克丽丝特尔会说实话。

“等一下，”永远爸爸说，“你的娃娃有一个真的名字。谁给它取名K克丽丝特尔？”他眯起一只眼，嘴巴歪向一边。

“格洛丽亚给它取名K克丽丝特尔，为了和C克丽丝特尔区别开。”我说。

“金妮，你是不是一直说，说你的娃娃是一个*真宝宝*？”永远妈妈说。

一切都静止了。一切都凝固了。因为他们*明白了*。他们终于、终于明白了。

我点头，想从嘴里说出*是的*，但是这个词却卡住了。我说不出来。我的大脑无法做出回馈，因为它从来没有把我的娃娃叫作K克丽丝特尔，虽然那就是她的名字。然后这个词突然自己跳出来，我听到自己的

声音说："是的。"接着又说，"是的！"

因为那就是我整整五年一直在告诉别人的事情。

"天啊。"永远爸爸说。

"还有一个真宝宝，格洛丽亚用你姨妈的名字命名？以C克丽丝特尔命名？"永远妈妈说。

"是的！"我说。

里克来回摇头，双手在空中摆动。"我对此一无所知，"他说，"但是格洛丽亚一直很尊重克丽丝特尔。她们关系非常亲近。她们还小的时候，克丽丝特尔对她特别照顾。她用她的名字命名我一点儿也不意外。"

我点点头。

"所以你为什么叫它我的娃娃？"

我想了想。"因为我的任务就是要好好照顾她。"我说，"另外我不知道怎么拼写。还有——"

"我得打个电话，"永远妈妈打断我说，"我必须立刻打电话。里克，我们必须中断这次拜访。"她迅速离开房间。

"但是我刚到这里，"他说，"如果我们进展顺利，你们……"

永远爸爸提高音量。"里克。"他说。

"好吧，好吧，"里克说，"金妮，我今晚给你发邮件，好吗？"

"里克，请你离开。我们让你离开！"永远妈妈大声叫道。

里克摇摇头。“你们这些人。”我听到他说。然后他穿上外套离开了。

11月29日，星期一，准确时间下午4:17

“你经历了太多事情，”帕特莉斯说，“还是这句话。”

她坐在花朵椅子上。

“嗯哼。”我说，因为我的嘴巴里塞满了全麦饼干。

“你喜欢和你的亲生父亲在一起吗？我是说和里克一起？”

“嗯哼。”我又说。

“很好，”帕特莉斯说，“很快你就可以去他家作客。圣诞假期之后我们安排你去那里过周末。所有人都希望你和他相处融洽。他们希望你能喜欢和他在一起。如果你足够喜欢他，你甚至可以和他生活在一起。他似乎很喜欢你，虽然他和你的永远父母相处并不愉快。”

我点点头，又吃了一口全麦饼干。

“你永远妈妈给我打过电话之后，我给社会服务机构打了电话。”帕特莉斯说，“我让他们去公寓看望格洛丽亚。绑架事件调查期间，她是主要嫌疑犯，习惯了警方和其他人的盘问。但是她不希望社会服务机构再次登门造访。他们就带上了一名警察。你能猜到他们走到门口发现了什么吗？”

“一只缅因猫？”我说。

“不是。你的妹妹。他们找到了你的娃娃。”我停下咀嚼，侧耳倾听。

帕特莉斯大声喘息了一下，然后安静下来，但是我感到一阵越来越响的耳鸣。我感觉头上的每根头发都带着电。

“社工敲门，格洛丽亚一开门，警察就立刻走了进去，她就在那里，你的妹妹。这太意外了，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错了，金妮。对不起。五年来你一直告诉我们你的娃娃是一个真宝宝，你说得没错。K克丽丝特尔完全没有身份登记，最终证实就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格洛丽亚出人意料地把她藏了起来。她一定非常害怕警方把她带走。”

我点点头。“格洛丽亚不喜欢警察，”我说，“她是个*聪明人。*”

“没有人否定这一点，”帕特莉斯说，“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把所有事情拼凑在一起了。有一大块拼图似乎就在我们眼皮底下，现在我们看到了，终于拼在一起了。所以，再说一次，对不起。但是我也很激动，因为我现在开始明白了。我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会照顾宝宝。”

我想告诉帕特莉斯我很开心。我想告诉她我非常非常高兴，但是我沉入脑海越陷越深，我只能说出我的所见，我的记忆。

“我的任务就是照顾她，”我说，“格洛丽亚说我要好好照顾我的娃娃，让她保持安静。”

“她这么说？”帕特莉斯说。

但是我听不到帕特莉斯说话。我只听到格洛丽亚的声音。“*好好照顾你的娃娃，金。不要让任何人看到她，或者听到她的声音。唐纳德今晚过来，我希望能出现奇迹。*”那时我学会把手指放进娃娃的嘴里，她就会吮吸手指安静下来。那时我学会抱起她说，*乖、乖、乖*，让她安静下来。我学会把牛奶或者蛋黄酱放在勺子里喂给她，因为没有奶瓶，但我还必须让她保持安静。

安静最让我感到恐惧，尽管它让我安全。我看到格洛丽亚出门去见

毒品贩子。门在她身后关上。

“格洛丽亚总是把你和K克丽丝特尔撇下，”我听到帕特莉斯说，“她常常离家很久去参加派对或者去买毒品。你把K克丽丝特尔藏好，所以邻居们没有见到过她。最糟糕的是，当格洛丽亚在家时，她也会因为暴怒或者嗨过头而无法自己照顾宝宝。”

“我把我的娃娃照顾得很好。”我说，“我可不可以再回去照顾她？”

帕特莉斯奇怪地看着我。“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K克丽丝特尔现在多大了。你知道吗？我是说，我连她的生日都不知道。”

“11月16日。”我说。

“11月16日？我想知道她多大了。我们算一算。”

帕特莉斯看着天花板开始数手指。我知道她在算数。

我咽下嘴里的东西，喝了一口奶。“我的娃娃大约一岁。”

帕特莉斯嘴唇动也不动。她的微笑似乎僵在脸上。“只有一岁？”她说，“那就是说她还不够上学的年龄。”

我点点头：“必须年满五岁才可以去幼儿园。”

“你离开格洛丽亚的公寓有多久了？”

“四——”我刚要说就闭上嘴，因为我记得我的生日是9月18日。有人问我离开格洛丽亚的公寓有多久的时候，我过去一直说四年，但是现在是五年。因为又过了一年。“五年，”我说。

“的确如此。”帕特莉斯说。

“的确如此。”我也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我无暇思考。

“这周末你把她的名字告诉所有人真是太意外了，”帕特莉斯说，“没有人知道她有名字。”

“我叫她‘我的娃娃’。”我说。

“好吧。因为她真的就像是你的娃娃。你一直带着她并且照顾她。但是已经——这已经过了多久？哦，我想起来了。五年。整整五年——这就是为什么你特别想去见她。那段时间可以发生太多事情。你想确认她是否安全。”

“是的，”我说，“我想看看格洛丽亚是否给她换尿布，她是否有东西吃。而且如果没有人把她哄安静，格洛丽亚带男性朋友回来——”

我停下说话，低头看了看大腿。腿上有许多饼干渣儿。然后我说：“我需要确定没有人伤害她。”

“我想我们可以帮忙。”帕特莉斯说。

我抬起头。

“社会服务机构会再次去公寓。”她说，“他们会派一些人过去查证事实，了解情况。他们也会去监狱找C克丽丝特尔问话。”

“查证事实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社工会去公寓弄清楚为什么K克丽丝特尔的出生没有记录。实际上，他们今天就会去。我们有自己的怀疑，但是我们需要听一听格洛丽亚的说法。他们要去确认小克丽丝特尔是否安全。”

“小克丽丝特尔。”我说。

“让格洛丽亚照顾她五年真是太久了，你觉得呢？”

我想了想。我想了又再想。“是的，”我说，“五年是非常长的时间。”

11月30日，星期二，准确时间下午12:41

“我的娃娃的名字是K克丽丝特尔，她生于11月16日。”我说，“她是我的妹妹。她还和格洛丽亚住在一起，但是你必须相信我她很安全。因为她很健康，好吗？”

我深吸一口气，睁开双眼。我和所有第五教室的孩子们坐在餐厅吃午饭。

“但是我不再和格洛丽亚住在一起。我和永远父母住在蓝房子里。昨晚帕特莉斯打电话告诉我社工去了公寓，发现格洛丽亚有一次无记录的生育。因为格洛丽亚在C克丽丝特尔的公寓里生下我的娃娃。她都没有社会保险号码，没有接种疫苗，但是他们会给她注射。我想我需要饮料。”

我把袜子提到最高勒到最紧。卡萝尔女士坐在我旁边，透过镜片看着我，侧耳倾听。“慢一点儿，金妮。”她说。

布伦达·理查德森在餐桌对面看着我。她的眉毛皱着，嘴巴张着。“等一下，”她说，“你有一个妹妹？”

“是的，”我说，“她的名字是K克丽丝特尔，它生于11月。她是我的娃娃。你没有忘记她的生日，对吗？”

“我以为你妹妹的名字是温迪。”布伦达·理查德森说。

“那是我的永远妹妹。”我说。

“但是她是一个宝宝，对吗？”

“是的。她们两个都是宝宝。有脚丫的真宝宝。嘴巴总是张着。但是我在说K克丽丝特尔。”

“她在哪里——我是说——她——居住？”拉里问。

“和格洛丽亚在一起。”

“格洛丽亚住在哪里？”凯拉·扎达比奇问。

“在停着绿色汽车的公寓里，”我说，“在哈灵顿福尔斯。”

“在加利福尼亚吗？”拉里问，然后他跳起来，伸出手臂，开始唱起“给冲浪板打蜡”的歌。

“金妮需要饮料！”凯拉·扎达比奇大声叫道。

有人给我一个插好吸管的巧克力牛奶。“警察带我离开格洛丽亚，因为她没有好好照顾我。但是K克丽丝特尔留在公寓，因为我把它藏在——”

我停住了。我的脑海里一切又全部发生了一遍。然后我记得C克丽丝特尔找到了我的娃娃。

所有人看起来都很困惑。

“也许你应该告诉洛莫斯夫人。”凯拉·扎达比奇说。

“洛莫斯夫人已经和我谈过了。她说我的娃娃是一个真宝宝，这就解释了很多事情。”我说，“她出生于11月16日。你们都写下来了吗？”

拉里和凯拉·扎达比奇开始从书包里翻找笔和纸。布伦达·理查德森咬了一口饼干。“我也有一个姐妹，”她说，“她的名字是佩格。”

“你小时候会抱着她到处走并且照顾她吗？”我说，“我就会那么做。”

“佩格比我大。”布伦达·理查德森说。

“我想好好照顾K克丽丝特尔。”我说，“我还想用被子包着她，给她喂许多人类喝的奶。不是胸部的奶。这是不同的。她可以像从前一样在我床上睡在我的臂弯里。”

“宝贝，我知道你爱你的妹妹，但是我想你应该和我们留在这里。你不想离开的，对吗？”

我又拿起巧克力奶，喝了一口，然后我把它放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社工让她和格洛丽亚在一起。”我说，“格洛丽亚不知道如何照顾宝宝。而且她会发怒，还有——”

我又停下来。

“格洛丽亚是你的妈妈吗？”布伦达·理查德森说。

我的大脑把我推回到对话中。“你难道不知道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说，“格洛丽亚是我的生母。她永远都是我唯一的生母。”我抠弄着手指，“里克是我的生父。他想让我圣诞节之后的周末去他家。他说让每个人都休息一下，这样很好。另外，我的永远妈妈不再喜欢我了，因为她觉得我疯了。昨晚我听到她对我的永远爸爸说，她迫不及待地让我离开，然后他们才都能放心。”

我努力思考，但是我不知道还要思考什么。卡萝尔女士在笔记本上写下些东西。

“金妮还需要饮料！”凯拉·扎达比奇又说一遍。

拉里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躲闪开，但是他只是把手臂矫正器拿掉，然后下跪对我唱起“小冲浪手在海边观望”。艾莉森咯咯地笑起来。但是我无法把注意力放在拉里身上。我重新陷入脑海中。社工们不知道格洛丽亚不能照顾我的娃娃。他们不知道她一发怒就打人。他们不知道C克丽丝特尔每天花几个小时陪伴她们。

这就是说我必须确定帕特莉斯告诉了他们不要让格洛丽亚单独和她在一起。格洛丽亚需要一直有人和她在一起，否则我的娃娃就会遭受严重虐待，无人照顾，这些都曾发生在我身上。

有人把另一盒奶从桌子对面推到我面前。这次是纯奶。我把吸管从巧克力奶中拿出来，然后一饮而尽。

12月1日，星期三，准确时间下午2:48

永远爸爸没在家。我下车的时候他应该在这里，但是我在车道上没有看到他的车。绑架事件之后他就停止工作来照顾我。也许他去看医生了。他现在总是去看医生。

我想告诉他我需要再跟帕特莉斯聊一聊。打电话就行。我现在就要和帕特莉斯通话，这样她才会告诉社工格洛丽亚发怒就打人。我要告诉她，他们不可以让格洛丽亚单独和她在一起。

身后的校车开走了。我走进屋。我把背包放在自己的房间里，走到楼梯边，然后侧耳倾听。

我听到永远妈妈的房门关上了。

我不想上去，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做。永远爸爸说过，最好不要打扰永远妈妈。但是我必须找人给帕特莉斯打电话。我的娃娃不安全。

我尽可能轻巧地走上楼梯，站在卧室门前，敲了敲门。

她没有说进来或者稍等或者任何话。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听到。

于是我打开房门。

她躺在床上抱着温迪宝贝。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金妮，出去！”她低吼着。

“但是我需要——”

“立刻！”

我深吸一口气。我必须要冷静。“我需要——”我又说一遍，但是这次她打断了我。

伴随着一声大叫。

“金妮，快给我出去！离我和我的宝宝远一点！”

于是我闭上眼睛，大声喊叫着回应：“我需要和帕特莉斯通话！”

然后我听到温迪宝贝的哭声，就在我眼前。

我迈步向前走。我知道如何安抚哭泣的宝宝。

永远妈妈迅速跳起来。

我后退。

但是哭声变大，我开始说：“乖，乖，乖。”我伸出手抱起宝宝。

有什么东西打在我脸上，把我撞倒在地。

哭声轻了许多，很遥远。我的头很疼，我听到了脚步声。我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我跪着爬起来。永远妈妈不见了，温迪宝贝不见了，我也听不到哭声了，但是随后我听到汽车声。当我站起来看向窗外，我看到汽车在倒车。车倒上公路，然后疾驰而去。

12月4日，星期六，准确时间下午1:58

昨晚下雪了。现在我们在马车山，我要和永远爸爸一起滑雪橇。我不知道现在的准确时间，因为我戴着手套，看不到手表。我的眼镜外面套着我的大太阳镜。我下车的时候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现在就是搞笑版的迈克尔·杰克逊。”

他说：“你说得对。我就是这样想的。”

冬季的马车山充满乐趣，因为这里是滑雪橇的好地方。去年冬天，永远妈妈知道自己怀孕之前，我们也在这里滑雪橇。这里是世界上最棒的滑雪山。它比中学的足球场更广阔，不过这里地势倾斜，滑雪速度很快。这里非常适合散心，这好极了，因为昨天蓝房子里的事态紧张。这是永远爸爸告诉我要去滑雪橇时说的话。然后我说我必须和帕特莉斯聊一下，他说他立刻给她打电话。他的确那样做了。他甚至还让我和她直接通话，她说不用着急，社工们每天都去看望格洛丽亚，连周末也会去。于是我很高兴。帕特莉斯说周三我去见她时会告诉我最新情况，让我不用过分担心。

我们已经滑下来一次，感觉很棒，但是滑到山脚之后必须步行返回山顶，没有人开车带着你或者把你拉上去。我问永远爸爸他是否可以把我拉到山顶，他说不可以。其他的爸爸拉着他们的孩子，于是我问：“为什么呢？”

他大声喘息着，脸色通红。“因为你的体重有125磅，而那些小孩子只有四五岁。”他说。

但是我还是看到许多孩子被拉上去。“这不公平，”我说，“你看那

些孩子。他们不用走路。真讨厌。”

永远爸爸继续向前走。山顶很远。有时他会停下来休息喘口气，我看到他的嘴里吐出大量白雾。我宁愿回家花刚好三十分钟看电影，听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或者读一本书，再或者为休整整理行囊。往山顶爬一点意思也没有。“你就不能用车带我吗？”我说，“我觉得没意思。”

他转过身。“我们在来的路上买热巧克力了吗？”

“是的。在邓肯甜甜圈店里买的。”我说，“太烫了，所以我们说放在车里冷却一会儿，这样就不会烫到舌头了。”

“你不是夏天就一直期待滑雪橇吗？”

“是的。”

“那么你能不能表现出一丝感激？”

我知道有时候必须假装感激，否则就会被打。但是我的永远父母不会打人。他们说他们认为那样不对，这就意味着我不必假装。但是星期三，也就是三天前，我抱宝宝的时候永远妈妈打了我。所以也许她现在会打人，但是永远爸爸还不会。

另外，感激的意思是你对某件事感到高兴，或者你喜欢某件事，又或者你对某件事毫不介意。但是我很介意走到山顶。“这太，太讨厌了。”我说。

永远爸爸举起手，然后任由手落到腿上。“加油，”他说，“如果坚持走下去，我们就能更快到达山顶。”我跟在他身后。

“我们没有更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吗？”我说。

他又转过身。“你疯了吗？”他说，“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你想滑雪

橇，而现在你却连走都不想走？你知道我们为你经历了多少麻烦(注)吗？你知道我的血压有多高吗？你妈妈不肯走出卧室，我耽误了大量的工作时间。这不是理所应当，金妮。这简直让人忍无可忍。我一直尽力保持着和蔼宽容的态度，但是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牛粪是指牛的大便，但是有时这是一种修辞。“你在开玩笑，对吗？”我说。我透过眼镜看着他。

但是永远爸爸没有一些笑容，和平时完全不一样。“我们回家，”他说，“今天不滑雪橇了。我滑不动了。”

“但是我想再滑下来一次！”我说。我跺着脚。

“车在那边，”他说，指了指山边。“如果我们直接穿过滑雪道，就会快一点儿。小心雪橇，好吗？”

他开始穿过雪道。一个坐在甜甜圈形状的充气雪橇里的小女孩从他面前滑过。他等她经过之后就走过去。但是我还不想回家，于是我待在原地。他发现我没有动，于是返回来找我。两个雪橇疾速而过。当他终于走到我面前，他的呼吸声非常非常沉重。“金妮，你必须和我回到车上。如果你不回去，就一周都不允许看电影和听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

我叉起手，走在他身边。“真没劲！”我说着，跺着脚穿过雪地，“我不要被这样对待！我想和里克一起生活！”

“金妮！”永远爸爸大喊道。“小心！”

但是我没有听，因为我还有话要说。“我要——”我说，但是永远爸爸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倒在地。一些小朋友边喊边笑。他们的声音回响在我耳边，然后他们就滑走了。我躺在雪地里，看到一个长长的木制雪橇，上面有四个孩子。他们快速滑下山坡。

我坐起来，然后站起身。裤子和外套上都是雪。“我很生气！”我说。有人停下上山的脚步。他们看着我。

永远爸爸也站起来。“金妮，那个雪橇差点儿撞到你！你在抱怨我把你拉开吗？我们赶紧回到车上。”他说着，抓住我的胳膊。

我躲闪开。“你不可以碰我，”我再次站直身体之后对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帕特莉斯是这么说的！没有人可以碰我，除非我说可以！我现在没说可以！”

因为我根本不喜欢男人碰我。他们应该和格洛丽亚一起在楼上的卧室里，不要打扰我。

他把手放在胸口，喘息了一会儿。“如果你不走回车里，那就他妈靠你自己的身体走回家。”他说，“如果我比你提前回到车上，我就把你的热巧克力喝掉。”

“哦不，你不可以！”我说着，加快了脚步。我走过他身边，躲避开从山上滑下来的雪橇。我一直走啊走，然后到达所有汽车停放的地点。我站在我们的车旁边，等着永远爸爸走过来。他打开车门，我爬进车里，系好安全带，一把抓过我的热巧克力。它已经温热，不烫了，于是我很高兴。

---

1. 原文为Bullshit，本意为下文所说的牛粪。——译者注

12月8日，星期三，准确时间下午3:55

“日期定在1月7日，星期五。”帕特莉斯说。我想问她最新情况，但是她却说了一个真实的日期，而约会都很重要。当我听到日期，必须把它记在脑海中，反复思考。

另外我很激动。1月7日我会去里克家，去休整。他会给我收拾好一间卧室，但是我想我不必去看了。我希望他直接带我去加拿大。我们一上车我就会跟他说。社工们每天都会去看望格洛丽亚，以保证我的娃娃安然无恙，然后格洛丽亚开车带她去加拿大见我们。到时候我会接替格洛丽亚，再次好好照顾她。

“他会直接去学校接你，”帕特莉斯说，“你的东西都会放在后座上，随时可以出发。”

“我的被子也会在吗？”我问。因为如果我的计划可以实施，我就不会再回蓝房子。我可以把所有东西都留在那里，除了我的被子，因为我的娃娃喜欢我的被子，而且晚上我需要把她裹起来。

“当然。”帕特莉斯说，“记住，你要在前一晚帮你爸爸把东西打包好。”

“星期四晚上。”我说。

帕特莉斯点点头。“星期四晚上。你要带上足够两天穿的衣服，但是当然也可以带上被子。现在我们谈一谈你的永远妈妈。我知道上周你们俩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莫拉打电话说过了。”

“她打了我。”我说。

"她为什么那么做？"

"因为我要抱宝宝。"

"她说不要抱宝宝了吗？"

"没有。"

"那么，她对你说了什么？"

"她对我说，快给我出去。"

"打人是不对的，金妮。这一点完全不能接受，绝对不可以。我知道你懂。你永远妈妈的行为是不对的，我已经和你的父母谈过了。但是我仍然需要你为我做点事。我需要你记住，我们要和对我们喊叫的人保持距离。他们不安全。你的永远妈妈生气的时候，你走近她很不安全。你能记住吗？我的意思是，当你妈妈再生气和喊叫的时候，你可以和她保持安全距离吗？"

"不可以。"我说。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她可能抱着一个哭闹的宝宝。我知道如何安抚哭闹的宝宝。"我说。

"我相信你。"帕特莉斯说，"但是宝宝哭闹不一定是因为危险。你要抱温迪宝贝的时候她正处在危险之中？"

"不是。"我说。

"你要去抱她的时候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的娃娃。”

“我想也是这样。”帕特莉斯说，“所以我们应该谈谈如何区分现实和幻想。”她停了停，舔了一下嘴唇。“金妮，我想问问你觉得你的永远妈妈怎么样。自从你住进家里以及她有了宝宝之后，她变了很多。你觉得她怎么样？”

我想了想。我没有因为永远妈妈而感觉到快乐或者悲伤。我只是因为要去加拿大而感觉兴奋和焦虑。

帕特莉斯一直在说话。“金妮，我工作的一部分是帮你学会*依恋*。*依恋*就是*在你自己和其他人之间建立一种强烈的感情*。我知道，因为自闭症，你现在在情感方面有障碍，但是，一些事情的发生让你和你妈妈之间很难依恋或者亲近。你爸爸认真地照顾你，花时间陪着你。他很努力让所有人团结在一起，但是这让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我不想这样说，但是我认为你和你妈妈之间现在不太可能建立起依恋关系。你要*渴望*依恋。我知道*你愿意*这样做，但是如果她不……”

她停下来。我等待着。

“都是因为温迪宝贝。”帕特莉斯终于继续说，“你必须让她看到你对宝宝是安全的，让你留在家里对于宝宝是安全的。”

于是我说：“*无论如何*我都不允许碰她。这是最重要的规定。”

帕特莉斯移开目光。“对，”她说着，眼睛湿润了，“即使她哭闹，即使你认为她需要吃东西，即使那时抚摸也许是最有用的方式。”

12月16日，星期四，准确时间下午2:51

我们围坐在会议厅的大圆桌边上，座无虚席。

“今天会议的目的之一是让金妮的老师见一见里克。”洛莫斯夫人说，“里克？”

“很高兴见到诸位。”里克说。他站起来，他的椅子撞到他身后的书架。他摇晃了一下，迅速用双手摘下帽子，攥在手上，然后又坐下去。

“你好，里克。”所有的老师一同说。所有的老师都在场。有温克曼夫人、达纳女士、卡特夫人、汉高夫人，卡萝尔女士、默顿女士和克鲁先生。连校长德文女士也在。还有我的永远父母。

“我们需要在座各位知道，里克是金妮的亲生父亲，可能未来会有一段时间由他来学校接金妮。”洛莫斯夫人说，“现在金妮乘坐校车，但有时她的永远父母会打电话来说里克来接她。”

“他得到了我们的正式许可，”我的永远妈妈说，“所有的书面文件都已经在警局签署。也欢迎你们和他说一说金妮的成绩和履历。里克将要成为金妮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我1月7日去他家休整。”我说。

所有人都微笑点头，永远爸爸除外。他的眼睛低垂，眉头紧锁。

“我相信你一定会过得很开心。”洛莫斯夫人说。

“永远妈妈说她需要休息。”我说。

所有人完全安静下来。“学校和家里的事情很复杂。”洛莫斯夫人迅速说，她看着所有人，“我们所有人都会不遗余力地保护孩子们的安全，但是我们都需要休息。金妮也不例外。”

里克动了动椅子，嘴里发出一阵声响。

“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洛莫斯夫人说。

“我只是希望有人可以说一说她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姑娘，”里克说，“也许可以说一说她有多么有趣多么聪明。一直在说保护安全和休息的话题，好像我们要把她放进盒子里。我们要把她隔离开。我不是心理学家，但是我想她需要的是接近人群。”

我很困惑，而永远妈妈听懂了。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手，但是然后又缩回到桌面下。“这是一个修辞，金妮。”她说，“没有人要把别人放进盒子里。”然后她对里克说：“是的，里克。所有人都认为她解决问题时很有创造力。而且也非常足智多谋。我们非常高兴你可以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她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姑娘。”

里克低头看向别处，然后又回过头。“我只是——”他刚要说话，但是被永远妈妈打断。

“谢谢你，里克，”她说，“非常感谢。”

12月22日，星期三，准确时间下午3:03

今晚将举办冬季音乐会，里克和永远爸爸过来观看我的长笛演奏。永远妈妈和妹妹在家。我们出发之前里克会过来吃饭。我们会提早在四点三十分整吃饭。然后我换上演出服，我们就出发。

里克现在走进门。

“帕特莉斯说社工们去过公寓，”我告诉他，“她说他们正在调查。他们每天都会去探视。”

“我打赌格洛丽亚不喜欢这样。”里克说。他脱下外套。永远爸爸接过外套挂在壁橱里。我们坐在客厅里。我坐在沙发上，永远爸爸坐在我旁边。里克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永远妈妈靠在门廊上。她的头发比我记忆中变长了。

“文件上写着，他们赶到之后，我的娃娃并没有表现出紧张的迹象。”我说。因为昨晚帕特莉斯在电话里给我读了文件。

“嗯，那很好。”里克说。

“他们每天都会去看望她的，”我说，“因为C克丽丝特尔已经不在那里。他们需要去盯一段时间。”

里克喝了一口咖啡。“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格洛丽亚已经改变了？”

“她的衬衫看上去变化最大。”

“是，但是我是说也许她的秉性改变了。妈妈也是人。他们会改变，

就像每个人都会改变。根据我的了解，你和格洛丽亚住在公寓让她觉得事情难以应付。金妮，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另外，还有一个需要照顾的宝宝，而且她还是个瘾君子。”

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他说得对。人都会改变。我改变了，却没有人知道。我变成了（一金妮）。

“所以你认为她不会再发怒打人了吗？”我说。

“我没有那么说，”里克说，“但是坦诚地说，我们也不能说她还是老样子。就像我说的，妈妈会改变的。”

“我的永远妈妈变了。”我说。

在沙发的另一边，我的永远爸爸坐直身子。我的永远妈妈站直身体。

“真的吗？”里克说。

我点点头：“她——”

“金妮，”永远爸爸说，“里克说得对。和你住在公寓的时候相比，格洛丽亚也许改变了很多。但是我们必须让社工完成调查。没有人知道你的姨妈每天过去帮助她照顾你的娃娃。”

“谁知道呢？”里克说，“如果格洛丽亚得到需要的帮助，也许她就可以来看望你。”

所有人都看着里克。

“我觉得那不可能，”永远妈妈说。

“为什么不？”里克说。

“对啊，为什么不？”我说。

“因为我不允许。”她说。

“我们现在说的是参与绑架的人。”永远爸爸说。

“克丽丝特尔已经在监狱里。”里克说。

“C克丽丝特尔。”我说。

“对，但是你不会认为她是独自作案吧，是不是？”永远爸爸说，“我们不知道警方发现了什么，但是我从不相信她们毫无关系。案件并未结案，但是别瞎说了，我们不会让格洛丽亚靠近金妮身边。她太喜怒无常了。”

“我之前说过，人是会变的。”里克说，“你们这些人难道没有经历过困难吗？我经历过。现在看看我们这个样子。”

我看了看，但是没有看到什么不同。我希望没有人看我。

“格洛丽亚绝不可以来我们家。”永远妈妈说，“死我也不会同意。”

“那么好吧，”里克说，“我明白了。我比你更能摒除成见，就是这样。也许更宽容一些。”

“我们只是希望所有人都安全。”永远爸爸说。

“我知道，我知道，”里克说，“但是有时团结比分裂更安全。我很感激你的所作所为，对金妮也好，对我也好。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和她见见面，聊聊天，这多少弥补了我些许遗憾。如果一切顺利……”

他没有继续说，微笑看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回以微笑。

12月24日——平安夜，星期五，精确时间晚11:56

七点整，我在奶奶家洗了个澡，然后我穿上睡衣裤，虽然没有在蓝房子的卧室里。每个人都知道，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为了耶稣救世主，但是实际上是为了礼物。奶奶家里有许多人，他们都为我准备了礼物。我得到一件迈克尔·杰克逊的新T恤、一本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书、几件衣服和几本涂色书。另外还有一个迈克尔·杰克逊的拼图和一个迈克尔·杰克逊的杯子。

礼物交换之后，我晚饭吃了鱼、西兰花、泡菜、一种里面夹肉和奶酪的小酥饼、土豆泥和沙拉。晚餐后正好九点零七分的时候，我们吃了插在牙签上的小热狗和小波兰熏肠，然后我在水池里吐了。我想再多吃一点，但是永远妈妈说不可以，我吃得够多了。

现在我坐在车里，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汽车里的时钟显示11:56。这已经超过我的睡觉时间，但是这一周我们都在说平安夜熬夜没有关系，因为平安夜是一个特殊的时刻。永远妹妹在座椅上睡着了，永远爸爸开着车。

到达蓝房子之后，我们停在私人车道上。外面白雪皑皑，因为今天下午大约四点我们在奶奶家时雪下得很大，但是现在雪地上已经有了新的轮胎印。透过车窗，我看到前门廊上有一个巨大的礼物放在门口。

我们全部下车。我把所有我的礼物放在一个大大的手提袋里。我看了看门廊上的大礼物。我猜这是给我的，因为我喜欢礼物。我想要打开它。我看到一封信插在门上。然后永远爸爸停下来。“金妮，”他

说，“跟你妈妈和妹妹回到车上待一会儿。”

所有人都回到车上。永远爸爸走到门廊上，用脚踢了踢礼物，打开信封，拿出一张纸读起来。

夜色已深，坐在后座上感觉很冷。

永远爸爸读完信打开大门。他的动作很迅速。然后他走进去，打开了所有灯。接着他走回到车边，打开车门说：“一切正常。我们进屋，我打几个简短的电话。”他为我们拉开门，告诉我不要碰礼物，直接走进去等着。

我停下来看了看礼物。包装纸上全是糖果棒。

“信上写了什么？”我问。

“对不起，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快进屋。这很重要，金妮。”

我把从奶奶家带回来的礼物放进我的卧室，永远妈妈让我和她一起去楼上，她哄永远妹妹睡觉。她让我去卫生间洗漱。我听到永远爸爸在楼下打电话。他说了信件的内容，还有擅自闯入这个词，它是出自祈祷文《天父》里的词，祈祷文是教堂里的说话内容。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在和牧师说话。我刷牙洗脸。我想下楼去我的卧室里拿梳子，那样就可以看看窗外，但是永远妈妈说我要留在那儿，等到永远爸爸挂断电话。

当我用牙线清洁完牙齿之后，永远爸爸已经在楼上的卧室里了。他和永远妈妈在说话，他们对温迪宝贝说了晚安，然后让我下楼准备睡觉。

“现在我可以问一下门廊上的礼物吗？”我说。

“对不起，不可以，”永远爸爸说，“等你起床之后，我们可以说一

说。你记得明天应该几点起床吗？”

“九点。”我说，因为我喜欢九点起床。这让我记得我应该几岁了。

我躺在床上，准备迎接圣诞老人到来，但是我还是想知道门廊上的大礼物里面是什么。我猜永远爸爸知道，因为他看了信。我多希望他可以告诉我信的内容。

于是我猜测礼物是格洛丽亚送的，因为他们都尽量避免提到她。我猜测格洛丽亚把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放在门廊上。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在家时她来到这里，永远父母就会报警。

我开始抠弄手指。

我听到永远父母在客厅说话，但是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我想出去和他们谈一下礼物和格洛丽亚，但是我知道他们会发怒。于是我躺在床上。我要按照原本的想法睡到早上九点整然后起床。到时候会有很多礼物可以拆，但是我不在乎，因为天亮之后我就可以看到窗外了。我会再让永远爸爸告诉我那件礼物。我希望他像帕特莉斯那样直截了当。

12月25日——圣诞节，星期六，准确时间早6:16

我本应该九点整起床，之后我们一起拆礼物，但是现在只有6:16，永远妈妈在我的房间里。她说我要提前起床，因为我们必须再去奶奶家。我们去那边拆礼物。

“但是现在还不到九点。”我说。我看了看表，现在只有6:17。我房间的窗帘还拉着，灯亮着。

“因为我们的计划有变。”永远妈妈说，“快起床，去卫生间洗漱，穿好衣服。用楼上的卫生间，好吗？我们已经停好车，所以你一准备好，我们就回奶奶家。”

我现在对着镜子梳头。外面还很黑。我把脑袋顶在冰凉漆黑的玻璃上。我的哈气给玻璃上蒙上一层雾。格洛丽亚的大礼物在外面的门廊上。C克丽丝特尔说格洛丽亚疯狂地爱着我。但是她根本不知道如何照顾小孩子和宝宝。她也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否则她就不会把礼物送到这里。因为这样做非常非常危险，虽然我想知道盒子里面是什么。似乎“永远之旅”是一件她必须打破的事情，她想利用礼物达到目的。她好像就在那里，要冲破黑暗，礼物盒里的黑暗。她又好像在劈开一条路。她非常、非常、非常努力。首先她在蓝房子上打开一条裂缝，然后她试图突破学校的大门，现在她想要挣脱给我留在门廊上的礼物盒里面的黑暗。

我离开窗户，把头发梳好。我在镜子里看到我的眼镜和衣着。我漂亮的睡衣上有小猫头鹰。皮筋扎起头发。我现在有许多漂亮的东西。我

在公寓的时候没有漂亮的东西。我的身体看起来不一样了。我还是很瘦，但是比之前好多了。我真希望我们抵达加拿大之后我的娃娃还记得我。我希望她不会发现我是（一金妮）。

我走下楼。永远妈妈从另一个卫生间出来。我从客厅看向窗外。

门廊的灯亮着，我看到礼物不见了。

它去哪了？我看了又看，但是哪里也没看到。

“该走了。”永远爸爸说。他拿着一包尿布。永远妈妈连同婴儿座椅一起抱着永远妹妹。

我们向汽车走去。我寻找着那个巨大的礼物，但还是没有看到。上车之后，我发现我身后的座椅背被放倒，那里有许多袋子。袋子里装满圣诞老人和我的永远父母送的礼物。我很焦虑，因为我想知道格洛丽亚送我的是什么。我想知道信的内容，于是我来回晃动膝盖，反复提袜子，不停地说话，还要小心不要说错话。永远妹妹坐在我旁边的婴儿座椅上，礼物在我身后，永远父母系上安全带。“我想一到奶奶家就打开礼物，”我说，“我想进屋脱掉靴子挂上外套之后直接去圣诞树旁边。我想首先打开格洛丽亚送的大礼物。”天气非常冷，我能看到汽车里自己呼吸的哈气。

“你为什么认为礼物是格洛丽亚送的？”永远爸爸说。

然后在我回答之前，永远妈妈说：“我们没有带那个大礼物。”

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回答问题，还是告诉永远妈妈我很生气。因为在我说话之前她打断我，而我们不能打断别人说话，这是规定。但是如果我说我很生气，我们就会发生争吵，然后我就无法知道礼物在哪里。于是我说：“我想立刻到圣诞树旁边拆开我的所有礼物，有圣诞老人送的，还有你们送的。”

“我们一到那边先不拆礼物，”永远爸爸说，“时间太早了，我们是奶奶家的客人。我们必须记住，去那里不只是为了礼物。我们过去是因为爷爷奶奶邀请我们回去。”

“他们为什么让我们这么早回去？”我问。

“你觉得这很好玩是不是？”永远妈妈用奇怪的声音说，“我们守着窗户守了一个通宵，乐呵呵地在圣诞节黎明之前起床，就因为有人把我们全部的个人信息泄露到facebook上，现在穷苦的白人女王知道了我们的住址。特别是现在室外气温只有十度[注]，我们还带着一个两个月的宝宝。你觉得好玩吗？”

她问了一个问题，但是我知道我没必要回答。她想让我说点儿什么，这样她就可以对我大声喊叫。我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双手放在膝盖之间，想象着自己在一个盒子里。

---

1. 华氏温度，约为零下12摄氏度。——译者注

12月25日——圣诞节，星期六，准确时间下午4:00

我们还在爷爷奶奶家。我们一整天都在这里。乔尔警官来这里看望我们。我努力不对他发出嘶嘶声。他和我的永远父母在厨房聊了很久，我待在另一个房间玩我的新玩具。我得到一个迈克尔·杰克逊的佩兹糖果盒、一个迈克尔·杰克逊的日历、一个迈克尔·杰克逊的钥匙链，还有一本有关迈克尔·杰克逊的书。我又多了四件迈克尔·杰克逊的东西。我有了一个新背包，上面有两个侧兜，里面有一个带拉链的暗袋。

这个背包和里克去加拿大的时候用得上。

乔尔警官和我的永远父母回到客厅，永远妈妈把永远妹妹从奶奶身边接过来，还给了它一个拥抱。所有人都说她很可爱。

永远爸爸坐在沙发上。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然后我说："圣诞快乐！我现在可以打开大礼物了吗？"

他说："金妮，大礼物不在这里，不记得了吗？而且，那不是送给我们的。把它放在我们门口的那个人搞错了。"

我没有回应他。他没有直截了当。他在撒谎。他以前从不对我撒谎。这是第一次。我猜，他想保证我的安全，但是现在我觉得不能相信他说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拆礼物了吗？"我说。

"可以，当然可以。"他回答说。然后他递给我一个大盒子，用点缀

着白色雪花的蓝色包装纸和白色丝带包着。不管怎样，我带着一个大大的微笑挂在脸上，打开了礼物。

12月26日，星期日，准确时间上午11:05

我说的没错。大礼物是送给我的，是格洛丽亚送的。我知道是因为永远妹妹睡觉时永远妈妈在打电话，而我非常安静，没有弄出任何动静，虽然不能偷听别人电话是规定。我听到她停下说话，然后我看到她看了看我的房间，但是她不知道我在客厅，她接着用手遮住嘴，说："是一个毛绒玩具——一只大猫。你能相信吗？一只怪异的大猫！发生这么多事情，还说废话！"

然后她停止讲话。有时打电话的时候需要等待对方说话。然后她说："当然没有。布莱恩当晚把它放到棚子里，第二天开车扔到垃圾场。我们可不想把它送到Goodwill[注]，因为她妈妈会在那里发现的。她常在那种地方买东西。"

我的永远妈妈说得对。格洛丽亚的确在那种地方买东西。她曾经带我到Goodwill找新靴子。我们看到靴子价格正好2.95美元。格洛丽亚的钱不够，于是她让我请求一位老妇人，这个老妇人给我买了那双鞋子。我非常兴奋，当场就穿上靴子并且给老妇人一个拥抱。格洛丽亚哭了，这让我很困惑，因为我很喜欢那双靴子。靴子是黑色的，鞋头边上是粉色。那时我还很小。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但是我想要那只怪异的大猫。因为这是格洛丽亚传递的消息，而且还有一封信。她要告诉我她不会放弃。我想得到她的消息，然后回复她，你必须要小心，否则你就会被抓起来。等我休整的时候和里克谈一谈，然后我们制定计划逃往加拿大。

我很生气，因为我不能告诉永远爸爸这些事情。我想和他说一说，告诉他我的想法，但是我不能，因为他想保证我的安全。我想要大喊抗

议接着说，讨厌！但是我不能。因为如果他知道我的想法，那么他就会知道我偷偷溜去听电话，而我却不应该这么做。我现在有很多要做却不能做的事情，这让我非常焦虑，但是无论如何我必须要做，因为我的娃娃可能像我从前一样，正在遭受虐待和忽视，而我必须制止。

---

1. 美国二手连锁商店。——译者注

12月31日——除夕，星期五，准确时间晚8:23

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爷爷奶奶、威尔叔叔、吉莉安姑妈、约翰叔叔和梅根姑妈全都在蓝房子。还有里克。他们都带着奇怪的帽子，我也戴着一顶。我的帽子就像一个颠倒的冰淇淋蛋筒，红银相间，上面写着新年快乐。

我们晚餐吃的是中餐。威尔叔叔带来两个和杂货店购物袋类似的棕色大袋子，里面装着正好六个带盖的长方形塑料大盒子和五个带金属把手的白色盒子。我吃了鸡肉串、牛肉串、红色小排骨，还有一种类似棕色意大利面的东西，还有炸蟹角和鸡爪。然后永远妈妈让我吃了一些西兰花和豌豆。我通常不喜欢吃蔬菜。吃完那些东西之后，我要休息一下，她说。因为“我们不想让平安夜的事情再次发生，对吗？”

所有的食盒、多余的餐巾纸和塑料叉子还摆在桌子上。永远爸爸大约隔几分钟向窗外看一次。他好像在等圣诞老人或是什么，于是我对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圣诞老人已经来过了吗？现在是除夕。”

他没有回答，于是我知道他在寻找格洛丽亚。

现在我穿着睡衣跟梅根姑妈和吉莉安姑妈还有里克在咖啡桌边席地而坐。里克的饮料里有很多冰。我们在玩快艇游戏。我很喜欢玩，因为掷骰子之后可以数上面的数字。这个游戏有一个特别的记录板，可以在上面相应的位置记下分数。有时要大喊一声“快艇！”之后，我的永远父母其中一人会说“嘘！”

我看到私人车道上有光，这说明有人来了。

我很害怕，因为如果是格洛丽亚来了，她可能会被抓住。但是她也许带着我的娃娃，于是我跳起来，看到那里有一辆车，但是看不见车里是谁，因为车前灯很晃眼。我转过脸，闭上嘴巴，把手放在嘴上，这样别人就看不到里面了。

然后我听到吉莉安姑妈问："金妮，你为什么捂着嘴？"

然后梅根姑妈说："布莱恩？"

但是我坐在椅子上，紧紧闭着嘴巴。我的视线从窗口移开，放下手。我看到永远妈妈拿着手机，永远爸爸又站到窗边，里克、威尔叔叔、约翰叔叔还有爷爷站在另一扇窗边，明晃晃的光线从室外照射进来。一切就好像"永远之光"笼罩着我们。它试图用剧烈的激光束烧穿墙体。

"有一辆车。"威尔叔叔说。

"什么颜色？"

"我怎么知道？漆黑一片，还有光线照在我脸上。"

威尔叔叔又看向窗外。"我觉得是白色。"

接着响起一阵敲门声。

永远爸爸打开门，是送比萨的人。我知道是因为他拿着一份比萨。而且我清楚地知道是哪一款，因为我可以闻出来。"什么事？"永远爸爸说。

"我来送比萨。"比萨送货员说。

"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没有订。"

“这是送给金妮的，”比萨送货员说，“而且已经付款。”

“什么？”永远爸爸说。

“这个比萨送给名叫金妮的人。”比萨送货员说。他拿出一张纸递给永远爸爸。我的永远爸爸看了一眼，把纸条揉成一团放进口袋里。“小费已经给过。”比萨送货员说。

然后比萨送货员把比萨给了永远爸爸，说：“新年快乐。”然后转身走开。

我的永远爸爸关上门。所有人都看着他。比萨是培根洋葱口味的，是我的最爱。它闻起来很香。

于是我说：“请问我可以吃吗？”

永远妈妈说：“金妮，我和你爸爸有话要说。”

我说：“我不介意。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吃比萨。”

“不行。”永远爸爸对我说。

于是我说：“为什么不行？”尽管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生气。

然后里克说：“是啊，为什么不行？”但是没有人听他说话。

永远爸爸看着永远妈妈，永远妈妈也看着他。“嗯，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她说。

“这是食物，”永远爸爸说，“我们不能就这么扔掉。”

“我们也不能接受。”

“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不？”里克提高音量说。

这一次，所有人看着他。

“因为格洛丽亚不被允许看望金妮。”永远爸爸说。

里克放下饮料。玻璃杯发出很大的叮当声。“她没有看她，”他说，“她只是想为她的女儿做一些事情。这有什么错？”

“如果给那个女人让步……”永远妈妈说。

“然后怎么样？”里克说，“她就会违反禁令被抓起来？胡扯。”

“她完全难以捉摸。”永远爸爸说。

“无法信任。”我说，“我能吃比萨吗？”

“听着，我只是觉得你们对有些事情过分紧张。”里克说。

“我认为我的朋友里克有点喝多了。”爷爷说。他把胳膊搭在里克肩膀上。

里克摇晃了几下。他对着爷爷微笑。“也许，也许，”他说，“但是——”

“里克。”永远爸爸说。

“——你不能把别人隔离开来。最终局面就是一切会在你面前崩塌的。你懂的，轰隆。”

永远妈妈似乎要吼叫了。然后永远爸爸说：“里克，请让我们处理这件事。”然后他转向永远妈妈：“伤害已经造成。比萨送到家里了。”

于是我问：“请问我可以吃吗？”因为请求别人的时候要说请，这是规定。

“现在不可以，金妮。”永远妈妈说。

“但是上面有我的名字。”我说着指了指盒子。所有人都看过去。盒子边上用黑色记号笔全大写字母拼着我的名字金妮。

“混蛋，”永远爸爸说着，把比萨放在桌子上，发出很大声音，“去吧。吃吧。”

于是我打开比萨盒。我非常兴奋，双手颤抖。我大声数着比萨的块数。“一，二，三，四——”

“有八块！”永远妈妈对我说，“所有比萨都是刚好八块。你没必要数！”

但是我必须要确认一下，于是我又开始数。

“在脑子里数！”她说，于是我在脑子里数。她是对的。我知道比萨是格洛丽亚送的。我猜她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人。她还在努力打破永远这座高墙。她再一次告诉我她不会放弃，即使所有人都说她不会回来。你们错了，错了，错了，她在告诉他们，这个培根洋葱比萨就是证明。但是我知道如果她冲破阻碍带走我，她就会被抓起来。警方会抓住她送进监狱。

我看着里克。他靠在书架上，又拿起杯子。我必须跟他说去加拿大的事情。如果格洛丽亚一直试图打破永远这座高墙，我就等不到休整的时候。我必须今晚和他谈一谈。

“这不是违反禁令，是吗？”永远妈妈说。

“我不这么认为。”

“那这怎么办？我们不能让她把比萨都吃掉。那该死的比萨一共有八大块。她已经狂吃了很多中餐。”

我什么都没有说，因为我的嘴已经塞满了。而且他们似乎要把比萨拿走。我开始加速吃。

“金妮，慢一点。”永远爸爸说，“没有人抢你的食物。今晚只能吃一块。你明天早餐可以再吃一些。”

比萨不是早餐，但是我不想让他们说早餐不可以吃，于是我说：“午餐呢？”

“午餐可以吃。”

“晚餐呢？”

“当然。晚餐也可以。”他说。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永远妈妈说，“报警说我们收到一个快递比萨？”

“这是骚扰行为。”威尔叔叔说。

“这可能会有争议。”爷爷说。

“太他妈对了，有争议，”里克说，“如果是我——”

“*不是*你。”永远爸爸说。

“没错。但是迟早*会*有那么一天。这是你们两个人说的，不是吗？我告诉你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我会怎么做。我会要求探视权。”

我停止咀嚼。没有人说话。

“没错，”里克说，“他——妈——的——探——视——权。拼一下。”

“里克，你住口。”永远爸爸说，“我们不能在金妮面前说这种事情。如果你不能遵守——”

“遵守？你他妈觉得我们在哪，大学教室？”

“我只是想说金妮需要一个稳定单纯的环境，我们现在的行为不是——”

“我不喜欢你这样对待她！”里克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对待我。我知道你们领养金妮是因为你们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但是现在你们有了孩子，你们不知所措了。不知所措。还有——”

“金妮，该睡觉了。”梅根姑妈说。她对我伸出一只手。我拉着她的手，她领着我到走廊上。我听到里克和我的永远爸爸在争吵，但是我的大脑在思考。我必须要告诉里克，但是他听上去非常生气，我的永远妈妈对他大喊大叫。也许我可以和他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谈一谈。我希望在那之前格洛丽亚不要再试图破坏永远之旅，但是送给我一只怪异的大猫，还有一个培根洋葱比萨。如果她还不停止，她就会和C克丽丝特尔一起锒铛入狱。那么谁来照顾我的娃娃？她也会进监狱吗？

客厅的喊叫声越来越大。“有没有谁能开车把这个混蛋送回家？”我听到永远妈妈说。然后，她又说：“他在我家不再受欢迎，但是我可不想他死在雪堆里却怪罪到我头上。”

我听到楼上永远妹妹开始哭闹。

我舔了舔嘴唇。“我想我需要——”

“什么？饮料？”梅根姑妈说，“你换衣服，我去给你拿一杯水。我想现在大家最需要的是一杯好喝的饮用水。”

1月5日，星期三，准确时间晚7:07

我准备和我的永远爸爸去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天气寒冷，天色漆黑。

当我走进去，我立刻看到了里克。他自己坐在看台上。我们朝他走过去，他站起身。我看到卡蒂·麦克唐纳和布伦达·理查德森在打篮球，但是我直接朝里克走过去，说：“请问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里克说：“对不起，金妮，但是我是来这里说再见的。”

我很困惑。*再见*是离开时候说的话。而和别人见面时应该说*嘿*或者*嗨，你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是*来这里说再见的*。我等着他解释。

“我需要出趟远门，”里克说，“我要南下去送货。”

“你要去*开卡车*吗？”

里克发出一声喘息，面露微笑。“是的，我要去开卡车。但是我要离开很久很久。所以我想给你点东西。”

我说：“是装着怪异大猫的礼物吗？”

里克看上去很意外。他看着我的永远爸爸，然后又看着我。“不是，”他说，“是这个。”

然后他把礼物递给我。它没有包装纸，而是装在一个写着*巴诺书店*的白绿相间的袋子里。我用手接过袋子仔细地看。我晃了晃袋子。没有任何声音。我猜不出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得看上去很兴奋，于是我微微

张开嘴笑了笑，把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这是什么？”我说。

特殊儿童在体育馆里拍着球满场跑。“打开看看。”里克说。

我的永远爸爸把目光移开，他的眼睛看着天花板。

我打开礼物，里面是一套《星球大战》的电影，有第四部、第五部和第六部。我不知道第一、二、三部在哪里。我刚要问他是否会把前三部电影也给我，他说：“我想你应该有完整的一套了。”

我想告诉他这不是完整的一套，因为没有前三部，但是他一直在说话。

“金妮，”他说，“我现在就得走了。但是你可以给我发邮件。每一封我都会回复。我保证。”

然后他伸出手要和我握手，我低下头，握了握他的手，然后他拥抱了我。我没有退缩，但是我没有拥抱他。因为回应一个拥抱就像是说再见。里克松开我后退几步。“该死，太难受了。”他说。他擦擦眼睛，对我的永远爸爸点点头，转过身，然后走出体育馆。

当他离开之后，我看着他刚刚站着的地方。我希望还在那里看到他，但是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他要开卡车南下出远门。

我想问他休整的事情，我想问他是否还会在1月7日从学校接我去他家。

“爸爸？”我轻声说。声音很小我几乎听不到。

“什么？”我的永远爸爸说。

但是我没有在和他说话。我在和唯一一个可以把我带领到永远之旅另一面的人说话。带到等号的另一边。他已经走了。

1月7日，星期五，准确时间上午11:33

班车大约6:45时没有来接我，因为今天不用上学。今天有暴风雪，所以学校停课，这意味着没有人去学校，连校长也不会去。我不知道不上课的时候学校铃声是否还会响起。我不喜欢学校停课。我不喜欢没有规划的时间。这就是帕特莉斯对没有任何铃声和计划的时间的定义。

我想出去玩雪，但是永远爸爸还不能带我去。他得打扫卫生，因为永远妈妈和永远妹妹在楼上。他现在一直负责打扫。永远妈妈一整天都在楼上。她似乎只生活在那里。

我想找一部电影。我一天只能看一部，因为如果没有人制止我会一直看下去。永远爸爸希望我多社交。他想让我和他们说说话，这样我可以学会依恋，虽然我现在唯一依恋的人就是他。帕特莉斯说我对于依恋情感还是有困难。

但现在我对挑选电影有困难。很难挑选出要看哪一部，因为我有许多电影。我星期二看过《魔域恐龙》，星期三看过《马达加斯加》，星期四看过《海底总动员》。

然后我想起来里克走了。他今天不会去学校接我。即使学校不停课他也不会去那里。我的永远爸爸给我解释明白了。他说我们现在没有重新安排休整的任何计划。这说明这周末我无法去加拿大，我的娃娃只能单独和格洛丽亚在一起。

一下子想得太多了，我想要尖叫，但是会被人听到。

我转而抠弄手指。然后我拿起床上的被子，放到鼻子和嘴巴旁边。

我的大脑需要休息，于是我迅速转过身，抓起我看到的第一个电影《绝地归来》。它在我的梳妆台上，放在我的史努比便笺簿和我的迈克尔·杰克逊袖珍日历旁边。

我拿着DVD的盒子，闭上眼睛。我记得萨曼莎和比尔有《绝地归来》，但是我现在不在他们的房子里。当我住在那里时，我有一个名叫摩根的永远妹妹，经常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推我和掐我，所以我在她的地毯上大便，并且在她房间的墙上写*摩根请不要再伤害我*，然后把剩下的大便都放进她的暖气里。和摩根相处非常让人*厌烦*。那件事情发生之前我只在那里待了三个月。然后警察过来把我带走了。

我坐在床上，打开《绝地武士》的盒子，拿出DVD。一张小纸条掉在我的床上。它的边缘被撕破，上面有三条线，这说明它是笔记本上的一页。我捡起纸条仔细看，什么都没有看到。我翻到另一面，上面有字迹。

这是一个电话号码。

号码是555—730—9952，下面是一个字母G。

我仔细地看。我把纸条紧贴在眼前。然后我明白了。

我拿着的是格洛丽亚的电话号码。

这说明里克还在帮我，虽然我没有和他说去加拿大的事情。因为现在我可以自己给格洛丽亚打电话，所以我可以告诉她，她的秘密计划*还不错*。我可以告诉她，我们可以去*容易藏身*的魁北克。她只需要找其他人来接我，这样她就不会被抓，因为她一旦被抓，一切就全完了。我还必须告诉她不要再送礼物或者比萨或者其他东西，而且再坚持一段时间，并且不要打我的娃娃。我只需要一部电话和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我就可以告诉她了。

555—730—9952

我在脑海中记下这个电话号码。

我把纸条放进嘴里，嚼碎之后咽下去。现在没有人会发现了。如果我闭紧嘴巴，不会有人知道号码在我脑袋里，也不会有人知道里克帮助了我。他是我有过的最好的爸爸。

1月8日，星期六，准确时间早9:08

我早上九点醒来，坐起来关上闹钟，像楚巴卡(注)一样伸了个懒腰。我想列一份清单。在这份清单上，我会写下找地方给格洛丽亚打电话，但是我认为写下来很不明智。而且我还没有电话。于是我起床，戴上眼镜，出门来到走廊上，走进卫生间。然后我出来，走到桌边，拿过药丸，然后坐下来喝奶。我仔细看着这杯奶，发现旁边没有葡萄。

于是我说：“没有葡萄。”

我的永远妈妈在另一个房间里喊道：“金妮，葡萄需要稍等一下。”

我等了九秒钟，但是还是没有人给我葡萄，于是我说：“昨天这里有葡萄。”然后接着说：“这里总是有葡萄。我应该每天吃葡萄保障规律的饮食。”

但是永远妈妈没有任何回应。所以我的视线从本该摆放葡萄的位置转去看她在哪里。她在客厅，跪在永远爸爸面前，而永远爸爸躺在地上。永远妈妈按压他的胸口，往他的嘴巴里吹气，把她的头贴在他的胸口上，像是在听什么。然后她一次又一次地按压，再吹气，撩起头发，接着按压、按压。永远妹妹坐在旁边沙发上的婴儿摇椅上，嘴里咬着她的毛绒兔子。

于是我说：“我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吃到葡萄？”

永远妈妈还是没有回答。她拿起手机，手机却又从手上滑落。她捡起来，按了几个键，然后站起来：“金妮，爷爷奶奶现在在来的路上。他们来照顾你。救护车马上来接你的爸爸。”

“奶奶会给我葡萄吗？”我问。

永远妈妈转过身举起永远妹妹，给她一个拥抱。“我需要安顿一下你妹妹。”她对我说，“就待在桌边，好吗，金妮？”然后她走上楼。

现在是9:09。我还坐在这里，没有葡萄吃。我没有九颗甚至十四颗葡萄。我一颗也没有。永远妹妹太小不能吃我的葡萄。永远爸爸没有爬起来给我拿葡萄。他还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我开始咬指甲。我要等多久？我知道葡萄在哪里，但是我没有允许不可以打开冰箱。这和我在丰收音乐会当晚拿奶不一样，因为那时我需要把它带给我的娃娃。我不喜欢违反规定，也不喜欢撒谎。只有在照顾娃娃的时候才可以。只有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于是我说：“唉！我真的、真的希望有人可以帮我。”

无人作声。

我坐得又高又直，这样就可以看到永远爸爸的脸。他闭着眼睛，所以我猜他也堵着耳朵。“我就坐在这里等着。”我对他说。但是他依然没有回答。

私人车道上有灯光闪动，但是和警车闪烁的顶灯不一样。我看到一辆救护车停在那里。两个人跑到门口。永远妈妈来到客厅，没有带着永远妹妹。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跑到门口，打开大门，那两个人走进来。他们拿着两个黑色手提袋，跪在永远爸爸面前，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看到这两个人的背影。

然后我看到爷爷站在我面前。他说：“金妮，回你房间穿好衣服。之后我们给你准备好早餐。你爸爸妈妈要去一下医院。”

我推开椅子站起来，走进我的卧室，穿好衣服之后又走出来坐在我的椅子上。昨晚没有人告诉我爷爷奶奶要来。我很意外也很困惑。

奶奶抱着永远妹妹来到客厅，把她交给爷爷，爷爷带着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开始和她一起看书。奶奶从厨房出来，手里拿着一卷纸巾。“我想把地毯上的雪清理干净。”她说。

我看到雪。“雪是从哪里来的？”我说。

“从急救人员的靴子上。”她说，“金妮，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们就按照你平常早上的惯例做事，然后我们等你妈妈的电话。”

“她在哪？”我问。因为我没有看见她。我也没有看见永远爸爸。

“她和你爸爸坐救护车在去医院的路上。”

我看着地板。永远爸爸不在那里。“我现在可以吃葡萄吗？”我问，“我需要正好九颗。”因为如果我吃过葡萄，一切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一切似乎完全按部就班。

---

1. 《星球大战》中的人物。——编注

1月10日，星期一，准确时间4:08

“你想拥抱一下吗？”帕特莉斯问。

“不想。”我说。

“那么我们就坐下来吧。”

我坐在花朵椅子上环顾四周。我正在想如何找电话打给格洛丽亚。大人们一直拿着他们的手机，不向他们借用的话很难拿到手。学校的孩子们不允许带手机。但是孩子们有时还是会放在储物柜或者背包里。也许学校是寻找的最佳地点。

“你奶奶能把你带到这里真是太好了。”帕特莉斯说，“你的爷爷奶奶住在附近太方便了。”

我什么也没说。

“你喜欢让他们陪着你吗？”

“不。”

“金妮，你的爸爸要住院至少一周。”她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心脏病发作。”我说。

“是的。他患高血压很多年，但是最近家里有太多压力。医生说他需要换一种生活方式。这不是你的错。他只是需要简单一点儿的生活。如果你可以和里克一起生活就好了，但是事情没有按照所有人的计划发展。但是我很高兴他和你保持着邮件往来。”然后她说，“事情进展很不

顺利，我很遗憾。里克和你的永远父母意见不合。他想用一种和他们不同的方式照顾你，一种过于……开放的方式。但是你的永远父母在康涅狄格州看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也想让你看看。”

帕特莉斯拿出几张印着图片的纸。我看到一片湖边有一座砖石大楼和几栋白色小屋，还有一大群小女孩。她们全部都穿着粉色T恤，面带微笑。

帕特莉斯把纸放在我手上。“我要去这个地方？”我说。

“我们还没确定，”帕特莉斯说，“但是等你爸爸恢复之后你父母就会去看一看。他们希望你也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是一个短语，意思是*去那里*。“我们什么时候去？”

“大概等你爸爸回家一周以后。这次只是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发作，所以医生预计恢复很快。他大约一周后回家。”

“一周后他回家。”我说。一周时间足够找到一部电话和一个安静的地方给格洛丽亚打电话。

“你知道，”帕特莉斯说，“你妈妈昨天把你给里克写的信发给我。似乎你还是把K克丽丝特尔称作我的娃娃。”

我听到她的声音但是我没有在听她说话。“我的任务就是好好照顾她。”我说。

“嗯，我知道。”帕特莉斯说，“天啊，从你照顾她那段时间以来已经很久了。有多长时间了？”

“五年。”我说。

“对。我想起来了。那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你已经长这么大了！

你知道你长高了多少吗？”

我不知道，所以摇摇头。

“10英寸。几乎是一英尺！我想知道你的洋娃长了多高。毕竟，温迪宝贝已经比她从医院回家的时候长大一些了。她回家的时候有22英寸长。你妈妈告诉我她现在已经有24英寸了。”

“我的娃娃很小。”我说。

“当然。但是她会一直那么小吗？”

我回过神。帕特莉斯正在看着我。我眼睛看着她，但是我实际上看不到她。我只看到我的娃娃裹在我的被子里。我看到她的小眼睛和小鼻子。我靠近她时，她笑了，上下挥舞着胳膊。太兴奋了！太兴奋了！

“是的，”我说，“一直会。”

1月11日，星期二，准确时间早6:32

我们站在厨房里，看着彼此。有一个白色塑料袋放在她身后的台子上。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我需要长时间留在医院里，”永远妈妈说，“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白天你上学的时候。爷爷奶奶会经常过来帮忙。我需要你——”

她停下来喘息了一下。她的嘴巴变成一条直线。“我只是需要你，毫无意外地，度过这段时间。”

“意外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做的意料之外的事情，”她说，“会引起麻烦的事情。知道了吗，就像——”

她说到一半停下来：“实际上，如果你不介意，我不想举例子了。我可不想给你出谋划策。”

我不知道出谋划策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猜它基本就是一个短语。

“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和你爸爸在一起。我知道你已经习惯他，他已经习惯你。这样很好，真的很好。但是和我在一起需要耐心，金妮。现在是我来照顾你，不过只是一小段时间。”

“直到他回来之后？”

她看向别处然后又转回头：“是的，直到他回来。之后再说。帕特莉斯会帮我们解决的。这周我们要遵守规定，可以吗？”

我点点头。

“最重要的规定你已经知道了。你还记得吗？”

“无论如何我都不可以碰温迪宝贝。”我说。

“对，很好。下一条规定是你必须每天列一张清单，按照上面去做。因为忙碌起来很重要，好吗？”

我点头同意。

“很好。你做完清单之后给我看，我给你增加一些额外的事情。既然现在你爸爸不能在家帮忙，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增加的额外事情就是一些家务，比如倒垃圾或者擦桌子，也许是我买东西回家之后帮我把东西拿进屋，也许是下雪之后清理一下车。事情不难也不复杂。你明白了吗？”

“明白。”我说。

“好。下一条规定是如果温迪宝贝的哭声让你无法忍受，你就出门走走。戴上帽子，穿好靴子，出门就是。”

“还有我的外套。”

“还有你的外套。当然还有你的手套。重点是温迪哭闹的时候你要出门呼吸点新鲜空气。我不会让你像平时那样在房间崩溃尖叫或者爬到窗外。那样的行为太过分了，好吗？所以如果你听到温迪哭闹，外面天还没有黑，你就出门，直到她不哭了再回来。如果是半夜……”

她转过身去从袋子里拿出点儿东西。那东西是白色的，上面有按钮，看上去像收音机。

“如果是半夜，”她又说一遍，“你就带上这个，把声音调大。这是

声音发生器。帕特莉斯曾经把它推荐给我。它可以发出雨或者海洋的声音，这样你就听不到房间外面的声音了。我猜你可以弄明白怎么使用。”

她把它放在我旁边的台子上。我拿起来。

“声音发生器也可以在夜晚帮你入睡。”她说，“它的声音非常舒缓。另一条规定是*不许藏食物*。你在蓝房子里有足够食物，所以没有必要把食物藏在抽屉或者橱柜里。好吗？”

“好的。”

“最后一条规定是*如果你知道我在楼上，你必须待在楼下*。温迪大约每三个小时就需要吃东西，所以我需要经常上楼喂她。当我上楼之后，你必须在楼下像个大姑娘一样照顾好你自己，好吗？”

“好的。”

她咽了一下口水。“我还想说，那一次你突然闯进我们的房间，我打了你，非常对不起。我当时以为你要抱走宝宝。我很在意温迪宝贝的周边环境。妈妈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都会那样。她太小了，我要保证她的安全。”

但是事实不是那样，于是我说：“但是莫拉，温迪宝贝不是你的第一个孩子。”

她的一只手放在嘴唇上：“你刚刚说什么？”

“*我*是你的第一个孩子。”我说。

“是的。当然是你——但是你刚刚叫我莫拉？”

我点点头。

“为什么？”她说，“自从住进这里的那天起，你都没有叫过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名字就脱口而出，所以我没有说话。

她的眼睛湿润：“有人告诉你不要再叫我妈妈了吗？”

我摇摇头。“这儿不是永远的家。”我说。

我用手捂住嘴巴，非常迅速。我想收回那句话，因为莫拉也许会发现我的秘密计划。她也许发现我知道了格洛丽亚的电话号码，并且要打电话告诉她去加拿大。我只需要找一部电话。我今天在学校寻找，但是一无所获。

“哦，”她说，“听起来你开始举一反三了。所以有人先透露了消息。我就直说了吧。我是说，我亲自来说。毕竟——不管怎样，我知道帕特莉斯给你看了圣热纳维埃夫的照片，我认为没关系。你想现在谈一谈吗？因为如果你想我们就可以谈。你马上要去赶校车了，但是我们可以聊一会儿。”

她看了看炉子上的时钟。

我不明白。我努力地想。

“金妮？”

“什么？”我说，然后又捂上我的嘴。

莫拉露出一丝微笑。“没关系，”她说，“我会告诉其他人你回到了直呼我们姓名的那个阶段。这让我有些伤心，你知道，比我预想的更伤心。我们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时只有我们三个人。但是你似乎可以坦然面对这个想法。你真的像看上去那么坦然吗？”

我放下双手。“我不是特别坦然。”我说。

“哦，”她说，“好吧，这可以理解。我们没必要整天讨论这件事。只要我们有共识就好。我们可以别的时间再说。现在，我们先熬过这一周。”

1月12日，星期三，准确时间早8:58

有时卡萝尔女士也会辅导拉里，就像现在。我们在实验室上科学课。拉里要用一种叫作打火器的金属工具点燃本生灯。打火器里面有打火石和钢块。然后我们要观察几个试管经过火烧里面化学反应的颜色。科学老师克鲁先生说我们要记录数据，这就是说我们要记下颜色，观察试管被烧多久会发生变色。现在它们都是白色。

克鲁先生挑选小组进行试验。他让我跟拉里和米歇尔·惠普尔结成一组。米歇尔·惠普尔问是否可以去另一组，因为我之前攻击过她一次，但是克鲁先生说我们都需要学会和睦相处。

“把你的手臂矫正器放在这里。”卡萝尔女士对拉里说，她摸了摸墙边的暖气，“然后你就可以靠着台子点火。我帮你打开煤气。”

米歇尔·惠普尔负责记录数据。她拿出写字板和铅笔。她仔细盯着拉里。

我盯着她。

我左手拿着史努比便笺簿，右手拿着史努比铅笔。我穿着前面带口袋的红色运动衫。它很适合今天，所以我穿着它。

“开始吧。”卡萝尔女士说。

她打开煤气。拉里开始扣压打火器，发出一阵噼啪声。

米歇尔·惠普尔看了看时钟，记下了时间。

我后退一步，把我的史努比铅笔扔到她的背包里。

我弯腰去捡笔。我到处摸索，抓到扁平的长方形的东西。我把它放进口袋里，又站起来。

“做得很好。”卡萝尔女士对拉里说。

拉里开始唱起摇滚。他前后晃动脑袋，就像一只鸡，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他向我眨了眨眼，然后闭上眼睛继续唱歌。

“拿好试管，拉里，”卡萝尔女士说，“睁开眼睛。”

我走到米歇尔·惠普尔身后，往我的口袋里偷看了一眼。扁平的长方形东西是糖果条。

我在脑海里说*讨厌*！

我弯下腰再试一次。我把手放进背包里。我的手指摸到了我的史努比铅笔。

“金妮？”米歇尔·惠普尔说。

我迅速站起身。“我的铅笔掉了。”我说，然后把铅笔给她看。

米歇尔·惠普尔俯身对我做了一个讨厌的表情。背包在我们之间。她拉上拉链，说：“下一次告诉我，我帮你拿。”

我们做完实验。铃声响起，我去储物柜拿长笛，准备去乐团训练。我还拿了乐谱和水瓶。然后我走进乐团教室，坐在我的椅子上吃糖果条。等拉里来了之后我会和他一起分享。

1月13日，星期四，准确时间下午3:02

莫拉的眼睛细得如一道伤口。她探身向前。“我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我只是问一问，因为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对我说谎。现在，告诉我，昨天你在学校有没有偷别人的巧克力？”

我不喜欢别人贴近我的脸。我不喜欢别人对着我的嘴唇和鼻子呼吸的感觉。

我想起帕特莉斯说过关于对我喊叫的人的那番话。我转过头闭上眼睛。我根本无法向前移动。

“是的！”我说，然后睁开一只眼偷瞟。

莫拉向后靠过去。她的眼睛又变成平时的样子。我吐了一口气。“很好，”她说，“这也许是你说过的最聪明的话。但是几天前我告诉过你要毫无意外，这就是一个意外，一个大意外，金妮。这个家里不允许偷东西。”

我想说话，但是还是决定不说。我想说很多话，但是我不说。

“奶奶马上过来照顾温迪。你和我去商店。”

“为什么？”我问。

“你要给米歇尔新买一条巧克力，”她说，“用你自己的钱。”“为什么我要用我自己的钱？”

“因为你偷东西。偷了东西，要么归还，要么赔偿。现在去准备一

下。”

她大声喘了口气，一巴掌拍在台子上。我跳了起来。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事情弄成这样？你控制不了自己吗？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我们已经教你养成好习惯，学会尊重他人。我们教你如何——但是金妮，我没时间废话！我没时间和指导老师或者愤怒的家长聊天。我有一个婴儿需要照顾，有一个丈夫躺在医院里。而你把事情弄成这样？”

温迪宝贝还在睡觉，奶奶就来了。我戴上围巾和手套还有帽子，穿上外套。然后我们上车离开。莫拉把我的钱给我。她把它放在她卧室橱柜的盒子里。她和布莱恩不让我把钱放在我的房间，因为他们觉得我把钱带到学校会丢了，又或者被别人拿走。

我们在商店浏览着糖果货架。我发现一个糖果条和我吃掉的一样。它的价格是九十八美分。我很想吃，所以我问莫拉可不可以买两个——一个给我，一个给米歇尔·惠普尔——她说不可以，那样就失去了意义。然后我问可不可以和她分，她还是说不可以。于是我挑选好糖果条，我们走到收银台。我想拿着它，一直拿着它，然后打开它，放进我的嘴里。它一定很好吃。但是莫拉看着我说：“金妮，该把糖果条放下了。”我只好照做。

柜台后面的女士拿起糖果条，用红灯扫了一下。然后她说：“九十八美分。”我从口袋里拿出二十美元钞票说：“给你。”然后把钱扔柜台上。

“金妮，不可以这样把东西递给别人。”莫拉说。然后她对女士说：“对不起——我的——金妮有些特殊。”

女士点点头，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

“她是收养的。”莫拉说。

“真的吗？”女士说，“她和你在一起多久了？”

“大约两年。”莫拉说。

“哇！”女士说，“我有一个表亲就从韩国收养了一个孩子。收养真是特别美好的事情。这是一个人最无私的行为。你还收养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如果遇到收养这种事情，我认为没有人会拒绝收养一个宝宝，但是真正无私的人就会收养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而且还是特殊的孩子。”

然后女士看着我。“你妈妈真的很伟大，”她说。然后接着说：“你会那样叫她吗？我是说叫她妈妈？”

莫拉看着我。“不。”我说。

然后我拿起钱，捏住一个小角，把它举起来。我把钱递给她。“给你。”我又说一遍。

女士拿过钱放进她收银机的抽屉里。她给我一张十美元钞票和一张五美元钞票，然后还有四张一美元钞票和两美分。

于是我说：“真的吗？”

“有问题吗？”女士说。

“怎么了，金妮？”莫拉说。

“那个女人给我一张十美元钞票、一张五美元钞票、四张一美元钞票和两美分。”我说。

“这是找给你的零钱。”莫拉说，“把它放进口袋，我们可以回家了。”

我把钱放进口袋，我们回到车上。现在我的钱比之前多多了。格洛丽亚会很兴奋。我猜她绝不会知道如何通过买东西赚钱。我的新把戏能帮我们去加拿大的时候挣钱。挣钱对她来说一直很难。这就是为什么她特别喜欢免费的东西。我的娃娃还没出现之前，我们住在绿色汽车里，我们常常在吃饭时间去食品杂货店。我们可以在面包店试吃免费的饼干，或者在熟食店试吃肉片。弗吉尼亚烟熏火腿是我的最爱。“我可以再来一片弗吉尼亚烟熏火腿吗？”格洛丽亚常说，“我女儿挑食。我想看看她爱不爱吃。”

但是过了一会儿，食品杂货店的人就不再让我们免费试吃了。一个穿蓝色外套的人从门后走出来让格洛丽亚去别处买东西，于是她就愤怒地对他喊叫，然后在停车场猛踩油门。

“我们必须要扩大范围，”她开出停车场时对我说。

“金妮？”

我回过神来。我没有在绿色汽车里。“怎么了？”

“不是你的东西不可以拿，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即使我知道有时必须这么做。

“蓝房子里有许多吃的东西。你不需要再多拿或者藏匿食物了。如果你想多带点零食去学校，要告诉我。”她说，“我们不可以再出意外。事情已经很多了。好吗？”

“好的。”我说。

1月14日，星期五，准确时间下午3:12

我常常和我的娃娃一起玩“拍、拍、拍、小帐篷！”，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双手拿着衬衫边，扇动三次，这样就有风吹在宝宝的脸上，然后第三次扇动时把衬衫盖在宝宝头上。但是双手要一直举着，这样衬衫就可以变成一个帐篷，然后你往下面一看，你们两个人都在里面。宝宝笑起来。然后你再做一遍。

但是我现在用不到衬衫，因为温迪宝贝有家人，有漂亮的东西。她有爱护她的爸爸妈妈。她甚至还有自己的床。

我现在和温迪宝贝玩“拍、拍、拍、小帐篷！”，我们用的是一块白色的婴儿围兜。

莫拉在沙发上，她睡着了。她刚刚坐在温迪宝贝旁边，我在厨房桌子上写作业，然后她的眼睛闭上了。温迪宝贝在她旁边的婴儿座椅里。她开始吵闹，于是我拿起围兜开始和她玩“拍、拍、拍、小帐篷！”。

现在温迪宝贝大声地笑啊笑。我跪在她的面前。我把我的嘴巴和眼睛变得溜圆，她就露出惊讶的表情，我拿布扇动的时候她就挥舞胳膊，然后每次我说“小帐篷！”的时候，笑声从她的小肚子里迸发出来。这笑声让她微笑着看着我的眼睛。

我和温迪宝贝玩了九遍“拍、拍、拍、小帐篷！”，我小心翼翼地不碰她，因为我记得最重要的规定。她笑啊、笑啊、笑啊。我看了一眼莫拉。她还在睡觉。然后我转眼看着温迪宝贝的时候，莫拉动了动胳膊，她伸了个懒腰，睁开双眼。

我把白色围兜放在腿上，然后等待着。

她没有动。“最重要的规定是什么？”她问。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碰温迪宝贝。”我说。

她坐起来，看了看时钟。“你有没有碰她？”我摇头否定。

“那么你拿着围兜干什么？”

“玩‘拍、拍、拍、小帐篷！’。”我说。

“那是什么？”

“我曾经和我的娃娃玩的游戏。”我说，“扇动那块布可以产生风。”

莫拉坐直身体。“让我把规定给你说明一下。”她说，“碰的意思是用手或者东西接触。现在，你手里是什么？”

“一块白布。”我说。

“一块白布就是一样东西。”她说，“所以，你可以和温迪宝贝玩游戏吗？”

我想了想，然后摇头否定，把白布放在地上。

“很好。”莫拉说。

我站起来。我从温迪宝贝身边经过时她笑起来。

莫拉看上去很惊讶。“你刚才笑了？”她对温迪宝贝说。

温迪宝贝没有回答，于是我替她点点头。

莫拉坐在婴儿座椅前面的地板上。我之前就坐在那里。她似乎想代替我的位置。她亲了一下温迪宝贝的额头，然后对她说：“你可以对妈咪再笑一笑吗？”但是温迪宝贝没有笑。我很高兴。

我知道她不会笑，因为我没有再和她玩“拍、拍、拍、小帐篷！”。我知道我站起来的时候她笑了是因为她以为我还会玩游戏。于是我说：“她还想玩游戏。”

莫拉看着我，然后又看着温迪宝贝。“教教我。”她说。

于是我跪在她面前，拿起那块布。我的眼睛和嘴巴变得溜圆。温迪宝贝扬起手。然后我把布高高举起，又缓慢轻柔地放下来。风吹动宝宝的头发。她闭上眼睛和嘴巴，然后又张开。她的脚和手开始挥舞。第三声“拍！”之后，我说，“小帐篷！”，然后我弯腰向前，让布把我们的头遮起来。

当我把布拿开之后，宝宝又笑个不停。

我看着莫拉。她没有说话，眼睛湿润了。“你照顾了你的妹妹多久？”她问。

我很困惑。“你是说温迪宝贝？”

“我是说你的娃娃。”

“大约一年。”我说。

“一整年，”她说，“就在你妈妈吸毒卖猫，还从警察局逃跑的时候。”

这不是一个问题，于是我什么也没说。

“宝宝大哭不止的时候你过去常常尖叫？”

我看着温迪宝贝。她咬着手指。我不想回答，但我又必须这么做。“是的。”我说。因为她说得没错，百分之百正确。那是我曾经让格洛丽亚和唐纳德离开我和我的娃娃身边的方式。

莫拉摇摇头。“太复杂了，”她说，“一下变得好复杂。”

1月15日，星期六，准确时间早9:18

“金妮，我要喂宝宝吃东西。”莫拉说。

我在餐厅吃早饭。我的早饭有麦片、葡萄和奶。

“我们这样试一试，好吗？我们看看是否可行得通。我不能每次温迪一饿就上楼喂她而同时又照看你。所以我需要你自己吃东西。你只管吃东西，吃不完不可以停下来。吃完之后，把碗和勺子拿到厨房，放进水池里，然后把碗冲洗干净放进洗碗机。然后，你就可以回到房间，开始打扫卫生。”

我吃了第六颗葡萄。

“还有你的杯子。别忘了你的杯子。”

我吃掉第七颗葡萄。

莫拉现在抱着温迪宝贝坐在沙发上。我没有看她们，但是我知道她们就在那里。因为我刚才看到她们坐在那边。我总能知道温迪宝贝在哪里。

我听到莫拉的动静，眼睛看过去。白布搭在宝宝的头上。这是母乳喂养。

“好了，”莫拉说，“现在，按照我说的，只管吃东西。顺便问一下，你看到温迪的小兔子了吗？戴着领结的那只？”

我开口回答。麦片掉了出来。我迅速拿起纸巾。

“没关系，”莫拉说，“只管吃东西好了。吃完之后，回到房间开始收拾。”

我9:21吃完饭，站起身，把碗和勺还有杯子拿进厨房。然后我走进客厅，站在她面前。

“你把——”

“我说了让你回房间打扫卫生。”莫拉说。

“但是你——”

“金妮，现在就去。”

我转身走出客厅。当我走到走廊的时候，她说：“等一下，对不起。站在那里，告诉我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停下脚步：“你把手袋忘在车上了。”

“车上？它怎么会在车上？”

“你把它落在了那里。”

“我的手袋？等一下——你是说兔子在手袋里？”

我点点头。

“我什么时候落在那里的？我是说把手袋落在车上，不是说兔子。”

“昨天你来学校接我的时候。”

“金妮，过来。”

我走进客厅。莫拉转过头看着我，她的手还在毯子下面。“你确定

我的手袋在车上？”

我点头肯定。

“当然。你什么都能记住。但是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但那是两个问题，于是我没有说话。

“对不起。你为什么要等？”

我确保我的嘴巴紧闭。我努力思考。然后我耸了耸肩。

因为她把手袋落在车上之后，我去看过她的手机充电器在不在里面。有时她会把它放在手袋里。我昨天从学校拿的手机开不开机。它和莫拉的是同一款。我确定。

于是她去卫生间的时候我出门去车上寻找，但是当走到车边时，我想起来如果我打开汽车关上车门，她就会听到。但是我站在车外透过车窗往里看时，看到了兔子的耳朵露在她的手袋外面。

莫拉默不作声。然后她说：“好吧。我知道了。当我说我在找兔子的时候，你想起来我把它放在手袋里。”

我很高兴她没有发问。

“嗯，可以理解。你觉得你可以出门帮我拿回来吗？”

我点点头。我很兴奋，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看一看手袋里面。我走向柜子去拿我的外套。

1月16日，星期日，准确时间早9:44

莫拉的手袋里没有充电器。我得赶快找到，或者找别人的。

今天早上我们没有去教堂，因为布莱恩没有回家。奶奶陪着我，而莫拉去接他。奶奶告诉我他们晚饭时候到家，我很高兴。我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找个新地方把我背包里的东西藏起来。于是我对奶奶说我要去列清单。

我回到房间之后，迅速列出清单，然后把凯拉·扎达比奇的电话从背包里拿出来，还有她的钱包。我不想拿凯拉·扎达比奇的东西，但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米歇尔·惠普尔每次在我经过的时候都会把书包抱紧。我星期五在第五教室趁凯拉·扎达比奇和拉里说话的时候拿了她的手机和钱包，因为我想去加拿大的时候我也许需要一些钱。虽然偷东西是错误的。她的电话和钱包一起放在她书包的前侧口袋里。我需要把它们藏在一个更隐蔽的地方，因为布莱恩经常帮我清扫房间。莫拉从不进来。

房子里很安静。我拿着钱包和手机站在房间中央，环顾四周。我可以把它们藏在床下。我可以把它们放进柜子。我可以把它们放进柜子里的一个游戏盒里，比如“对不起！”或“梯子和滑梯”，或者“生命，机遇游戏”，又或者是中国跳棋。我选择了中国跳棋，因为它是我最爱的游戏。而且当我最初住进蓝房子时，莫拉常常和我一起玩这个游戏。看到中国跳棋让我又开心又难过，我想到偷东西、逃跑还有被绑架时就是这种感觉。

我把中国跳棋从架子上拿下来，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去。然后我把盒子放回架子上，关上门。我坐下来，拿着史努比便笺簿查看我的清单，

上面写着：

倒掉房间里的垃圾

打扫房间

把洗好的衣服放进烘干机

阅读刚好30分钟

听迈克尔·杰克逊的歌

出门透透气

看一部电影

不要玩中国跳棋

我走到客厅去看奶奶在做什么，并且告诉她我已经列完清单。她正在和温迪宝贝玩。她在沙发上小脚朝天，哈哈大笑。她现在一直在笑。奶奶对着她发出各种搞笑的动物的声音。我努力回忆我的娃娃的笑声，但是我想不起来。时间太久了。这让我感觉焦虑。我必须尽快回到她身边，这样我就可以帮她学习基本字母读写。我过去经常给她唱字母歌，但是她还太小，不能和我一起唱。

在客厅里，奶奶问温迪宝贝猫咪怎么叫。我知道她会自问自答，于是我在她回答之前说："喵。"然后她问我的永远妹妹马怎么叫，我说："嘶。"当她问羊怎么叫的时候，我说："咩。"因为我知道。我知道所有动物的叫声。我十四岁，我比温迪宝贝知道的多很多。

"你知道所有动物的叫声，这真的太厉害了，金妮。"奶奶说，"但是我在和你妹妹交流。她只是个宝宝，所以有很多要学。她终于知道怎么笑了，这难道不厉害吗？"

“我列了清单。”我说。

“意思是你要念给我听？”

我点点头。

“好的。那就开始吧。”

于是我开始念，结束时奶奶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玩中国跳棋呢？”

我紧紧地闭上嘴巴。然后我非常迅速地说：“因为盒子里什么都没有。”

“你的意思是你上次玩完之后忘记把它们收好了？”

我闭紧嘴巴等了三秒钟，希望她说点儿其他话题。

“你又和你妈妈一起玩游戏真是太好了，”奶奶说，“但是你要把它们收好，这样就不会丢了。但是还好你不想玩中国跳棋。看完电影之后，你的爸爸妈妈应该就回到家了。我会准备好午饭。”

“他们十二点钟之前就会到家？”

“据我所知，是的。你有没有需要明天完成的作业？”

我摇摇头。

“有没有需要完成的项目？”

我想了想，因为这是不同的问题，然后我又摇了摇头。

“好吧。那么我想你要准备开始完成你的清单。”

她的手机在厨房嗡嗡作响。她抱起温迪宝贝，走进厨房。她环顾台

面。她的手机在咖啡机旁边。

正在充电。

她拿起手机，接通电话。

“哦，”她说，“太意外了。我们等着你们。”她把电话放回台子上。我的眼睛盯着它。“你爸爸妈妈会提前到家。我去给温迪换尿布，然后我们准备午饭。”

“我在楼下等着。”我说。

她走上楼。我直接走到台子旁边。

1月17日，星期一，准确时间3:50

“我想你在转变，”帕特莉斯说，“或者说无论如何有人在转变。你妈妈说事情有所好转。”

我又往嘴里放了一块咸饼干。我喜欢盐在舌头上的感觉。

“我想，是她睡着那天事情产生了作用。她睡着了而你坐在那里和宝宝玩耍，当她睁开眼睛之后，一切安然无恙。”

她低下头。然后她又看着我。

“但是他们还是想去看看圣热纳维埃夫。你妈妈知道照顾你很辛苦，知道你需要很多关怀。他们希望探索各种可能性。那个地方听起来真的非常适合你。那里的体系，那里的平静，那里的管理——那边没有任何宝宝。十三岁以上才可以入住那里。”

我喝了一口水，环顾房间寻找阿伽门农。他又藏了起来。他总是藏起来。我想知道他还会不会再出来。

“你爸爸回家你高兴吗？”

我点点头。“是的，”我说，“现在我不用清扫和倒垃圾。”

帕特莉斯笑起来。“我想知道，你又可以和他聊天了，你开心吗？”她说，“他怎么样了？”

“他现在吃很多药，常常躺着睡觉休息。但是我们昨天讨论1月23日星期天去参加特殊奥林匹克篮球锦标赛。”

“你们两个人能一起去很好。我知道你也邀请了里克。”

我点点头。“我星期三写了信邀请他。然后我把它交给莫拉写成电子邮件。”我说。

“他给你回信了吗？”

“是的。他说他无法参加，因为他人还在佐治亚州。”

“好吧，太遗憾了。但是你还能和他保持邮件往来，这很好。我看到你在邮件里还把克丽丝特尔叫作你的娃娃。”

“K克丽丝特尔。”我说。

“是，”帕特莉斯说，“你为什么不直接称呼她的名字？我听说你已经开始叫温迪的名字了，或者至少叫她温迪宝贝。”

我不想让帕特莉斯知道原因。我不想让她知道我不能管莫拉叫永远妈妈、管布莱恩叫永远爸爸以及管温迪宝贝叫永远妹妹是因为我不能永远和他们在一起。我要和格洛丽亚去加拿大照顾我的娃娃。我现在只需要打一个电话。

于是我什么也没有说，而是耸了耸肩。有时这个动作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有时就只是你的肩膀上下晃动了一下。

“不管怎样，我认为你都为自己赢得了时间，继续这么做。我希望你跟莫拉和布莱恩在一起，这么告诉你并不过分。圣热纳维埃夫是一个好地方，但是——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吗？让我们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推动，等待结果。好吗？”

“好的。”我说。

帕特莉斯看着一沓纸：“我从社工朋友那边得到一些消息。”

我坐直身体听着。

“他们说已经帮助格洛丽亚给K克丽丝特尔做了社会保险登记。他们帮助格洛丽亚找了医生和眼科医生给她检查。她需要戴眼镜，和你一样。”

“格洛丽亚打她了吗？”我问。

帕特莉斯咬着嘴唇。“很难说，”她说，“殴打并不总能留下痕迹，而且还有很多种虐待，都更难被发觉。但是现在社工还没有理由让克丽丝特尔离开——”

“K克丽丝特尔。”我打断她。我抠弄着手指。

“K克丽丝特尔，”帕特莉斯说，“离开格洛丽亚的监护。很抱歉，没有更多消息了。但是我非常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多聊聊关于她的事情。她还和格洛丽亚生活在一起，这非常让人沮丧。”

“这非常讨厌。”我说。

“我能体会。”帕特莉斯说。

“格洛丽亚不知道如何照顾宝宝。”

帕特莉斯露齿而笑，发出一声喘息：“是的，那么——”

我打断她：“她不记得换尿布，也不知道给她吃东西。”

帕特莉斯打断我。“我知道你和格洛丽亚在一起时，她会虐待和忽视你。”她说，“你养活了K克丽丝特尔。你保护她的安全，给她吃东西。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金妮，我为你感到骄傲。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有所不同了。”

于是我问："现在事情为什么不同了？格洛丽亚过去常常特别特别愤怒。她总是忘记带食物回家。"

"我知道，"帕特莉斯说，"我还记得我们在医院第一次见面时你有多瘦。"

"他们在我身上扎针插管，"我说，"而且还给我的胳膊打上石膏。然后他们让我吃了很多食物。"

"我很难过你还记得那些事情，"帕特莉斯说，"那是一段骇人听闻的时光。但是如我所说，事情现在有所不同了。"

我想起来帕特莉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又问一遍："现在事情为什么不同了？"

"有两个原因，"她说，她抬头看着天花板数了数，"实际上，是三个。"

我等待着。

"第一个原因，C克丽丝特尔曾经非常细心地照顾着K克丽丝特尔。在你离开以后，她保证她有足够的食物。"

我等待着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已经告诉过你。K克丽丝特尔去看医生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帕特莉斯说，"医生没有发现任何身体虐待。"

"我身上有伤痕。"我说。

帕特莉斯揉了一下眼睛。"是的，有，"她说，"由于我们了解了K克丽丝特尔的情况，我们明白了原因。小宝宝经常哭闹，而你一直在保护她。"

“格洛丽亚常常因为太吵闹而下楼打骂。唐纳德——”

然后我停住不说。

帕特莉斯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个好女孩，金妮。”她说，“你让宝宝免受他们的伤害。而我们一直以来都不知道。幸亏你的姨妈介入其中，负责照顾宝宝。你知道你离开以后她照顾了宝宝好几个月吗？格洛丽亚在被救助期间，她照顾着小K克丽丝特尔。很多年过去了——”

帕特莉斯停下来。

“你离开公寓有多久了？”她问。

“五年。”我说。

“五年？”帕特莉斯说，她还在哭，“你确定已经这么久了？”

“是的。”我说，“我离开之后C克丽丝特尔照顾它，但是现在她在监狱里。我得去让她安静下来，不然——”

“金妮，”帕特莉斯说，“我该告诉你第三个原因了。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听着。

帕特莉斯咽了一口口水。“我知道一下子接受这些内容信息量很大。我知道现在也许是最不恰当的时间让你去面对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让你压力太大。所以我必须告诉你。”她停下来，变了脸色，“金妮，你的娃娃六岁了。”

我什么也没说。我正在思考。

“你明白吗？”帕特莉斯说。

“我的娃娃是一个宝宝。”我说。

“不是，”帕特莉斯说，“她不是。她现在是一个大女孩了。她不用再穿尿布了。如果公寓里有食物，她可以自己吃。”

我摇摇头。“那不是真的。”我说。

“这是真的。五年前宝宝一岁，现在就是六岁。因为五年已经过去了。对吗？”

我在脑海里进行数学运算。

5+1=6

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娃娃太小了，根本不到六岁。

我又摇摇头。“不，”我说，“C克丽丝特尔说‘她一直都是你的小宝宝’。它需要我。”

“金妮，那只是一种修辞。K克丽丝特尔六岁了。”

“不，她没有！”

我把脸埋在手中。C克丽丝特尔知道我不喜欢各种修辞。她不会说谎。她是说实话的人。如果事实是我的娃娃六岁了，那么我已经来不及制止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再次发生在她身上。因为格洛丽亚完全不可信赖，C克丽丝特尔一直在替她考虑各种事情。

而现在C克丽丝特尔在监狱里。

1月18日，星期二，准确时间晚5:14

“特殊奥林匹克篮球锦标赛1月23日星期日举行。”莫拉说，“那之后第二天，我们去圣热纳维埃夫。我们真心希望你喜欢那里。约瑟芬修女发过来的照片的确很漂亮。”

这不是一个问题，于是我没有说话。

“金妮？”

“什么？”我说。

“你……去圣热纳维埃夫感到兴奋吗？能认识其他陌生的小朋友很好，他们和你一样特别。”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孩子都和我一样特别，”我说，“还有在第五教室的孩子们。”

“没错！”莫拉说，“那里很像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所有人都很特别。”

我看着布莱恩。他正坐在我对面的桌边，没说话。莫拉现在白天待在楼下带着温迪宝贝，而他也待在家里。他在完全康复之前先把一切放一放，他星期一回家时莫拉这样说。

布莱恩喝了点红酒。他现在每天晚饭时候都要喝红酒，并且饮食少盐。他今年不会回去工作。“我很期待篮球锦标赛，金妮，”他说，“可以再次看到球队真是太好了。”

“里克在邮件里说我们要拍照。”我说。

“哦，我会拍很多照片，”布莱恩说，“我保证会发给老好人里克。”

我想知道里克是否会跟我和格洛丽亚去加拿大。我认为他不会去，但是我真的想谢谢他。因为他给了我《绝地归来》和格洛丽亚的电话号码。我昨晚想给格洛丽亚打电话，但是我知道在房间里说话别人可以听到。所以我需要找一个四下无人的安静地方。我需要找一个私人空间。学校里没有任何私人空间。蓝房子里也没有任何私人空间。这里总是有人。

“金妮？”

“怎么了？”

布莱恩在说话：“今晚你在想什么？你看上去特别心不在焉。”

“学校一切都还好吗？”莫拉问。

“是的。”我说。

“和去圣热纳维埃夫参观有关，对吧。”布莱恩说。他的声调没有升高，所以他没有发问。然后他说：“去那里住怎么样？”

“我们1月24日星期一去那里。”我说。

“是的，但是如果去那里住，你会有什么想法？”

我不想回答，所以只是等着。因为有时如果你不回答，那么有人就会替你回答，或者有人说几句话让你知道说什么。

“这也让我们很难过。”莫拉说，“就像那天我说的，我们曾经在一起有很美好的时光。但是我很高兴你能去一个可以满足你需求的地方。

你会变得非常幸福。”

“问题是什么？”我问，因为我现在不记得了。

“我问，如果住在圣热纳维埃夫，你有什么想法。”布莱恩说。

“现在我想回我的房间。”我说。

他点点头。“好吧，”他说，“你可以回你的房间。我理解。”

我从桌边站起来。

“我非常期待锦标赛，”他说，“你呢？这似乎是最后一段好时光。”他的眼睛湿润了。

“是的，”我说，“这是最后一段好时光。”

1月18日，星期二，准确时间5:28

蓝房子后面有片树林。

我看不到那里，因为外面漆黑一片。我只能看到自己。我在黑黑的窗户上的倒影正在看着我。我看到一个留着长发，戴着眼镜的女孩，很瘦很瘦。她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和靴子。她戴着手套和围巾。她是一个大女孩了，不再是从前那个小女孩，不再是她应该是的那个小女孩。她不再是九岁。她是（一金妮），她有很多事要做。她一定要特别、特别聪明，不要成为一个穴居人。

我尽可能轻地打开窗户。纱窗已经拉起来，因为我在戴手套之前已经把它打开了。我把背包拿出窗外扔进雪地里。它落了三十二英寸，就掉在地上。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两年前第一次来蓝房子的时候就量过。

然后我一条腿伸出窗外，悬在半空。我思考着。

没有梯子。

当我读到罗伯特·弗罗斯特关于摘苹果的那首诗时，诗里说到一把梯子，卡特太太说梯子意味着天堂。然后在我画的那幅我自己爬出卧室窗户的画中也有一把梯子。因为我逃出去找到娃娃的时候，一切都好了，没事了，安全了。

但三十二英寸很容易就跳下去，没问题。我根本不需要梯子。如果我不需要梯子，而梯子意味着天堂，那么也许我给格洛丽亚打电话让她来接我这件事也不会像天堂一般美好。或者，也许没有梯子意味着有人

会阻止我。也许有人现在会抓住我的胳膊说，不，金妮！不要爬出那扇窗户！不要试图给格洛丽亚打电话！

我迅速看了一眼我房间的门。它关着，万籁俱寂。然后我看看外面，天色漆黑，不再有任何倒影。我在着手准备的时候不再有（一金妮）在看着我。而我看到黑压压的木料堆和后面更加黑暗的树林。我脚下是开阔的庭院，空旷而雪白。不管有没有梯子，我都要这么做。

我要走了。

雪无比干净，静静等待。我跳了下去，捡起书包，穿过雪地。

1月18日，星期二，准确时间5:36

我按了一下凯拉·扎达比奇的电话最下面的小按键，上面显示出时间，也显示着准确日期。它现在已经完全充满电。有时我想，我之所以喜欢日期和号码，是因为当我陷入沉思时，它们能提醒我真正身在何处。它们就像把手一样，我可以借此把自己拉回来。

现在的准确时间是5:37，我走在木料堆后面的一条小路上。

我把电话放进外套口袋继续向前走。虽然天黑但小路清晰可见。因为雪色明亮。我走了正好九秒钟，然后拿出手机，按动按键，滑动到主屏，点了“通讯录”。

我不认识通讯录上的人名。一个名字是“妈妈”，但是我知道那不是莫拉。一个是“爸爸”，但是我知道那不是布莱恩。一个是“奶奶”，但是我知道那不是奶奶。我到处都没有看到“格洛丽亚”和“里克”。

我又把电话收起来。我必须要赶快走进树林深处给格洛丽亚打电话，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布莱恩和莫拉不会很快就去我的房间，但是如果他们叫我而我没有回应，他们就会进屋。于是我继续向前走。小路拐了个弯。我回头已经看不到蓝房子，也看不到木材堆和其他东西。

我的背包里装着录像带。我还带着DVD播放器，再无其他。它已经充满电，以备别人发现我。这是我秘密计划的一部分。当我给格洛丽亚打电话的时候，我得播放着电影。这样如果有人发现我问：“你在树林里做什么，金妮？”我可以说：“我在看电影。”

那样我就是在说实话。那样我就还是一个好女孩。

雪的深度到达我的脚踝。空气寒冷，我的鼻腔刺痛，眼泪汪汪。我穿过一片老树桩，走到两块岩石之间。我走了九秒钟。

我把背包放到雪地里，拿出DVD播放器。我把它放在书包上面，拿出《音乐之声》，这是关于一个名叫弗洛格莱恩·玛丽亚的短发女人的故事。我把DVD放进播放器里，打开电源开关。屏幕亮起来。我看到屏幕上有字，但是我心烦意乱，无法辨读。

月亮高高挂在我头顶的天空上，如同屏幕一样明亮。我拿出手机。现在的准确时间是5:39。格洛丽亚的号码映入眼帘：555—730—9952。我拨通号码，然后按下绿色按钮，但是我没有听到拨号等待声。我按下红色按钮，又尝试一遍，但是我还是没有听到任何声音。然后我看到手机上显示“没有信号”。

于是我说：“讨厌！”

然后砰地关上DVD播放器。我抓过它，把所有东西都扔进背包。我拎起背包背在身上，然后开始走，沿着原路往回走。

但不是回蓝房子。

因为我知道别人有时沿路经过蓝房子的时候就在打电话。天气温暖的时候我见到过，是在春季、夏季和秋季的时候。我猜他们有信号。

时间是5:42。

我沿着小路一直走，直到看到木材堆和后面蓝房子里的灯光。我绕过房子走到私家车道上。走到公路上的时候，我向左转。

没有街灯，因为我们住在偏远的林区。我看到公路上方的天空和月

亮。我又快步走了九秒，然后转过身。

这里离蓝房子还是太近了。

我又快步走了九秒。公路转弯了。我转过弯回头看了看，什么也没看到。我拿出手机打电话。

这次电话通了。它响了四次，然后格洛丽亚接起电话。“你好？”她说。

“你好，我是金妮。我是你的女儿。你还记得吗？”

“金妮？”格洛丽亚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和五年前警察把我带走时一样，她说：“对不起！非常对不起，金妮！”但是她没有尖叫，我也没有尖叫。我想喊叫，我想抓着我的袜子，因为我太兴奋了，但是我不能，因为我走在结冰的路上，一眼望不到头。而且我很担心对面会有车经过。我又兴奋又焦虑，以至于我的名字被格洛丽亚说出来时就好像不是我的。

“金妮？金妮？”格洛丽亚说。

“是，我在呢。”我说。

“该死，金妮，太棒了！但是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这是一部追踪电话。我只用于工作。”

我不知道什么是追踪电话，但是我知道她的工作是卖缅因猫。“它在《绝地归来》里。”我说。

“《绝地归来》？你是说电影？”

我点点头。

“金妮？”

“什么？”我说。

“谁给了你我的号码？该死！”

“里克。”

“里克？但是这说不通啊。哦等等，对啊！他从警察那里得到了我的地址，几周前来找我聊了聊。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

这不是一个问题，于是我什么也没说。我还记得格洛丽亚面容扭曲时发出的声音。

她深吸一口气。“好吧，说重点。里克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我需要问几个问题。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第一，有人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

“没有。”

“你在哪？”

“我走在路上。”

“你是说雪松路？”

“是的。”

“所以你是自己出来的，没有人知道。你在用谁的手机？”

“凯拉·扎达比奇的。”我说。

“她是你们学校的？”

“是的。”

“好，”格洛丽亚说，“等一下。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可以逃跑？”

“不行。”我说。

“你只从家里拿了你朋友的手机然后悄悄溜出来给我打电话？”

“是的。”我说。

格洛丽亚笑了起来。“我的孩子什么都可以搞定。”她说，“好。在别人发现你不见了之前，你似乎没有太多说话的时间。我们要想想该怎么做。但是首先，我想告诉你那些混蛋屏蔽我之前我在网上还没对你说的话。”

她又喘了一口气。

“我想让你知道，自从你离开之后，我从未停止寻找你，找了整整四年。没有人告诉我你在哪里，连社工和治疗师也是如此。如果把治疗师这个词拆分一下，你知道怎么拼写，对吧？无论如何，我一直一直在找你，然后你在facebook上找到了我。那是唐纳德被捕之后我最美好的一天。还有——”

“等一下，”我说，“唐纳德被捕了？”

“是啊，”格洛丽亚说，“然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克丽丝特尔也掺和进来。如果她告诉我她要做什么，我本可以帮她。唉，我有很多话想对她说。审讯结束后她可以给我发邮件，但是我还不知道她的状况。但是你属于我们，金。我是说我和你的妹妹。你知道的，对吧？你收到我给你的圣诞礼物了吗？比萨味道如何？”

但是这一下子是三个问题，我的大脑一直在想唐纳德被捕了、唐纳德被捕

了，于是我什么也没说，虽然问题的答案是：*是的*，*是的*和*是的*。

“金妮？”

“什么？”

“记住，我说我们要说重点。现在，告诉我你想怎么做。因为我知道我的计划是什么，我想确保你的和我的是一样的。我需要听到你说出来。”

“我想去加拿大和你一起生活，”我说，“我们可以消失在魁北克，我又可以照顾我的娃娃了。但是你不可以来绑架我，否则你就会被捕。所以我需要有人接我。”

我还想说，*我需要确保你给我的娃娃吃东西，并且不要打她*，但是我没有说。

格洛丽亚说话前等了几秒钟，当她说话时声音颤抖。“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金妮。靠，太棒了。跟我想的一模一样。你说得对，如果去学校或者去家里找你，我就会被捕。”

“谁来接我？”我说。

“这个问题很棘手。我不应该见你。我去你家里和学校的时候，你身边的那些人非常恶劣。你也许会说恶毒这个词。”

“我为什么那么说？”

“什么，恶毒吗？这只是一种修辞。你真的一点儿都没变，是吧？”

“我的脑袋没有变，”我说，“而且我的眼睛还是绿色。”

然后格洛丽亚说：“好了，我们好好想想。我不能去接你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尝试。我是说，有志者事竟成，对吧？”

她现在说话非常快，快得我几乎听不懂。我们似乎拥有同样的头脑，只是我不善于分享。

“但是我不想最终蹲监狱。那样一点儿也不好。所以我们必须做出调整，金。一些重大的调整。”

我猜调整就像学校里说的更改，意思就是有人把我的家庭作业变得简单许多。我一边听着一边沿着冰冷的砂路走下去。我的裤腿后面又湿又硬，我浑身颤抖，但是我不在乎。因为我在和格洛丽亚说话，而且唐纳德在监狱里。我的秘密计划将要实现。

“我看看，我看看，”格洛丽亚说，“我能让谁去接你呢？显然我不能，如果我出现在那栋房子周围，警察两秒钟就可以放倒我们。”

于是我说：“我的老爸里克可以接我。”

“里克？不行。我们不能信任他。我知道他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你，但是他也把我妹妹送进监狱。而且，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做。”

我很震惊。里克会带我去加拿大。他是我的亲生父亲，我知道他爱我，这就是说格洛丽亚说的不对。但是我不想反驳她，因为如果这样她就会生气。我不可以，不可以，绝不可以让格洛丽亚生气。

于是我说，“还有谁可以带我去？我不可以开车。而且我没有车。”

“我知道你不能开车，亲爱的。让我想一想。”

我等着她思考，但是格洛丽亚思考时很吵，和我思考时完全不一样，这让我的头很疼。她一直说个不停。

“如果你住得没那么偏远，你可以再逃跑一次，我可以在约定的见面地点接你。”她说，“你知道的，一个小约会。我的法国老妈经常这样

说。你一定会爱上她！那么，见面地点在哪里好呢？”

“人们有时候在商场见面。”我说。

“对，但是你得让别人带你过去，而且周围都是人，我们很难找到对方。还有什么其他的见面地点？”

“我们和里克在公园里见面。”我说。我们用嘴巴思考，而不是只在脑海里想想而已。我从未这样做过，这样速度太快了。我对此感到焦虑，但是我没有告诉她，因为她会生气，而惹怒她的后果会十分可怕。我用力抠弄着手指。

“我觉得那样也行不通。”格洛丽亚说，“别忘了，你还是需要搭车才能过去。我们必须想一个你不需要别人开车送你就可以抵达的地方。好吗？杂货店如何？或者教堂之类的地方？”

“我可以让莫拉带我去？”

“莫拉是谁？”

“她是我的永远妈妈，但是我不再那样称呼她了。”

格洛丽亚停顿了几秒。然后她说：“你的谁？”

“我的永远妈妈。”我说。

“你是说和你生活在一起的女人？是不是他们逼你这样称呼她？”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管莫拉叫永远妈妈因为所有的社工都说过我要和她永远在一起。他们也是那样称呼她的。

“我猜她的丈夫是你的永远爸爸。”格洛丽亚说。

我点点头。

“金妮？”

“什么？”

“我问是不是他们逼你这样称呼他们。”

我想说不是，但是我知道格洛丽亚想让我说是。所以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不想让她愤怒，而且不管我说什么她都会愤怒。我真希望她不要问到我的新名字。

“金妮，我是你的永远妈妈。明白吗？你知道的，是吗？”

我想了想。“我认为你是我的亲生母亲。”我说。

“我是。但我永远是你的亲生母亲，对吧？你难道不这样想吗？”

这是两个问题，于是我什么都没有说。

“好吧，我们从头说。我不能去蓝房子接你，也不能去学校接你。顺便说一句，九月份我去学校见到你很高兴。但是我真不敢相信那些混蛋那么快就报警。”

我点点头。“是的，”我说，“他们小题大做。我看到你站在绿色汽车旁边。我站在窗边敲打玻璃。然后我就必须去见帕特莉斯了。”

“帕特莉斯？就是那个女治疗师，是吗？我很意外她还在你身边。”

我的脑海里出现迈克尔·杰克逊的照片。他在舞台上跳舞，拿着帽子，踮着脚尖站着。“她没有。”我说。

“但是你刚刚说你去见她。”

“我的确去见过她。”我说。

“好吧，听着，”格洛丽亚说，“我们要注意重点。我们需要想办法让你离开那该死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想得太复杂。办法要更直接，更简单一些。所以我们这样做。回家，我是说你先回去。然后星期一你在学校下车之后不要进学校，尽快沿着人行道离开，走到拐弯处穿过马路。我就在坎伯兰庄园等你。然后我们逃之夭夭。”

“跑去哪？”我问。

“去边界。”

“1月24日，星期一？”

“是的。我是这样想的。今天是星期二，所以就是六天之后，对吗？我知道这是漫长的等待，但是我需要一些时间准备。最麻烦的是要摆脱社工。他们不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不能1月24日星期一离开，”我说，“那一天我要去圣热纳维埃夫少女庇护所。”

“圣热纳维埃夫什么？”格洛丽亚说，“你什么意思？”

“布莱恩和莫拉星期一要带我去康涅狄格州，”我说，“去参观圣热纳维埃夫少女庇护所。”

“你那天还去学校吗？”

“不去。”

“那这样就不行。我们要在你去上学的时候行动。星期二可以吗？”

我点点头。我现在更激动了。我感觉我的大脑已经不在脑袋里了。

我感觉它在空中漂浮。“可以，”我说，“1月25日星期二我去上学，就是我从圣热纳维埃夫回来后第二天。两天之后就是特殊奥林匹克篮球锦标赛。你会把我的娃娃带在车上吗？”然后我的大脑提醒我她想让我去坎伯兰庄园。它就在路的尽头，和学校方向相反，“但是我不允许自己过马路。”

“哦，拜托，”格洛丽亚说，“你知道怎么过马路。你不必再按照那些人的要求做事，你只要等所有车都停下来就可以跑过去。你难道不想和我还有K克丽丝特尔回家吗？”

“我想抱着她，让她咬着我的手指，给她吃东西。”我说。

格洛丽亚开始大笑。然后她停下来：“等一下。你想——”

“抱着她，让她咬着我的手指，”我说，“给她吃东西。”

“好吧，”她说，说得非常慢，“我们改天再聊那些。但是现在我想我们必须停止通话，你回去做准备，准备好我们的小约会。运气好的话，不会有人发现你不见了。如果迫不得已，你悄悄溜回去。这周你要确保没人发现你在收拾行李。如果有钱，你就把所有的钱放在一起。把衣服和所有你最爱的东西放进背包或者你上学用的包里，确保把手机藏好。实际上，不——把手机彻底扔掉会比较好。关掉手机，把它扔在树林里。如果你能再找几个新手机就好了。逃跑的时候手机总是不够用。警方有时可以追踪信号，所以每个手机用一次就扔掉。记得带上钱。关键的一点是，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行动。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及我们的通话内容。如果有人发现，计划就无法实施，好吗？你觉得你都记住了吗？”

格洛丽亚不喜欢听到说不，于是我点头称是，即使需要记住的东西太多了。

“你之前染过头发吗？你一上车我们就得迅速离开，但是我们应该给你的头发染个色。我会把车藏起来以摆脱警察的跟踪。重点是，我会开着其他车。然后我们扔掉车换乘公交车。我们还在美国境内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但是一旦跨过边境，事情就容易很多。在加拿大藏身更容易。我已经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待，然后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经营我们的新生活，只有我和我的两个女儿，就像原来一样。”

“我会好好照顾我的娃娃。”

格洛丽亚笑了。“是的。我说过，我们有时间再说这个。该死，你经历了太多。我无法相信——不。现在我们不能再多说了，否则你就会被发现。我们说再见吧，然后我希望你开始往回走。挂断电话之后，你就关机，尽量把它扔进树林深处，行吗？然后返回去。我说过，如果运气好的话，甚至都不会有人发现你不见了。等一下——你刚才说你要参加一个锦标赛？”

我点点头。“1月23日，星期日，在体育馆举办。”

“星期天，体育馆。明白了。好了。挂电话之前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了想。“没有。”我说。

“很好。那么记住，尽量多拿钱，还有手机，然后星期二下车之后，你直接走到坎伯兰庄园。那里就是我们小约会的地点。一定要走着过去，坦然沉着，不要鬼鬼祟祟。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好吗？”

“好的。”我说。

“好，”她说，“那么我们再见吧。我爱你，金妮。”

“再见。”我说。然后我按下手机上的红色按钮，停下脚步。

我环顾四周，看自己在哪里。现在天色更黑了，路面上还是有很多砂子，我的裤子上也是，路边都是雪堆。一切都是黑白两色，比之前更冷了，冷得我抠弄手指时已然没有感觉。

时间是6:03。我把手机关掉，扔进树林深处，扔到没有人可以发现的地方。然后我转身，向蓝房子走去。

1月19日，星期三，准确时间下午3:31

我又坐在帕特莉斯办公室的花朵椅子上。在通风口旁边的地毯上，阿伽门农躺在一束阳光里。他闭着眼睛，但是时不时来回摇动尾巴。

我吃了一口全麦饼干。

“你在想什么，金妮？”帕特莉斯说。

“我在想阿伽门农。”我说。

“他怎么了？”

“他今天没有藏起来。”

“是的，他没有。”

“他的尾巴在动，但是他的眼睛闭着。”

帕特莉斯看了看。阿伽门农的尾巴从右边甩到左边。“你说得对，”她说。“动物有时就是这样。他们看着像是睡着了，但是他们的头脑还在运转。阿伽门农也许做梦还在捉老鼠。”

“或者是花栗鼠，”我说，“或者是松鼠。”因为我记得缅因猫是出色的猎手。

帕特莉斯站起来。她抱起阿伽门农，转向我：“我可以把他放在你腿上吗？”

我点头同意。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抱过猫了。我怀疑自己还记不记

得怎么做。我抱过的最后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就是我的娃娃。五年前我抱着她，把她放进行李箱。然后我还没有来得及多想，帕特莉斯把阿伽门农放在我腿上。他的头靠近我的膝盖。我的胳膊放在他身体两侧。我用右手开始抚摸他。他发出呼噜声。

我的眼睛湿润了，视线模糊。

“你看，”帕特莉斯说，“这很意外，不是吗？你很善于和猫咪相处。现在你们两个可以开始了解彼此了。如果你愿意，就让他继续做梦吧。我想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说一说昨晚发生的事情。布莱恩和莫拉说她们发现你从窗外爬进房间。”

我揉了揉眼睛，继续抚摸阿伽门农。“我出去了。”我说。

“是，我猜到了。”帕特莉斯说，“但是，他们说你没有告诉他们原因。他们说你背着背包，里面装着DVD播放器和十四部电影。”

“我十四岁了。”我说。

“对。你十四岁了，所以你当然要带着这么多部电影。你去外面看电影了？”

“我本来想去看《音乐之声》，但后来没看。”

“什么妨碍了你？”

我确保嘴巴紧闭。我想了想，然后继续把手埋进阿伽门农的毛里。

“我会等到你愿意回答。”帕特莉斯说。她从椅子旁边的篮子里拿出蓝白相间的纱线。纱线上有两根银针。“但是以防你忘记，我会再问一遍。什么妨碍了你看电影？”

“我很生气，”我说，然后用手捂住嘴巴。

毛衣针发出一声咔嗒声。“我知道，”帕特莉斯说，“我相信你因为跟布莱恩和莫拉的谈话而感到生气。谈话的内容是什么？”

我很震惊。因为她说的事情让我不得不开口，而且多半都是事实。现在我只能说话。我放下手，喘了口气。“他们要带我去少女庇护所。”我说。

帕特莉斯开始点头。“圣热纳维埃夫。你不想去那里？”

我想了想。然后我说：“是的，我不想去那里。”

“听上去你对离开蓝房子感到生气，所以你独自一人的时候想离开一会儿。你有没有想过告诉布莱恩和莫拉你很生气而且不想去？”

我感到困惑。“没有。”我说。

“那么，也许你应该告诉他们。当你告诉别人你很生气，或者你不想做一件事，这表明你很在乎。那是他们一直都想得到的回应，金妮。布莱恩和莫拉想知道你喜欢和他们住在一起，想知道你如果不得不离开还会想念他们，想知道让你留下来是值得的。他们发现自从你和格洛丽亚在facebook上联络之后，你只是关心你的娃娃。我是说，K克丽斯特尔。不过，鉴于那种情况，那可以理解，但是除此之外，你没有向任何人表示出你对任何事情的关心。你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想留在蓝房子的意愿。我的意思是，你的行为有所改善，但是你似乎仍然不想留下来。”

这就意味着帕特莉斯不知道我爬出窗户的原因。她根本不是要说格洛丽亚或者手机。

我笑了。

“你为什么笑？”

我想用手捂住嘴巴，但是我没有。我没必要这么做。

“金妮，我问你为什么笑。”

“我们1月23日星期日要去特殊奥林匹克篮球锦标赛。”我说。因为这是实话，虽然这不是帕特莉斯问题的答案。

“太好了，”帕特莉斯说，“我觉得你每周都坚持所有练习真是太棒了，即使是布莱恩住院期间。我知道他很高兴可以回家。他回家你也高兴吗？”

我点点头。

“很好，”帕特莉斯说，“你和布莱恩之间有一条特殊的纽带。去圣热纳维埃夫并且永远离开他，这让人非常难过，你是这样想吗？”

我想了想。然后我点头同意。

“我相信你会怀念他带你去滑雪橇，怀念这个夏天你去湖边的快乐时光。”

这依然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依然什么都没说。

“如果去了圣热纳维埃夫，你就不能做那些事情了。这让你有什么感觉？”

我开始抠弄手指。我知道她想让我说什么。只有一个答案可以让她高兴，而且这个答案是实话，虽然我从来没有时间想过。“这让我感觉很难过。”我说。

帕特莉斯一直在织毛线。“我想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写下来它让你有多难过。”她说，“嗯，写在一张纸上。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替你写。我们给布莱恩写一张纸条，告诉他你会多么思念他。但是我相信布莱恩不

是蓝房子里你唯一会想念的人。”

“我也会思念莫拉和温迪宝贝。”我说。

“你当然会，”帕特莉斯说，“我们要不要都写在同一张纸条上？或者你想分别给他们各写一张纸条？”

但是这是两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我看到等号一边是我的娃娃，另一边是布莱恩和莫拉以及温迪宝贝。但是一不等于三。一小于三，就像这样：

1＜3

我对布莱恩和莫拉以及温迪宝贝的思念远不及对我的娃娃，因为我的娃娃比他们更需要我。因为他们很安全。没有人打他们或者伤害他们。布莱恩和莫拉以及温迪宝贝不需要我。所以这一次，一大于三，虽然这道数学题不对。因为照顾我的娃娃大于一切，即使面对数学也是如此。

“你在想什么，金妮？”帕特莉斯的声音说道。

“我在想我的娃娃。”我的脑袋和眼睛一动不动地说。

“好吧，我想我们也许也应该谈一谈那些事。我又从我的社工那里听说了。”

我迅速回过神来，直勾勾地看着她。阿伽门农用爪子抓住我的腿。

“他们告诉我，他们和格洛丽亚见过几次，给K克丽丝特尔看病的医生说她的体重在下降。”

“那是因为C克丽丝特尔在监狱，”我说，“她知道如何照顾她。”

“你说的也许没错，”帕特莉斯说，“社工在竭尽全力帮助格洛丽亚变成一个更好的妈妈。但是——”

我打断她：“她打她了吗？”

“没有人知道。但是——”

“她给她换尿布了吗？”我问，“她晚上陪着她吗？”

阿伽门农跳到地上，跑出了房间。

“金妮，我知道这个消息会让你大吃一惊，但是我需要你保持冷静，听我说。我还有话要说。”

我紧紧抓住椅子扶手等待着。

“社工说如果K克丽丝特尔的体重再下降下去，他们就必须把她带出公寓。他们必须把她从格洛丽亚身边带走。”

一切都停止了。我在脑海中回忆起警察的第一次出现。第一次永远之旅开始了。整个事情一下子涌现出来。敲门声，喊叫声。闪烁的灯光。

我摇摇头，看了看手表，又回到现实。“警察什么时候去？”我问。

“我还不知道。”帕特莉斯说，“要知道，这并不确定。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事情没有改善的话。”

“你什么时候可以知道？”

“还是那句话，我不确定。”帕特莉斯说，“但也许是迟早的事。这周晚些时候我们应该会得到消息。甚至就在这周末。”

我抠弄手指。我站了起来。然后我又坐下。然后我又站起来，一直站在那里。

“金妮，你想喝饮料吗？”帕特莉斯说。

“不，”我说，“我想——”

我停止说话。我紧紧地、紧紧地、紧紧地闭上嘴巴。

“布莱恩和莫拉想让我告诉你这些事情，”帕特莉斯说，“他们认为你有权利知道。我和他们意见一致。我知道，听到K克丽丝特尔过得不好，这让人很难过，但是我希望你看到有人正在想办法解决。社工正参与进来，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他们会尽全力给她安排一个很好的家庭。”

“我可以去看她吗？”

“我不确定，但是如果你在圣热纳维埃夫，那里会离得非常远。如果可以，他们会尽量在本地安置。如果你在康涅狄格，探望就很难。K克丽丝特尔会寄养安置，直到法官宣布是否可以重新回到原生家庭，然后——”她停下来，“所以这很麻烦，我知道你想随时获得最新消息。那么，如果你告诉我你想留在蓝房子，我就可以帮你为此努力。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事告诉莫拉和布莱恩。所以我们写一封信，好吗？我们需要说清楚你会有多么想念大家，你有多么在乎。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有任何意外。不能再跑进树林或者逃跑。你必须老实待着。”

不知道老实待着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明白这个词，但是帕特莉斯已经拿出纸和笔。她让我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她会写下来。于是我开始在脑子中说话。我在脑子中说得很快，然后非常非常慢地说出来。这样我就不是在说谎。这样做很难，也很讨厌。

但是我必须如此。

帕特莉斯写啊写，然后她读给我听：

亲爱的莫拉和布莱恩还有温迪宝贝，

我不想去圣热纳维埃夫少女庇护所。我觉得我想老实待着，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保证我在这里不会再张嘴说任何谎话。我不会再出意外。我不会在学校打架。我不会偷东西。你们每次看到我，我都会是一个好女孩。

爱你们的，

金妮·穆恩

1月20日，星期四，准确时间早9:32

我有很多事情需要思考，这让我的头很疼。我疼得一直把双手放在脑袋两侧挤压。布莱恩今早看到我这样坐在厨房桌边，他问我怎么了，但是我只是面露怒色。因为我应该为1月25日星期二的约会做准备，但是警察在此之前可能会把我的娃娃从格洛丽亚身边带走。这就是说我必须立刻打电话给格洛丽亚通知她。我必须现在给她打电话。

但是我没有电话了。

“所以你妈妈不能去是因为你的小妹妹？”凯拉·扎达比奇说。我们正在第五教室一起玩拼图。纸片不再像是纸片。它们像是一片片破碎的人行道或者破碎的玻璃。

“金妮？”

是布伦达·理查德森。我用力思考。她有手机，但是她妈妈不让她天天都带到学校来，只有她放学后有摔跤课的那天才可以。她今天有摔跤课。

“星期日你爸爸会去吗，或者你妈妈和小妹妹也去？”

我点点头。

“你另一个爸爸呢？嗯，就是里克伙计，”拉里说，“他会去吗？”

“不会。”

“为什么？”拉里说。他爸爸直到他上高中才会给他手机。

“他开卡车去佐治亚了，”我说，“但是他给我发邮件。”

“你要，哦，我不知道，很快去见他了吗？”拉里问。因为拉里知道我的秘密计划。他1月25日星期二会帮助我。因为他说他会为我做任何事情。

“所以你妈妈根本不会去那里，因为她要照顾宝宝？”艾莉森·希尔说。

艾莉森·希尔有手机。它和布伦达·理查德森的一样。她把它放在储物柜里。我不知道密码，但是她的柜子就在我的旁边。我不想拿艾莉森·希尔的手机或者布伦达·理查德森的，因为她们是我的朋友，但是格洛丽亚说过带上几个手机。此外，如果我不给格洛丽亚打电话告诉她社工要把我的娃娃带走，那么这种事情可能就会发生。警察就会去带走她。也许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这周末。他们也许已经把她带走了。

我努力回想艾莉森·希尔的问题，然后摇摇头。

“这一定让你很难过。”她说。

我点点头。

“她长大了可以去吗？”

“多半会去。”我说。

“我喜欢你的小妹妹，”凯拉·扎达比奇说，“还记得她抓着我的手指，你妈妈让我用那个白布给她擦嘴吗？我喜欢宝宝。”

凯拉·扎达比奇的手机在树林中。我不觉得我可以再找到它，我没有时间去找。我先试着拿走艾莉森·希尔的手机。然后是布伦达·理查德森的。

“我爱我的娃娃。”我说。

拉里开始唱歌，内容是不要犹豫，爱不会等待，然后是关于宝宝的内容。我看了他一眼，但是他没有停下来。

“我周日想带球上篮。”艾莉森·希尔说。

“我也是！”布伦达·理查德森说。

“我想投五个篮，”拉里说，“五个。”

“我要封堵对方球队。”

“我要勾手投篮。”

“最后我们要拿着我们的奖牌站在一起合影。”

一下子有太多人在说话，我再也忍受不了。我想起身去走廊，但是卡萝尔女士指了指时钟。“大家该把东西收起来了。”她说。于是我们收起拼图，拿出我们的东西。现在该准备上科学课了。我拿着我的背包在门口排队。然后铃声响起，我跟随艾莉森·希尔走进走廊。

1月20日，星期四，准确时间下午4:48

“喂？”格洛丽亚说。

“我的娃娃还在吗？”我问。布莱恩和莫拉在楼上给温迪宝贝洗澡。我在卧室紧闭房门。

“金妮？你为什么打电话？是啊，你的妹妹当然还在。怎么了？”

“帕特莉斯说警察会把她带走。这周晚些时候或者是这周末。你没有让她吃饱饭。”

格洛丽亚停下来。“该死，”她说，“该死，该死，该死！我就知道那群——听着，听好了！你给我打电话太好了，但是我现在必须走了。我必须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我必须收拾行李，在他们出现之前我们要离开这里。”

“你1月25日星期二还会去坎伯兰庄园的小约会地点吗？”我问。

“会，会，当然会，”格洛丽亚说，“但是我必须想一想未来三天去哪待着。”

“四天。”我说。

“对，四天。差不多。该死，不能让你们两个人都被人从我身边夺走！我现在非常需要我妹妹的帮助！混蛋！”

“你必须多给她一些食物。”我说，但是我听到脚步声来到走廊，“有人来了。”

“她很挑食！就像你原来一样！听着，这次留好手机。”格洛丽亚说，“如果有事，我会打电话。不要扔，把它藏好。关机，然后你睡觉的时候看一下我有没有留言。但是别把它藏在你的房间。把它藏在别处。如果可以，藏在室外。”

她没有说留下哪个手机。布伦达·理查德森的还是艾莉森·希尔的。我开始抠弄手指。

但是房门打开了。

是莫拉。“金妮，今天的晚饭比平时稍晚一些。”她说。

手机在我身后。我把它顺进我的口袋里。

“温迪的尿布漏了，所以我们在给她洗澡。然后我要给她喂奶，哄她休息。我们今晚六点吃饭。*大约*六点，可以吗？”

“可以。”我说。

她关上门。

我拿出手机，放在耳边。“喂？”我说，但是格洛丽亚已经不在线。

我关掉手机，打开柜门，伸手拿过来中国跳棋。然后我想起格洛丽亚说*不要藏在你的房间里*。我想我无法在布莱恩和莫拉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戴上帽子穿上外套和靴子。我想我无法在别人不知不觉中打开房门走出去。

于是我走进厨房，拉开抽屉，拿出强力胶带。我推开窗户，拉开纱窗，把艾莉森·希尔的手机粘在房子外墙上。然后我关上纱窗和窗户，坐在床上。我把被子贴近鼻子，沉入思绪。*再坚持一会儿*，我对我的娃娃说，*我会尽快赶到，保证你的安全。*

1月21日，星期五，准确时间下午2:10

“这周有两部手机丢失，都是第五教室的孩子的。”卡萝尔女士说，她的大眼睛在镜片后面眯起来，“凯拉的手机一周之前也不见了。我记得米歇尔·惠普尔说过，你翻过她的背包。”

我们坐在教室后面的桌边上数学课。所有人都在研究一个叫作斜率的东西。“我没有翻过米歇尔·惠普尔的背包，”我说，“我当时在捡铅笔。”

“是的，我也记得，”卡萝尔女士说，“但是你捡铅笔的时候却拿了一条糖果条，达纳女士说今天放学之后会检查每个人的柜子。你们对此有何感想？”

她说了两件不同的事情，于是我挑选了第二个说：“我对此感觉很好。”

“她也在给家长打电话，”她说，“她会让你们的父母检查你们的卧室。你对此有何感想？”

这次我什么都没说。我确保我的嘴巴紧紧闭上。

“和我想的一样。”卡萝尔女士说，她写下些东西，“我们就等着看事情的发展。”

我张开嘴。“我们要等多久？”我问。然后我又紧紧闭上嘴巴。

“也许不会很久，”卡萝尔女士说，“我想你的父母会等你回家之后和你谈话的。达纳女士已经给他们打了电话。她午饭后和警察在办公室

详谈了手机被盗的事情。但是我想他们一个小时之前已经离开了。”

1月21日，星期五，准确时间下午2:58

我们的车行驶在去见帕特莉斯的路上。

“我们不是在指责你偷东西，”布莱恩说，“但是上周我住院期间你的确拿了一条糖果条。”

我确保把嘴巴紧闭。

“所以我就直接问你了。你有没有偷艾莉森的手机？”

我不能对他说谎。我不能对任何人说谎，因为谎言是假的。言语要实事求是。它们应该合乎情理，就像数字一样。这是规定。

他看了看我，又看着路。我摇头否定。

“好，我相信你。我完全相信。”他说。

我的胸口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帕特莉斯说人们用身体感知事物，大多是用心和肚子。她说得对。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布莱恩，现在我感觉难受、难受、很难受。我真的想让他做我永远的爸爸，现在我的胸口感觉就像喝了一加仑奶一样压抑冰冷。

“你的妈——我是说，莫拉今天检查了你的房间。她什么也没发现。我们没有给达纳女士回电话，因为我想先和你谈一谈。但是我对此很抱歉，孩子。对于整个事件都很抱歉。这个时间点很糟糕。然后对于娃娃的所有困惑——谁知道呢？现在事情不同了。”

“我也很抱歉。”我说。这是实话。我对于我所做的一切以及1月25

日星期二即将要做的事情感到抱歉。我不喜欢这些事，但是我不得不做。

“你在哭吗？”布莱恩问。他又看看我，然后回头看着路。

我们减速拐了个弯。我点点头。我的眼睛湿润了，但是这并没有让奶的感觉消失。

“你是一个好女孩，金妮。不管别人怎么说。”

1月23日，星期日，准确时间上午11:19

我来到特殊奥林匹克篮球锦标赛。大楼里有警察。我们走到球场的时候，我数了数有三个。然后我坐在长凳上等待第一局比赛开始时又多了两个。我不在意，因为我就知道警察会来。他们在所有特殊奥林匹克锦标赛都会出现。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保护我远离格洛丽亚的。

我和布伦达·理查德森和拉里还有凯拉·扎达比奇走进球场，还有两个家长。家长不是特殊儿童。他们可以在思考的时候闭上嘴巴，可以自己系鞋带。他们和特殊儿童一起加入队伍，但是他们不能投篮。所以我们五个人在三号球场对抗哈姆登黄蜂队。我们是李骑兵队。我们的旗帜和衬衫上有一个手持长矛的骑士。

我在露天看台上看到了布莱恩。他和布伦达·理查德森的父母以及其他家长一起在看比赛。里克不在那里。我想向布莱恩挥手示意，但是我看到球向我弹过来。然后有人大喊："金妮！"我看到凯拉·扎达比奇神色抓狂地看着我。

这说明我又分心了。

"金妮，眼睛盯着球。"丹教练说。他穿着蓝黄相间的T恤，戴着蓝黄相间的帽子。我的制服有蓝色和黄色。所有李骑兵队的成员都有一件蓝黄相间的制服。但是哈姆登黄蜂队的颜色是黑黄相间，他们就像是蜜蜂一样。

"金妮？"布伦达·理查德森说。

她站在我身边，但是我不记得她是怎么过来的。"我觉得你应该带

球到场外。”

她指向球场另一边，我看到丹教练在那里。他指着地上一点，用另一只手对我做出一个手势。我走过去看他在看什么，当我走过去，他说：“站在这里，好吗？”于是我照做。我站在那里，裁判把球给我。我喜欢这个裁判，因为他很了解规则，他有个哨子，他总是穿黑色和白色。

“把球传给你前面的队员。”丹教练说。

“但那是哈姆登黄蜂队的。”我说。

“我知道，”丹教练说，“我保证他会传回来的。”

于是我把球传给我前面的队员，他接住球又弹给我。我接住球。“现在把球传给我们的队员！”丹教练说，然后迅速移开。于是我找了找，看到布伦达·理查德森和拉里还有哈姆登黄蜂队的三名队员。我把球扔给拉里，他今天坐在轮椅上。他接住球，然后开始拍球唱起歌。我听不到歌词。

“去后半场！”丹教练说。所有人都开始跑。我和他们一起跑。然后我抬头又去看布莱恩，但是我的眼睛看到看台的另一个位置，我看到了别人。

那是格洛丽亚。

我很困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在这里。还没有到我们小约会的时间。她穿着一件紫色的运动衫，但是她的脑袋和在停车场的时候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小女孩坐在她身边，一个棕色长发的小女孩。她比我九岁时候要矮，但是我猜她的眼睛是绿色的，虽然距离太远我看不到。

这就是说我已经被取代了。

格洛丽亚有了另一个金妮，或者另外几个金妮。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我不知道另一个金妮是不是被收养的，或者她是不是曾经一直藏在公寓里，或者她是不是一个鬼魂。

格洛丽亚站起来。她慢慢地对我挥挥手，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一来一回，一来一回。她给我竖起大拇指，然后又挥了挥手。

另一个金妮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猜她在大脑里没有话说。我猜她是一个空洞的女孩，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

格洛丽亚低下头，把手放在女孩头上。然后格洛丽亚指了指我。另一个金妮和她一起站起来，格洛丽亚把胳膊搭在她的肩膀上。格洛丽亚又指着我，然后她们两个人一起挥手，挥动得很慢，这样就不会被别人听到。

我开始呼吸急促，就是说呼吸速度太快。因为我很生气。因为我想抠出另一个金妮的眼睛，这样她就不能看着我了。因为我已经被取代了，这就像是旧耳机坏了，你就换一个新耳机，把之前的扔掉。

有人喊着我的名字。

我环顾四周，但是我不想看到是谁。人们跑过我的身边。我回头看着格洛丽亚和另一个金妮，看一看接下来她们要做什么。我开始没有看到她们，但是当我终于找到格洛丽亚之后，她把手指抵在嘴唇上。那个意思是，她让我安静。她曾经在唐纳德骂着脏话走出卫生间的时候做过这个手势。当时我在沙发后面，格洛丽亚看到我之后把手指抵在嘴唇上，所以我就保持安静，接着她开始喊叫，然后唐纳德猛揍了她一顿，而不是我，然后——

“金妮！”有人又喊了一声，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就被撞倒在地，被布伦达·理查德森或者我不认识的其他人。我头顶上有很多运动鞋，很多

腿和很多胳膊，我想推开他们，但是办不到。终于，他们离开了，我翻过身，把眼镜扶正，然后站起来想看一看格洛丽亚在哪里。我又看到她。我刚要举手挥舞，却又捂住了嘴。

“金妮？”丹教练说。我没有看到他，但是当我转过身，他就在眼前。“你还好吗？”他问。

我点点头。当我回头看向看台，我看到格洛丽亚和另一个金妮正走下看台。

“金妮，你为什么不去休息一下？”丹教练说，“去长凳上坐一会儿。等你感觉好些，我们再让你上场。喝点水，去一趟卫生间。”

卫生间。格洛丽亚就要去那里。这是我猜的。她会去卫生间，因为我们以前去超市和商场还有她和毒贩交易的时候，她常常在那里见我。*如果你找不到我，就去卫生间。*她常常这样说。我猜她希望我现在就过去。我要去见她。我要去问问她我的娃娃在哪里。我要去告诉她要多给她吃东西，因为她体重在下降。如果她在停车场，我就跑出去把她抱过来。

我的双手紧紧地攥成拳头。我要变得强大。

体育馆里人来人往。我穿梭在人群中，我无法走直线，但是没关系，因为我的大脑记得路线。

到了卫生间，我立即走进去。我看到四个白色的洗手池和六个绿色卫生隔间，还有我不认识的女人。我没有看到格洛丽亚和另一个金妮。我看了又看，但是她们不在这里。于是我离开卫生间，回到走廊里，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找了找。我还是看到很多人，但是没有看到叫我名字的人。

“金妮？”这个声音又说了一遍。

我转身看了看。有一个小女孩站在爆米花机旁边。她的头发和我曾经的头发看起来很像。她的眼睛是绿色的。

这是另一个金妮。

我猜她应该上幼儿园或者一年级。她太小了，就像是用绘图用纸做一个橡子，然后把自己的照片贴在上面，钉到公告版上的那种年纪。她对于我来说太小了，我不能冲她发怒。虽然她取代了我，但是我不想像对米歇尔·惠普尔那样把她的眼睛抠出来。

另一个金妮走了过来，向我走了过来，越来越近。

一边走着，她笑了。

这不像是取笑和嘲弄。她站在我面前，只是笑着。然后我看到她手里拿着东西。她把它递给我。

这是一张照片。上面是九岁的我。我正抱着我的娃娃。

我想一把抓过来。我想把它贴近眼前看啊看啊看。我想看一看我的娃娃的小脸蛋和小手。但是另一个金妮拿走了照片，沿着走廊跑出去。她像一只松鼠或者一只猫一样穿过人群。她沿着大厅奔跑着，躲闪着，然后停了下来。她回头看着我。她又回到爆米花机旁边。

和格洛丽亚在一起。

我听不到任何声音。我脚下的地面平坦坚硬。我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等号后面，虽然我看不到它。于是我朝她们迈进一步。格洛丽亚看着我，把手指放在嘴上。我想大叫："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应该好好照顾我的娃娃！"但是我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又尝试了一遍，但是我说不出话。于是我开始朝她们走过去，疾步走去。

一个警察走到我面前。我赶紧躲闪。他蹲在我身边，问我好不好。我闭上眼睛，点点头。他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摇摇头。他站起来。我也站了起来。他说对不起，并且问我认不认识回去的路。我又点点头。他问我是否需要帮助返回赛场。我摇摇头。然后他又说对不起让我受惊了。他祝我好运，然后走开了。

我看向刚才格洛丽亚和另一个金妮站着的地方。她不见了。我环顾一圈。我看了看卫生间门口。我看了看出口标志。

出口标志。

我跑过去。我推开迎面走进来的两个人冲出去，跑向停车场。我踩在泥泞的冰面上，但是有人抓住我。“对不起。”我悄声说。因为天寒地冻，寒气让人说不出话来。我没有穿着大衣和靴子。但是我不在乎。我透过人行道远远看着停车场里的所有的车。我努力寻找格洛丽亚和另一个金妮还有绿色汽车，但是我没有看到。

这说明我又孤身一人了。我十四岁了，却还在等号的另一边。

我的双手颤抖，我呼吸急促，因为格洛丽亚和另一个金妮来到这里，她们都没有带着我的娃娃，但是另一个金妮有她的照片，上面还有我。另一个金妮微笑着给我看了那张照片，但是她没有给我。但是她们把我的娃娃放在哪里了？她们进来的时候把她留在车上了吗？

然后我想格洛丽亚是不是还在这栋大楼里。也许她并没有出停车场。我走了回去。

眼镜上都是雾气。我用衬衫把它擦了擦然后又戴回去。我看了又看，但是我到处都没有看到格洛丽亚和另一个金妮。

“嘿，金妮。”有人说。

我找了找。莫拉从走廊另一边朝我走过来，推着一辆婴儿车。人们纷纷给她让路。

“我不知道温迪的作息时间是否可以保证我们过来，所以我之前什么也没有说。”她说，“但是我们真的非常想看你比赛。你在外面干什么呢？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吗？”

我看了看她身后。我回头看了看出口标志。我回头看了看我的身后，又看了看卫生间。

“金妮？比赛结束了吗？”

“没有。”我说。

“太好了！带我去看台找布莱恩好吗？温迪和我会尽可能地多待一会儿。”

我看着温迪宝贝，抓住自己的头发。我按照帕特莉斯教我的那样深呼吸了三次，然后准备走回球场。莫拉推着婴儿车跟着我。当我走进去，我看到布莱恩。他在长凳旁边，拿着我的水壶。他对莫拉和温迪宝贝挥了挥手。

“给你，金妮，”他说，“喝点水。刚才被打得可不轻！场外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我说。

“你是不是有点迷糊？”

“是的。”说完，我回头抬眼看着格洛丽亚和另一个金妮刚才坐着的地方。那个位置空了。我想知道她是不是看到了莫拉然后决定离开，或者她是不是被警察吓到了。

“嘿，金妮。你准备好再次上场了吗？”丹教练的声音响起。我抬起头。他跟我和莫拉还有布莱恩站在一起。“你下场之后，艾莉森替补，但是布伦达准备休息。怎么样？”

我知道我看上去就像一个穴居人。我知道我张着嘴巴，低着头，我在思考。我不会和别人接触。我总是逃避现实。帕特莉斯这样说过。她说我难过的时候就会逃避现实，我逃避现实的时候什么都不想，但是其实我在非常非常认真地思考。

有人说：“金妮，我们坐到看台上。你摔倒的时候伤到头了吗？”

另一个声音说：“跟我们来休息一下。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让我和你的爸爸还有妹妹都非常骄傲。”

这是莫拉的声音。她在和我说话，在说布莱恩和温迪宝贝。

我摇头。“我想去打球。”我说。

“你可以吗？”布莱恩说。

我看了看手表上的数字，然后点点头。“我想和李骑兵队一起打球。我想帮助我们赢得胜利。”虽然并没有我们，只有他们。我偷了团队成员的两部手机，我根本不在乎拉里。我在学校里把韦克夫人赶走，让C克丽丝特尔进了监狱。现在布莱恩和莫拉要把我送去圣热纳维埃夫少女庇护所。我已经被一个新的金妮取代。我是（－金妮），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我不能被任何地方接纳，但是我还是想赢。无论什么事情，就赢一次。

丹教练看着我的眼睛，让我看着他的手指。我盯着手指，我像缅因猫一样低吼着。然后他耸了一下肩说：“我看她没事。一切取决于你们。”

“一切取决于你们。”我也这样说，因为这像是电影的台词，只是我不记得名字了，也许是《少狼》或者《帝国反击战》或者《歌舞青春》。

他们让我去打球。

1月23日，星期日，准确时间4:03

我们在奶奶家举办庆功宴。因为我们在锦标赛上赢得了金牌。我们击败了所有队伍，除了一支，那支队伍也赢得了金牌。我现在戴着我的金牌。

晚饭过后，我们还有蛋糕，上边写着“恭喜，金妮！”。我去数冰箱里苏打水有多少瓶的时候就看到了它。蛋糕是巧克力口味的，上面是白色糖霜和红色字迹。

我坐在客厅，看着温迪宝贝拿着地上的大块乐高积木玩耍。她还不会坐，她连如何把乐高积木拼在一起都不知道。我想帮助她，但是我记得做重要的规定，无论如何都不允许碰温迪宝贝。

为了避免感到无聊，我带来了书包，里面装着我的iPod和一幅拼图，还有迷宫书和圣诞节收到的几本填色书。我还带了布伦达·里查德森的手机。它在我的口袋里。我们大约在2:32脱掉大衣的时候，我把它放在那里。因为我需要找地方给格洛丽亚打电话。我要问她为什么有了另一个金妮，为什么她来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我的娃娃在哪里，但是房子里都是人，我找不到安静的地方。

我的外套、帽子和手套放在玄关，玄关在厨房另一边。我的靴子也在那里。我要穿戴上它们出门去院子里。我想，只有到外面我才能打电话。

我走进厨房。所有人都在说话。莫拉坐在桌边，奶奶在做饭，威尔叔叔靠在台子上。他们说着，谈着，聊着，还笑着。他们非常愉快。爷爷和吉莉安姑妈还有温迪宝贝在另一个房间里。布莱恩和梅根姑妈在房

子里的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我经过所有人，走进玄关。我站在拐角处，穿戴整齐。我没有拉上拉链也没有按上按扣，因为我不想发出任何声音。我像缅因猫在地毯上走路一样安静。

我走出去，关上身后的门。天气比之前更冷了。我拉上外套拉链，跑下台阶，站在从窗户向外看不到的墙边。我拿出布伦达·理查德森的手机，打开手机，拨通格洛丽亚的电话。

格洛丽亚接起来。“该死，对不起！我们现在算是在逃命，我们需要找个地方进去取暖。另外，我想找机会见见你！现在就和从前一样——我们住在车里。锦标赛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场合，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星期二都要进城。但是，女儿，我太想抓住你，抱紧你，但是当时警察就在那里！我害怕他会认出我或者上前盘问，所以我们跑了。你为什么打电话？一切都还好吗？”

我开始抠弄手指。我真的真的想说点什么，但是她问了两个问题。我不知道先回答哪一个。这让我感到困惑和焦虑。

“金妮？”

“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

“因为你问了两个问题。”

“是吗？”格洛丽亚笑起来，“可爱的金妮还是老样子。”

但是这不是实话。我已经变了很多，因为我现在长高了，我的头发长长了。我都穿上了少女胸罩。而且我不是我本来的样子了。于是我

说：“但是我的眼睛还是绿色的。”

她又笑了。“我相信，我的小情人，”她说，“那么你为什么打电话？”

“你必须给我的娃娃吃东西。”我说。

格洛丽亚发出一声喘息。“好，好，好。我知道，”她说，“你要开始像社工那样对我吆五喝六吗？我把她养活了这么久。难道没有人知道吗？她就是一个体型瘦小的女孩，好吗？你今天没有看到她吗？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我家的女孩子体型都很瘦。包括你也如此。”

我想说，*不是，是C克丽丝特尔把她养活了这么久*。但是我不在乎，因为我很困惑。因为格洛丽亚说，*你今天没有看到她吗？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我咽了一口口水。“我*今天*没有看到她，*几个小时之前*也没有。我看到另一个金妮。”

“什么？”

于是我说：“我看到另一个金妮。你把我的娃娃留在绿色汽车里，带着另一个金妮来锦标赛。但是你不可以那样做，格洛丽亚。你不可以把一个小宝宝放在车里。汽车里太冷了，不能把宝宝放在那里。你必须好好照顾它。”

“等一下，”格洛丽亚说，“即使见过了她，你还是不明白？”

“即使我见过了*谁*，格洛丽亚？你是不是找到另一个金妮，让她在你去见毒贩时照顾我的娃娃？她是不是睡在我的房间？她为什么不把我的娃娃带到体育馆？”

“另一个金妮？”格洛丽亚说，她听上去不再生气，“你是认真的吗？你认为今天见到的小女孩是替代品？你真的——听着，我真的真的很抱歉让那些混蛋把你带走了。很多事情都变了，你都难以置信。我是说，你真的不敢相信。我知道你不喜欢改变，所以，这会……让你有些吃惊。”

“我不喜欢吃惊。”我说。

“我知道。我收到C克丽丝特尔的一封邮件。他们让她在监狱中给我写的。她说你不知道时间的概念，不知道从那之后人们会有多少改变。我告诉她这不是问题，但是现在我发现这是个问题。但是听着。我们现在不能打电话。如果这样，你就会被抓住。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再谈这件事了。你明白吗？”

“不明白。”我说。

“嗯，那么你就先不用明白，等到星期二再说。因为星期二上午是我们的小约会。但是另一个金妮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说，她不是克隆人或者什么。你永远无法取代。但是我说了，我们现在不能说这些。我必须要去换车了。好了，你记得该做什么吗？”

我点点头。

“金妮？”

“怎么了？”

“我问你记不记得星期二要做什么。”

“记得，”我说，“我早上坐车带上我所有的东西，下车之后我沿着人行道走过学校，然后看到坎伯兰庄园之后独自穿过马路。”

“不要跑。”她说。

“我不会跑。”我说。

“我就在那里等你。记住不要跑，跑会引起注意。当你到达坎伯兰庄园之后，坐到车后座上，然后我们冲出城区。你喜欢黑色头发还是红色的？”

“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我说。我很吃惊她竟然不记得了。

“那么，就用红色。”

“格洛丽亚？”

“怎么了？”

“你要小心警察。C克丽丝特尔说如果警察发现你和我在一起，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

“相信我，我都知道，我的小情人，”格洛丽亚说，“我知道C克丽丝特尔被抓的原因和经过，我不会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她也许比我聪明，但是她总是独自一人完成所有事情。这是她失败的原因。我能侥幸活下来是因为我知道如何求助，如何运用我的关系网。警察几年来一直追踪我的各种行为。我知道如何迂回躲避他们。明天早上学校的交通会很拥堵，但是我们直接冲出市区，我会让引擎一直运转。”

“你会把娃娃带上吗？”我说。

格洛丽亚又停下来。她发出一声喘息。“这对你来说信息量太大了，对吗？亲爱的，我们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们会一切顺利的。但是，是的，你的娃娃很好。好的，我保证会带上她，给她吃饭，让她取暖。等我们都坐在车上的时候再解释起来就容易多了，我们实际上可以

见面之后再聊。然后你就会明白。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保证会带上你的娃娃。你就相信我吧。”

我低头看着手指。我想起她打破的所有承诺。“我数学很好。”我说。

“好的。那么，我们两天之后见，好吗？你最好在别人发现你之前扔掉手机。你有没有多拿几部手机？”

我摇摇头，因为我只找到一个。

“金妮？”

“没有。”

“那么，我们再想办法。钱呢？你有没有找到钱？”

“没有，”我说，“但是我学会了你在收银台耍的伎俩。”

“你是说总是换零钱，收银员就会算错数？这个很棒。你学会这一招真是太令人意外了。我高中的时候一直钻研这事儿。我们可以联手了。”她停下来。我听到我们之间的沉默。“那么好吧，”她说，“我爱你。周二见。”

然后她挂断电话。

我独自一人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手机，看着白雪。雪地上没有痕迹。整个院子干净洁白。星期二我就要和格洛丽亚约会，我坐上她的新车就会看到我的娃娃。我要准备好一瓶牛奶。

1月24日，星期一，准确时间上午10:47

所有人都叫它圣热纳维埃夫少女之家，但是我在脑子里知道，它其实是圣热纳维埃夫少女庇护所。

我们在一间卧室里，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梳妆台，一张书桌，还有一个小水池，上面挂着镜子。住在圣热纳维埃夫少女庇护所的女生有自己的洗脸盆和镜子。他们在床头的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就在窗边。布莱恩和莫拉想知道我是不是喜欢这里，想看看这里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这都无所谓，因为我要去赴约会了，去见格洛丽亚和我的娃娃，我猜也许还有另一个金妮。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也不知道我的娃娃喜不喜欢她。我想和布莱恩说一说这件事。我的脑子还记得，我们过去无话不说。他通常都听不懂，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是一直在说。现在我什么都不可以对他说。我要闭紧嘴巴，任何事情都不要说。

“你觉得这个房间怎么样？”布莱恩说。

我没有回答，因为他在我身后，我没有看到他。我可以假装他没有对我说话。

“你喜欢它吗，金妮？”

我在脑子里说，讨厌！我用嘴巴说：“还行吧。”

“食物怎么样？我们吃的那顿早餐相当不错。”

“我一口没剩。”

“是，但是你吃什么都一口不剩。你觉得好吃吗？”

“我的肚子很饱。”

我看着窗外。我听到布莱恩的胳膊在身体两侧拍着。他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就会这么做。

“我们见到的女孩都十分友善，”莫拉说，“我相信你可以在这里交到好朋友。”

她想让我说“是的，你说得对，莫拉”。他们想让我说“是的，我喜欢这里”，或者，“如果你喜欢白色墙壁和棕色地毯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这里很适合”。又或者“我不喜欢这里，我想回去留在蓝房子里”。他们想让我说点什么。

我用手捂住耳朵，这样我就听不到他们的问题。我不愿意想圣热纳维埃夫少女庇护所。我需要想一想跟格洛丽亚和我的娃娃的约会，想一想另一个金妮，想一想格洛丽亚的惊喜。

然后莫拉说：“金妮，你还好吗？你在想什么？”

她站得很近，所以我透过手掌听到她的声音。

“抱歉，”她说，“金妮，你在想什么？”

我闭上眼睛，想着其他事情。大脑飞速运转。我回忆着昨天在特殊奥林匹克篮球锦标赛上发生的事情。我把手放下来。“我在想温迪宝贝。”我说。

“真的吗？你在想她的什么？我是说，说具体一些。”

我低头看着手表：“现在快十一点了。她应该快醒了。”

莫拉看上去很意外。“你说对了。你对她的作息时间了如指掌。”

“那天你和她玩小帐篷的游戏，我真为你感到骄傲。”布莱恩

说，“你帮助你妈妈解决问题，你做得很出色。”

他说的是莫拉，不是格洛丽亚。但是他依然没有提问。

约瑟芬修女走进来。她负责管理圣热纳维埃夫少女庇护所。约瑟芬修女穿着一个黑色大床单，脑袋后面挂着枕套。她管它叫修女服。

“好了，我希望你们对宿舍的参观很满意。”她说，“午饭时间是十二点三十分，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布莱恩和莫拉，你们为什么不去办公室和玛丽·康斯坦斯修女谈一谈？她可以回答你们提到的费用问题。”然后她对我说：“至于你，姑娘，我们两个人何不出去走走？我想你会喜欢这里的花园。”

1月24日，星期一，准确时间上午11:02

在室外，我们沿着一条铲出的小路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和树林。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小路旁边堆满了雪。“夏天，这里的玫瑰丛鲜花盛开，”约瑟芬修女说，“这里有五种不同的品种。”

我在小路尽头看到一座雕像。它周围灌木丛密集，我看不到底座。前面有一条石凳。

雕像是一个女孩，身穿修女服，又或者是一种兜帽或者毯子。她没有五官。眼睛和嘴巴的地方是光滑的圆形石头。她低着头，看着她腿上的东西。我看不到，因为灌木丛挡住了我的视线。

约瑟芬修女指着它。“你看到她了吗，就在那边？戴着披巾？那是我们的圣母。你知道，圣母玛利亚。她有孩子的时候还是一个女孩子。”她说。

“她当时多大？”我问。

“没有人真正知道，”约瑟芬修女说，“但是很多人认为她只有十四岁。”

“十四岁？”我说。

约瑟芬修女点点头。

我走近雕像，经过石凳，直接走到灌木丛里。我踮起脚尖去看女孩手里抱着什么。

那是一个宝宝。

一个小手小脚的石头宝宝。一个没有五官的石头宝宝。它正看着我。

大约三秒钟，我无法呼吸。

“它为什么没有脸？”我说。

“啊，”约瑟芬修女说，“我自己也常常感到疑惑。真正的圣母当然有——”

我打断她。“不，”我说，“那个宝宝。为什么宝宝没有脸？”

约瑟芬修女奇怪地看着我。“哦。我想这两个人物的原因是一样的。艺术家可能想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和圣母的美是难以想象的。这个解释如何？”

我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那……那——”我想说话，但却说不出来我的问题。

“那什么，金妮？”

“这个宝宝知道她是谁吗？”我问。我必须要知道，因为宝宝看不到十四岁女孩的脸。它无法分辨她眼睛的颜色。女孩似乎已经变了，现在她的脑袋变了。

“宝宝当然知道她是谁。她是他的妈妈。宝宝都可以认出他们的妈妈。当然，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

但是约瑟芬修女没有明白。她不懂。“那姐姐呢？”我说，“宝宝认得出他们的姐姐吗？他们记得他们姐姐的脸吗？”

约瑟芬修女身体向后靠了靠。“我不知道，”她说，“我们的上帝没有姐姐。”

她一直在说话，但是我听不进去。我双手捂住脸。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看到我的脸。因为我不是曾经那个我了。我是（一金妮），我现在十四岁，我去赴约会的时候，我的娃娃不会记得我。

“金妮？”

我把手放下。约瑟芬修女站在我右边。

“金妮，你为什么捂着脸？”

“我现在想进去了。”我说。

“你很难过吗？怎么了？”

“天很冷。”

“好吧，”约瑟芬修女说，“我们可以进去再说。”

1月25日，星期二，准确时间早7:02

我坐在校车上。我们正在驶入总站。我看到窗外格洛丽亚来学校停放绿色汽车的地方。我反复提醒自己今天她会开一辆其他的汽车。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但是我知道发动机会一直运转，我一上车，格洛丽亚就冲出市区。我猜这个冲出市区的意思是她会在警察来之前开得非常非常快。她可能会突然加速。

我背着背包。它装满了我们一点儿也不小的小约会所需要的东西。里面有一条牛仔裤、四条内裤、九件少女胸罩、三双袜子、三件衬衣还有一套睡衣，另外还有我的被子。我还想带上九部电影和我的DVD播放器，但是我必须把它们拿出来才能放下我从冰箱拿的一加仑牛奶。前口袋里是我的史努比便笺簿和迈克尔·杰克逊的日历。左侧口袋里有正好三张一美元钞票，两枚25分硬币、五枚10分硬币、十三枚5分硬币和四枚1分硬币。所有的钱都是给格洛丽亚的，为了让她高兴。内侧暗袋里是艾莉森·希尔的手机。它被关掉了。右侧口袋里有一个我在厨房柜子里找到的奶瓶。

校车停下来。所有人都站起来。我看着窗外，看到前面几个孩子朝玻璃门走去。我看到卡萝尔女士像往常一样站在校车旁边。

我低头看着还坐着的拉里。下校车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他点了点头。“我准备好了，宝贝。”他说。

我没有纠正他，而是说：“谢谢你，拉里。”

拉里趴在地上，把腿悄悄放进我们前面的座椅下面。他把一根拐杖拿下来，把另一根拐杖塞进过道另一边的座椅下面。

他做完之后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当我们长大了，你要回来找我，好吗？"

"我会回来找你。"我说。但是我现在心不在焉，大脑无法思考。

他举起一只手要和我握手。我握了握他的手。

所有的孩子都已经走到车前面。我跟上他们，匆忙下车。我走到卡萝尔女士身边停下脚步。"拉里躺在地上。"我说。

"什么意思？"她说。

"他的拐杖在座椅下面。我想他需要帮助。"

"他受伤了吗？"

我确保我的嘴巴闭紧。我下车的时候拉里可能受伤了。他的头可能撞在座椅上，他的手可能卡在裂缝里。"我不知道。"我说。

卡萝尔女士踮起脚尖。她瞪着两只超大的眼睛往车里看。"金妮，待在原地，"她说，"我去看看他，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她走上车，对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看了看后视镜。卡萝尔女士沿着通道走进去。

我走近校车，站在车窗下。我距离车很近，近得我都可以看到黄色油漆下的黄色螺丝钉，近得我无法看清谁在车上。

他们也无法看到我。

我跑起来。

我跑到车尾。然后我想起来要放慢脚步，像格洛丽亚说的那样走

路。我沿着人行道稳稳当当地向前走，经过乘坐着家长的汽车，绕过旗杆，走出总站外围，路过无毒品校区的标志，走过整个学校。

我最后一次转身看有没有人追着我大喊："金妮！不要！不要这么做！不要过马路！"

但是没有人。我要一个人去赴约会了。

我走过停车场，穿过灌木丛和树林。然后我看到前面马路上汽车向两个方向疾驰。车流另一侧有一个加油站，上面的指示牌写着坎伯兰庄园。

我走到拐角处。在我面前有一条人行道，画着两条平行线。平行的意思是两样东西靠近彼此，但是不会接触。线是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

我的脚趾踩在马路边上，我看着对面。汽车在我面前疾速驶过，我想我无法在它们之间穿梭。我想抠弄手掌和手指，但是我戴着连指手套。然后一辆黑色汽车停下来，司机挥手示意，只是他的挥手不像是打招呼。他挥着手好像是生气了。然后我看到他说让我先走。他挡住了这条车道上的其他车辆。我迈步走到马路上。

我看到我走在一个巨大巨大的等号上面。

我的胸膛里有东西在跳。我猜那是我的心脏。等号就在我的脚下。我正在跨越到永远之旅的另一边。在那里，我只有九岁，而且我的娃娃在等我。

司机按响喇叭。我回过神来，看到自己正站在黑色汽车前面，一动也没动。坐在驾驶座上的男人叫喊着并且拍打着方向盘。我急忙走过他的车，看到其他车辆停在另一条车道上。最前面的车是白色的。车上的司机像第一个司机那样对我挥着手。我全力奔跑穿过马路。

现在，马路和汽车还有校车都在我的身后。卡萝尔女士和拉里还有布莱恩和莫拉现在全部都在我身后，因为我已经穿过巨大的等号来到了另一边，来到我应该在的地方。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有没有变矮，衣服是否还合身。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同，于是我环顾四周。我看到正好四个气泵，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顶篷，还有加油站。汽车停在大楼外面。有两辆汽车是绿色的，但是我在脑海中记得它们都不是格洛丽亚的，因为格洛丽亚说过她会开一辆不一样的汽车。我站在这里看了又看，用力思考。然后有人呼喊我的名字。

那是格洛丽亚的声音。她在商店的拐角处，戴着一顶有小绒球的黄色帽子。我刚要朝她走去，却听到一声巨响，一辆汽车飞速停在我身边。司机举起双手挥舞起来。透过车窗，我听到他在大喊。

格洛丽亚跑向我。她抓住我的手，我们匆忙跑过气泵。她带我来到大楼后面的一辆蓝色汽车旁边。

“金妮，你也不看看自己在哪里！”格洛丽亚对我说，“该死。我得抱抱你。”

她给了我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拥抱。她抱得我无法动弹。我感觉到她大衣里面的骨头，她肩膀的骨头和她的后背。她还是非常非常瘦。

终于，格洛丽亚松开手。她向后退了几步。“亲爱的，你不能走在车头前面！你两个方向都得看。靠，你长高了，”她说，“可是你还是没有长胖。你有过几个男朋友？”

我刚要说我有零个男朋友，但是我听到一阵敲击声，我看到另一个金妮就在车里。她看到了我，我看到了她。她把手贴在车窗上。

“你现在认出她来了吗？”格洛丽亚说，“她是K克丽丝特尔。她就是你的妹妹。”

我摇摇头。“不是，”我说，“K克丽丝特尔是我的娃娃。”

格洛丽亚说：“是的。那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她就是K克丽丝特尔。你不明白吗？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说的惊喜。她长大了。嗯，总之就是年纪变大了。就像你一样。”

我不知道格洛丽亚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因为另一个金妮太大了，不会是我的娃娃。我的小妹妹永远都是我的小宝宝，而这个女孩比它大太多太多了。我摇头否定。“那是另一个金妮。”我说。

格洛丽亚笑了。她在空中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另一个金妮打开车门朝我们走来。她很瘦，她的头发是深棕色的，她的眼睛是绿色的。

这意味着她和我长得很像。

“你好，金妮。”她说。

那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没有说话。我根本什么都不会对另一个金妮说，除非她提出一个问题。

“你看，”格洛丽亚说。“你认出你的娃娃了吗？”

“这不是她。”我说。

“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另一个金妮说，“我有你的照片。妈妈把它给了我，我走到哪里都一直随身带着。我星期日的时候给你看过。”

我想说讨厌！因为她提问了。于是我说：“我不记得你。我的娃娃只有一岁。”

“我不再是了。”她说。

“金妮，”格洛丽亚说，“我知道时间过去了很久，但是你要接受这

一切。你的妹妹不再是一岁了。你姨妈说的话只是一种修辞。她审讯结束后和我通过电话，她告诉我，当她说你的妹妹永远是一个宝宝的时候你把她的话当真了。但是她不是这个意思，金。她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呼吸越来越快。“C克丽丝特尔没有使用修辞，”我说，“C克丽丝特尔是会说实话的人。她说过我的娃娃*永远是我的小宝宝*。”

“我不确定你说*她是会说实话的人*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姨妈说的话一定是一种修辞。”格洛丽亚说，“你不能提到这个就发疯。没有人过了五年还是一岁。她现在六岁。看看她的头发，看看她的眼睛，你们两个人长得很像。”

“给，”另一个金妮说，“你再看看。真的是我。”

她拿出照片，这次我接了过来。

我看到她的脸和我的娃娃看上去*很像*。然后我把照片放在眼前。接着我把它放下，又看着另一个金妮。然后我又把照片拿起来，把它往旁边挪了挪，这样我就可以同时看着另一个金妮和我的娃娃。

我看到她们是同一个人。

这说明K克丽丝特尔就是另一个金妮。我的娃娃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帕特莉斯说得对。

我什么也看不到了，因为我的眼睛湿润了。“她不是一岁了？”我说。

格洛丽亚笑了。“不是。”她说。

我很困惑。如果我的娃娃六岁，那么她就不用尿布了。她不需要我

把她抱着藏起来。她不需要我给她喂牛奶。她完全不需要我照顾。

我看着格洛丽亚的汽车里面，确认后座上没有婴儿座椅，看看格洛丽亚是不是在开玩笑。我现在知道的事情和我曾经认为的事情在我的脑海里颠来倒去。“我的娃娃不在公寓里？”我问。虽然我已经知道答案。然后我又不知道是什么答案。然后我又知道了答案。

我站在那里眨着眼睛。

格洛丽亚发出一声喘息。“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接受。我们可以边开车边说。上车。”

“不。”我说。因为我的认知还在来回转换。我在脑子里写下：

娃娃=K克丽丝特尔=另一个金妮=六岁

这包含了太多等号。

我发不出声音，但是我在脑海中说，这只是一种修辞，这只是一种修辞。

“不？”格洛丽亚说。“你说不是什么意思？你在嘀咕什么？”

这一切的意思是格洛丽亚说的是实话。那就是说C克丽丝特尔在说谎？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我必须赶快弄明白。我睁开又闭上眼睛。我低头看着手表上的数字，把自己从脑海里拉出来。“你还要去加拿大吗？”我问。

“去。我们当然去，”格洛丽亚说，“我们去魁北克和我的家人在一起。他们会让我们躲一段时间。你为什么问这个？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谈过这个话题，而且你也明白。好了，快点。赶紧给我上车。”

她拽住我的胳膊往前拉。我向后躲闪，跌倒在冰冷潮湿的地上。格

洛丽亚扶起我，让我站起来。当我看清周遭，我看到加油站旁边有一个男人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我们。格洛丽亚冲他大喊：“看什么看，混蛋？她摔倒了，好吗？”

我在脑海中想起格洛丽亚来到蓝房子并且迅速离开的时间。我想起她如何来到学校当众大吵大闹。我想起格洛丽亚可以有多暴力。

但是，我们和她的家人在一起就会安全，我在脑海中说。我们会安全。我写下，

格洛丽亚的家人=帮助照顾我的娃娃的人

还有，

格洛丽亚的家人=帮助照顾我的人

我的屁股因为摔跤而疼起来，我的裤子也湿了。我看着手表上的数字，摇了摇头。不。格洛丽亚还是十分冲动并且不可信赖。无论她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都不会安全。

“金妮？”格洛丽亚说。

我停止眨眼，抬起头。

“快点。别人开始盯着我们了，”她说，“就是刚刚走进加油站的那个人——我们得走了。”

“不。”我说。

“什么？”格洛丽亚说。

我咽了一口口水。“不，”我又说了一遍，但是这听起来不像我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是我还是（一金妮）。

“到底为什么不？”

我在脑海中看到了答案。我清清楚楚看到为什么，因为

格洛丽亚≠可以逃往加拿大而不被抓的人

格洛丽亚最终会被关进监狱，K克丽丝特尔会去一个寄养家庭。就像曾经的我一样。

我举起两只手指。“有两个原因。”我说。

“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娃娃六岁了。”

“是的，我很高兴你明白了。”格洛丽亚说着，迅速环顾左右，“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是你最终会坐牢。”

格洛丽亚颤抖起来，眼睛变得细长。她要打人了，所以我表情抽搐。

“你胆子大了，小孩儿。”她说，“看看你的妹妹。看看她！我把她养得很好，不用你帮忙！我知道她很瘦，但是我们都是这样！该死，我们现在不能说这个！我们不能待在这里！随时会有人过来找你！你难道不明白吗？你的学校就在路那边！”

她指了指，但是我没有看。我的眼睛一直看着她的手。她的指关节发白。她身后的K克丽丝特尔指了指我，又指了指车，然后露出大牙笑起来。

格洛丽亚发出一声粗重的喘息，“就这样，快点！”

她伸手抓住我的外套前襟，她拉着我向前走。

我在脑海中看到了他，唐纳德。

“不！”我大声叫喊。我抓住格洛丽亚的袖子，把她的胳膊扯开。然后她又想抓住我，于是我向后退。我举起手制止她。“求你了！”我喊道，“求你了！”

格洛丽亚停下来。她害怕地看着我。然后她把一截手放进嘴里，像是要把它吃掉。“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她说，“事情不应该像之前那样！你跟我走不会害怕，对吗，金？”

她想让我说，*是的，我不会害怕*，但这不是事实，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然后格洛丽亚说：“金妮，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和我回去，这样我们又是一家人。你难道看不到他们剥夺了我们什么吗？”

我在脑海中查阅着。我没有看到别人剥夺了我们什么。我只是看到太多不合情理的等号和对不上的单词。

现在格洛丽亚的眼睛湿润了。“我已经尽力做到最好！”她说，“我有毒瘾！该死，我们必须离开！我们会被抓住！学校要报警了——”

她发出一阵低吼，伸手又要抓我。我想要逃脱，但是她抓住了我。她把我往车上拽。我想要大喊，但是我的嘴巴不听使唤，于是我往反方向拽啊拽啊拽啊，用力关上了车门。

格洛丽亚的脸就在我的面前。我看到她的牙齿和眼睛，然后我的大脑让我像从前那样说：“请不要这样！”然后我用双手捂住头。

她抓住我的手腕，又把我拉起来。“金妮，”她说，“我们要离开这里！我们必须离开！不管你现在把我想得有多么可怕，我们必须离开。

现在！”

我的声音没有按照我告诉它的那样做，于是我还蒙着眼睛就开始摇头。

格洛丽亚环顾停车场，看着马路对面，当她回头看着我时，她的表情是愤怒，愤怒，愤怒。“上车！”她喊，“快上车！我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重复我过去犯下的错！你以为我想这样吗？我来是为了做正确的事！你要不要跟我走？”

她一边说话一边拍打车顶。她一遍又一遍地拍打，每次我都跳起来。

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格洛丽亚的声音太大，我的声音找不到空隙插进去。它再一次深深地藏在我的脑海中，于是我闭上眼睛，放下双手和胳膊，然后为我的声音挤出空间。

“不要喊！”我说。“不要喊，也不要打人！只要说‘我气得说不出话’，然后我们就去透透气！所以，停下来，格洛丽亚！你不要对我大喊大叫！”

因为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在蓝房子就是这样做。

当我再次睁开双眼，格洛丽亚不再冲我喊叫。她很安静。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嗓音沙哑低沉。“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她笑了，但这不是有趣的笑声，“过去的时光我回不去了。你变得很麻烦，金。很棘手。如果你还想走，我们可以离开。但是你必须心甘情愿。”

我低下头。“我不想走。”我说。

她拍打着汽车的同时说着我的名字。然后，她说：“就这样？经过这一切，你却要放弃？”

我慢慢摇摇头，但是然后我开始点头。我的大脑很恐惧，它不再知道我想要什么。“是的。”我说，但是这个词让我害怕。因为我不知道随后要说什么。

“克丽丝特尔？”格洛丽亚说。她咬着嘴唇，揉着一只眼睛。

“妈妈？”K克丽丝特尔说。

“上车。”

K克丽丝特尔上了车。她没有说再见。然后格洛丽亚说：“对不起，金妮。我非常非常抱歉。我爱你，但是我不能站在这里等着被抓。今天不行。”

我没有说话。

“警察随后会来，”她说，“你长大一点也许可以来看望我，好吗？你十八岁的时候吧。我们会在魁北克。在那之前，好好照顾自己，还有……还有祝你幸福。好啦？”

她抱了抱我。我没有闪躲。因为我现在希望她这样做。她的整个脸颊都湿润，湿润，湿润了。她把我抱得很紧很疼，但是现在我不怕她伤害我，因为我知道她只要一松开就会离开。

然后她松开了我。

她上了车。发动机启动，汽车向后倒退，然后行驶到停车场边缘。它停了大约一秒，然后轮胎飞速旋转，发出刺耳的声音，冒起黑烟。我捂上耳朵蹲下来，声音消失之后，我睁开一只眼，站起身来。

1月25日，星期二，准确时间早7:57

格洛丽亚已经不在停车场。我独自一人在坎伯兰庄园后面，身边没有我的娃娃，没有任何人。我独自一人在巨大等号的另一边。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我来的地方。

我又害怕又焦虑。格洛丽亚走了。她不会再绑架我。她试过了，但是我说不。

我说不。

我看看有没有车开过来，然后我穿过停车场。我看着马路对面，看到了我的学校。我可以走回去，但是我不属于那里。我属于我九岁那个时候，那时我的娃娃还是个宝宝，但是现在她已经六岁。我原来用的算术算不对。另外格洛丽亚说我很棘手。C克丽丝特尔也说过。

我低头看着我的手。我还拿着我和K克丽丝特尔的照片，是我和我的娃娃。他们两个都有脸。

我把照片放进口袋。然后我把两个大拇指从手套伸出来，然后开始用其他手指抠弄它们。

永远之旅的这一边，我一无所有，那一边也是如此。我不再是金妮·勒布朗，我不知道怎样成为金妮·穆恩。我的娃娃不需要我。蓝房子里的人不需要我。我不再属于任何地方。

因为我是（一金妮）。

我猜这就是变成鬼的感觉，或者是没有脸的感觉。没有人认识我，

没有一栋房子、一辆汽车或者一个行李箱供我藏身。

我看着马路对面。一辆卡车飞驰而过。我感觉到风拂过我的脸，我向后躲闪。但是当它吹过之后，我看着手表，又站直身体。我沿着马路向右看。路上有很多车，但是人行道保持通畅。我知道走在人行道上很安全。于是我开始走过去。

我沿着人行道，一直走到一个拐角处。我可以穿过马路，或者再向右拐。汽车的声音嘈杂，空气寒冷，我的书包很沉。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不知道一个不属于任何地方的女孩应该去哪里。

我觉得我需要找到一个住的地方。但是这里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我需要自己去找。我不知道它会是一幢房子还是一间公寓。我不知道它会在城市里还是在树林中。现在我猜会在城市，因为我现在就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任何有树木或者丛林的地方。

汽车行驶得很快，我感到焦虑。于是我再次向右转。我看到前面有许多用砖建造的大楼。我看到指示牌上写着信用合作社和书店还有珠宝店。有一座教堂和一家叫作老板家具的商店，还有一家中餐馆。

我走过所有这些地方。然后我看到一家电影院，我想起没带DVD播放器，因为我给我的娃娃带了一盒牛奶。于是我用尽全力说，“讨厌！”因为周围没有人会听到。

电影院上有一个指示牌，字母从大楼顶端延伸到大门。指示牌上有许多彩灯，但是现在它们没有亮起来。字母写着殖民地电影院。我走到门口，抬头看着指示牌。我抬头望着最高处的时候头晕目眩。我很冷。进去暖和暖和会很好。我看着大门，里面没有人。另外，门上有一条链子，我猜这个意思是我不能进去。于是我绕过大楼拐角去看看有没有打开的窗户，因为有一次格洛丽亚要进唐纳德的房子里拿回她的钱，她当时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电影院后面，一只猫爬过栅栏。纸被吹得满地都是。我看到一辆没有车轮的破旧自行车。电影院后面没有打开的窗户，但是有一个黑色的金属楼梯。它悬在空中，但是有一把梯子挂在下面。这看上去很吓人，但是我真的很想进去，因为电影院看上去是一个取暖的好去处，也许还可以住在里面，我主要觉得我可以在那里看电影。窗户在大楼的更高处，都位于楼梯附近。

我爬上梯子，沿着楼梯开始往上走。这就像是走在一具黑色的骨架上。我能看到地面，我感觉我会摔下去，但是我知道窗户在更高处，于是我继续往上爬。终于我到达一扇窗口。窗户开着，于是我爬进去。

房间里漆黑一片，但是我一只脚踩到了地，然后身体全部从窗户翻进去。我的背包差点卡住。我站起来之后，看到房间里空无一物，只有破旧的毯子和黑色垃圾袋还有一扇关着的门。房顶上有管道，地上有一个坏了的相框。所有东西都很脏，很难看清环境，因为没有灯。

然后我看到墙上有一个开关。我走过去按下开关，但是什么都没发生。于是我说："什么，难道没有灯吗？"

但是无人回应。

我想也许这里可以成为我的房间。我不喜欢没有灯，但是有一道门，可能另一边还有厨房。我试图打开门，但是它被锁上了。所以我只有一个没有厨房、卫生间和灯的房间。

我站在房间中间，转了一圈一圈又一圈。我旋转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看到窗户。我听得到外面汽车的声音，听不到人们说话的声音。我听不到音乐，听不到别人洗碗的声音还有温迪宝贝玩耍的声音。这里很冷，很冷，很冷。

这表示这里不是居住的好地方。

然后我感觉饿了，这说明我必须找东西吃。我很善于找食物。于是我走到窗口，爬到外面的金属楼梯上。我从梯子上爬下到地面上，但是随后我不记得哪一条路通向电影院前面。我开始走，一直走到一条街上。

我看到一辆警车。

警车没有在行驶。它停在一盏路灯和一个垃圾箱旁边。车上没有人，这意味着警察下车去别处了。他也许正在找我。

我开始在手套里抠弄大拇指。我看了看街道的前前后后。我看到一个老妇人用皮带牵着一条狗。我看到一个穿着长外套的男人走进一栋大楼，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警察，这就意味着他可能藏在一个地方或者在街角处询问别人。"你看到金妮了吗？她现在惹了很多麻烦。"

现在我的双手在颤抖，我的呼吸急促，我的双腿想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于是我跑了起来。

我跑过一个栅栏和更多的砖墙大楼。我跑过成堆的垃圾和垃圾箱。我跑过停着的和行驶的车辆。我跑过两个老妇人，一个听着耳机的男人，一个戴着没有小绒球的冬帽的男人和一个穿着黑色外套拿着黑包戴着耳环的女人。到处都是嘈杂的声音。马达声和喇叭声，有时还有人们说话的声音和风声。空气很冷，我的脚很累。我的呼吸很急促，而我还是不知道去哪里，虽然我需要找一个地方住下来。

然后我感觉后背、屁股和双腿都湿了。我停下奔跑的脚步。我站在人行道上的一扇大玻璃窗前。窗户里面有人。我放下背包，看了看里面。奶盒空了。塑料上都是奶滴，我所有的东西都湿了。奶盒碎了，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裂痕。我想是奶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湿了，虽然所有的东西并没有变白。

这意味着我给我的娃娃的奶都没有了。

然后我想起来她那么大，她不是一岁了。

我想哭，但是我需要做一个坚强的人。我想让格洛丽亚开车回来，这样我可以说对不起让你生气了。我想对K克丽丝特尔说，她可成为另一个金妮并且取代我，没有关系。如果格洛丽亚带我回去并且让我和她去加拿大，我什么都可以说。因为我需要属于一个地方，那里不是随便任何地方。

但是在我的脑海深处，我知道我不想要那些。我现在只想要安全。

我需要把破碎的牛奶盒扔进垃圾箱，因为不乱扔垃圾是一条规定，但是我没有看到垃圾箱。我还站在大玻璃窗前。窗户另一侧有一个女人，正在看着我。她穿着围裙，手上端着托盘，上面放着咖啡杯和马克杯。她看着我，一只手举在空中，脸皱起来像是很困惑，嘴巴也动起来。于是我对她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听不到你吗？你在窗户的另一边。"

她看了看身后，然后又回头看着我。她露出奇怪的表情，接着她开始说话。

于是我说："难道你听不懂我的话吗？我听不到你！"

这个女人把托盘放在桌上，然后走开了。我猜她要去卫生间。

我还是又饿又冷，但是我需要找到一个垃圾箱把牛奶盒扔进去。我的牛仔裤黏在身上，因为裤子湿了，我的腿和屁股越来越冷。但是到处都没有垃圾箱。警车旁边有一个垃圾箱，但是我不想回去。我又看了看马路那一头，看了看马路对面，然后有人问："你没事吧？你需要帮助吗？"

我转过身。是窗户里面的女人。她现在来到窗户这一边。她抱着胳

膊好像很冷。

于是我说：“是的，我需要帮助。”

“怎么了？”

“我打碎了奶盒，我的裤子湿了，”我说，“而且我没有地方住。”我希望她能给我一个温暖的容身之处。

这个女人又露出奇怪的表情，说：“你受伤了吗？你感觉还好吗？”

但是那一下是两个问题，于是我没有说话。

“听着，”这个女人说，“外面太冷了。你为什么不进来然后我们再聊？如果你需要给别人打电话，这有一部手机。”

但是我不知道打给谁，因为我的娃娃六岁了，我对格洛丽亚说我不想和她一起走，如果我回到蓝房子，那么布莱恩和莫拉就会让我住进圣热纳维埃夫少女庇护所。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我对此感到很悲伤。

这个女人现在在说话，而我听不到她的声音。因为我还在思考。然后我看到她身后有一个警察从她刚才出来的门走出来。

于是我赶紧跑。

我跑向人行道。我用最快的速度看都不看直接冲过马路。我一直跑啊跑。我跑过商店和大楼。然后我看到一栋大楼后面有一个大垃圾箱。

大垃圾箱就是大号垃圾桶，你可以往里面扔大件物品比如旧沙发和破椅子。这个大垃圾箱靠着砖墙。我跑到大垃圾箱旁边停下来。我知道我需要把垃圾放进去，于是我把破碎的奶盒扔到上面。这就像是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投篮得分，只是这里没有人欢呼。这里根本没有人。我看看周围有没有可以坐下来或者取暖的地方。大垃圾箱正对面有一个

栅栏，我透过栅栏看到一片空地，上面满是杂草、灰尘和雪，还有被吹散的垃圾。空地另一边是更多的大楼。这里没有像蓝房子那边那样的树林。而且蓝房子那边没有任何火车轨道。

我在栅栏旁边站了许久。我看到一只海鸥飞过。我听到远处的警笛声。我想知道警察是不是刚才发现了我并且现在在赶来的路上。然后我听到另一个声音，轰隆隆的声音。它不像其他声音那样消失。它越来越近。然后我听到喇叭声，但不是汽车喇叭声。这是火车鸣笛声，声音长而响，越来越快地靠近过来。

火车轨道就在我面前，就在栅栏的另一侧。火车开得太快，我无处可走。我跑回大垃圾箱，爬到后面，身体紧贴在大楼的砖墙上，然后用手捂住头。火车越来越近，它巨大的声音让我想乱踢大叫，但是这里没有移动的空间，因为我在一个狭窄的地方。然后火车开了过来，它的声音很大，我躲闪着，向后仰身。我的脑袋撞上垃圾箱。脑袋很疼，火车声很大，让我无法听到我在脑海中说话的声音，于是我尖叫着，尖叫着，尖叫着。

1月25日，星期二，准确时间上午11:28

有三个女人和我一起站在有一扇窗户的小房间里。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上面铺着软垫，有一个秤和几个挂在墙上的机器。一个女人拿掉我的手表。另一个女人把一个白色塑料手环像从前一样套在我的手腕上。我想反抗，但是我累得无力反击。还有一个女人说她们会在我离开的时候把手表还给我。住院期间不可以戴手表和珠宝，这是规定，她说。此外，有一个女人说，每个房间都有时钟。

这是事实。我知道因为我记得。

因为医院是检查身体是否有问题的时候来的地方。我来过四次医院。这次之前的一次是C克丽丝特尔要把我留在学校的时候。再之前的两次分别是我从我的寄养家庭里逃跑的时候。那四次我的问题是我困在了等式错误的一边，永远之旅错误的一边。我必须减去自己，因为我不在我本应该在的地方。

但是今天早上我回到永远之旅正确的那一边。我和格洛丽亚还有我的娃娃在一起，但是一切都是错的。我十四岁了，我的娃娃六岁了。于是我不确定问题是什么。我不确定我为什么还是（－金妮）。

“我们去看看你的房间。”其中一个女人说。

其中一个人抬起手摸了摸我的肩膀。然后她把手放下去，面带微笑。我们走出房间。那个拍我肩膀的女人指了指一条长长的走廊。我们一起走过去。

因为我的房间是放着我的床的地方，是我保存所有东西的地方。我

猜这意味着我现在要住在医院。

这根本没有道理。医院不是让人居住的地方，不应该待在这里。我原来逃跑和被绑架之前都不住在这里。

我想，我想，我还在想。我边走边努力回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来到医院是因为警察找到了我。他们在火车经过之后把我从垃圾箱后面拉出来。我试图反抗，但是我的脑袋因为撞在砖墙上非常疼。当他们把我放在警车后座上时，他们告诉我一个餐厅女服务员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询问我的名字。我说我不知道。他们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们问我是不是十月份安珀警报说的那个女孩，我说，不是，我是一个去跟亲生母亲约会的女孩，但是她的娃娃长大了而且脑袋也变了。

他们随后立刻带我到医院。

“我们到了。”一个女人说。

我回过神来。我们站在写着号码117的房门口。我仔细地看着数字。

我说：“但是我只有十四岁。”

女人笑了：“快进来。你会喜欢这里的。”

我们走进去。房间里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个卫生间和一台大电视。没有迈克尔·杰克逊的照片。没有书架。两个女人让我坐在椅子上，另一个人看着我的头发。“我们给你全部清洗干净，然后给你脑袋缠上绷带。你撞了一个包。”

我和她们走进卫生间。我看到镜子里我的脸，但是这不是我想看到

的脸。

我皱起眉头。

女人们脱掉我的外套，她们在我洗澡的时候守在我身边。然后我走出来。她们给我一条毛巾让我把自己擦干。她们给我一件全新的浴衣，帮我穿上，但是我却系不上。

因为衣带在后面。

之前四次我在医院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当时只是走进一个小房间，一个医生看着我，就只是那样而已。现在她们想让我住在这里，浴衣上的衣带全部都在错误的一边。这意味着一切都不再合理。我一定还是在永远之旅错误的一边。

坎伯兰庄园那个巨大的等号一定是错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是（一金妮），当我走过去的时候我没有回到九岁。

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到正确的等号。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让一切回到警察把我从水池下面带走之前的完全相同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不是真心想让事情变成那样，因为我知道格洛丽亚被捕之后K克丽丝特尔就会安全。

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正坐在我的新床上。床垫升高，这样我就可以坐直身体。床单是白色的，枕头很硬。布莱恩和莫拉在这里。他们分别站在我两边。

我眨眨眼。

“你好，金妮。”布莱恩说。

我想让他冲到床边。我想让他说，*哦天啊，我们非常想念你！*我想让莫拉拉着我的手，就像她从前那样。

但是他们告诉我温迪宝贝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我看着莫拉。她的嘴巴抿成一条紧绷的细线。

“你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吗？”布莱恩说。

于是我说：“格洛丽亚想带我去加拿大。”

“她是不是想强迫你上车？”

“是。”

“你怎么逃脱的？”

“我说不并且大喊。”

“真的吗？”莫拉说。

我点点头。

“为什么？”她说，然后她的声音变大，“为什么，金妮？因为我们知道你设计了整个事件。我们找到了你窗户外面的电话。自从你在facebook上找到她，你一直试图和她走。所以当你终于找到了机会，却到底为什么不跟她走？为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想保持冷静。布莱恩看了看门口，然后回过头。“这已经无所谓了。”他对莫拉说。

“无所谓？当然有所谓！我想知道她为什么不走！我想知道为什么，撒谎，偷东西，设计整个事件之后，她没有达到目的！”然后她看

着我，“格洛丽亚还带着你的娃娃，是不是？格洛丽亚还带着K克丽丝特尔，对吗？那么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我的喉咙发紧，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告诉他们。“因为我的娃娃六岁了。”我说。

“那么，你见到她了，”布莱恩说，“你去见格洛丽亚的时候你的妹妹也在那里。”

我点点头。

“但是你没有跟她们上车。”

我摇摇头。

“再告诉我们为什么，”莫拉说，“解释一下。”

“因为她不再是一个宝宝，”我说，“我的娃娃不需要我了。”“就这样？”莫拉问，“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上车？”

我再次点点头。“而且我知道她会被抓。”

“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她完全不可信赖。”

“哼，”莫拉说，“你说不走的时候她说什么？”

“她说我很麻烦而且很棘手。她说我太过分，她没法对付。”

“真的吗？”布莱恩说。

莫拉向后退了几步。她的眼睛和卡萝尔女士的一样大，她的嘴唇之间出现一段空间。“真的吗？”她说。

这是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人口中说了两次，但是我还是说：“是的。”

然后布莱恩说：“听起来她很生气。”

“她很生气。”我说。

“她之后做了什么？”

“之后？”

“她说完你很麻烦之后。”布莱恩说。

“她对我说祝你幸福。”

“我无法相信。”莫拉说。

然后布莱恩再次说：“真的吗？”

我点点头。

“然后就这样了，”布莱恩说，“于是就结束了？”

“我可不这么想，”莫拉说，“还没完。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格洛丽亚去哪了。金妮，你知道吗？你知道她们去哪了吗？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我闭紧嘴巴。然后我摇头否定。因为我不想帮助警察抓住格洛丽亚。我不想成为帮忙寻找她的那个人。警察没有我就可以做到，然后我的娃娃——K克丽丝特尔——就安全了。

“那么，我们让警方去调查吧。”莫拉说，“你和帕特莉斯也要谈一谈，但是我听起来似乎一切终于结束了，真正结束了。”

“所以我不用住在这里？”

“你当然不住在这里。医生一给你看完病你就和我们回家。”

我看着他们身后的时钟。现在时间下午12:42，但是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现在的时间。一切都不再合理。

1月26日，星期三，精确时间上午10:58

帕特莉斯坐在她的花朵椅子上。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没有回学校，因为我还有更多事情需要处理。我抚摸着阿伽门农。帕特莉斯又把他放在我的腿上。他咕噜咕噜地哼着，这让我感觉很放松。

“那就是这样了，”帕特莉斯说，“你还有一个机会。”

我伸手到旁边的桌子上，又拿了一块布朗尼。

“现在格洛丽亚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人，你已经证明你不想和她离开，布莱恩和莫拉想再尝试一次。这样很棒吧？”

“嗯哼。”我说。

“你还有哪里不明白吗？”

“嗯哼。”我又说一遍。我咽了一下，然后喝了一口奶。“我是不是要去圣热纳维埃夫少女庇护所？”

“还不用。”帕特莉斯说，她微笑着，“莫拉很意外你可以反抗格洛丽亚。我们所有人都完全被震撼了，真的。但是莫拉认为，在你身上，这是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迹象。现在，她很愿意尝试。她希望让你留下来，再看一看事情的发展。所以，只要事情一直好转，你就不会去圣热纳维埃夫少女庇护所。你就留在现在所在的地方。”

我环顾四周。

“留在蓝房子里。”帕特莉斯说。

我多抚摸了阿伽门农几下。

“但是我们必须努力让你重新融入学校。你偷了两部手机，还从卡萝尔女士身边逃跑。我们必须再写道歉信。我想所有人都能理解。尤其现在格洛丽亚已经毫无瓜葛了。”她喝了一口咖啡，“但是我们需要多聊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一些细节被遗漏了。一切还不是特别合理。”

我不再抚摸阿伽门农。帕特莉斯知道这是等号错误的一边吗？我想知道我们发现的细节能否帮我回到永远之旅的那一边。我想知道他们能否让一切回归正确。

“你去了坎伯兰庄园，”帕特莉斯说，“你在背包里带着很多衣服和一盒奶。这听起来你要去旅游。格洛丽亚要带你去哪里？”

我没有回答问题。因为格洛丽亚要带你去哪里和格洛丽亚去了哪里是一样的。

“金妮？”

“什么？”我问。当她说金妮的时候，它听上去有所不同，好像它不再是我的名字。我还是（－金妮），因为我在永远之旅错误的那一边。我仍然不是我本应该是的九岁。

“我问了你一个问题。”

“请你再问一遍好吗？”

“格洛丽亚要去哪里？”

“我们要开车离开，带着我的——带着K克丽丝特尔。”

当我想到K克丽丝特尔，我的肚子感觉很疼。

“听到你说她的真名真是太好了。但是格洛丽亚要把你们两个人带到其他地方。你还记得是哪里吗？”

我停止点头，把嘴巴闭紧，闭紧，闭紧，然后摇摇头。

“没关系，”帕特莉斯说，“没关系。她总会出现。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知道，这样社工可以帮助她。记得嘛，他们去看过格洛丽亚几次，帮她照顾K克丽丝特尔。”

“他们要把她带走。”我说。

帕特莉斯点点头：“是的。但是要知道，那只是因为他们知道她和格洛丽亚在一起不安全。你不想让K克丽丝特尔不安全，对吗？”

我不想。但是我知道格洛丽亚很快会被抓，我真的真的不想帮她做这件事。但是这不是帕特莉斯的问题，于是我说：“是的，我不想。”

“你确定你不知道他们去哪里吗？”

我确保嘴巴紧闭，摇头否定。

“那，好吧，”帕特莉斯说，“我们回到你和格洛丽亚的争执上。你终于知道另一个金妮就是K克丽丝特尔之后，你们两个人发生争吵。是那样吗？”

我点点头，但是在我的脑海中，这个告诉格洛丽亚不要冲自己喊叫的女孩好像是其他人，一个比我强大的人。

“争吵内容是什么？”

于是我说：“我告诉她我们在蓝房子里是怎么做的，因为她在喊叫。然后我告诉她，她的脑袋还是一样的，还有我想被绑架的唯一原因就是保证我的娃娃的安全，从她手里保证她的安全。然后她想抓住我，

我大喊起来。”

帕特莉斯微笑着。“听上去你好像让她很意外。你跟她说了她不愿意听的话。”她说，“离开她以后，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你学会了如何自我主张，如何表达自己的需求。”

“但是我想再变成九岁。”我说。

帕特莉斯奇怪地看着我：“九岁？你为什么想变成九岁？像你这样的大女孩可以比九岁的孩子多做很多事情。”

“因为如果我九岁，我就可以照顾我的娃——”

我不再说话，膝盖相互摩擦，手指互相抠弄。阿伽门农动了动，停止咕噜。

“啊，”帕特莉斯说，“现在我明白了。这就说通了。自从我们知道K克丽丝特尔不是一个玩具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认为你把自己封闭在父母角色中——就是父母化这个词，但是现在我们遇到的情况更复杂。你感觉不再有任何目标。从前，你总是很焦虑，因为你认为你的妹妹还是一个宝宝，还需要你的帮助。现在你知道她不是了，似乎你的任务被剥夺了。所以，对于你来说，这是心理寄托破灭的后遗症。我想，这有点儿像是被解雇。”

后遗症这个词听上去非常非常吓人。于是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不合情理吗？因为我没有工作？”

“我想是的，”帕特莉斯说，“如果我们理解彼此的意思的话。信不信我可以帮你解决。按照心理学来说，这很容易解决。但是让我先和莫拉聊一聊。这对于你们两个人都是巨大的一步。对她尤其如此。”

我不知道帕特莉斯在说什么。我不想要工作。我想摆脱这个后遗

症。我从未如此困惑，于是我皱起眉头。

“听着，金妮。现在你知道你不会跟格洛丽亚还有K克丽丝特尔住在一起了。你尝试过，但是失败了。格洛丽亚想让你回去，但是事实是她并没有准备好接纳你，她也许永远都不会。这是最让人难过的消息。她曾经希望能够做到，但是她现在知道她不能。所以你要和你的永远家人在一起。他们喜欢你，金妮，相信我，很难再找到那样的家人了。爱比喜欢更容易。所以请留在这里！”

我还是不想待在我现在在的地方。我不明白帕特莉斯在说什么。他们说得太多了，而我还在想我曾经如何知道我属于哪里。因为我由于后遗症而困在永远之旅错误的那一边，我还是（一金妮）。

“金妮？”

“怎么了？”我说。

“你觉得留在这里怎么样？”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要继续和你的父母住在蓝房子里。他们想让你留下。所以你应该和他们在一起。因为，相信我，蓝房子比圣热纳维埃夫好多了。”

她说的父母指的是布莱恩和莫拉。

“你不能再偷东西，但是如果你不再想着让人绑架你，我认为那都不是问题。对吗？”

“对。”我说。因为别人说“对吗？”的时候说，他们通常希望你立刻回应他们同样的内容。但是帕特莉斯是一个聪明人。

“对什么？”她说。

“对现在。”我说。

“金妮，我想让你做什么？”

“你想让我不要再逃跑。”

“还有呢？”

“你想让我跟布莱恩和莫拉在一起。”

“完全正确，”帕特莉斯说，“但是我觉得重新叫他们永远父母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就像我说过的，不要再偷东西。你在学校已经名声大噪。手机被偷的孩子家长已经同意不追究此事，但是你必须努力再赢得所有人的信任。我们两个人必须要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见面。我们需要保证你的安全，姑娘。我们所有人都很关心你。我们要保证你一直处于安全的地方。”

我知道如果我留在蓝房子，我就在安全的地方，但是这还是不对。我使劲抠弄手指。现在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我的呼吸开始加速。“我想和我的娃娃在一起。”我说，“克丽丝特尔就是我的娃娃，这没关系。如果她变成另一个金妮也没关系。”

“感到难过没关系，”帕特莉斯说，“但是那些都不是真的。K克丽丝特尔不是另一个金妮，她也不会再变成一个宝宝。只要你明白那些事情，感到难过就没关系。你完全有权利感到难过。但是你决不能再偷东西，也不可以再鬼鬼祟祟。好了，请问你能放开阿伽门农吗？如果你再那样揪他的皮毛，他会生气的。”

然后有东西跳到我的脸上。

我尖叫着挥动手臂。是阿伽门农。他用爪子迅速打我的脸，快得我都没有数清。他大叫一声然后跑了。

“看到了吗？”帕特莉斯说，“阿伽门农不喜欢你用力地捏他。他会疼，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求助。所以有时他会反击并且吓到我们。当你受伤或者生气的时候，你也需要学会求助。我知道你深受伤害，金妮。好了，让我们从保证不再偷东西开始做起。”

我点点头，因为如果我困在后遗症里，我就没有理由去偷东西。

“好。”帕特莉斯说，她看了看时钟，“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开始写之前提到的道歉信吧。我这里有纸。然后我准备和莫拉谈一谈。”

1月26日，星期三，准确时间11:07

我在床上睡觉，但是我的眼睛却醒着。它们睁得和我的闹钟一样大，颜色和我闹钟表盘上的数字一样绿。

如果逃跑，警察总会找到你。如果反抗，他们就会抓起你放进他们的车里，接着把你送到医院。随后家人会过来接你回家。

但是有时即便你不逃跑，警察还是会来，来你的家里。如果反抗，他们还是会抓起你把你带回去，但是家人就不会去医院。他们不去把你接回来。社工反而会来。她带你去一个新地方。

这就是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我在摩根的地毯上拉屎被警察带走之前，我曾经两次从萨曼莎和比尔那里逃跑。因为我不想再住在那里。我非常讨厌摩根。她很烦人。

在那之前，警察带我离开卡拉和麦克的家。那是因为雪球。后来我感到很难过，一直说："求你了，求你活过来。"但是我还是太迟了。如果隐藏一只死猫，绝不能把它放在你的床垫下面。别人走进你的房间会说："你床上那个包的地方到底是什么，金妮？那个包到底是什么！"

想永远离开一个家很容易。你只要做坏事就行了，甚至都无须故意。

但也可以故意。

因为我不属于这里。我属于永远之旅的另一边，在那里我还是九岁，一切都合情合理。而不是处在后遗症当中。在这个后遗症中，根本没

有（一金妮）的立足之地。她不满足任何等式和命题，负号意味着她应该被减去。我知道我让所有人都他妈疯了。我看到我说话时他们都奇怪地看着我。我只是一个穴居人，没有归属。我做什么都不对，几乎闭不上嘴。我无法照顾任何人，所以我没有归属，除非待在岩洞里，或者像泡泡那样生活在动物园里。

所以我要让警察过来。如果我做出非常非常恶劣的事情，他们就会过来把我送进监狱。因为监狱就像是动物园里的笼子。监狱是为那些需要远离别人的人准备的。如果我不能成为曾经的样子，我的娃娃就会不需要我，那么我想，除了监狱我哪里都不该去。因为（一金妮）连人都不是。她就像一只动物，一个鬼魂，一个恐怖吓人的雕像。

这就意味着明天我会让布莱恩和莫拉·穆恩宁愿让我养一只猫。

1月27日，星期四，准确时间下午4:35

莫拉坐在沙发上抱着温迪宝贝。她刚刚给她喂过奶。

我坐在地板上，刚刚看完莫拉喂奶。

既然所有人都觉得我会住在蓝房子里，帕特莉斯告诉莫拉让我现在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她喂奶的时候让我看着。之前，莫拉经常在肩膀上放一块白布或者用婴儿毯盖住温迪宝贝的头。我不能看。但是现在我应该看着，因为这可以促进依恋。

我被要求做的第二件事是多帮点忙照顾宝宝。比如，为她洗澡做准备，该读书的时候拿出故事书。所以今天早上我问可不可以在去杂货店的时候提着尿布包。但是莫拉没有同意。

我被要求做的第三件事是莫拉看着我的时候抱一抱宝宝。一天一次。莫拉说我们还没到那一步。

我听到外面邮车沿路开来，减速停在邻居家门口。然后它启动又减速，停在蓝房子前面。我听到邮箱门打开又关上。然后邮车开走了。

“邮车来了。”莫拉说，“金妮，我在等重要的消息，所以我想跑出去看看是不是来信了。温迪快睡着了，我把她放进婴儿床。如果我去拿信，你能行吗？”

我抬起头。“能行。”我说。但是这听起来不像我的声音。这听起来不像金妮的声音。我很清楚这是谁的。

“很好。好了，就待在这里。自己拿一本填色书，或者看书，放轻

松，等我回来。好吗？”

“好。”我说。

“好极了。”莫拉说，“只是要记住，就算温迪开始哭闹，一切也都没事。我很快回来。如果哭闹声让你很不安，直接回到你的房间然后把门关上。但是实际上这种事不会发生。她刚刚吃完东西，已经睡着了。我一定可以把她放下而不把她吵醒。”

莫拉抱着温迪宝贝站着。宝宝闭着眼睛。她经过我身边，走进厨房，然后上了楼。刚好四十四秒之后，她走下来。

“好了，”她说，“我很快回来。乖一点，好吗？”

“好。”我说。

她坐在门廊门口的板凳上把鞋穿上。然后她穿上外套，拉上拉链，戴上帽子和手套。她最后一次朝我笑笑，然后离开了。

我站起来。

在没有雪的夏天、春天和秋天，拿信需要将近四分钟。寒冷和下雪的冬天需要五分钟。所以莫拉会离开将近五分钟。

这意味着我有很多时间。

我起身冲进厨房，从台子上抓起一块洗碗巾。白色的洗碗巾的四边环绕着两条绿线。两条绿线像蛇一样又绿又细。莫拉刚刚用洗碗巾把婴儿勺和小碗擦干。温迪宝贝没有吃她做的燕麦雪梨粥。

洗碗巾还是潮的。我一只手拿着它，另一只手打开炉子，但是接着我就感到焦虑。我又把手收回来，跑进客厅去看一眼窗外。透过窗户，我看到莫拉还在车道上，才走到一半。

我跑回厨房，打开前排右侧的炉灶。我在小白房子里做鸡蛋时用的是相同的炉灶。只是这一次我不是做饭。我把白绿色的洗碗巾故意点燃，这样它就可以把台子和柜子引燃。然后莫拉就会进来把火扑灭，还会大喊大叫并且报警把我带走，这次永远之旅就会结束。从现在起只需大约五分钟。

这是我新秘密计划的一部分。

我站在炉灶旁边。洗碗巾在我手中被揉成一个紧紧的球。炉火变成橘色。我闻到金属灼热的味道。

然后温迪宝贝开始哼唧。

我在脑海中说，讨厌！

我向后退了一步，竖起耳朵听。哼唧声愈发响亮起来。

我又跑回客厅，又看了一眼窗外，莫拉正站在邮箱旁和一个人说话。那是泰勒夫人。她们一直在说啊说，楼上的哭声越来越大，我知道我身后厨房里的炉火现在已经通红，通红，通红。

我把洗碗巾放在肩膀上，开始抠弄我的手指。

莫拉说如果宝宝开始哭闹我就回我的房间。莫拉说她会立刻回来。她根本没有提到会和泰勒夫人说话。

我看了看通向我房间的走廊，想了想。然后我又跑进厨房，把炉灶关上，把洗碗巾从肩膀上拽下来，拿在手上。我拎着两个角，把角对折然后把洗碗巾平放在台子上。然后我又对折，把它抚平。即便我的手因为哭声而颤抖，它还是折叠得漂亮平整。因为等我回来的时候，我需要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并且准备就绪。

我转身跑上楼。

在楼上，虽然哭声在房门的另一边，但还是大得我必须捂上耳朵。我透过卫生间看向窗外，看到莫拉和泰勒夫人还在邮箱旁边说话。

于是我推开卧室的房门，直接走到婴儿床边。宝宝闭着眼睛。她还没有看到我。我弯腰靠近她，说："乖，乖，乖。"

但是宝宝没有停止哭泣。她的哭声更大了。她的小手握成拳头，还没长牙的嘴巴张开着，她在尖叫，尖叫，尖叫。

然后我看到梳妆台上的兔子。兔子又小又胖，眼睛用线缝上了，因为扣子对宝宝很危险。兔子耳朵上的毛平滑稀疏，因为宝宝总是咬这里。莫拉一周大约把它清洗两次，这样它就不会有味道。温迪宝贝不开心或者难以入睡的时候，兔子可以安抚它。它需要兔子。就现在。

我抓过兔子，把它放在宝宝的胳膊上。但是宝宝已经彻底哭闹起来。我知道她停不下来了。我开始找地方想要躲起来。我看到莫拉和泰勒夫人还在外面聊个不停，于是我把宝宝和兔子一起抱起来，轻轻地上下晃动，又说着"乖，乖，乖"，虽然我违反了最重要的规定。

这起作用了。

宝宝平静下来，不再吵闹。我深吸一口气，把她抱紧。她的屁股在我的右手上，我的左手托着她的脖子和脑后勺。温迪宝贝很小，很小，很小。她紧紧依偎着我，抓着我的衬衫开始吮吸。

这种感觉很温暖，像一个拥抱。她的手和胳膊和我的娃娃的很像。我想躲闪，因为它不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我不能，因为我陷入脑海深处，沉沦在那种感觉中。它挥之不去，虽然我不想这样。

然后我听到楼下的声音。是门的声音吗？我分辨不出。

我走到楼梯边看了看，然后听了听。我什么都没有听到。我转身又从卫生间窗户向外看，但是兔子掉了。它掉下了三、四、五级台阶，然后坐在那里。

宝宝又开始哭起来。

我吓了一跳，然后赶紧说着乖，但是这一次没有用了。宝宝需要兔子。我必须拿到它，但是我够不到，因为我的两只手都在抱着温迪宝贝。

我看了看外面的邮箱。莫拉和泰勒夫人不见了。

这意味着我必须迅速离开。

我把宝宝放在地上，然后跨过去。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我弯腰抓起兔子。然后我转过身，躺在楼梯上，我的下巴和胳膊放在楼梯平台上，紧挨着温迪宝贝。我把兔子贴近她的脸。“看！它在这！”我说。

宝宝停止哭闹，睁开眼睛。她斜眼看看兔子，然后又看看我。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什么都不懂。她张开嘴巴打了个哈欠，然后看着我的眼睛，满脸惊讶。我很好奇，她看穿我的大脑了吗？她知道我是（一金妮）吗？

我的嘴巴张着，于是我赶紧闭上。我透过眼镜看着温迪宝贝。“大脑在脑袋里面。”我告诉她。

她微笑，之后又大笑起来。

然后我说：“我知道你看不到里面，但是我的大脑就在里面。我不想让你看到我在想什么。”

我把兔子靠近她。温迪宝贝太小了，总是很难抓第一下就抓住东

西。她抬起头，伸出手，然后又倒了下去，脸蛋贴在地毯上。

我把兔子挪到更近的地方。

我记得和我的娃娃做过同样的事情。

“金妮？”

莫拉回到房子里。我深吸一口气，肩膀和胳膊紧张起来。“金妮，你在哪？”

温迪宝贝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她只是一直看着兔子，一直伸手去拿。

“金妮，你在哪？金妮，你在干什——”她的话语停下来。她的声音就像玻璃上的一个洞。

她跳了四、五、六下，经过我身边。我急忙低下头。她抱起温迪宝贝。

现在莫拉站在我上方的平台上，她嘴巴扭曲，露出牙齿。“你刚才到底做了什么？”她尖叫着。

“宝宝的兔子掉了！”我说。

莫拉看上去很困惑。她看啊看啊看，看了看我，看了看温迪宝贝，又看了看楼梯平台边上的兔子。

“你刚才要把她滚下去！”她说，“你把她从婴儿床上抱出来，然后想让她滚下楼梯！”

“不，我没有！”我说。

“是，你就是！在楼梯最上面拿玩具给一个宝宝，你还能做什么？你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样做？”

这一下是三个问题，我不知道回答哪一个，于是我自作主张。我扶着第一级台阶，跪在第三级台阶上。

“你出门的时间太长了！宝宝开始哭闹！我把她抱起来，把兔子给她，她就不哭了！然后我听到有声音，于是我出来看，但是兔子掉了，我就去捡起来！所以别朝我嚷嚷，莫拉！立刻停下来！我做了一件好事！”

莫拉的嘴巴张开，但却没有说出一句话。

我冲着格洛丽亚嚷嚷的时候，她对我也露出完全相同的表情。她对我说祝我幸福并且把我丢下之前也是完全相同的表情。

我想低下头，但却直视莫拉的眼睛。我看着，看着，然后张开嘴巴呼吸。

“我相信你，”她说，咽了一口口水，“好吧。对不起。”

我不知道说什么，于是我什么都没说。

“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让你抱她。”她说，“你还有东西要学习，无论你已经懂得了多少。这次就是证明。你不能把宝宝放在边上，她会摔下去。但是我的确认为你也许已经可以在照顾温迪这件事上多帮一点忙。这听起来怎么样？”

这听起来让人困惑，但是她没有大喊大叫，没有叫我疯丫头。她没有尖叫，也没有说我做坏事，虽然我打算在厨房纵火。她告诉我可以帮助照顾我的小妹妹。

“这听上去特别特别好。”我听到自己说。这是我的声音，金妮的声音。

然后我站起来，等待着，因为我不知道还要做什么。

于是莫拉说：“我把温迪放在床上之前，她开心地喝了很长时间。她也许想吃一点固体食物。你觉得你可以帮我拿米糊吗？”

我没有说，*嗯，或者让我想一想*，而是向前探身。“你觉得如果我们往里面加些母乳她*可能*会高兴吗？”

莫拉也向前探身：“我想如果你往里面加些母乳她*一定*会高兴的。但是我们首先得热一热。”

我又低下头看着地板。兔子还在那里。我把它捡起来，给了它一个拥抱，然后把它给了温迪。我们都走下楼。

我在厨房里把米糊拿出来，放在台子上。莫拉用一只手从餐桌下面把椅子拉出来。她指了指椅子，于是我坐下来。她吐出一口气。她的微笑嘴角上扬。“好吧，”她说，“我知道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我鼓起勇气做这件事。金妮，我准备米糊，你能帮我抱着温迪宝贝吗？”

我很吃惊，连话都回答不上来。我点点头，伸出手，把左腿压在右腿上。

莫拉站得很近，把宝宝放进我的臂弯里。这是我的妹妹。温迪的头靠在我的左肘弯上。我开始放慢呼吸，*轻手轻脚，轻手轻脚*。我抱着温迪，温迪抱着她的兔子。兔子什么都没抱着，连个胡萝卜都没有。但是当我再次抬起头，莫拉正拿着洗碗巾，那个四边都是绿线的洗碗巾。

那个我要用来在厨房纵火的洗碗巾。

“泰勒夫人说她的狗要生小狗了。”莫拉说。

我看着她身后的炉子。炉灶冰凉乌黑。

“布莱恩——我是说你爸爸——想今年夏天学校放假的时候养一只狗。他觉得这样对你好，对我们大家都好。这个想法听起来怎么样？”

我想了想。我在脑海中看到格洛丽亚的公寓里靠墙放着两组笼子，但是笼子都被打开了，所有的缅因猫都不见了。我四处寻找，看他们都去了哪里。

我身后远远的地方有一扇门开了。小脚丫跑出来。

“金妮？”

我抬起头。“狗狗喜欢玩飞盘。”我说。

“是的，我想它们会喜欢，”莫拉说。

“它们喜欢和你一起坐车去湖边。”

“说得对。”

“它们喜欢在我们把树叶耙到一起的时候在里面奔跑。它们喜欢你朝它们扔雪球。”

“又说对了。”莫拉说。

“它们不喜欢孤独。”

莫拉咽了一口口水。“是，它们不喜欢。你说得对，金妮。那些你说的都对。我保证我会尽全力让你更加融入进来。但是你也要努力。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是请你努力不要太……内向。我知道这才是你，但

是……你可以尝试改变一下，对吗？”她揉了揉眼睛，把头转过去，当她回过头，我看她的眼睛湿润。“你怎么想？我们养一只狗这个想法好不好？”她闭上眼睛，然后斜着眼睛看过来，面带微笑。然后她举起一根手指。“不，等一下——第二个问题就行。”

“好。”我说，“我觉得养一只狗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想法。”

莫拉把洗碗巾搭在肩膀上，量了一些米糊，放进奶瓶底部。她往里面倒了一点母乳，然后开始搅拌。接着她把奶瓶放进炉子上的一锅水里。

我把温迪更使劲儿地搂在怀里，看了看我的手表。时间是5:08。日期还是1月27日。从现在起，我要花更多时间试着多帮忙照顾温迪。因为虽然我来自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大脑，我的名字没有变，我的眼睛还是绿色。如果这个永远家庭需要我，我不一定要成为（－金妮）。如果他们让我有事可做并且帮忙好好照顾我的小妹妹，我不一定要成为（－金妮）。我的新秘密计划没有实施，但是没关系，因为在“后遗症”中，所有事情都不会按照你想的方式发展。另外负负相加仍是负，我要用洗碗巾做的事情会让我永远成为（－金妮）。所以我会永远留在蓝房子里，这样比寻找巨大的等号或者等待警察安全得多。

我想，这意味着，我终于留在了这里。

致谢

我既是一名养父，也是一名作家，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身兼两职。我要感谢所有支持我写作的人，以及在我决定收养的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按照时间顺序如下——

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清楚地告诉我，孩子是最需要爱护的，并且要欣然接受他们的每个人生阶段。

感谢克劳迪奥和莉兹。在我们七八年级的时候，你们一页接一页地读着我的作品，并一直要求我写更多，你们说被我的作品吸引，但其实是我被你们的话语鼓励。

感谢我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期间的大学导师约翰·杨特教授。他告诫我不要做老师。如果我迫不得已，可以去当服务员，但不要做老师。尽管如此，我还是成为老师，但是您的告诫让我明白写作和教学同样重要，或者更甚。同时还要感谢我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本科期间的玛格丽特·乐芙-德曼教授、马克·史密斯教授和苏·惠勒教授。

我要谢谢我的太太恩贝尔，谢谢她对家庭寄养和收养的热切探索，反反复复地研读大量手稿。谢谢艾丽安，我们的女儿，她对迈克尔·杰克逊的喜爱成为创作金妮的灵感来源。

感谢凯伦·玛蔻温和帕特丽夏·佩特格罗，以及所有来自缅因州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和新罕布什尔儿童青少年家庭服务局的社工们。感谢这些年我遇到的所有的寄养父母、收养父母和特需儿童的父母。你们一直都是我的导师和榜样。

感谢我的经纪人，弗利欧文学管理部的乔夫·克莱曼，感谢他对金妮的评论所作出的回应，以及对她的信任。感谢弗利欧外国版权部主管莫莉·雅法。

感谢拉塞尔·达姆，他不厌其烦地通读手稿，他在修订稿中的评论十分宝贵。感谢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的詹姆斯·恩格尔哈特对初稿提供反馈意见。感谢来自多佛中学的贾斯汀·帕格诺塔和马克·霍尔特-香农，他们两位在不同阶段提出了深刻的见解、支持和建议。感谢凯特·露克莎、吉米·罗奇和杰斯·拉塞尔，他们在新罕布什尔大学研讨会上进行片段分析解读。感谢我们研讨会的负责人安·乔斯林·威廉姆斯。

感谢《公园记》的编辑莉兹·斯坦对金妮人文精神的赞美和对她人格的支持。感谢文字编辑莉比·斯特恩伯格，校对人员邦妮·卢，以及从事销售/市场的艾米·琼斯、朱莉·佛利斯特、雪莉·尹、斯蒂芬妮·布辛斯基和萨拉·亚历山大。

我们总能注意到那些发出强烈呼声的人群。在喧嚣中，那些无法表达他们需求的人很容易被忽略。有些人——尤其是无家可归的儿童和社会寄养系统中的儿童——认为他们自己的需求很难得到关注。鉴于他们的社会遭遇，他们还能怎么样？创作《金妮的幸福公式》时，我有一个希望就是替那些像金妮一样自我表达有困难的人群发声。我也希望这本书可以促使人们去帮助寄养家庭的孩子们。他们人数庞大。这些问题我会在www.benjaminludwig.com上进行探讨。